

南明忠烈傳

蘇雪林撰述

南明忠烈傳總目

自序

凡例

上編

引言

第一章	揚州的失守與南京的陷落	四
第二章	左懋第及袁繼咸等之死	一六
第三章	杭州迎降與劉宗周等之死	二九
第四章	因反抗薙髮令而倡義的江南各郡縣	四〇
第五章	魯王監國浙江與起兵	五五
第六章	唐王建號閩中及其殉國	六七
第七章	廣信建昌撫州與贛州的兵事	七七
第八章	江浙密盟起義的團體	八五
第九章	舟山始末	一〇四
第十章	浙東皖鄂各地的遊擊軍和義民	一二一

下編

第十一章	桂王即位與廣東兵役	一
第十二章	武岡播遷與湖南兵役	九
第十三章	金聲桓李成棟反正與失敗	一七
第十四章	肇慶朝政之概況	二七
第十五章	何堵之死與湖南的淪陷	三二
第十六章	瞿張之死與廣西的淪陷	四二
第十七章	桂王受脅孫可望與抗節諸臣	五〇
第十八章	桂王奔滇入緬與其末路	六四
第十九章	張煌言之事功及其被執	八二
第二十章	鄭成功與台灣始末	九二

自序

一個民族要想永遠立足於大地，除了種種物質條件以外，還有種種精神條件。精神條件最重要者為民族自衛意志，而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之消長，又足徵自衛意志之弱與強。

百年以來，中國以落伍的農業社會，與西洋新興的工業主義國家相交綏，動輒挫敗，於是由輕外轉為媚外，由自尊變為自卑，覺得人家都好，自己一切都不得。再者，那些蓄意滅亡我們的野心國家，於數十年前，即極力掘發中國各種劣點，加以渲染與放大，向其本國及世界拚命宣傳，使全世界的人都覺得中國這民族已失去了獨立生存的資格，只配做別人的奴隸牛馬。而我國二三文妖，也有意或無意地替他們作傳聲筒，假借自我批判的名，行其毀謗本國之實，甚至有人創出驚心動魄的歷史輪迴之說，證明中國民族之劣敗由於先天，叫我們望絕心灰，不再想去奮鬥。十餘年來受此謬誤觀念支配者，竟不知有多少人，但看一提本國好處，便羣馬阿Q主義相嘲笑，便可明白。今日才知道我們原來是中了敵人「攻心」之計，言之殊屬可嘆。又其次，則現代一些不學無術的人，沒有讀過中國史書，沒有研究過中國學術，也沒有認識中華民族這位老英雄五千年可歌可泣奮鬥史的偉大與光榮，只一味摭拾別人的皮毛，以毫無根據的「封建」兩字，輕輕抹煞中國固有的一切，使青年們憎惡自己的祖先，渺視過去的史實，輕蔑傳統的文化，不管氣候土壤適宜與否，只想把人家的果樹，移植於自己田地裏，而自己田地原有的，則斫伐摧燒，絲毫不知愛惜，這種態度，當然也是不對的。

中華民族果然是劣敗的麼？中國文化果然是毫無價值的麼？我的答案是極斬截極清楚的一個否字。地球上那

由古老國家，如埃及、巴比倫、希臘、古羅馬等，固亦曾眩耀一時，今則光輝已滅，淪為廢墟，惟我中華，獨巍然立於東亞，雖屢受異族侵凌，而歷史系統未嘗有一日之中斷。所以如此，實由於文化上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從中間維繫着，灌注着。數千年來，聖賢豪傑，哲士學人，人格和心血搏結於此，才力竭於歷史體系之中，賦我民族以生存與行動之活力，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只有收受中國文化，把握中國文化的人，才能發揮他的人格上無尚的光輝，才能表現事業上驚人的成績，才能留給歷史以有聲有色的頁，才能昭示後人以可欽可敬的典範。要做到這樣人非熟讀中國史書不可，非精究過中國學術不可，他們就是過去所謂士大夫，也即是讀書人或文人。我讀中國歷史，發現了一條公例：自北宋與異族周旋以來，仗義死節者多為文人，要錢而又怕死者多為武人，至明而此例愈為顯著。像那認賊作父的孔有德，引狼入室的吳三桂，以三十餘萬軍隊不戰而降的左夢庚；以淮泗四鎮之一，爵至公侯，一見清軍即降的劉澤清，以十餘萬大軍扼守錢塘江，一戰而潰，潰而即降的方國安，捲八閩為私人地盤，不肯進取，逼死唐王，終則率部降清的鄭芝龍；駐防湘鄂川諸省，擾民有餘，殺敵不足，形同土匪的郝搖旗黃先體等之十三鎮，帝制自為，失敗使降異族，且不惜招引仇人覆滅自己宗社的孫可望，無一而非武人。即投降而復反正的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雖尚能一死晚蓋，但他們起先為異族先驅，屠戮無數同胞，摧殘國家元氣，究竟免不了沒有頭腦之譏。與他們相友的，則如史可法，左懋第，吳易，夏完淳，金聲，錢肅樂，張清堂，劉中藻，王翊，張煌言，何騰蛟，堵允錫，羅式相，等，揮魯陽之額戈，捧虞淵之落日，捐軀碎首，百折不回，碧血斑斑，丹心耿耿；學者如劉宗周，黃道周，或則首陽一餓，日月爭光，或則南國厲仁，河山比重，又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竄跡蠻峒，薇蕨自甘，終身不立於異族之朝廷，問他何處是吾身。那個不是造

士或舉人。至少也是讀過詩書的人，卽如王統著，周卜年，張穗，裴文煥，那幾個秀才，雖然只知消極自殺，不足爲訓，而如麻三衡，杜懋侯，魏耕那些秀才又何嘗不曾起過義兵，參過密盟會社呢。而吳明倫堂，警文廟，鼓衆起事，或焚筆硯，棄衣巾，捐諸生籍者，當時亦動輒數十人至數百人，直可以贊嘯一聲；猶歟盛哉！若請教他們何以有這樣如火的熱忱，這樣磅礴的正義感，曰維會讀書故，維會接受中國文化的薰陶與歷史偉人人格的感召故，這裏不妨再舉一例：像那少年英雄鄭成功，幼時曾進過一回學，是以他能詣孔廟，焚儒服，立下了終身從事復國運動的決心。李定國雖目不識書，但他從演義裏接受了諸葛孔明和岳飛，是以他雖與孫可望同一流寇出身，纔能成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中國歷史文化力量之偉如此，不是很足驚人的麼！

可惜自漢以後，文武分途，武人固然除了飲食男女，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文人也成了手無縛雞之力的廢物，而明季士大夫更是問錢糧不知，問兵革不知。（明史）當事者統數百兵卽譁矣，大吏見數十亂民卽倉皇矣。（全祖望吳鎮蠻事略）而揭重熙亦自憊道：耿耿者數載孤忱，始終不得一當以報君父，後之志大才疏者，可以鑒矣。（臨死絕筆）這話說得何等沈痛。正因文人太無用了，所以張國維等起事浙東，以自己不知兵，委兵柄於方王二帥，而卒致於敗。因反抗薙髮令而起義的江南各郡縣，主其事者非進士卽秀才，而大率數月或十餘日卽瓦解，惟江陰得閻典史之指揮調度，始得堅守八十三日。此外則饒蕭樂以贊於鄭彰而嘔血，何騰蛟，堵允錫，以牽掣於悍將而失敗，雖他們籌兵籌餉，撫輯遺黎，保障地方，吏才都不能算壞，但因為缺乏將才，便弄成這樣不幸的下場。至東南的王翊，張煌言，鄭成功，西南的李定國，功業較爲彪炳，則因爲王翊少時卽好談兵，統帶統江義勇軍時，又獲得很多治兵的經驗；煌言擅長弓矢，能在大洋中親自掌舵，衝風破浪，來去自如；成功機門之

後，自幼熟習於海上軍事；定國百戰之餘，作戰經驗最為豐富之故。這可見我們若能將古代文武合一的教育恢復過來，和更加鼓吹手腦並用的主義，中國民族即不說起無敵於天下，捍衛聯邦，抵抗外侮，是綽綽有餘的。現代中國軍人多受相當教育，明於愛國保種大義，特別是受過三民主義訓育過的軍隊，更能表現其勇敢犧牲的精神。抗戰以來，前線數百萬將士，赴湯蹈火，視死如歸，驚天地泣鬼神的壯烈舉動，不一而足，而四年以來，只有斷頭將軍，沒有降將軍，也打破了中國以往歷史記錄，震驚世界人士的聽聞。這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創辦黃埔軍校，以中國固有道德灌輸軍人腦海之中；總裁蔣先生鼓吹禮義廉恥，發揚成功成仁之訓，並以己身崇高偉大人格，躬親領導的結果，非偶然也。惟今之所謂文人者，反有賣國求榮，自居於劉豫洪承疇之例，也有甘心做別人的第五縱隊，爲了擁護一黨一派之利益，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雖說別具肺肝，而其興味於中國歷史教訓，與中國文化脫了連繫，却無所用其諱言。我希望青年們讀了拙著這部書，毅然走到那些文武合一的教育機關裏去，將自己造成王翦、張煌言、鄭成功、李定國，而不要學本書所述那些殺身無補的無用文人。尤所望者，中國提倡民族文學，亦已歷有年所，而可觀的成績，則頗不多見。這一則是爲了惡勢力壓迫過甚——我們不能忘記，抗戰前，民族二字如何成了文壇莫大的忌諱，而阿狗文學論又罵得如何利害——二則是爲了缺乏可以採取的題材。本書所介紹的幾百個抗清復明的志士仁人，大半可作詩歌、小說、戲劇的資料，筆者願將此書公開於海內著作家之前，替新文學開一條新路。至於筆者自己，則將利用這書故事，滄發自己創作的泉源，是更不待言的。

附帶告白一下，數年前，我就想寫著一部中國民族英雄傳，自春秋駱國至於近代，凡抗拒異族，保衛國家民族之獨立自由者，或擴張民族勢力，增進國家榮譽者，或高蹈遠引，肥遯終身，不與異族政府合作者，或著書立

說，鼓吹民族大義者，均在介紹之例。除正史之外，尙應遍考歷代私家史乘，名人專集，郡志縣志，碑文墓銘，檔案公牘等等，預定字數約一百萬字上下。這個計劃是太大了，決非數年內所能殺青；況抗戰期內，參考材料之徵求，難如登天，若等材料搜羅完備而後動手，則竟有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之慮。所以我又改變宗旨，以史料淺手爲主，分編敘述，時代先後不論，書名如何也不論，現在這部書，便是我著作大計劃之中，得以實現的小計劃之一。

本書原取黃黎洲先生「忠臣志士之志願，與海水同其淺深」一語，題爲滄海同深錄，本世承印者爲求其比較顯豁起見，改爲南明忠烈傳，我想也沒有什麼不妥，就出他了。

南明忠烈傳 自序

凡例

一、按清代勅撰明史，附弘光、隆武、永歷三帝於莊烈帝本紀之後，不別爲之立紀，豈惟不以正統予之，且不認其爲偏安之主，故歷來私家史乘惟查繼佐罪惟錄立有安宗一紀，餘則皆稱爲某藩某主。然戴名世已言：三帝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之春秋之義，宜如昭烈之在蜀，帝昀之在崖州。前人亦欲仿南宋德祐景炎之例，稱以年號，皆於情理甚合。本書仍稱唐桂諸王者，蓋沿襲諸野史習慣，將來尙須酌改。

二、自弘光以後，凡有隆武、永歷、及魯王大統歷數朔。而魯王之歷，與唐杜之歷並行，若彼事一一照用，則易致紛紜，爲便利計，只有暫時直用清朝，並各注公元於下，以資查勘。共在一二百以內者則不注。

三、明季野史目錄多至千家，其舊存者亦有數百家，本書所用參考材料，至多不過五六十種，儉陋如此，殊不足以言著作，但抗戰期內，書籍徵求不易，實亦無法博覽。將來自必廣搜諸籍，以圖補苴修正。

四、本書每一人傳記，參考材料，少則一二種，多則十餘種，自信無一字無來歷。惟明季野史至晚清始大出，故其訛誤靡懸，尙無人爲之考定；卽以全謝山先生之博雅，撰述尙時欠精確，其他又何足論。本書注重故事之介紹，並不負最後考定之義務，若有舛謬，亦係沿誤而然，尙希讀者勿過苛求幸。

五、本書雖無考證義務，但於前人之說，亦每就力之所及，隨手爲之訂正。如張名振與張煌言，阮進與阮駿，諸書或互譌；死節贛州者爲在籍河南同知盧觀象，而成以之與舉兵太湖盧象昇之弟象觀相混。至陳邦傳之訛爲陳邦傳，張先壁之訛爲張光壁，今之談晚明史者相沿而不改者多矣。今悉根據較爲正確史料，爲之考

定。

六、關於各人某年登第，某年轉某官，前史所重。本書於轉官則就其與書中史事有關者書之，科第則但書某朝進士，某朝舉人，而略其年代，以免呆板之履歷，奪生動敘述之篇幅。其各人在南明以前之文章事業，亦往往僅述大概。

七、清代印行之明季野乘及專集，涉及忌諱者每被刊削，如同治間湘鄉曾氏所刊船山遺書，及他人所刊夏節愍公集，乾坤正氣集，即多空格。本書遇此，其可以避免者即不引，萬不得已，則揣測文意，酌加一二字，以求貫通。如下編朱晏如傳之「狗奴」李興璋傳之「滿虜」傳作霖傳之「胡虜」字樣，便是其例，即與原文不合，當亦無傷大雅。

八、諸人若有與故事有關之詩文，皆擇要錄入，以增讀者興趣。惟當時輾轉傳鈔，本多同異。若張煌言絕命詩，致朗廷佐書；桂王致吳三桂書，各本字句，每不一致，本書則擇其文理最優者引之。又如張肯堂絕命詩，全謝山碑記且與肯堂孫茂滋餘生錄不同。然餘生錄究屬直接史料，故本書此詩留捨全氏而取諸其孫。其他類推。

九、全書本擬盡用語體，但遇有書中人發言之處，改易口吻，恐致失真，故悉仍其舊。敘述時亦多沿用文言，是以全書文體，頗嫌雜糅。願諸人精忠大節，自足炳耀千秋。固不藉區區文字以傳，況本書所用文言，極為顯豁，即略解文義之中小學生亦無不能閱讀之苦，故亦懶於改譯。

十、清初文禁雖嚴，而道民史家，於當時抗清復明忠臣義士，表彰不遺餘力。如本書引言中所述屈大均、徐秉義

等所介紹之人數，往往累百盈千。其他如查繼佐東山國語，邵廷采東南、西南紀事，所述亦衆。惟大都以活動之地域爲綱，其或以官階、身份、性別、事跡，爲類相從者，則更自郇無譏矣。本書力矯此弊，以時代爲主，而以各人事跡編織其中。且於當時軍事原委，政局波瀾，山築義兵，密盟會社，亦皆提綱敘述。既因人以見事，亦因事以見人。分而觀之，則爲無數之列傳，合而觀之，則爲整然之一史，故本書卽作晚明復國運動史讀，亦無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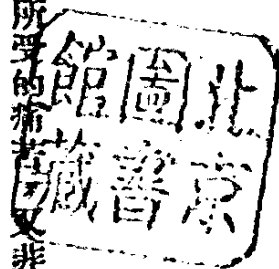
南明忠烈傳 凡例

南明忠烈傳上編 一名「滄海同深錄」

引言

自從十二世紀末葉，中國為蒙古所征服，在異族鐵靴下過了八九十年，其精神與物質上所受的痛苦，又非漢金半壁統治之可比。好容易漢族裏出了一個偉人叫做朱元璋，乘元室之衰頹，起義滁州，以推翻異族統治為號召，血戰了十來年，才把蒙古皇朝推翻了，把蒙古人都趕出中國，同時削平了各地割據的英雄，重新建立了漢族統治階級，他自己也就成了明朝開國的帝王——太祖高皇帝。

明朝傳國十六葉，統治階段共經過二百七十餘年。雖然蒙古後裔之逃在漠北者，日久死灰復燃，屢為東北邊患，但明朝總算尚能與之周旋。其後滿洲崛起遼東，成為明的勁敵，屢次大舉入寇，前後數十年，把明朝擄得民窮財盡，元氣大傷，引起了流寇之亂。到了末一代的崇禎帝，一面對付滿清，一面對付流寇，當然會弄得兼顧為難，眼看大局一天一天敗壞下去。後北京城為李自成所陷，帝自縊煤山，吳三桂請兵關外，本來說是借滿洲力量驅逐李自成的，誰知竟弄得一個引狼入室的結果，趕走流寇之後，他們竟佔據北京，稱起中國皇帝來了。明朝臣民在南京擁立福王，改元宏光，未及一年，清兵即大舉南下，南京陷，宏光被擄。明遺臣又擁立魯王以海於紹興，稱為監國；同時唐王聿鍵即位於福州，據有福建及西南各省。惜浙閩不能和衷共濟，替清人造成進攻機會。浙東淪陷，魯王逃赴廈門；福建繼破，唐王殉國。瞿式相等復擁立桂王由榔於肇慶，又有人擁立唐王之弟聿錡稱帝。



於廣州。他們也都互不相下，常有自相水火之事。但聿錡之立，不過月餘而亡，桂王則輾轉兩粵，至於湘西，後又至貴州，入雲南，旋盛旋衰，忽進忽退，倒支持了十來年的光景。最後疆土全失，遠遠逃入緬甸，被吳三桂取來弑却，明祀始告斷絕。但東南方面鄭成功佔據台灣，仍奉明朝正朔，想借此彈丸黑子之地，作為根據而徐圖恢復故國之機。惜鄭成功早死，事業未能如其所期而進展，到他孫子手裏，竟復為清所攻陷，明朝一線恢復之機，又完全失去了。

自從清順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清始祖福臨入關稱帝起，到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明永曆帝被弑雲南止，明朝的忠臣義士，馳驅於山林叢莽之間，崎嶇於嶺嶠海外之際，艱苦抗戰者幾及二十年。其間或斷頭流血，前仆後繼；或漆身塗炭，委曲圖存；或志決身殲，齋恨入地；或懸跡方外，不甘為異族之臣民；或隱居著書，保存中國文化於衰微，維持民族大義於一脈，其人數之衆，竟可以說不可勝數。據番禺屈大均所撰皇明四朝成仁錄十卷，記崇禎、弘光、隆武、永曆四朝死事之人，每一朝皆有二三十傳，每一傳包括人物數人至數十人，至少亦在千人以上。崑山徐秉義所撰明末忠烈紀實二十卷，內分殉豫、殉秦、殉楚、殉晉、殉江北、殉齊魯、殉黔滇、殉豫章、殉畿輔、殉君、殉福、殉唐、殉魯、殉桂、効死、遠制、（不肯薙髮而被殺者）殉國烈女等等，雖未明言人數多寡，但據目錄觀之，也着實驚人。又據吳江戴笠殉國彙編三十卷，自閣部大臣至布衣諸生，自京都以至滇黔閩粵，無慮千餘人。而江陰陳鼎的忠烈傳六十卷，所記死事的忠臣義士凡四千六百餘人，節婦烈女在外。這兩部書雖也僅屬目錄，可是也給了我們一個概念，叫我們明白那時殉國國家殉民族的先烈是怎樣的繁多，怪不得梁任公先生說：『晚明風節之盛冠前史。』而其友陳伯陶又言『明季士大夫敦尚節義，死事之烈，為前史所未有，

盛矣哉！」（均見粵東遺民錄）當時抵抗最劇烈的，東南方面爲浙東；西南方面爲兩粵，湘贛也不會落後，這與金源蒙古入寇時，漢族向東南西南遷移是有很大關係，應當讓優生學者去討論，現在且不必在這裏細說。

起先異族統治者，因他們入主中國未久，形勢尙不大穩固，唯恐這些忠臣義士的事跡，留在漢族腦筋裏，要激動我們的民族情感，起來對他們反抗，所以再三遏抑，恨不得把這些人的事跡或至連他們的姓名，抹拭得乾乾淨淨，不留一絲痕跡於宇宙之間。可是丹心碧血搏結出來的人格，是浩然沛然充塞六合，長垂萬古的。劫火燒不燬它，時間的巨流，沖不淡它，區區專制帝王的威力，當然更消滅不了它。到了乾隆末年，反而由清帝下勅，撰述一部勝朝殉國諸臣錄，共十二卷，計予專諡者共三十三人，通諡者共一百二十四人，其曰忠節者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曰烈愍者共三百七十七人，曰節愍者共八百八十二人，其祀忠義祠者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清高宗叫人撰述這部書，雖有若干效忠疆義的政治作用存乎其間，並非真誠地向漢族悔過。但開頭是那麽苦死地抑制，現在又這麼公開地來表彰；大約是鑒於歷次慘酷的文字獄與對衣冠的苛待之無功，覺悟到民族情感決非嚴刑峻法所能壓死；如其一味用高壓政策激成反動而爲將來之患，不如由他們自己來疏導一下的妥當。這就算異族政府向我們投降的表示，也就是我們民族英雄奮鬥的勝利，遺民作家努力的成功。

本書篇幅有限，對於那些與異族艱苦周旋，從事復國運動的志士仁人，如果照上述諸書動輒盈千盈百敘述起來，事實上當然辦不到。現在只把這二十年中比較著名的人物；換言之，即正史和一般野史所曾記述過的人物，加以介紹。全書人數，大概在四百以上，雖然比之陳鼎和清高宗勅撰的書中所言，僅有幾分之幾，但與當時時代有密切關係的都給他們描了一幅畫像，或剪出一個剪影了。至於與時代關係不甚密切的，如國亡後以遺民生活方

式而存在的學者、文人、高人、隱士，以及罹遭亂兵之辱及其他相似關係而慷慨自盡的烈婦貞女等，只好暫時放下不表。

閒話不必多說，下面便是正文。

第一章 揚州的失守與南京的陷落

滿洲入關，沿途所至，皆言惟欲除暴救民，滅流寇以安天下，並不利明之社稷，故北方各省，見清兵一到，卽行開城歡迎，毫不抵抗，所以北方很快的便歸入清人的版圖了。至於東南，福王初立之時，清人尙加以承認。其檄文所謂『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及其北方軍事告一段落之後，又想到南方，便又援引春秋之義：故君死未葬，擅自立君爲福王君臣罪，舉兵南下了。自此以後，中國東南與西南便展開了壯烈的抵抗，民族英雄殞首捐軀，破家湛族者，踵趾相接，成爲本書敘述的主題。現在第一位所欲介紹者便是殉國揚州的史可法。

宋朝亡國的時候，出了一位文天祥，明朝亡國的時候，又出了一位史可法。他兩人官階差不多大小，事業一樣樣的奇偉，死節也一般的悲壯，雖然明末像文天祥的人並不止史可法一位，並且比史可法更偉大的還有，但因爲他死得時代早了一點，一般社會遂以文史相提並論。他的文才並不算高，將略更非所長，但身騎箕尾，氣壯河山，首先在晚明民族鬥爭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我們卽稱之爲文天祥第二，他也是受之而無愧的了。

史可法，字道鄰，大興人。青年時代受知於左光斗。這是明熹宗朝攻擊大瑞魏忠賢，而被慘害的六君子之一

清桐城方苞寫了篇左忠毅公逸事，敘述他們師生遇合之跡，和左公下獄後，史公冒險入探之事，寫得極其悽慘動人。可法短小精悍，而黑，目矍鑠有光，而性格則廉而信，與下均勞苦；行軍時，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崇禎末，流寇張獻忠出沒斬黃酒桐一帶，可法時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番休息，自己只坐在帳幕之外，倚靠兵士背上聽一會兒。寒夜起立，振衣甲，甲上冰霜併落，鏗然有聲。有人勸他略為休息一下，他答道：「吾上恐負朝廷，下恐負吾師也。」他的老師左光斗原是個鐵人，受了老師堅強人格所感召的史可法也變成一位鐵人了。時寇饑蔓延遍天下，江北為賊衝。可法與賊大小數十百戰，保障江淮。以一身繫大江南北之安危，其功亦可謂不小。

及李自成將犯關，可法督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京陷，崇禎帝已殉社稷，縞衣發喪。南都議立新君，以血統之密切，秩序之順當而論，福王由崧是在當立之列的。但他父親老福王是個壞胚，由崧自幼沾染許多不良習慣，當時在廷比較正直的大臣如呂大器、姜曰廣等有七不可立之說，而想改立潯王常滂。史可法亦頗以呂姜諸人之說為然，而奸黨馬士英、阮大鍼等與軍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等相勾結，擁福王登位。加可法以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頭銜，使他出鎮淮陽。而馬士英遂入閣。南京士民譁曰，「何乃奪我史公！」大學生陳方策上疏：有「秦檜在內，李綱在外」之語，朝野以為名言。

時廷議分江北為四鎮，而諸將爭欲駐紮於那富庶的揚州。高傑先至，大肆殺掠，積屍蔽野，又與黃得功相攻，可法從中調解，煞費苦心。時福王在南京昏淫日甚，只管在宮裏喝燒酒，御幼女，或觀賞觀賞阮大鍼編的燕子箋春燈謎一類的新劇。馬士英一班奸黨把持朝政，專以誅殺東林黨人為事。且貪污狼籍，威福自恣，朝臣敢怒而

不敢言。適有一青年自北方逃來，自稱崇禎帝太子慈娘，考驗不實，下之獄中。但羣臣與百姓本來恨福王與馬阮，硬咬定太子是真的。鬧得一個南京城沸反盈天，東南西南各省人言籍籍。於是東林黨的武力左良玉以清君側保太子爲名，起兵數十萬由武昌來犯南京了。當明朝內部正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滿清軍隊已攻下山東、河南，直犯淮南，有直取南京之勢。可法初奉朝命自揚州領兵至南京抵抗左良玉。至燕子磯，則良玉已死於軍中，其衆亦已潰散。可法聞滿清兵攻泗州急，急奔還揚州，檄各鎮兵入援，無一至者。清兵旋圍揚州，可法知事已不可爲，作書訣母妻，且說：『死必葬我於高皇帝陵側。』那時滿清統帥是豫親王多鐸，使降將李遇春說降，公令裨將史德威痛罵，且說道：『吾爲朝廷首輔，肯反顏事人嗎？多鐸致書五次招降，可法皆不啓視而投之火，清兵以大炮攻城，城陷，可法舉刀自刎不死，其部屬擁之出城，遇滿兵大呼云：『史可法在此！』衆驚愕，執赴新城門樓，多鐸以禮待之，稱爲先生，且說道：『忠義旣成，今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可法怒道：『吾爲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屈，願速死從先帝地下！』多鐸道：『旣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可法厲聲道：『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碎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城百萬生靈，不可誅戮。』遂慨然就死。可法之死，因在亂軍之中，傳說不一。有說有人親看見他馳馬出城自沈於江者，又有人說他出家爲道士者，所以江淮一帶的義勇軍有時還打着史閣部的旗號。其義子史得威著有維揚殉節紀略一卷，而後死節之說乃定。以天暑其屍蒸燒難識，其後以袍笏招魂葬之梅花嶺。

清兵怒揚州之守，下令大肆屠殺，十日之間，死者八十餘萬，其被擄與落井投河，閉戶焚縊者尙不計算其中。王秀楚所撰揚州十日記所記最爲詳盡，讀之令人鼻酸淚下，而於滿清軍隊之兇殘淫暴，又令人有不勝其背裂之

感，這是異族侵略者所寫血賬的第一篇，以後像這樣的還多着呢。

可法所遺家書十四通，乃歷來帶兵在外所寫。以白話敘家常，極爲懇摯。臨殉國之前，遺書六通，分致其母、妻、叔父等。今錄其上母書一通於下：

不肖兒可法遺稟母親大人：兒在官途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遠於定省，不忠不孝，何顏立於天地之間，今以死殉，誠不足以贖罪。望母親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兒在九泉之下，亦無所恨。得副將史德威完兒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兒可法泣書。

可法文才不如文天祥之高，所存詩文亦不甚多。其答清攝政王多爾禿的一封信，雖非出於他的親筆，但意思總算是他的。這封書早成了歷史文件，文苑鴻寶，足以流傳不朽。雖然文章原來寫得太好，而也是爲了史可法這個人格襯托出來的光輝，這就是所謂「文以人傳」啊！書曰：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誦再三，感感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爲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故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得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遽來，地坼天崩，山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剽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人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

天與人歸，五月朔日，忽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等伏闕屢請，始於十五日正位南都。……越數日，卽令法視師江北，刻日北征。忽聞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殿下入都，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面，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儀節，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然此特爲列國君莖，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苟拘牽不卽位之虛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棠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位；愍懷亡國，晉元嗣基；徵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仇未削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殿下豈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而臨除削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帛，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爲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經英明，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甲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語有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自成，未服天誅，謀知播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

本朝不共戴天之恨，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舉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國報，維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淚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至於請出師討賊，請勵職守疏，請飭禁門戶疏，無不切中事情，忠憤鬱勃。而祭二陵畢疏，規勸宏光云：「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國受錄，則念先帝之集木取朽，何以忽覩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驟大業，威虓傷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憂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箸，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可謂切中宏光之病，奈彼昏不聽何？可法集中僅有詩數首，有憶念其太夫人小詩二首，至情至性，極爲感人。

憶母（時督兵白洋河）

母在江之南，兒在淮之北，相逢敍夢中，牽衣喜且哭。

燕子磯口占（時奉詔剿左兵）

來家不面母，咫尺猶千里，磯頭灑清淚，滴滴沈江底。

那時可法家屬皆在南京。當僞太子案鬧得正急的時候，可法欲入京面君，言如何處分太子之事，而馬士英力

加阻止，不應入朝。滿清軍隊下亳州。向邳徐泗告急，可法又想見福王，面陳軍機，有旨「凱旋後見」。可法嘆道：「凱奏談何容易，而君不知何日矣。」痛哭而返。所以他這兩首小詩雖為其太夫人而作，實際却是為思君憂國而作。蒼生社稷之憂，神州陸沈之懼，與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之痛，混和而為一，而以寥寥四十字之小詩表而出之，不能說這非好詩了。

可法死時，揚州文武官吏從死者約有四十餘人之衆，現在且擇要介紹他幾個。

揚州知府任良育，字時澤，濟甯人，天啓中舉人。善騎射，真定巡撫徐標請於朝，用為贊畫理屯事。真定失守南還，福王時授亳州知州，以才擢揚州知府。城破時，他穿了公服，端坐堂上，為滿兵所殺。其闔家男婦盡行投井而死。他是史可法的左右手，有一段關於可法的佳話，同時也是關於他的佳話，值得在這裏一提。當可法督師時，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筵，冬不裘，寢不解衣。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則點滴不入口。守揚州日，適值除夕，他仍然在辦公所裏整理文牘。至夜半，倦而索酒。庖人報殺肉已分給將士，沒有什麼可以下酒的了。於是叫拿點鹽豉來，喝了幾十大杯，想念先帝，不覺泣然淚下，凭几竟斃斃睡去。第二天天明，將士齊集轅門來參謁他，而他的寢門未會開啓。他的左右把這緣故說出，民育就說道：相公每日勤勞王事，睡眠的時間很少，這夜的酣眠，在他是不可多得的，我們不應該驚醒他。因命打更的仍打四更，並戒左右的人行動輕悄一點，不要把相公鬧醒。過了一會兒，可法醒過來了，聽見鼓聲仍擊四鼓，大怒曰：「誰犯吾令？」要懲罰那個司更者，左右遂任民育之意，才將他免了。

庶吉士吳爾壇，崇德人。嘗撰「死臣傳」，稱為「仁書」，傳有小序，各繫以古人之為國死忠者曰滿身、曰

炮烙、曰炙、曰自剄、曰不食、曰閉口、曰雉經、曰扼吭、曰立稿、曰沒陣、曰觸、曰墜、曰鳩、曰烹、曰菹、曰磔、曰斬、曰車裂、曰磔、曰鑿、曰糞撲、曰剝、曰剖、曰拉、曰杖、曰笞、曰鉗、曰刺、曰幽、曰凍、曰疽發背、曰慟哭。統論之曰：諸死者或假手於人，或憤激自裁，或罵賊畢命，身死主寤者有之，身死敵懼者有之，身死家破者有之，身死名榮者有之，要之與禽息鳥視者遠矣。又題以詩云：

被犀甲，操吳戈，氣之雄，騰天河，驚廣野，捐愛戚，志之決，頭匪他。我心赤，我血碧，長城雖壞，白虹貫日。

他後來參與史可法軍事。其父之屏，方督學於福建，爾增斷一指託故人祝淵爲他帶回家鄉，並囑咐他道：「君歸語我父母悉出私財，爲我軍餉，我他日不歸，以指葬先塋中可也。」揚州破，投井而死。

王纘，字佑申，鄞人，以同知監揚州軍。時史可法以內困於讒口，外則高傑、劉澤清等那些軍閥不肯服從他的命令，弄得束手無策，只有拚一死以報國家而已。一日，對王纘道：「時事可知矣，君徒死於此何益？我常送君留都，以爲後圖。」纘對道：「下官世受國恩，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也。」可法改容謝之。時江都縣令周志畏也是鄞人，與纘同生死，城破，共死於兵。他那「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二語，竟成爲當時美談。何剛，字器人，上海人。崇禎舉人。見天下大亂，慨然有濟世之志，結交天下豪俊。崇禎十七年入都上書言：「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戡亂也。今日救生民，匡君國，莫急於治兵，陛下誠簡強壯英敏之士，命知兵大臣教習之，講鎗鈴，練筋骨，拓膽智，時召而試之。學成，優其秩，密以兵柄，必能建奇功。」

又言「臣讀成總光書，繼光數言義烏東陽兵可用，就料召募數千，加之訓練，準繼光遺法，分布河南郡縣，大寇可平。」帝壯其言，即擢剛職方主事，募兵金華，才出京而北京陷，馳還南京。其友陳子龍、夏允彝將聯海舟達天津，備緩急，募士卒二千人，至是令剛統之。子龍入爲兵科，言防江莫如水師，更乞廣行召募，委剛訓練，福王也聽從了。剛又上疏說道：

臣請陛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求天下才智者決策，廉者理財，勇者禦敵，爵賞無出此三者，則國富兵強，大敵可服。若以驕悍之將，取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却行而求前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銅象傑於草間，追烏雉爲盜賊，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績課人，則真才實爲國用，而議論亦省矣。分遣使者羅草澤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賞，則爲傑皆畢命封疆而盜賊亦少矣。東南人滿，徙之江北，或賜爵，或贖罪，則豪右皆盡力南敵，而軍餉亦充矣。

他這奏摺中所說的一切，確是救時的良言，無奈福王不能採用。尋進本司員外郎，以其兵隸史可法。可法得剛大悅，剛亦喜遇可法知己。馬士英惡之，出剛遊義知府，可法垂涕道：「子去，吾誰仗！」剛亦泣道：「願生死無相背。」揚州被圍，助可法守城甚力，城破，投井而死。

諸生高孝績，字申伯，審其衣云：「首陽志，唯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自經孔子位前。諸生王士秀與其弟設高皇帝之位而縊。又諸生王績、王績兄弟三人，李潤、黎增、魏應泰、熊允明亦死。醫生陳天披，武生戴之藩，兵卒張有德，船戶徐某，畫家陸楹，百姓馮應昌，錢氏女、劉氏妻與女皆慷慨自裁，不辱於賊。

揚州既下，清兵乘勝而南，破傳單揚文驥、總兵鄭鴻遠之兵於京口，遂渡長江。福王聞報，倉卒跨馬出通濟

門，走蕪湖，馬士英則奉太后（一說爲士英之母所僞飾）走浙江。亂民千餘人破牢獄，擄僞太子王之明登位。而清兵已薄城下，文武勳戚如王鐸、錢謙益等相率迎投。然殉難者亦有十餘人，如高倬等是。

高倬，字枝樓，重慶忠州人，天啓進士。除德清知縣，調金華。崇禎四年，徵授御史。劾遼總督曹文衡與總監鄧希詔相訐奏，詔殫力幹濟，以副委任。倬乃上疏言：「文衡體慝成性，必不能仰鼻息於中官，希詔睚眦未忘，何能化戎矛爲同氣。封疆事重，宜徵希詔安文衡心。若文衡不足用，宜更置，勿使中官參之。諸邊鎮臣如希詔不少，使人效希詔，則督撫之展布益難；即諸邊督撫如文衡亦不少，使人效文衡，將邊事之廢壞愈甚。」疏入，貶一秩視事。

屢遷南京太僕卿。太僕故駐滁州，滁爲南都西北門戶，請募州人爲兵，保障鄉土，從之。十六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其秋操江改任武臣劉孔昭，召倬別用，未赴而京師陷。福王立南京，拜倬工部右侍郎，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銀，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寶玩，計費數十萬，倬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爲言，皆不納。明年二月，由左侍郎拜刑部尙書，國破，投繯而死。

黃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崇禎進士。歷甯波、杭州二府推官。行取赴都，以母憂歸。福王立，大學士姜曰廣薦起之。明年三月，授儀制主事。五月南都破，端伯大書於門曰：「大明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不降。」清豫王聞而異之，遣騎邀至，堅臥不起。騎執之入見，左右使跪，端伯叱之，南面跌坐。豫王責之道：「爾以弘光爲何如主，而欲爲之死？」答云：「天王聖明。」曰：「馬士英如何？」曰：「馬士英忠臣也。」王曰：「士英何得爲忠臣？」答曰：「不降而扈太后入浙，何謂不忠？」願指降臣趙之龍輩曰：「此則不忠之大者。」多曰：「

素聞先生耿介孤直，今欲相薦如何？」端伯不應，曰：「聞爾好佛，若以善知識禮相待何如？」復不答。多日，南來硬漢，僅見此人。命送之獄。端伯在獄，言笑如平常，門生某入見，勸之稍貶，端伯怒罵，擲之以硯。在獄幾一月，多鐸使驛問曰：「先生降與不降，決在今日？」端伯笑曰：「吾志遂矣。」爲偈曰：「觀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出通濟門，曰：「願畢命於此。」刑者刃之，手頭刀墜，端伯厲聲曰：「何不直刺我心！」如其言而死。隨而觀者千數百人，皆持香哭拜。

吳嘉允，號方岳，華亭人，由鄉舉歷官戶部主事，奉使出都，聞變還，命僕捧冠帶，謁方正學亭投繯死。留書上多鐸，一請善待故君，一請禁伐孝陵木，一請封太祖後以備三恪。劉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崇禎進士，官戶部郎中，遣之龍將出降，入戶部封府庫，成治憤怒，手搏之龍，跳而脫免。成治遂自縊。王贊明，邳州人，國子生。於天啓中管上書攻魏忠賢，因通政使不以聞，故得全。甲申秋，劉澤清與王變置酒高會，贊明衰絰而前，責以大義，變怒繫之獄。澤清解之，得釋去。至是，先於相山自開濠域，集親友與訣曰：「此地當往來之衝，吾不死於家而死於此，使過而見者動心焉，天下事未可知也。」遂自縊。吳可基，新安人，衣白衣，書絕命詞其上曰：「塞遇逃君臣，臨危猶保身，甘心命節義，恥服北夷人。」縱死鷄鳴寺關壯繆祠。黃金璽，江甯人，聞黃端伯題門之事，亦大書其門曰：「大明武舉人黃金璽，一死以愧爲人臣懷二心者。」自扼其吭而卒。

中書陳煥及其子舉人自俞，孝陵衛軍董啓明，天監博士陳仲弓、陳子階，諸生潘履素，布衣陳士達並自殺。中書熊定祥，字伯興，無錫人，癸未進士，城破時衣冠步至武定橋，投水死。廷祥有女名靜照，能詩，痛父之死，作詩悼之，名鵬紅集。其他如劉萬春、何瑞徵、劉光弼、葛徵奇，死法不詳。

又有乞丐投秦淮河而死，題詩橋柱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

宏光走蕪湖，就黃得功，而得功竟以此死。所謂「宏光四鎮」中，惟得功尚差強人意耳。得功號虎山，開原衛人。早孤，與母徐氏居。少負奇氣，膂力過人，性嗜酒，年十二，母釀酒熟，竊飲至盡，母責之，笑曰：「償易事耳。」時遼事方急，得功持刀雜行伍中，出斬二首，得賞，歸奉母。母以償酒也。總兵黃惟正以爲養子，嘗乘醉，匹馬裸身揮鐔刀，逐蒙古數十騎，殲其大半，軍中號爲「黃鬪子」，以戰功昇至參將。進副總兵。後與張獻忠等流寇戰於涇城酒山一帶，斬首數千級，積功封靖南伯。福王立，加太師，進爵爲侯。與劉良佐、劉澤清、高傑守江北，號「四鎮」。高傑駐瓜州，得功駐儀真。傑與得功時交關。登萊總兵黃蓋素與得功以同姓聯兄弟，盡移鎮江南，畏傑之暴，移書請其備非常；得功自以三百騎至高郵迎之。傑使精卒伏於道中，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兵猝起；得功馬上舉鐵鞭，飛矢雨集，以槍撥去無及身者，所乘戰馬值千金，竟斃，騰上他騎馳。有驍騎懸梁直前，得功大呼反鬥，挾其梁而扶之，人馬皆靡，復殺數十人，跳入頰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逼，乃疾馳至其大軍，方得免，但同行三百騎則無一存者。

始鬥時，傑使部將裴儀真，得功兵拒戰，頗有所傷。得功遂懇於朝，願與傑決一死戰。史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事，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於傑，是將軍取大名於天下也。」得功終以部下殺傷多爲恨。可法乃令傑償其馬，又奉千金爲其母贖，得功不得已，始聽命。

高傑既爲許定國所殺。得功復還鎮廬州。未幾，清兵渡江，宏光帝自南京出走，投得功營於蕪湖。得功見王

泣曰：「陛下堅守京城，臣等猶可効力，今事去矣。」福王親酌三爵以飲之曰：「敬仗將軍威力。」得功曰：「敢不效死！」俄而劉良佐（時已降清）引清兵追至，得功督八總兵結束迎敵，良佐大呼招降，得功罵曰：「汝乃降乎！」欲戰，將士莫有應者，憤甚，獨馬而出，忽流矢中頰，拔視之，中軍田雄矢也。度事不可為，拔箭自刎而死。田雄遂負福王而降。

得功粗猛，不識文義，然忠義出自天性，有以國事相規戒者，輒屈己而改之。每戰，飲酒數斗，酒酣氣益勵，喜持鐵鞭以戰，戰罷，鞭血沾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脫。其軍紀律嚴，下無犯者，所至人感其德，麻州、楓城、定遠皆為立祠云。

第二章 左懋第及袁繼成等之死

百忙裏，且在這裏敘述幾個義士忠臣壯烈殉國的事跡。他們死的時間，雖有先後之不同，但都死在北方，都直接死在滿清人手裏。他們死的目的雖不一樣，但都是爲了力爭中華國格而死，表現民族正氣而死。所以應該將他們併在一章裏來介紹。

自從漢朝蘇武出使匈奴，臥雪吞氈，牧羊北海，苦換了十九年非人生活，替中華民族爭回了一個無上的人格，給後人立下了一個光榮的榜樣，所以中國持節出使的人，除了像魏收、陶穀幾個例外人物，其他無不認識自己使命的重要，兢兢業業，不敢有半點差池。卽不幸處於強弱之勢不作，勝敗之形大異的場合，也能正直自持，剛強不屈，雖被囚拘與殺害，而氣節凜然，始終不撓，往往使敵人驚異於中國民族道義的崇高與文化的偉大，而潸

消其橫暴憑陵的野心，如宋代的李若水、宇文虛中、王倫、洪皓、滕茂實、朱弁；元代的郝經，皆其例。至明而又有王春與左懋篤等。王春雖非使臣，但其囚拘生活已與蘇武無異，至左懋篤則灑碧血於燕郊，耿丹心於千古，更足媲美李若水、王倫，而表現民族氣節最悲壯的一幕。

左懋篤，字蘿石，山東萊陽人。崇禎進士。遭父喪，三年不入內膳，事母盡孝。授韓城知縣，有異政。十二年擢戶科給事中，疏陳四弊：謂：民困，兵弱，巨工委頓，國計虛耗也。又陳貴粟之策，令天下贖罪者盡輸粟贖災，復開中之舊；令輸粟邊塞充軍食。又請嚴禁將士剽掠，有司賤削，請散老弱，蠲下飢民，收養嬰孩。明年正月，剿餉罷徵，亦請馬上速行，恐遠方吏不知，先已徵民，不沾實惠。帝並採納。

時各地災荒，而兵餉未減，懋篤上疏言災民苦困之狀，於是上災七折五州縣，新舊練三餉並停；中災六十八州縣止徵練餉，下災二十八州縣，秋成督徵。其後又言練餉之害云：「三年來民怨於野，商嘆於途，如此重派，所練何兵，兵在何所？剿賊禦邊，效又安在？奈何使衆心瓦解，一至此極乎？」

屢遷刑科給事中。宏光即位，進兵科都給事中，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徽州諸府。時清人入關，驅逐李自成，佔據北京，南京方面遂欲遣使於清，一則謝其代為復崇禎帝之仇，二則欲與清議定各種撤兵條款。且致祭先帝后梓宮，訪察東宮王孫跡。齋冊命封吳三桂為薊國公。但無人敢於負責這個使命。懋篤因其母徐氏死於燕未葬，欲借此返其骸骨，上表請行。乃拜懋篤為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弘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篤經御河北，聯絡關東諸軍馬。懋篤以通好遣使，不宜兼授經理冊封之命，又紹愉嘗為己所劾罷，不可復與共事，言之馬崇禎。崇禎不聽。懋篤臨出發，復上疏曰：「臣此行生死未卜，請以辭闕劾一言；願陛下以先帝

仇寇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中原之赤子誰恤？尤望選將練兵，枕戈待旦，必能渡江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士英挺旨褒納，賜白金十萬兩，幣帛數千匹，以三千人護行。又貽書其友姜堃曰：「國遭大故，二東不聞有斷頭穴胸以報故君者，彼鄒魯仁義之稱安在，懋第此行是懋第死日也。」

八月，舟渡淮，九月，行及濟寧，時清吏下令不許這一行人馬近城棲宿。十八日至德州，清山東巡撫方大猷告示云：「奉攝政王令旨，明使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備盤費。陳洪範、左懋第、馬紹愉止許百人進京朝見，其餘俱留置滄海。」二十六日，至滄海，清天津巡撫賚養性，使左馬等帶百人進京，餘盡置古廟中。養性故明錦衣，以函破降清，與明使言，語次似尙不忘故國，清謀者以報，攝政王怒削職逐問。時京城內外防範甚嚴，有南人潛通消息者，輒執以聞，故明諸臣之降清者咸不敢來見。明使以辭命遣人授三桂，三桂不啓封，卽以之進攝政王。十月十二日，明使至京，清處以四夷館，行屬國進見之禮，陳洪範無言，參謀陳用極曰：「此事所繫甚大。」懋第謂通事曰：「我奉告先帝，並酬貴國之命北來，若以屬國禮相見，我必不入。義盡名立，師出有名，我何怕哉！」往返爭之再四，乃改鴻臚寺，懋第服衰經，奉國書，從正陽門入，館寺中。其向清廷提出條件如下：一、萬壽山設圍厝思宗之梓宮；二、割山海關以外之地與清；三、歲幣以銀十萬兩爲率；四、國號隨意。蓋欲清廷退出關外。不知清人已將幼主福臨迎接入關，建號改元，君臨中國，儼然承繼了明朝的正統，反倒認南京方面的宏光帝爲僭僞，爲竊據，要興兵討伐其自立之罪，那裏還肯再退回他們的老家去呢？所以明使之來，一路故意怠慢，到京後，又不遣官郊迎，強欲處以屬國之禮。及將他們安置在鴻臚寺，又不容舉火，飲食傳盥而入，

官丁飢寒殊苦。十三日，清禮部至寺索御書，明使不肯相付，堅執須其迎入，禮部不顧而去。十四日，清大學士剛林十餘人俱夷服佩刀，直登寺堂，踞椅上坐。左右布毡於地，餘人坐右毡，指左毡令人坐。懋第正色說道：「華人不慣席地。」取三椅與剛林對坐。剛林說：「我國爲你們破賊報仇，江南不發一兵，突立皇帝，這是何說？」明使回答道：「今上乃神宗嫡孫，夙有聖德，先帝既喪，倫序相應，立之誰曰不宜。」剛林說：「崇禎皇帝有遺詔否？明使答：「先帝變出不測，安有遺詔？南都開變，會今上至淮，天與人歸，臣民擁戴，安事遺詔？」剛林說：「崇禎帝死時，你南京臣子，不來救援，今日乃忽立新皇帝耶？」明使答：「北京失守，事出不測，南地隔三千餘里，諸臣聞變，整練兵馬，正欲北來剿賊，傳聞貴國已發兵逐賊，以故不便前來，恐疑與貴國爲敵，特令我等來謝，相約殺賊耳。」反覆抗辨良久。剛林道：「無多言，我國不日即發兵下江南了！」左懋第道：「江南尚大，兵馬甚多，莫便小覷。」剛林聽了露出不樂顏色。陳洪範說道：「我等原爲爾攝政王發兵破賊，又爲先帝發喪成服，皇帝命我等齎御書銀幣，數千里遠來，原是通好致謝，何得以兵勢恐嚇？果要用兵，豈能阻爾？」但以禮來，反以兵往，恐非攝政王起初發兵之意。况江南水鄉，胡騎能保其必勝乎？」剛林不答，拂袖而出。次日，清內院率戶部諸官，來收銀幣，明使付之。見尚有餘幣，輒起攘奪。明使對他們說道：「銀一萬兩，緞一千疋，是賞吳三桂之物，今既至此，望即轉付。」清官皆撫掌踴躍，負馱而去。二十六日，剛林又至寺，以行期告，明使說三使奉命而來，一致謝貴國，一祭告祖陵，一改葬先帝，使臣尙欲一至昌平。剛言我朝已代你哭過了，祭過了，葬過了，不必再有這一舉。懋第乃於寺堂陳太平，偕兩副使哭臨三日。潛備寸楮，使都司某賂垣歸報史可法，馬士英。

清攝政王多爾袞問內院以處置明使之策，降臣馮銓主張羶髮拘留，洪承疇說「兩國相爭，不贖來使，難爲他。下次無人敢來了。」多即逆稱「老洪言是」。於是於二十七日，以清官二人，帶兵三百，押送明使南歸，臨行出檄文示之，以不救先帝，擅自立君，各鎮擁兵虐民，爲南伐之藉口。二十九日，明使至西河務，仰望諸陵，近在咫尺，不得一謁，設位遙祭而哭之。十一月初四日，過滄州十里，忽有夷丁五六十騎，追回左懋第、馬紹愉，而將陳洪範放回，云：「二人留此，放你一人南回，報大兵卽下。」不容左馬更有一言，將其簇擁而去。洪範回到南京，見弘光奏對奉使前後經過，又作北使紀略一卷。或言洪範本通遠左人語，入燕後，以江南實情告清，私獻款於攝政王爲其招致劉澤清等。遂賣左懋第而脫身南歸。既歸，爲清作反間。南京破，入浙，力勸潯王投降，洪範獲封侯爵。明年病重，亟呼「左懋第老爺至！」這死。遂相傳係被懋第之鬼所釀而死。厲鬼索命之事，本屬不經，但凡人做了虧心事，臨死時，神經錯亂，恍惚若有所見，亦心理學上常見之例，不足爲奇。

懋第等被迫北返，拘於太醫院。明年春正月，其屬員劉英、曹遜、金鏢三人俱被清傳訊，盡閉門不進，夜踰牆入見懋第。懋第曰：「近者清人以利害之說動我，我指壁上書示之「生爲明臣，死爲明鬼」，此我志也。」又以所作上攝政王啓示曹遜，遜曰：「此啓足爲使節光，然今日之事，有可否而無成敗。」懋第曰：「我心如鐵石，亦聽之而已。」洪承疇來訪，懋第叱曰：「此鬼也，松杏之戰，洪公身殉馬革，賜祭賜葬，死久矣，安得復有是人？」洪慚而退。閱數日，李建泰來見，懋第復叱曰：「此非先帝袍餞督師，不能殉國而從賊者乎？何顏見我？」李亦不敢見而去。至三月十九日，爲崇禎帝殉國週年，懋第在院，求得一羔羊，奉表祭告故君，復以隻鷄樽酒，奠殉難諸大臣，痛哭一場，雙目出血。四月，又拜疏藏之臘中，遣金鏢及都司楊三泰馳金陵奏之，而江淮阻

兵不得通。比至五月中旬，南京已告失守，曹遜聞此消息，告懋第曰：「如何則可？」懋第曰：「此事倏然如日月，我志已決！」援筆成詩，詩曰：

峽拆巢封歸路迥，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銷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

攝政王以駝酥羊炙來餽，以降爲勸，懋第痛哭不食。中軍艾大選首薙髮，且勸左降，左大怒，應從官立斃之杖下。清人聞之怒，遣使來責。左曰：「吾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預？」攝政王乃遣兵至院，勅令薙髮，左曰：「我頭可斷，髮不可薙。」其從官陳用極、王一斌、王廷佐、劉統四人亦皆不屈。同執下刑部獄，積數日，懋第執意愈堅，擁見攝政王，麻衣孝巾（因服先帝喪）長揖不拜。攝政王數以爲立福王，勾引土賊，不投國書，擅殺總兵（卽艾大選），當廷抗禮五大罪，懋第侃侃而辯，始終無異詞。王問在廷漢臣意見如何，侍郎陳名夏曰：「爲崇禎來可饒，爲福王來不可饒。」懋第曰：「若曾中會元榜眼，亦知今上是先帝何人？」兵部侍郎金之俊曰：「先生何不知興廢？」懋第曰：「興廢，國運之盛衰，廉恥，人臣之大節，先生止知興廢而忘廉恥乎？」於是羣臣無有復言者，攝政王又強辭奪理地說道：「爾明臣何食我清粟半載而猶不死？」懋第說：「若來攘我朝之粟，反謂我食爾粟耶？我國家不幸，罹此大變，聖子神孫，豈曰無人？……今日止有一死，又何必多言！」攝政王色變，應出斬之。懋第從容至菜市口，顧陳用極等曰：「悔乎？」皆答曰：「求仁得仁，又何悔！」懋第連呼「好！好！」南向四拜，端坐待刃，忽一官飛騎至，呼曰：「降者爵以王。」懋第曰：「官爲南鬼，不爲北王。」忽風沙四起，屋瓦皆飛，削子楊某，涕泣叩頭而後行刑。都人士奔走流涕，拜於道旁，不可數計；京師爲之罷市。然馬紹愉竟薙髮降，其留靜海之三千士卒不必說也落了同一結果。

王士禎池北偶談「公母徐，甯海儒家女。甲申京城陷，從子懋泰載以歸。行至白溝河，仰天歎曰：「嗚呼，此張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以不能死國，且曰：「吾婦人身受國恩，不能草間偷活，寄語懋泰，勿我爲念。」言訖而死。蓋出都不食已數日矣。是母是子，前史亦不多見。」懋泰官員外部，曾降李自成，後仕清朝，一日至太醫院謁兄，懋第叱曰：「非吾弟也！」麾而出之。懋第抗節殉國前，除那首七絕外，又曾作沁園春一闕，述及自己決心殉節，不辱使命，係受其太夫人偉大人格感召。詞曰：

忠臣孝子，兩全甚難，其實非難。從夷齊死後，君臣義薄，綱常掃地，生也徒然。宋有文山，又有疊山，青史於全萬古傳。他兩人父分母分，亦稱大賢。嗟哉！人生易盡百年，姓與名，不予人輕賤，想多少蚩愚稽首，游魂首邱，胡服也掩黃泉。千秋廟食，松柏聳天風不斷。堪歎他時窮節乃見，流水高山！

明道民嘗有使臣碧血錄，序曰：「黃弘之事周王，忠於公室，以黨於范氏，晉人討而殺之，藏其血，三年而成碧，此忠之所由積也。今左先生之爲使臣，執節類蘇屬國，抗議類富鄭公，從容類文信國，卒以見侮。嗚呼，有明義士三百年，而能以詩書之澤，答揚其祖宗於地下者，左先生其無愧矣。」這可算左懋第最好的傳贊，故引於此。

這裏再敘述幾個因扼守清兵南下衝要而被清人所殺的人，他們死的時日，其實是比较左懋第還要早一些，但他們的跡事除袁繼成外，其餘則爲明史之所未載，普通晚明野史也不容易看見他們的名字，所以我們應當鄭重地將他們介紹一筆。

吳汝琦，字奇伯，幼敏慧，篤於理學，發明程朱之旨，以選貢入京師，領教穎州。嘗禦流寇有功，甲申國變

後，復與弟汝瓌汝瓚，同里王泰生三個秀才馳義旅以扼賊。復與兵巡道鄭之俊，副總兵劉世昌立「忠義社」，誓死報國。以獲賊功授歸德推官。

時睢陽鎮將許定國擁衆數萬，驕蹇不奉命。按臣陳潛夫遠巡境外。汝琦赴任時，定國令中軍卽甯陵迎之，至睢州相見，定國儀衛甚都，將士咸露刃，汝琦單轡輕裝，推誠鼓以大義。醉臥帳中，示以不疑。因勸定國上書自陳，復請止私稅，禁擄掠，布安民、通商二示，悉從之。初汝琦甫受職，上密書閣部史可法云：「定國爲將也，所部精練，又當衝要，宜深結之以爲吾用，不然，彼一搖足，漸隳之患也。」云云。閣部曰「善」，及聞定國一意歸附朝廷，喜曰：「吳司理爲我平心腹憂。」

旋汝琦署歸德知府事。許定國與總兵王之剛（一作之綱）不和。之琦又密書達史可法說：「定國歸命之後，不云乎加未勅命已與王之剛構，爵不負國家，恐國家負定國，知其懷疑者深矣。望師相不憚玉趾，親按河南，收定國於軍前，或亟請勅命畫定汎地以安其心，一有不虞，失策不小。且中州數十寨各結兵萬餘，雖名內向，無所統一。師相一至，鼓鑄諸義，選其精銳，安置得宜，恃爲干城，恢復河北，實所攸賴。此機一失，殆不忍言。」可法一時未用其言，後高傑至睢州，果爲定國所害，而率部降清。定國降北，以師壓境，王之剛邀汝琦南避，汝琦毅然曰：「歸德係江淮鎖鑰，必死守以待援。之剛竟率部遁，城中兵單，汝琦躬任城守之責，而勸御史凌嗣請援於史督師，行未數里，清兵已大至，嗣復入城。」

汝琦見救兵無望，而數百兵又不能守，欲夜劫敵營，倖獲一勝，以鼓軍民之氣，而兵無肯應者。與凌嗣及甯道蔡鳳力守三日，府縣潛開城降，三人皆被執。汝琦見清帥豫王不肯屈膝，厲聲大罵，遂先遇害。時年五十有七。

。夫人陸氏，長子廷杰殉之。

凌嗣，原名雲翔，字龍翰，徽州歙縣人。崇禎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督師軍前贊畫，曲沃兵潰，凌獨走臨濟，糾合三百人起兵，傳檄山東，數李自成之罪，山東河北各士寨，歸之者甚衆。南都立，改浙江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而清兵日逼，凌上疏言：

臣以鉛真書生，參諸軍旅，先帝過簡，置之行間。遭值危亡，不能以死殉國，乃以萬死餘生，糾集義師，討擒僞逆，誠欲自奮其桑榆之效，然不藉尺兵，不資斗粟，徒以忠義二字，激發人心。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臣已上書彼國大臣，反復懇切，不啻如秦庭之哭矣。然使東師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東師克有其土，而我坐受其名，恐無以服彼之心，而伸我之論。爲今日計：或暫假臣便宜，檄通北好，合兵討賊，名爲西伐，實則東防，俟逆賊既平，國勢已立，然後徐圖處置之方。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誘仇，并力商向，其禍必中於江淮矣。……但恐臣移足而南，大河之北，便非我有，故忍苦支撐于此，以爲他日收拾河北畿南之本，夫有山東，然後有畿南，有畿南，然後有河北，臨清者河南河北之樞紐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河之餉守東，請皇上擇不辱君命之使臣，聯絡北方，以弭後患，宜慰山東州縣，以固人心……

時南京已遣左懋第等北行，而竟無一兵救山東。清兵盡下山東州縣，凌南走至大名，清以兵科印招之，凌懸其印於陳橋驛，獨身至南京入對。復命巡按河南，凌受命，疾馳入歸德，而清兵已薄城下，王之剛走，凌與吳汝琦等堅守。遊擊趙擢入城說降，凌斬之以徇。及城陷，自刎，爲麾下所持，清帥下令必生致凌，凌乃以兩印投非

中，命參將吳國興等齎勅旨，并遺疏入奏，即寫一官銜帖，與其姪潤生，單騎詣清軍，見豫王長揖。王命具酒饌，親持金爵飲之，辭以天性不飲。留營中，贈大帽一，貂裘一，革鳥一雙，不受，使者強委之而去。一夜，凌與潤生皆自縊，遺書豫王曰：「世受國恩，濟之以死，臣義盡矣。願貴國無負初心，永敦隣好。大江以南，不必進窺，否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即昔日錢塘江之伍相國也。承貴國隆禮，人臣義無私交，謹附繳上。」豫王令殮之，祭院公署，送銀百兩治喪。城中吏民皆大哭。事聞，朝廷壯之，下部議卹，會國亡，不果，蔡鳳及通判張垣亦皆不屈死。

計：奇論吳凌與歸德關係云：「自宏光初立，史督輔請分南四鎮，遂無一人計收山東者，使乘大清兵未下之日，一旅北出，與公犄角，上扼滄德，下蔽徐堯，天下事未可知也。」（明季南略）查繼佐亦云：「南都志在江南，視河洛如甌脫，卽史相國亦志深滹浦，未能經營河洛之間。自汝琦赴歸德，而睢鎮爲將，坐擁萬人，虞而南向，則保歸德，所以保江淮也。不以此時用睢鎮，願遣仇鑑入其汎地，因款生變，與平授首，而睢鎮北款矣。此亦事勢之可逆料，汝琦業痛哭陳之，無有應者。中國存亡之機，係於歸德。……（山東國語）此論對許定國期許太過，不出書生之見，然歸德不守，則南北之控制失，滿清軍隊長驅直下，誰能阻之？南都君臣措畫失宜，讀史者固亦不能爲諱也。」

袁繼成，字季通，宜春人。天啓進士。授行人，擢山西提學僉事，未行。總理戶工二部，中官張蘇憲有朝覲官資冊之奏，繼成疏論之，謂「此令行，上自藩臬，下至守會，莫不次第參謁，屏息低眉，跪拜於中官之座，率天下爲無恥，事大不便。」蘇憲大恚，與繼成互訐奏，帝不聽，乃子身赴任。

久之，巡撫吳姓，薦其廉能，而巡按御史張孫振以請屬不應疏，譴繼成賄私事。帝怒，逮繼成，責姓回奏。姓回奏賢繼成而斥孫振，諸生亦隨至京伏闕訴冤。繼成亦列上孫振請國狀及其賄賂數事，詔逮孫振坐誦成，繼成復官。

十年，除湖廣參議，分守武昌，擒土匪首領呂瘦子，降其黨千餘人。分巡武昌黃州，又擊退賊首老回子，革裏眼等七大部。築黃岡城六千餘丈。十二年，移淮陽，忤中官楊顯名，奏請二秩調用。督師楊嗣昌以其知兵，引參軍事。明年四月，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邯陽。未一年，襄陽陷，被逮，戍貴州。十五年，廷臣交薦起故官，總督河北屯政，未赴，賊逼江西，廷議設重臣總督江西，湖廣，應天，安慶軍務，駐九江。擢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時賊已陷武昌，左良玉擁兵東下，繼成遇良玉蕪湖激以忠義，良玉引兵恢復武昌。明廷議以呂大器來代繼成，繼成仍屯政。長沙袁洲俱陷，仍推繼成代之，甫抵鎮而京師陷。

宏光立南都，頒詔武昌，良玉不拜詔。繼成致書言倫序正，良玉乃拜受詔。因爲東林黨想擁立潞王，良玉是東林的武力，所以有不肯拜詔之事。

繼成入朝，見封高傑與平伯，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封，有功者不勸，跋扈而封，跋扈愈多。」王曰：「事已行，奈何？」繼成曰：「馬士英引傑渡江，宜令往輯。」王曰：「彼不願往。」輔臣史可法願往，繼成曰：「陛下嗣位，固以恩澤收人心，尤宜以紀綱肅衆志，乞振精神，申法紀，冬夏間，淮上未必無事，臣雖鯨，願奉六龍爲瀛洲之舉。」王有難色，因詣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非孝子順孫。陛下初登大寶，人心危疑，意外不可不慮。臣當星馳回鎮，許之。」因赴閩查可法不當封傑，馬士英嗾之。俄陳致治守邦大計，

引宋高宗用黃潛善，汪伯彥事，語復侵士英。會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劾士英十大罪，士英擬旨逮治，澍與良玉謀，諷將士大譁欲下南京索餉，繼成爲留江濟士萬石，餉十三萬金給之，且代澍申理，以良玉仗澍爲言，士英不得已，免逮澍。繼成旣與士英隙，所奏悉停寢。

明年正月，繼成上言，大略謂：

元朔者，人臣拜手稱觴之日，陛下嘗膺臥薪之時，念大恥未雪，宜以周宣之未央問夜爲可法，以晚近長夜之飲角紙之戲爲可戒，省土木之功，節浮淫之費，戒諭臣工，後私鬪而急公仇，臣每歎三十年來徒以三案葛藤，血戰不已，若要典一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書苟未進，宜寢之，卽已進，宜毀之。至王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平勃迎立漢文，不聞窮治朱虛之過，房杜決策秦邸，不聞力究魏徵之非，固其君裕遠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謀，竭贊其美，請再下寬大之詔，解圍屛疑入之囚，斷草野株連之案。

宏光降旨嘉許，而羣小咸不喜。旋有僞太子王之明事，良玉爭之不得，遂與士英有隙。繼成疏言太子眞僞，非臣所能懸揣，眞則望行良玉言，僞則不妨從容審處，多召東宮舊臣辨識，以解中外之疑。疏未達而良玉反。繼成以防李自成南下，率兵由岳州長沙入江西境，聞良玉反，復還九江，良玉舟在北岸，貽書繼成，願握手一別，爲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請繼成往紓一方難。繼成會良玉於舟中，良玉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舟移南岸，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劫諸將盟。繼成正色曰：「密諭何從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密諭何從來？」良玉色變，良久乃曰：「吾約不破城，改檄爲疏，駐軍候旨。」繼成歸集諸將於城樓而灑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惡之，可同亂乎？」遂約與俱拒守。而繼成部將郝效忠，張世勳等則已出與良玉合兵入城。

殺掠。繼威聞之，欲自盡，黃樹入署拜泣曰：「甯南侯無異聞，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亦密白繼威隱忍至前途，王文成之事可圖也。——指王守仁擒濠宸事——繼威以爲然遂出責良玉，良玉時已疾篤，夜望見城中火起，大哭曰：「予負臨侯」——繼威別號——嘔血數升，遂死。其子夢庚祕不發喪，諸將推爲帥，移舟東，中朝皆疑繼威良玉同反，而南都時已破，諸鎮多降清。繼威勸夢庚旋師不聽，遣人語其部將鄧林奇，汪碩畫，李士元毋爲不忠事。三將避皖湖中，遣人陰迎繼威，而繼威已爲郝效忠驅至其軍，將及湖口而左夢庚與效忠降清，清兵遂擒繼威北去。諸降將雞頭易服，以僞朝見，繼威冠服如故，曰：「某是崇臣，不是降臣，無入朝禮。」。北人責以崇禎未葬，弘光不當立，繼威曰：「清朝所論者春秋之義，明臣急於定策者社稷之謀。」北人又言弘光諸無首狀，曰：「既立爲君，卽吾君也，君父之事，非臣子所當言。」清人語塞。又令雞頭，繼威曰：「棄其平生，雖生何用？」拘之至明年三月，終不屈，乃殺之三忠祠下。

繼威在軍中，自爲銘曰：「死事也易，成事也難，爲嬰弗克，爲白維艱。張死匪先，許死匪後（撰者註：張巡許遠也）臣心靡他，靖獻我后！」當被執至大勝關時，清帥某親王傳語：「袁總督着隨行，與以大官做」又自銘曰：「大官好做，大節難移，成仁取義，前訓是依，文山袁山，仰止庶依！」袁山卽其自號也。

張亮，四川人，舉於鄉，崇禎時歷官翰林兵備參議，用薦改安慶兵備監禁軍，討賊頗有功。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弘光立，亮聞李自成兵敗西奔，奏言賊勢可乘，請解職視賊所向，督兵進討，從之。尋召入京議事，復遣還任。明年四月，左夢庚陷安慶，亮被執。夢庚北上，挾亮與俱，乘間投水死。

第三章 杭州迎降與劉宗周等之死

南京既下，福王復俘，清分兵逐浙。時潞王常務，正寓居杭州。聽說首都已破，方宣布由他監國。（潞王監國，史無明文，今根據清錢塘張道臨安句制記補訂）想不到滿清軍隊猝然而至，看看一切都無準備，要抵抗也屬徒然，於是就在保全浙境生靈的口號下，率領羣臣降順於清了。當時那些不願作爲異族臣民的人，自然只有慷慨自殺，其尤著者則爲劉宗周，祈佳彪，高弘圖等。而宗周以一代學者，絕食殉國，其志行之偉，氣節之堅，尤爲中國學術史上所僅見。

劉宗周，字起東，（一作啓東）號念臺，浙江紹興府山陰人。萬曆進士。天啓朝大瑞魏忠賢當國，頗指氣使，不可一世，宗周獨上疏攻擊之。忠賢大怒，禍幾不測。崇禎朝，他在朝也做了幾件「敢言」的事。究竟因爲說語過激，得罪皇帝，革職爲民，放歸田里。甲申之變，宗周在故鄉聞之，徒跣痛哭，倡議勤王，身自荷戈，從者數千人。福王立於南京，以原官起用，宗周雖不受命，上疏以討賊復仇決策親征爲第一義。以爲江左非偏安之業，宜駐師中都以圖進取。福王方爲馬阮所隱蔽，不報。宗周又勸福王勿用馬士英，士英憾之，使其羽黨軍閥劉澤清，高傑等日夜謀所以殺之者，遣刺客十餘人往，宗周在丹陽與客二人寓蕭寺中，衣履故敝，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刺客見之皆愕然相與慨惜，不忍加害而去。

南京破，浙江又降，宗周時在原籍山陰，方食，推案哭慟曰：「此余正命時也！」遂絕粒。諸門人相與請道：「今日繫天下望者先生也。先生何遂言死？」先生曰：「向者累請于公（山陰守道于穎也）爲城守計，後如充

耳。今欲爲守計於國亡勢去之餘，亦知其難矣。在余之自處，惟有「死」。先帝之變宜死，今上蒙虜宜死，吾漸納降又宜死，宜死不死，尙俟何日，世豈有偷生御史大夫乎？」諸生說「不然，夫死非先生所難，處死爲難。死而有益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先生曰：「吾固知國事賢於捐生，願余老矣，力不能勝，子之所言，異日不可知之功也，余之所守，人臣之正也。身爲大臣敢舍今日之正，而冀異日不可知之功耶？吾死矣！」門人張應燁反覆勸導，先生心慰之，命往見于穎，爲後事圖。十六日，紹興吏民爭捐金以備糶迎清師。應燁復馳見先生曰：「事急矣，宜出城更圖計劃。」蓋欲其隱避以全身也。先生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仁，古之制也，吾將安之乎？」應燁知不可奪，只好說道：「古人云：『擇一塊乾淨土死。』今城降矣，即欲死，豈先生所？」先生爲之色動曰：「姑從子出城觀變，遲數日授命耳。」是晚，始粒，拜辭祖廟，出居郭外之水心菴，遣人訪黃道周，復促熊汝霖等急趨郡城，仍想要求于穎爲戰守計。不意十九日即有士紳張圖籍馳牛酒渡江輸降，先生聞之復不食。其婿秦祖就作書勸其爲文天祥，謝枋得，袁國，待異族政府強逼出仕，然後自盡未晚，宗廟謂不能相比，以書謝之，並繫以詩云：

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崇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

二十四日于泐道：「死後棺用舊制（晚年自製一薄棺）欲用孝衣，旌銘弗書官，殯在鳳林。請勿做葬文，勿刻文集。」繫以辭曰：「子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廿五日本才亮的時候，宗周乘小舸，託言進鳳林辭先墓，過西洋港，舟中再拜叩頭道：「老臣力不能報國，聊以一死明臣誼。」遂投水中，舟順水已

行十餘丈，舟子急返楫而救，時宗周尙浮水面，輒以手推舟子云：「吾死於此矣，毋誤我。」但良久不得溺，舟子固掖而起。隨進鳳林辭墓，因頓彌甚，暫息靈峯寺。同日清將李羅徵書至，同徵者八人，在越則爲高弘圖、商周旂、姜逢元、祈彪佳及宗周。子洵入靈巖言狀，宗周曰：「吾所以隱忍至今者，以熊汝霖諸君不忘明室故耳。今已矣，吾止盡今日之事。」遂口授答書云：

遺民劉宗周頓首啓：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尙事遷延，遺玷名教，取議將來？宗周雖不肖，竊嘗奉教於君子矣。若遂與之死，某之幸也。或加之以銖鉅焉，願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終言不再。

口授此書以後，自此勺水不入於口。二十六日，洵錄書付使者并原來聘書不啓封而歸之。二十七日，子洵自靈峯迎其父至楊枋，舍於秦祖軾之屋旁，二十入日，友人來候，復勸宗周進少飲，他回答道：「勿入吾耳，汝可殺，不可辱，書來，復何爲乎？」婿王毓芝入門，宗周望見，呼其字曰：「嗟！紫眉，當以道義相戒，勿作兒女子態。」又對毓芝說道：「吾始不食數日，燥渴之甚，因飲少茶，覺其味甘露，始知飲茶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矣。」有頃，毓芝又進而問曰：「先生心境何如？」答曰：「他人生不可對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懼，吾心中泰然，如是而已。」二十九日，祖軾以待病宗周口授絕命辭曰：

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復何易。

因謂祖軾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

又說：「吾日來靜坐小菴，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無事，則人而天矣。」又說：「似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無以餓渴之害爲心害』能明乎此者，其於道也庶幾乎。」其子洵讀示訓：曰「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薄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洵再請，曰：「做人之力，盡在人譜，汝作家訓守之可也。」又吩咐其子曰：「死後葬我於下蔭，豎碑於墓道之南，顏其額曰『有明念臺先生藏衣冠處，子某婦某合葬之墓』。」言訖，泫然淚下，言曰：「吾平生從未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故也。」又道：「胸中有萬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祖軾道：「先生此苦奈何？」指其心曰：「孤忠耿耿。」問六月初一日，毓芝復來候，宗周問他云：「吾今日自處，合義否？」毓芝曰：「甚正，雖與賢處此，不過如是。」宗周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時有門人謂國統斷不敢中絕，復勸宗周進飲食。宗周曰：「……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昌，此國事之所以不競也。死則死耳，何勸爲？」門人張應熬進曰：「今日先生與高先生（高攀龍因受魏忠賢之構陷，下詔逮問。義不受辱，投水而死）丙寅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先生印合爲何？」宗周曰：「做不同，非本無生死，君親之念重耳。」初五日，早覺，撫胸謂祖軾曰：「此中甚涼快。」祖軾因問：「先生自裁，不出他途，而必以絕食者，非但從容就義，蓋欲爲全歸之孝乎？」宗周微笑不答。初六日，申刻，命家人扶掖起，幅巾葛袍，肅容端坐。有頃，遷北首臥，以示北而對君之義。神定息微，若將逝者。家人環哭，宗周搗手止之。初七日，毓芝以所彪伯殉狀告，宗周已不能言，但眼目舉手者再，復指几上筆硯，毓芝攜至前，捉筆書「魯字」，毓芝道：「先生問魯王監國事乎？」宗周頷之。初八日，友人來自郡中，傳鄉紳某某皆薙髮應聘，宗

周濂齋堅牀，太息者再。戍剝，氣絕。雙眸炯炯，室闔棺，目猶未瞑。前後絕食者二十日，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享年六十有八。其學遵遺命，歛以深衣幅巾，皆用素，書其旌曰：「皇明涇山長念臺劉子之柩。」其平生著述有論語學案，曾子意句，明道統錄，聖學宗要，證人小講，陽明傳信錄，讀易圖說，易衍，古易鈔義，中興金鑑錄，黃山詩集等十餘種。

宗周乃是明末理學大家，講主敬存誠之學，嘗與諸生倡「證人學社」，解釋其命名之意云：「……中庸言致不遠人，其要歸之子臣弟友，即吾夫子猶以爲歉焉。學者乃欲遠人以爲道？又曰仁者人也。蓋曰人之所以爲人也，仁則人，不仁則不人。仁不仁之際，正須急開眼孔在此。學以證人旨也。諸君子亦人而已矣……」明史劉宗周傳後論，有一段議論，介紹宗周學術大概，頗爲精略。其言曰「越中自王守仁之後，一傳爲王幾；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陶奭齡，皆雜於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此其學之大要也」，其弟子黃宗羲論宗周之學與陽明之異同，則謂「王劉兩家皆因時勢以立教，陽明當格物之學大壞，無以救章句訓詁之支離，故以良知之說，倡率一時，乃曾未百年，陽明之學亦復大壞，無以絕齟齬異端之夾雜，故黃山證人之教出焉，陽明聖門之狂，黃山聖門之狃也」。（全祖望甬上證人書院記引）

至其爲學之方，做人之道，則其子洵於其所撰「先君子涇山先生年譜」介紹最爲詳盡了。他說：「先君子，學聖人之誠者也。始致力於主敬，中操功於慎獨，而晚歸本於誠意。誠由敬入，誠也者人之道也。意也者，至善棲真之地；物在此，知亦在此。意誠則止於至善，物格而知至矣。意誠而後心定其心焉，而後入定其人焉。是故

可以扶皇綱，植人紀，參天地而爲三才也。其修於身也；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戲言，四體不設怠惰之儀；威儀容止，一循於禮，非其義，一介不取，非其道，一人不苟同也。其刑于家也；事親極其孝，撫下極其莊。閨門之內，肅若朝廟，妻孥之對，有同大賓；以至接朋友，虛而能受，馭威權，嚴而有恩；入其門，翬翼如登其堂，雍雍如也。其待戚里也；事外祖如其祖，事姊如其母，撫甥如其子，撫甥孫如其孫；其地若母族，若外家；若婿家，貧者助，弱者植，美者敬訓，務使恩誼周洽，不以親疏而間焉。其待宗族也；祖免以內，子不娶娶之，女不嫁嫁之，上祀祖宗，置祀田百畝，以供祭；下逮族姓，置義田百畝，以贍之。其自奉，則衣取微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而處之裕如也。其待鄉邑也；地方風教，力爲表揚，民生禮葬，力爲興革；連年潦饑，則開積貯，以施賑濟；所在告警，則講鄉約，以正人心；而設施見於一方矣。其進而立於朝也；致主期於堯舜，非天德不以入告；敷治本於三王，非王道不以開陳，而尤憚憚於進君子，退小人，爲幹濟時艱之要；然謙雖進易退之節，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未嘗終年淹著；天下仰其出處，如祥麟瑞鳳，以之下世道之興衰焉。其退而居於野也；橫經論道，講學激人；上自四書六籍，一一釐正之；下至濂洛關閩以及有明諸儒，人人折衷之；聞往聖之微言，駢異端之詭譎，存天理於幾微，留民彝於一線，其見於著述者，愈弘且偉焉。蓋自作止語默，以至進退辭受，無非一誠之所流行。自家庭日用，以至鄉國天下，無非一誠之所貫徹。而至於臨難一節，從容就義，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不虧體，不辱身；忠孝兩備，仁義兼盡，食彘齊首陽，曾子易箦，而兼有之；信乎可以扶皇綱，植人紀，歷千載而不朽也。

先君子盛年用功，過於嚴毅，平日齋莊端肅，見之者不寒而慄。及晚年，造履益醇，涵養益粹；又如坐春風

中，不覺浹於肌膚之深也。

竊嘗論之；道統之傳，自孔孟以來，晦蝕者千五百年。有宋諸儒，起而承之。濂溪明道，獨契聖真。其言道也，合內外動靜而統一之。至晦庵象山而始分。陽明子言良知，即謂心即理，兩收朱陸，畢竟偏內而遺外，其分彌甚。至先君子而復合。先君子之學，以誠意爲宗，而攝格致於中。曰：「知本斯知誠意之爲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知止斯知誠意之爲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即內而即外，即動而即靜；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濂溪明道以後，一人而已。其餘諸子，不能及也。若夫恢復心體之量，學者所讓棄於佛氏者，一朝還之吾儒；廓清之功，不在禹下。而即其闢邪教，放淫辭，掃榛蕪而開正路者，其功又豈在孟子距楊墨下哉！

與宗周同鄉列劉門爲弟子而死又同時的在籍大員是祈彪佳。他字弘吉，天啓時登進士第。崇禎時官御史，多所建樹，後改南方御史。北變聞，或勸引疾歸，彪佳道這個時候正需要我出來幹，如何反而退隱起來呢。那時南京羣臣議仿宋高宗故事，立福王爲兵馬大元帥，彪佳說：不必如此，本朝自有本朝可以稽考的故事，不如稱爲監國吧。正擬上監國之璽，而馬士英竟以武力擁福王登大位，彪佳等力爭不得。其後又得罪馬士英，阮大鍼，謝濟歸家。抵浙，暫不返其故鄉，而挪舟訪山人祝季超於雲門山舍。南京陷，或勸出家爲道士，隱天台雁蕩之間，彪佳道：「此與偷生相近，我勿爲也。」潞王率浙江降，劉宗周擬奉惠王入閩以圖興復，曾與彪佳商議，正擬實行之間，風聞惠王也投降了，只好將計劃打消。清將遣人持聘書來聘，作書拒絕。閏六月初四日，聽說浙江士紳耆老渡江降清，他就急急趕回自己家裏。對其子說道：「而翁無他失德，惟歛泉石，多營造，亦爲吾過。昔文信國臨難，貽書其弟，囑以文山爲寺，吾亦捐此堂棲禪侶以懺吾過。」這就決心自殺的話了。罪惟錄記他的死

瀟灑有詩意，現在且把那段現成文章借來用用：「晚命具雨，神色愈恬，縱談古烈賢貞等事。誠左右各散去，獨呼山人季超烹泉一再進，出望南山笑曰：山川人物，皆屬幻影，山川不改，人物忽一世矣。時二鼓，跌坐榻中，瞑目如入定法。良久開目，顧山人曰：『公謂死者何，如此是矣。』徐視山人就臥，開門而出，山人夢中聞戶聲，急起迎之，見梅花開水中石梯露巾幘數寸，跌踣如初定時，死矣。」遺書曰：『臣子大義，自應一死，十五年前後皆不失爲趙長忠臣，深心遠識者或不在溝壑自經，若余碌碌小儒，惟知守節而已。』遺詩一章云：

運會厄陽九，君遷國破碎，我生胡不辰，聘書追而至。委質爲人臣，之死誰無二。光復或有時，圖功密時勢。圖功何其難，殉節何其易；我爲其易者，聊盡潔身志，含笑入九泉，浩氣留天地。

彪佳妻商景蘭，字媚生，會稽人。彪佳美風儀，夫人亦美而才，鄉里有『金童玉女』之目。彪佳殉節後，夫人作悼亡詩云：『公自垂千古，吾猶戀一生，君臣原大節，兒女亦人情。折檻生前事，遺碑死後名，存亡雖異路，貞白本相成』。

高弘圖，守研文，膠州人。萬曆進士，授中學舍人，擢御史，嚴正自持，不肯阿附於人。天啓初，陳政事八患。楊左獄興，上疏言：國是已明，雷霆不宜頻降，詔獄諸臣生殺宜聽司敗。又引漢元帝乘船事以譏魏忠賢，忠賢不悅，矯旨切責之。又嘗語刺崔呈秀，極論前陝西巡撫喬應甲之罪，這二人都屬魏黨，這嫌疑可結得深了。令其回家閒住。崇禎登位，起故官，歷遷工部右侍郎。方入署，總理戶工部中官張恭憲來會，弘圖恥之，不與共坐。七疏乞休。帝怒，遂削籍歸家，一閒就閒了十年。十六年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就遷戶部尚書。福王立於南京，改弘圖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疏陳新政八事，如聲討逆賊之罪，遣官招撫朝鮮，示牽掣之勢等。時朝廷

大議多出弘圖手。後因與馬士英鬧意見，謝政回家，因為他的故鄉已經成了淪陷區域，無家可歸，只好棲遲於會稽一帶野寺之中，清朝一封聘書又送了他的命。他的死是採取劉宗周同樣方式的。

另一在藉大臣徐石麒，殉於嘉興。早宗周之死不過數日。石麒字寶廉，浙江嘉興人。天啓進士。官至御史，以周旋黃尊素於詔獄，而得罪魏忠賢，削籍。崇禎時復登朝，劉宗周以救姜采等革職，石麒為宗周辯護。謂其「不以面從為敬，而以一舉趾，一動念不忘君父為敬。積數十年愚夫愚婦信之，學士大夫畏之，臣度其功用，必能蒸變風俗，易移頑懦，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否則舍宗周無與歸矣。」帝怒不解，石麒遂謝病歸，福王立，起為右都御史，改吏部尚書。時江右草創，自石麒與劉宗周，黃道周出，才成個朝廷局面。但以馬阮掣肘，不得行其志，只好告去。乙酉四月，清兵渡淮，黃尊素的兒子宗義勸石麒避地四名山。石麒不肯道：「馬阮已經壞天下，雖智者難善其後，惟有死此一塊土耳。」潛居故鄉水月菴後，清兵下武林，以書招其出山。石麒答書道。

宮灰社屋，亡國老臣，何所逃死。……願石麒幼素癯羸，長多肺咳，年常遲暮，益復支離，至今痿痺不起，匪朝伊夕，伏讀宣示：有曰要使新進觀摩，必借老成碩德，麒愚不知釣諛；所謂觀摩者，將使如山如嶽，為砥礪名節之徒乎？抑使之如脂如韋，為竊祿養交之輩乎？竊謂首陽有伯夷而成周之俗勸於義，桐江有嚴陵而東漢之俗明于道，傳所謂，頑廉懦立，繫漢九鼎，豈其誣乎？蓋所志在此，所以彼，故觀摩遠焉。此曰果容一皤皤老人臥病泉石之間，未必于風教無小補也。若必欲樂爰居以鐘鼓，強枋得以就道，則石麒家中枯骨，就木餘魂，相距黃泉，不能以咫。何敢以一刻之軀，偽千秋之義乎。……命之再至，卽有索石麒於枯魚之

肆矣。

薙髮令下，嘉興士民議反抗。守了四十多天，清兵圍城，石麟由村舍叩城下，叫道：「吾大臣，不可野死，請入與城共同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入，第二日而城陷，石麟朝服縱天雷寺。樂府以劉宗周不死降城與石麟入城而死之事作「降城嘆」「我公來」以美之。

現在且轉過筆鋒，將劉宗周的門人之殉節者，敘述一下；

王毓著，字玄趾，會稽人，諸生。性至孝，方婚，遭父喪，三年不入內。母沒，哀毀傷目。劉宗周講學於古小學，毓著和劉世純，陸曾暉，秦弘佑，王朝式，秦承順，錢承錫等往執贄。毓著性豪邁，不爲曲謹小節。每聚燕飲，坐客常滿，風雅諧笑，旁及絲竹。道學之門，居然有了這樣的人，大家都引爲好笑的資料，但宗周却很能賞識他。崇禎十七年，聞北都之變，奔告其師道：「毓著之死始今日」及南都繼潰，浙東歸降，尤憤不欲生。作憤時致命之篇，自述其意，其大略曰：

翠奸誤國，廟社淪胥，僕目前尙可偷生，知他日必貽後悔。古稱五死，何以捐軀赴義之可樂，謬止百年，保無病疾水火之殺人，鬼如不厲，爲訪三閭之踪，魂果有靈，當逐伍胥之怒……

又上其師書云：「願先生早自裁，毋爲玉炎午所弔」有一友來訪他，毓著問道：「子將若何？」回答是：「有陶淵明故事在。」毓著道：「不然，吾非聲色中人，慮久則難持也。」聞府縣具牛酒迎犒清兵，毓著方食，推箸而起，大書於其門道：「生員王毓著不降！」。復榜詩文於唐衛士祠及文廟。是晚，遍召故交歎飲，伶人奏樂，酒罷攜燈出門，投柳橋下死，鄉人私諡曰「正義先生」。時宗周絕粒已十日，聞之流涕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

此人。」

祝淵，字開美，海甯人，崇禎六年舉於鄉，自以爲少年學未充，棲峯嶺俯舍讀書三年，寺僧罕見其面。劉宗周嘗力爭姜採熊開元之獄，而致削籍爲民。淵適入都赴試，抗疏爲宗周辯護，弄得皇帝大不高興，特別下旨，取消了他考試的資格。他本來不認識宗周，這時候特往謁見，宗周問他道：「子此舉無所爲而爲之，抑動於名心而爲之也？」他爽然避席道：「先生名滿天下，誠恥不得列門牆，願執贄爲弟子。」宗周罷官家居，數往問學，嘗有過，入曲室，長跪流涕自搗。後宗周被召復官，他又因爲附和某項建議，竟至下獄。北京之陷，他埋葬了死難忠臣吳麟徵之屍；過揚州，替吳爾壘帶斷指。杭州之降，他正在家葬母，促督工匠提早完工，還家設祭後，便自縊而死，時年三十有五。

還有幾個並非宗周的門人，而一人死義，互相感發激揚，一一自殺而死，應當將他們合在一處來敘述。

潘集，字子翔，山陰人。爲學不喜章句，詩文立就，縱橫絢爛，若不可止。王鏡著延吳下名士爲文酒之會，潘集還是個就童子試而尙落第的人，他居然敢於彈駁諸名士之文，使得鏡著大生其氣，與他斷絕了往來。後來他聽見鏡著自殺了，走到柳橋上痛哭道：「先生往乎，爾友來矣！」爲文哭告，略云：「昊天不弔，所賴忠臣骨作山陵，壯士何爲，徒令儒生怒經溝壑，惟吾王子，立身不二，始信秀才如處女，斷不更夫；才知名下無虛士，今爲定論。潘集願分驥尾，給書同餐契丹，不愧效顰，抉目共觀吳沼。」又日讀鏡著的憤時致命篇，口口聲聲要隨他回去。有人勸道，天下甚大，殉國者那在你這樣一個布衣，我勸你算了吧。他正色答道：「我的生命已許了王玄趾，別的事不用提了。六月二十六日，徒步出城，袖中帶了兩塊很重的石頭，自沈於東渡東橋下。同人爲之收葬。」

，陪毓馨之位，共供學宮，而以他袖中那兩塊石頭，供在靈前，作為祭品。鄉人私諡為「義成先生」。據各野史都說他並非劉宗周門人，全祖望則說他是。待考。

周卜年字定夫，山陰人。聞王潘之義，作五歌以自哀，碎其所佩玉鐲名叫什麼「雷圈」的，說道：「雷同玉碎勿瓦全」從鄰家老嫗，討取一針，自將衣服縫綴一起，寫了一封信，訣別他的兄弟，有「大海滔滔，不復蕩青屍也」等語。獨自向海邊走去，遇見一個牧童就託他將信帶回，那時海潮大起，風水激盪，其來如萬馬奔騰，牧童見卜年很快地迎着潮頭奔去，有如勇士之陷敵陣一般，潮頭只一卷就將他捲得不知去向了。過了三天，他的妻子哭於海灘之上，忽見有物乘潮而來，仔細一認，原來就是丈夫的屍首，於是趕緊撈起，葬入先塋。

第四章 因反抗薙髮令而倡義的江南各郡縣

南都陷，杭州降，清人乘勢分兵四出，逐流寇之餘孽，收左良玉之殘部，長江流域，西自湖北，東至海，南及浙江，大都降服。於是以為南北大定，自己取消了從前那些哄騙漢人的密語甘言，雷厲風行的實行起薙髮易服令來了。他們話是這樣說的：「今中外一家，君猶父，民猶子，天下一體，豈可違異，若不劃一，終屬異心。」其欲借薙髮政策，澈底屈服中國民族的野心，昭然若揭。或將以為辦髮僅屬形體的事，髮薙了，精神不降，不是一樣嗎？則不知中國人從前的君臣的觀念同婦女的貞操觀念是一般的呆板迂執。婦女被強暴姦污，除了自殺只有委身於他；服從了異族的制度，再反抗，人格也就變得不完全，不能見諒於天下後世，所以那時中國人對於這毒辣兇惡的薙髮令，只有兩條路：甘心作異族的臣民；不顧一切地奮起反抗。

於是，極慘痛的悲劇揭幕了，長江流域，一城一城飛揚起義旗來，那些文縷縷的進士們，秀才們，掛起太祖像，聚集明倫堂，痛哭陳詞，慷慨演說，鼓動人民起義。人民拿起刀槍棍棒，鋤頭鑿子，守在城壘上或山寨裏。但不到幾天或十幾天便又被滿清軍隊或僞軍攻破了，幾百萬生靈哀鳴宛轉，就盡於屠伯的刀鋒下，白骨揀上青天，鮮血流成海水，只爲了那區區的一條辮髮！只爲了那區區的一條辮髮！

胡蘊玉髮史序：「雍髮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死者不知凡幾，……其百折不回之氣，腕可折，頭可斷，肉可樹，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鑊可赴，而此星星之髮，必不可雍，其意豈在一髮哉？蓋不忍視上國之衣冠，淪於夷狄耳。」按滿清雍髮制度：將人頭髮雍一半，留一半，留的一半編成一條豚尾，垂在背後。好好一個人弄成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現在四十歲以上人或者還可以記得那醜模樣。無怪中國人誓死不受這恥辱。但我們的反抗，難道完全爲了要保護「上國衣冠」嗎？或者還有更爲重要的原因呢？

我們現在且各郡縣倡義志士，按殉難日先後，逐一介紹於下：

(一) 嘉定方面 嘗南京覆，江南京州縣多起兵自保，嘉定士民推侯峒曾爲主，與黃淳耀，張錫眉，董用圓，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等誓死固守。峒曾字豫瞻，本縣人。天啓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與徐石麒，陳洪謐號稱「南都三清」。福王立，召爲左通政，辭不赴。守嘉定時，清兵來攻，峒曾乞師於吳淞總兵官吳志葵，志葵遣遊擊葵祥以七百人來赴，一戰失利，束甲遁。外援絕，城中矢石復盡。乙酉七月三日，大雨城陷，架巨木支之，明日雨益甚，城遂大崩，清兵入城，峒曾拜別家廟，與二子元演元潔並沉於水。一時未死，清兵將他釣起，斬首，大署「逆官侯峒曾首級」高懸示衆。初六日，清兵棄城去，懸絕，首級墮地，眼鼻已潰，鬚髮猶赫然可辨。

國子監朱之熙識之，亟捧歸，候送厥頭里，欲爲殮殮，而覓屍不得。或言嗣曾死時，下禮穿黃紗褲，綠絲帶結襪，有一個小孩知其屍處，覓得一驗，果然不錯，人以爲忠義所感云。其弟政曾後坐戕匿陳之龍，執至官，大罵不屈，二僕亦罵不絕聲；并主同死於市。

黃淳蘊，字蘊生，號陶庵，邑人。崇禎進士。少卽以聖賢自期，嘗作日歷，晝之所爲夜必書之。粗袍糲食，不苟取一錢。崇禎十六年試於禮部，有要人諭意欲薦爲榜首，峻拒不納，成進士，不謁選而歸。南都初建，求仕者爭趨之，淳耀獨不赴。守定時，與孝廉秀才悉仗劍立大雨中，督諸軍民嚴備，城破，與弟淵耀並至城西竹勝庵，主僧性如乃其故友也，乃索筆題壁曰：

宏光元月七月初四日，遣臣黃淳耀，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異日寇氛復靖，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世者，尙知予心。

題畢，回顧其弟則早掛在樑上了。他遂北向再拜，同他兄弟掛在一起。後其門人私諡「貞文」。

其弟黃淵耀，素文弱，城未破三日，兩目忽突出，筋隆起，面青鐵色，如世所畫張睢陽狀。城爲大雨所冲塌一角，他肩上抗了數百斤重的一袋泥，爬上城修理，那神力量不知是從那裏來的。其兄自聞國變，日鬱鬱不樂，淵耀每強爲寬解。一日，自外入，見幼弟戲於庭，撫其背道：「六郎，汝豎子何知？國事至此，汝大兄必死節，兄死，我不忍獨生，汝將來未知流落何處？尙爾嬉笑耶？」時清兵尙未至，聞者皆詫爲不祥，至是果驗。可見他殉國之心，已早已決定了。城破，走報其兄，其兄道：「吾今惟有了我紗帽事耳，子若何？」淵耀道：「吾亦完秀才事，復何言。」淵耀穿了自己本等服色，他整其儒巾，同縊而死，兄年四十一，他僅二十二。

張錫眉乃是孝廉。度城難守，於六月二十六日，先作絕命詞書於袴上云：「我生不辰，僑居茲里，路遠宗親，迢隔同氣。與城存亡，死亦爲義，後之君子，不我遐棄！」及聞城破，謂其友道：「宜速死」。那友人答說，城破之原不由我輩，空死何爲？君若獨斷于心，無所不可？錫眉遂自投水而死。董用圓原官秀水教諭，抱其兄用廣秀才大樹，互相說道：「我祖父清白自矢，已歷三世，今日苟且圖存，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因亦共投於水，屍浮出水面，猶握手不解。其弟用厚攜妻子出避後亦自溺，兄弟三人同時殉國。馬元調、唐元昌、夏雲蛟，都是秀才，也都死難。

於是清兵下令屠城，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草叢棘必用槍扎攪，知無人然後已。刀聲素然，遍於遠近，骨肉狼籍，彌望皆是，所殺不可數計。投河死者亦不下數千人。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橋滿河，舟行無下篙處，白膏浮於水面，岔起數分。婦女遭姦殺擄掠者，尤不知其數。這是第一屠。清兵退後，明朝遊擊隊首領朱瑛又進城來，要百姓復爲明守，而鄉鎮間也有人糾合鄉兵起義，曾打死數十個下鄉巡徼的清兵。清兵遂於二十六日又大隊而來，這次屠戮最慘的是四鄉各鎮。鄉中男女都用亂草蒙頭，伏水中以避禍，而死者仍相望，這是第二屠。八月十六日原任陸營把總吳之蕃起兵江東，不久失敗，嘉定三遭屠戮。前後共計城內外死者二十萬人。縉紳等死者共七十八人。其詳見朱子素嘉定屠城紀略。「嘉定三屠」與「揚州十日」同爲明末亡國痛史之最慘傷者，至今這兩篇腥血模糊，陰風慘澹的故事，還永久留在中國人的記憶中。

(二) 岷熟方面 岷山提義者爲副總兵王佐才，貢生朱集璜，諸生顧炎武。集璜字以發，學行爲鄉里所推，教授弟子數百人。南京既亡，岷山議拒守，而縣丞閻茂才已遣使迎降，縣人共執而殺之。推集璜及周室瑜、陶瑛、

陳大任等共起兵，而以王佐才主之。參將陳宏勛，前知縣楊永言率壯士百人爲其輔助。七月初五日，清兵至城下，初六日，破擊西城。城崩，兵入。集璜投東禪寺後河死，一說被執大罵不屈見殺。周室瑜，舉人，官儀封知縣，與其子朝鏡同死。陳大任，諸生，與子思翰同死。陶瑛也是諸生，字圭群，以理學稱。居鷓鴣塘，去城二十餘里，方率鄉兵三百人赴援，中途聞城破，徬徨久之，乃曰：「以發其死矣，後之哉。」閉戶自縊，一說自刎。

王佐才爲亂軍所殺，一家老幼俱殉。又故將王公揚，年已七十，奮力勇戰而死。那時以守禦而死者有蘇達道，莊萬程、陸世鏡、陸雲將、歸之甲、周復培、陸彥冲。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斌、救母死者徐沼。自盡者徐灝、王在中、吳行貞。

常熟倡義者爲嚴斌等。崇字子張，大學士嚴訥孫，崇禎時登進士第。工書畫篆刻，兼善騎射，嘗知信陽州，盧象昇督師江上，與斌商榷軍務，倚如左右手。常熟起義失敗後，隱居不出。順治初，大吏交薦，以衰病固辭。小說有海角遺編卽記嚴斌等起兵事。

先是，薙髮令下，諸生徐懌，字瞻淇，服布袍，別親族，題詩於壁道：「不欲立名垂後代，但求靖節答先朝。」夜半自縊。其姪守質，亦諸生，家南郭，母病，不能遷，清兵至，母妹投井。守質道：「吾不辱身」，與兵格鬥而死。

許氏，常熟諸生蕭某妻，諸生許重光女，爲兵所掠。至蘇口，見同掠被污，大罵，清兵怒，支解之，而食其心。

(三)松江方面 主持起義者爲沈猶龍，陳子龍，夏允彝。當嘉定揭起抗清復明義旗時，江陰松江等處亦紛紛

獨立。吳淞總兵吳志葵自海入江，結水寨於泖湖，黃蜚亦擁千艘自無錫至，與松江嘉定互爲聯絡。猶龍偕同里李待問、章簡等，募壯士數千人守城，與吳黃二將遙爲犄角之勢。又使參將侯承祖守金山。八月，清軍與吳黃水師戰於春申浦，敗之，擒二將，進圍松江。三日，冒黃蜚軍幟首入城，猶龍出走，中箭而死。夏允彝沈水自殺，子龍道爲僧，後受魯王命倡義太湖不成而死，詳後。章簡感北都之亡，著報仇錄三卷，各有論贊，梓行於世。城陷死之。唐王贈禮部郎中，諡愍。

猶龍字雲升，松江華亭人，萬曆進士，除鄞縣知縣，天啓初徵授御史，出爲河南副使。崇禎元年召復故官，進太僕少卿，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江西妖賊張普徽等作亂，猶龍遣游擊黃斌卿協剿大破之。增秩賜金，以憂歸，服闋，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廣東巡撫。十七年冬，福王召理部事，不就，乞葬親歸，到這時以邑紳資格倡義而死。李待問，字存我，崇禎進士，授中書舍人，工文章，兼精書法。守城之東門（章簡守南門）城破，被殺。華亭教諭桂（一作陸）明永，字嵩年，鎮江丹徒人。城破，書明倫堂道：「明命其水，崇禎何年？生忝祖父，死依聖賢」自縊不死，出投泔水，被執不屈死。

清兵遂攻金山，侯承祖與子世祿獨固守。城破，巷戰踰時，世祿身中四十矢，被獲，不屈死之。承祖也被清兵捉住，勸他投降不從，被殺。吳志葵黃蜚既被擒，後來清兵將他們送在江陰十方庵強逼他們寫書招降，黃蜚道：「我城中無一人相識，寫什麼書！清兵將他們縛之城下，勸江陰投降，志葵倒背開口，黃蜚可是一言不發。後來也都都被清兵害了。」

（四）宜興方面 倡義者爲盧象觀，他字幼蒼，崇禎進士，官中書舍人。本來是崇禎間與滿清兵力戰而死的，

山西宣大總督盧象昇之弟。清兵南下，象觀與宗室瑞昌王朱聲濤遇於西湖，相與痛哭，共入于忠肅祠宣誓，擁護他起兵。時清兵已佔據宜興，而四鄉各鎮之衆悉歸象觀，得鄉兵數萬，謀破城，自率前隊行，而使故將陳坦公率兵繼後。中清兵埋伏咸被擒，幸爲坦公救出。鄉兵由此大潰。陳坦公力戰死，象觀之昆季子姪死者凡四十五人，清兵將馮盧氏故居，族人謀獻象觀以滅禍，象觀遂率三百人入太湖。時舊紳王其陞、荆本微、擁衆湖中，象觀述前事，且云宜興不足爲，不如取湖州，於是王荆率兵陸行，象觀由水道，忽遇清兵，與戰。衆寡不敵，衆人想退，已將船上帆扯起，象觀持刀斷索道：「誓死于此。」不去，遂被殺。其弟象晉，不肯薙髮，佯狂，下獄死。象觀其事葛麟，字蒼公，丹陽人，眉宇英爽，胆力過人，年十四已魁偉如成人。少年多任俠事，年四十一舉於鄉，與黃淳耀，陸嵩年，及盧象觀同榜，相得甚歡，往往置酒高歌，縱談天下事，相顧欷歔，至於流涕。李自成陷北京，大慟欲投水，已而慨然道：「丈夫負七尺軀，豈泯然死空山中耶？」乃草檄糾義兵將北上討賊，聞福王立，封書凡七上，又連上書史可法，祈彪佳。史公手答稱爲岳忠武一流人物。祈公薦他爲中書舍人，練兵江上。馬阮沮之，乃歸隱於鄉。南都破，留詩於壁，仗劍偕弟毓出，與宜興盧觀象舉義吳淞，戰敗殉於泖湖，年四十四。

(五)吳江方面 主事者是兵部主事吳易。易字日生，號朔清，崇禎進士。吳江縣丞朱國佐以城降清，殺反抗自己之諸生吳鑑。易率衆擒國佐，付鑑父殺以祭鑑。遂起兵，初僅得三十人，七日，至七百。併爲三百艘，居長白蕩，出投五湖三泖間。後他又以計降松江盜首沈潘，得其衆千四百人，船七十隻。常邀擊海兵二千於路幾乎使他全軍覆沒。鎮將吳兆勝兵到，則他們又躲入湖裏去了。兆勝又率衆七千人來掃蕩他們，被吳易用很巧妙的計策，將清兵誘入湖裏泖港多處，又將他們殺得大敗虧輸，斬將領數人，奪輜重無數。勝兆大沮，以爲渡江以來

，未有此敗，恨吳江人入骨，竟將全城屠戮。其後交戰一次，清兵又敗。蘇撫士國寶忿吳易久爲湖患，密遣蘇人詐降，易信以爲真，幾乎被他們賺住了，急跳入水中，泅行半里，其姪救起之，倒傾腹水，酌酒數大觥，問道：「今追者已退，吾兵尙剩多少？」左右說不過百人而已，他道：趕緊回頭攻擊，此去必獲大勝。掉過船頭，出清兵不意，又把他們殺得落花流水，搶了好多軍需品回來。總之，吳易是個智足謀多善於用兵的文人，又利用太湖形勢，出沒不常，他這一枝水上游擊軍，是的確叫清人大感頭痛的。後因爲他祕密到嘉善訪其心腹友某君，爲仇家所告，嘉善縣令遣兵急將他捉住，解到杭州殺却。吳易同黨呂忠宣浙人。曾至紹興謁魯王曰臣本書生，臣年二十有二，臣日食粟五升，臣力能搏多人，臣學頗知通變，臣有死黨數百人，能爲內應於浙西，惟大師速濟。魯王卽署總兵都督僉事。復進言北師恃馬，我多步卒周旋不易；莫若用水師以勝之。浙多水鄉，北騎從塘上來，我於密處出其不意，猝以舟師進，用烏槍以擊其馬，馬倒則人墮水，足以奪其銳氣，預連太湖之師擾其前，我擊其前，則嘉禾不動而蘇松皆可圍也。王甚然之。乃加扶義將軍還部其衆以應太湖。事敗，忠宣削髮，卒爲清人所捕，與吳易等五人同死於市。一說忠宣死時年僅十餘，與夏完淳同爲異童云。

(六)江陰方面 乙酉六月清委方亨爲江陰知縣下薙髮令。閏六月朔，諸生許用大言於明倫堂道：「頭可斷，髮不可薙！」於是城內外一齊奮起，拘執方亨，殺死押薙的四個滿洲兵，推典史陳明過主持兵事，明過道：「吾智勇不如閩君，此大事，須閩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守麗亨，本浙江紹興人，其四世祖家北直隸之滌州，乃爲通州人。起投吏，遷江陰典史，後遷英德主簿，以母病未行，居邑之砂山。當江陰吏民來請時，應元對他們說道：「爾能從我則可，不然不能爲若主也。」衆人道：「敢不唯命是聽。」入城時，祝塘少年五十人執械

讓送，經七里橋，題待於壁，以見事不可爲，則惟有一死而已。

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餽無所出，應元至，則料戶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守城，餘丁傳餐，將前兵備道會化龍所製火藥火器一齊取出，擱在城上備用。勸城中富豪輸款，下令道：「輸不必金，出粟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器，鉛丸鉄子千石，大礮百，烏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其他酒醕鹽鐵芻蕘稱是。乃分城而守，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方，部署才定，而薄城下者已十萬，城上礮機弩乘高下，所殺傷者甚衆。時清兵統帥就是宏光四鎮之一的劉良佐，他與應元相識，勸應元道：「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道：「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反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大愧而退。

清兵攻城，城裂，立刻又修好，城中箭乏，則乘月黑，束草爲人，立城堞上，而伏兵堞內，搥鼓叫喊，若將趨城斫營，清軍大驚，箭發如雨，天明獲箭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相蹂踐相殺，死者數千。清人屢遣人甘言撫慰，苦勸投順，城中回答是很斬截的八個字，「願受炮打，寧死不降」中秋節到，城中人自知必死，家家暢飲，有如生祭。應元給軍民賞月錢，許用製五更轉曲，得師黃雲江鼓胡琴於西城之敵樓而和之，時天無纖翳，皓月當空，劍戟無聲，清露溥野，歌聲悲壯，響徹雲霄，外兵爭前竊聽，或怒罵，或悲歎，甚有泣下者，歌曰：

宜興人一把鎗，

無錫人團團一股香，

靖江人連忙跪在沙灘上，

常州人獻了女兒又獻娘，

江陰人打仗八十餘日寧死不投降！

清人覘知城中無降意，攻逾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鏃，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自六月倡義，攻守至八月二十一日，凡八十一日，城陷，應元率死士數百人，馳突巷戰，殺敵以千數，力盡以刀自刺胸，投水中，被清兵曳出斬首。一說投前湖未溺，而劉良佐下令必欲生得應元，遂被縛。良佐見其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道：「何哭，事至此，惟有一死耳！」擁見清統帥某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槍刺其脛，脛折踏地。日暮，擁至德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城陷之前夕，應元拔筆大書西城門一聯曰：「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數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城破，陳明遇下騎搏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俱立倚壁上不仆。許用舉家自焚。訓導馮厚敦冠帶自縊明倫堂，其姊及妻王氏結衣投井。中書舍人成勳令妻及子女子婦先縊，乃自焚，從死者凡二十。諸生王華、呂九韶自刎。程璧初奉命乞援於吳志葵、黃滋；繼至徽州金聲，汪天一處，而二路軍均於他到前失敗，遂不返江陰，爲僧於徐墅。

清兵屠城凡三日，城內死者九萬七千，城外七萬五千，自殺者無數，無一人肯降。

(七) 績溪徽州方面 倡義爲金聲、江天一、溫璜、吳應箕等。金聲字子陵，號正希，徽州休寧人。崇禎進士

，授庶吉士。崇禎二年，滿人入寇，京師震動。他慷慨乞陳急務，建議用僧申甫之戰車火器與滿兵戰於蘆溝橋而敗，又乞練兵自効。東宮冊立禮成，又請奉使朝鮮諸邦，以資聯絡而抗滿清，帝皆不聽。大學士徐光啓薦他同修歷書，辭不就。以御史居鄉，因多盜，團練義勇爲捍禦，皆說：「人人自捍護，雖圍獻十萬賊，可安坐而蔽之。吾保徽州所以蔽江東而衝陪京也。」而馬士英轉指他有倡亂陰謀，欲致之死地；他上疏自理，事乃解。清兵破南京，列郡望風迎降，他奮然而出，懸高皇帝像於明倫堂，率郡中士民哭臨三日，起義兵保績溪黃山，分兵扼六墩。遣使通表唐王，王授以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諸道軍，拔旌德，寧國諸縣。清洪承疇遣都統葉臣、總兵張天祿攻叢山關，兩月不下。乃購土人爲鄉導，由旌德新嶺間道入，攻潰其守兵十餘寨，遂薄績溪城下，金聲率部晝夜拒戰。九日，降臣黃澍，未薙髮，服故明冠袍，稱援兵入績溪，金啓啓城納之，遂爲內應而開城迎敵。他知事不濟，麾將士使四散逃命，說道：「微木不欲守，吾爲禍始，義當死，汝曹從吾死，無益。」多涕泣不忍去。被擒解至南京，時軍民胡服辮髮已久，忽然看見這一羣峨冠大帶的俘囚，倒覺耳目一新，紛紛來看，把道路都幾乎擠斷了。洪承疇欣然接見，他大罵說承疇乃忠義之臣，死已久，何物麼麼，敢冒其名？承疇俯首道：「此人火性未除，吾不能再見。」屢使人勸降不聽。十月八日，死於通濟門外，望拜孝陵，端坐於地，謂行刑者曰：「但絕我氣，毋斷我頭。」仰而捋鬚，受刃而沒。年四十八。唐王贈禮部尙書，諡文毅。有金太史集若干卷。

未被執前，有與長兄書云：

生死禍福，皆有天命，我等惟順受之而已，不必逃避。我家爲王事勤勞，死者死得其所，卽流離散亡，亦流離散亡得其所，弟日內靜觀之，殊無大悽慘，視死真如歸，可見平日學道得力。今爲郡事未定，不得不

忍死在此，毋令內地有慘變，將來反謂我誤郡人，使郡人糜爛，是弟真誤郡人也。兄可鎮定以待，一切聽之天命。（下略）

被執後與長男書云：

我往南京去，道昭等聞我信必求自盡，可且止之。候我南中信歸，再聽行其意未遲也。爾在家中，不必驚惶，當此國家大變，人民惶亂不能自保之時，不得其所者多矣。如我家三月爲國勤勞，今一旦得正而斃，自不枉。我自閏六月來，一身久如浮雲，今無一毫繫戀，但念郡事未定，此心實實不安，倘百姓幸安堵，則我瞑目矣……大丈夫不欲自盡，自盡非大丈夫之所爲；古人又有言：吾國之三公，不可辱於賊，此中自有道理，我絲毫不亂。我一向欲自作年譜，留以傳後，因多事未遑，在道隨記隨書，成編當寄回付梓。（下略）

讀了這兩封家信，則金聲臨難不苟，從容赴義的精神，完全可以看出来了。

江天一，名文石，歙縣人，府諸生，個個多謀略。崇禎末，金聲棟義勇保衛鄉土，邀之共事，一郡賴之以安。方馬士英許金倡亂，金上疏自陳，天一復作『額天說』流涕訴諸貴人，事乃得釋。金聲被擒時，對他說道：『子有老母，不可死。』他回答道：『天一從公起兵，可不同公殉義乎？』歸拜其母與祖廟，說：『吾首與金公舉事，義不能使公獨死。』追金及之，大呼道：『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並執過蕪湖，閱遊古見之執手熟視，且喜且泣曰：『事至此，奈何？』天一道：『往拜孝陵，死見高皇帝耳！』寄母書有言：『兒自幼受祖父教訓，長亦守貧，讀書僅知忠孝二字……君子作事，當從古人，偷生事仇，兒實恥之。我胸中全無渣滓，惟有清風明月……世人臨難時必悔讀書，兒獨不悔，君子讀書，得正而斃，又何悔耶？……』見洪承疇，朗誦崇禎帝祭文以辱之，遂

與金聲同日授命。一說天一被執見洪暉，稍近，出袖中硯擲之。承暉大怒，牽出斬之，罵不絕口而死。天一雖不過一秀才，而忠義性成，激昂慷慨，嘗嘆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著有止庵集若干卷。其「死不死論」云：尋常百姓，與夫碌碌無所指聞之人，亦何足惜；獨念士既讀書，日講於人倫大義，乃一旦忘君事仇，視顏不顧，夫獨何哉？夫其所以不即死者，吾知其故矣；平日讀書，唯知有取科第，得富貴耳。未講於人倫大義也。即講於人倫大義，亦不過口角虛談，未嘗設身處地，欲以其身為忠孝節義人也。果設身處地，願以其身為忠孝節義之人，則其視能死乃得忠孝節義；不死即不得忠孝節義；得忠孝節義如被錦繡，如食肥甘，如處華堂大廈，如得千秋萬歲天年；不得忠孝節義，又如儼寒在身，如身在溝壑，如短壽命，如刀刺心，如湯火炙身，夫是以視死如歸耳。不則此時胸中毫無把握，只一味貪生畏死。推其爾時，亦非真甘心欲為賊臣也。至貪生得生矣，而又不得脫之以去，於是遂甘心事之，毅然無所瞻顧，一日二日，而肺肝精神，頓與浹洽；於是則甘心為之而不欲去，謂即使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場富貴，自謂得生，君子以為已死矣。况乎不轉盼而身亦即真死耶。苟能知不轉盼而身死，與不貪生而即死者無異也，則亦何為不死哉。

溫璜，字寶忠，浙江之烏程人。生二月而孤，母陸氏撫之，破屋一間，無雜器，與老祖母三人，坐臥皆在一板箱，種火煨粥以為食。其母本處賢婦，親教璜讀書，有家訓行世；事姑又極孝，姑卒，哀毀如子。天啓七年，璜為母請於朝，詔旌其節孝。璜本大學士溫體仁之族弟，方體仁之貴也，門生應吏附如登，內而九卿，外而開府監司，指顧可得，而璜夷然自守，反與東林諸公相契，名在復社第一。崇禎癸未成進士，年已六十，釋褐得徽州府推官，甫之任而國難作，恆引佩刀嘆道：「此身終當付汝」又一年南京破，徽州知府及僚屬皆逃，璜道：「

找無主，民且自相屠」據其印案，召士民撫諭議自保。與金部相爲犄角。十月，亦爲黃澍所詐而陷。璜歸村舍，呼妻茅氏與訣。茅請先死，璜授以佩刀，茅言：「女寶德在，可同死。」時寶德方寤，曳之起，寶德曰：「吾已知矣」卽以帛自縊，璜與茅共絞而殺之。茅乃匿其幼子，遂整衣臥，璜以刀截其喉，少頃，茅呼曰：「未也。」再刃乃絕。璜自刎未死。督師張天祿，聞而驚異曰：「渡江以來，所過州縣，不少名士，皆苟活無恥，未有如溫公者」必欲生致之，飛騎與而致之營中，璜不語不食五日，見醫來爲治創，猛然躍起，以指抉破刀痕，裂喉而死。有溫寶忠先生遺稿十卷。溫璜善作小品文字，如居家偶錄，涉世偶錄，原道偶錄，家訓，述客談等，多讀書學道有得語。如其庚辰北征日記有一則云：「有坐食墨而喟然長嘆曰：某等不肖，蒙患何辭。但微臣早夜恭繹聖懷，必得官僚盡是於陵仲子，天生辟繡妻配；而又能籠宏羊之貨，輸卜式之財，加以左縛樓蘭，右繫益子，豈非熙朝罕事，只恐宇宙來無此理。」按明崇禎帝嚴刻寡恩，剛愎自用，求治又太急，用人不以其道，在位十餘年，宰相換至五十人，其他臣僚可想，所以明朝亡國之罪，他實不能推卸，璜此文作於崇禎十三年，時天下已大亂，對於帝之苛責臣僚的毛病，總算作了一個極幽默的諷刺。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善今古文，意氣橫厲一世。阮大鍼以附魏忠賢削籍，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魏失職之人，劫持常道，氣焰甚盛，應箕憤甚，以爲良心道喪，與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材，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長洲楊廷樞等爲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後大鍼得志，謀殺周錫，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鍼急遣人捕之，應箕夜亡去，南都不守，各地忠義紛謀恢復，應箕道：「吾有以自見矣。」題於壁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這兩句詩本是謝靈運反時做的。但靈運以東晉名公之後，失身劉宋，又以政治上不得意

起兵謀叛，究竟是個反覆之徒，專負道兩句詩的意義，至於應筮借用却自然不同了。題詩以後，糾合平日所交結的一些游俠拳勇之人，以討復東流，建德諸縣，響應金聲，聲署爲池州推官監紀軍事。聲先敗，失援，率部入深山重加編制，飛檄郡治，踴肯醜詆，怨家偵聞百出。清兵逼戰，潰匿婺源祈門界，被獲不屈。一卒以刀擬其頸，叱道：「吾頭豈汝可斷耶？」乃伸頭對清總兵黃某道：「以此煩公，然勿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矣。」

同時尚有邱祖德等。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崇禎進士。授官國府推官，以成績優異，調濟南超擢僉事。流寇之亂，南奔，流寓寧國。金聲起兵績溪，他與舉人錢文龍，諸生麻三衡，沈肅義等各舉兵應，時郡城已陷，祖德駐華陽；三衡駐積亭，其他蜂起者又十餘部，約共攻城不克，奮義陣亡，祖德退還山中，清兵攻破其寨，被獲磔死。其子亦死。麻三衡，字孟璠，宣城人，生有異相，長好習武事，以詩酒自豪。既起兵，與旁近吳太平，阮恆，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相聯絡，他們七個義勇軍的領袖，都是秀才，稱爲「七家軍」麻三衡每戰必身先士卒，解大刀衝鋒，勇猛無敵，以衆寡不敵，被獲，死於南京。賦詩有「誓存千丈髮，笑看百年頭，若水心猶烈，平原事不酬」等句。其餘六秀才皆死。

又有尹民興，吳漢超，龐昌允，謝球，司石磐，王湛等幾枝軍隊與祖德等同時起，失敗時也相近。民興字童子，崇禎進士。歷知甯國，涇二縣，剔除奸蠹，有神明之稱。行取入都。從周延儒出督師，延儒被譴，民興被累失官。福王立，起故官，尋謝歸，流寓涇縣。南京失，與諸生趙初浣等據城拒守。清兵破城，初浣力戰而死，民興走免，唐王以爲御史，事敗歸死於家。吳漢超宣城諸生，與民興共事於涇縣。民興敗，與麻三衡餘部合作。連取句容，溧水、高淳、溧陽、涇縣、太平諸縣。明年正月襲甯國，夜緣南城登，兵潰，城中追究首事者，漢超已

出城，念老母在，且恐累族人，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胆長三寸。妻戚氏自從城樓躍下自殺。龐昌允西充人，崇禎進士，授青陽知縣。南京覆，走匿九華山謀舉兵，事洩，被執，夜死旅店中。謝球，溧陽諸生，毀家募兵，兵散，被執而死。司石磐鹽城諸生，與都司鄒某舉兵，兵敗被擒。鄒某想出脫他，故意說道。這是個安分秀才，被我強劫來做書記的。他沒什麼罪，請你們將他釋放了吧。石磐道：首事的還是我，你替我瞞什麼，我難道還怕死嗎。囚獄中六十日，與鄒某同死。王洪太倉諸生，城已下，與兄淳復集里人數百圍城，城中兵出戰，淳赴水死，洪被斫死。

至於崇禎方面主事者爲荆本微，沈廷揚，長興方面爲王期昇；餘姚方面爲孫嘉績，熊汝霖；泰和方面爲劉士頤，劉鼎升；會稽方面爲鄭遊謙，于穎。也都在短時期內先後失敗。主事者或死，或逃出去後來另幹一番事業，現不贅述。惟前文所述浙江嘉興因抵抗薙髮令奉總兵陳梧起義。諸書皆言徐石麒曾爲盟主，其實石麒居鄉，至城將陷時始入而自殺，並未參與此事。真正主動的却是兩位秀才，一名王饒；一名張翊。他們假造了一封魯王監國的血書，閱讀於精嚴寺，一時擁臂與盟者數萬人。殺死清朝新委的縣令，四鄉人民亦皆來會，立寨城下者數十部，借皆烏合之衆，並無紀律，雖然勉強支持了四十多天，到底被清兵攻破。王饒投井，張翊端坐室中被殺。

第五章 魯王監國浙江與起兵

先是孫王諸事衆以杭州降，浙江全境仍未屈服。時明太祖九世孫魯王以海避難於台州。明之遺臣錢肅樂，張國維，熊汝霖，孫嘉績等起兵於浙之各郡，擁立魯王於紹興府，稱爲監國。時清順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六月也

。魯王遂以國維督師江上，割錢塘江而守；汝霖，嘉績，肅樂等共督師防江。武將則有王之仁，方國安等，樹木城於沿江要害，聯合諸營，爲持久之計。可是這個局面撐支不到一年，還是失敗於滿清軍隊之手。張國維，朱大興，余煌等死於此役。

張國維，字玉筍，浙江東陽人，天啓間進士。授番禺知縣，崇禎元年擢刑科給事中。劾魏忠賢餘黨楊所修罷之。旋疏陳朝政五事，帝不能用。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安慶等十府。其冬流寇犯桐城，官軍覆沒，國維方在壯年，一夕鬚髮盡白。親督師至安慶，見道員吏可法異其才，疏請以爲安慶巡撫，其餘所任寄者亦稱得人。撫吳八年，賊不敢犯境。福王時爲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協理戎政。與馬士英議不合，乞假歸。南都破，至台州迎魯王，晉少傅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首參馬士英十大罪，士英懼，爲之不敢入朝。

時唐王稱帝於閩，欲與越合，以御史劉中藻爲使，至浙商此事，那時文武諸臣都說今時情勢不宜與唐爲二，開詔便。魯王亦自願退就藩服。獨兵部尙書熊汝霖，國舅張國俊，中書舍人謝龍震與國維四人不從。國維謂「唐魯同宗，無親疏之別；同舉義兵，無先後之分，惟成功者帝耳。若一稱臣，則江上諸將，須聽命於閩中，其如魯王號令何？」錢肅樂則謂「大敵當前，不可先仇同姓，宜權稱皇姪報命」於是衆臣議遣職方司柯夏卿等致書於唐稱「叔父」，江上諸臣亦已潛行奉表於唐。國維乃仗劍伏闕曰：「臣得以大義責諸臣。夫魯以數郡起，憑匹夫之怒，當全盛之敵，破矢折戈，勞苦江上者累數月，而閩以迨遠，奄然苟安。卽不助予，乃令東而待命，今日請太祖高皇帝，坐定此案，唐魯得失，豈止尋丈哉。且夫乘人之危而因以利之者不仁，孤人之勢而陰誘其衆者不義，……凡我百官君子，矢事於魯，移奉叔父，亦稱二心……今日有以奉閩爲言者，臣立斬之！」羣議乃息。

唐王無子，屢言得天下後，歸國於魯王，而國維等竟強分彼此，唐王手敕七至竟不發，使浙閩勢如水火，並且彼此坐觀成敗，不肯救援，竟被滿清各們擊破，爲之厲階者其實就是張國維這幾個人，這是我無論如何，不能爲國維諒的。清順治三年六月，方國安等部隊以乏餉而潰，魯王走台州航海，國維還守東陽，知勢不可支，欲自殺，有勅之入山者，國維拒絕之，說道：「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乃賦絕命詩三章，投水而死。詩曰：

艱難百戰載吾君，拒敵辭唐氣勵雲，時去仍爲宋氏鬼，精靈常傍孝陵墳！（自述）

一腹纖塵不掛胸，惟哀豈母暮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意，存歿銜恩結草同。（念母）

夙訓詩書習鼓鉦，而今絕口莫談兵，蒼蒼若肯施存恤，乘末全身答所生。（訓子）

余煌，字武貞，會稽人，天啓五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與修三朝要典。崇禎時以內艱歸，服闋，充經筵講官。後丁外艱，服除久不起。清兵下杭州，檄召越紳渡江，煌獨不往。魯王監國，起戶部侍郎，禮部尚書，皆辭不就；明年以武將橫甚，拜煌兵部尚書，始受命，時諸臣競營高爵，請乞無厭，煌上言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職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蒸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廢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爲名言。又言「藩鎮各省自成軍，久不相屬，頃田仰與鄒邊謙爭領，喋血禁庭，臣冒降鑄，幸而解散。司馬職統六師，今行朝之官，特設廢也，豈能細以平世法哉？」皆切中當時軍政之弊。江上失守，郡城不閉，有議守陴者，煌嘆曰：「臨江萬衆不能一戰，乃欲以老弱守孤城乎？」亟開九門，縱民逃避，自出東郭，於六月二日赴水，舟人極起之，居二日，復投深處乃死。

王之仁，保定人，累官定海總兵。滿王率杭州迎降，浙江文武皆繳其印，之仁亦繳焉，已而悔之。方董志寧

等倡義實波，錢肅樂附和之。故太僕卿謝三賓，本係賊吏，富堪敵國，爲了要保身家的緣故，新從江上迎降歸。聞志甯等謀起事，大不以為然，暗與之仁書云：

諺諺營營，思拚頭顱以披猖於一擲者，皆出自庸妄者之口；將軍以所部來，斬六狂生，事卽解矣。僕請以千金爲壽。

又指錢肅樂爲「程紳」言肅樂附和六狂生，亦勸之仁一併除却。時肅樂聞之仁至，遣倪懋憲以書勸之仁反正，之仁兩方面都回答了一封信，並不說明就裏，但約以十五日到甯波會議，而暗囑懋憲，令具犒軍酒肉，及燕會筵席。至期，之仁至城東，請諸鄉老大會於演武場，坐定。之仁從靴統子裏摸出三賓那封信，對大家高聲誦讀一遍。三賓想不到變卦如此之速，又驚又愧，就想從之仁手裏搶奪那封信，之仁把臉一變，問錢肅樂道：「我們要不要把這老賊拿來祭纛？」一言未畢，兩邊刀斧手一擁而前，已把那個無恥老漢奸謝三賓抓下去了。三賓嚇得面如死灰，哀號乞命，叩頭不計其數，情願拿出一萬兩銀子來充義兵兵餉，這才饒了他一條老命。時東南承平久，民不識兵事，諸義師多執袴及市井田野之人，所以大家都甚疑懼，及之仁部下入城，部伍明整，兵甲犀利，衆心乃大安。

魯王至紹，封之仁武甯侯，晉甯國公，以其部屯於西興。時江上宿將推方國安與之仁，國安擁強兵不能用，縱其部下肆行剽掠。又欺凌其他義師。之仁憤軍政不一，上疏請戰曰：「事起日，人人有鼓行渡江之志；歷今半載，道遙遊戲，便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願率所部沈舟決戰，今日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三月朔，清兵隔船開堰入江，之仁率水師從江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碎舟無數。

清兵爲之小却。

清貝勒博洛以重兵下浙江。五月，見江涸可試馬，用大礮擊南營，碎方國安飯灶，國安說：「此天奪我食也。」擁兵數萬入紹興，挾魯王南走，江上軍遂潰。獨之仁一軍猶在督師，張國維議挑兵五千，分守諸壘，之仁泣道，「我兩人心血，今日盡付東流，壞天下事者非他人，乃方國安也。今清兵數十萬在北岸，且晚畢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以入海，公兵無船，當速爲計。」國維乃追從魯王去。

時江廣十餘里，王軍乘江而守，清軍本難渡。會夏旱。水涸沙漲，有沙無潮，試涉僅及馬股。六月一日，清士馬數萬自上岸浮濟，若揭厲然，列成駭潰。之仁以舟師投舟山黃斌卿，斌卿不納，乃沈其妻妾兩子女諸孫等一門五十餘人於海，又捧敕印北而再拜投之水，自至南京，峨冠大帶，募肩輿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之仁係明朝大帥，不能沒身波濤，今來投見，要死得明白！」承疇優接以禮，勸以薙髮，不從，遂殺之。

朱大典，字未孩，浙江金華人。萬歷進士。歷官至兵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督剿流賊。大典身裁魁偉岸傑，視瞻不凡，習騎射，喜談兵，是個饒有胆氣和才幹的人，但性情奇貪而且暴虐，常督師廬鳳，守護陵寢，括取財賄，人或比之爲蒼鷹乳虎，這實是他德性上一個大弱點，所以爲御史姜埏等所劾。大典自請捐資募兵，剿寇戴罪。遂大集奇才劍客，軍器一切自具，而以火器爲最精，治西洋火藥，幾三百餘箱。其子萬化亦任俠，召募東陽義烏材武之士，以益其父之軍。方具疏待命而國變已作。南都立，起爲兵部尙書，後迎立魯王，大典與張國維主兵金華，孫嘉績，熊汝霖主兵紹興，錢肅樂主兵甯波，浙東之兵，首推此三府。魯監國以張公輔政，而加大典文華殿大學士銜建行台督師。唐王遣使至授大典閣銜，大典表謝而受。大敵在前，同室不宜操戈，這是他

深明大體之處，不能責備他陰持兩端也。有一次唐王軍隊出衢州，窺新安，魯王疑其意懷叵測，遣御史柯夏卿，主紹美出講，且堅其事之約。行急，犒師之費不及備，大典遣使厚犒之，聞師喜，按伍而去，三衢得秋毫無所犯。或謂大典事唐之禮過曲，查繼佐後來曾爲之辯護道：「夫鄰境出師，以衛社稷，我有同患，供其肺腎餼率，以捍敵圍，禮也。我則無禮，而以行禮爲曲，無乃不可乎？」這論斷是很公允的。

大典本想以東師由江上取杭州，以西師由常山通廣信，但方國安都太無紀律，因贖朱氏家財之豐，及其火器之妙，竟發兵攻羅金華，大典嬰城固守，國安不得逞其所欲，縱兵焚掠，近郊四十里，人煙幾絕。清順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六月一日清兵渡錢塘，招降方國安，令其立功自贖，國安與清兵共攻金華，以九牛銃向城日夜轟擊，城中亦以火器禦之。霹靂交轟，煙焰彌漫十餘里。清師雖甚失利，但源源增加生力軍，圍攻三日，城中人漸覺疲乏。城將陷，大典歷其愛妾幼女及子媳章氏投井，而至其部將吳邦濬及何武處，見二人在那裏商議什麼事，問道：「二將軍何語？」邦濬道：「下官等皆應從明公死，然城中火藥尙多，不可資人，不如焚之，以爲吾輩死所。」大典袖中出火繩示之，道：「此固吾意。」乃共入火藥庫中環坐，賓客奴僕願從死者也都走入庫中。其子萬化尙率衆巷戰，刀盡被擒，有走來報告的說：「公子已死矣！」大典卽命從者舉火，倏忽間整個火藥庫爆炸開來，在天崩地坍的震撼裏放出一朵極其奇麗的火花，把這一羣民族英雄靈魂送上天去了。

現在且把大典的心腹吳那潛附帶表白一下，邦濬是山陰人，爲兵部尙書吳兌的孫子。崇禎十七年，大典嘗以萬金託之入京營幹，聞北京陷，禁金歸，旅費外，毫忽無私。大典駭服，說他不但有才而且有行，題授副總兵，同守金華。邦濬善騎射，守城有功。城將陷，歸視其妻傅氏，傅氏道：「城守事急，尙顧我耶？我惟一死以報君

君可亟去。」送其子匿民間，遣散諸婢僕，自服命婦服縊於大廳。邦溶乃與何武等伴大典死於火藥庫。當藥庫爆發時，天驚地動，清兵不知所以，拚命後退，互相蹂躪，死者不計其數云。

徐啓容，字聖思，甯波府鄞縣人。少負才任氣，喜爲俠烈之行，眉如稜，目如蠶，尤嗜擊劍，臥起常佩之；旁通琴、書、篆刻、陸博諸技。補諸生，累試於布政司不售，醉則嘆曰：「天生徐公，胡乃老之草間，而使敵寇交誼也！」則拔劍起舞，謾罵座上貴人，以劍擬之，故狂名大著。一日，忽埋其劍，椎酒床，裂琴衣，削髮師事名僧雪巖，釋名洪節，字近公。閉關延慶寺中數年，其妻亦皈依佛法。甲申之難，啓容哭七日不絕聲，既而曰：「江南半壁，我高皇帝龍興地，建武之業，猶可望也。」則又閉關如初。踰年南都再陷，則破關出，掘故所埋劍，夾以雙斧，冠鶡冠，衣綠錦衣，引見魯王，問需何官方得稱手？對曰：「臣請以布衣，居蕭樂幕，入參帳幄，出捍軍旅，不必官也。」監國奇之，授以錦衣衛指揮，不拜，自稱「白衣參軍」時江上諸軍，首鼠互相觀望，則又罵曰：「今日焚舟前進，或可一逞，逍遙坐老，以自困乎？」每交鋒，則徐必立矢石間爲諸營之先。一日晨起，集其麾下百夫，屠牛饗之，諭以大義，百夫亦唯唯而泣。自東岸渡江，直薄西岸，清初以爲游騎，不爲意，而徐奮劍直前，斬殺甚衆，乃以銳師出，且唳必生擒徐。徐接戰久，忽陷泥淖，被執，諭之降，則大罵，清兵怒，刳其腹，實以草，懸之江門。其部下百人亦皆力戰而死。初徐出門時，錢樂肅戒以師行無繼，徒入虎口無益。對曰：「信陵君欲以賓客赴秦軍，豈能若秦何，亦各申其志爾，吾將觸門而死，以愧諸營之逍遙江上者。」初徐聞遼瀋日蹙，兩河內潰，嘆息以爲國必亡，則自刻一印曰「復明」至是竟死。

方錢樂肅倡義時，大會於城隍廟，有戴少峯者，大書「恢復」二字於額，鳴金荷巷，至日中已合三四千人。

遂以舉事。少峯眉如紫石稜，電目蝟面，每戰孤騎突出，清兵見之辟易，無能當者。積功至義武將軍。江上師潰，少峯復入山中爲義軍領袖，後一門殉難，獨一孫逃出得保宗祀云。

同時又有幾個死節的文人，特在這裏一述。王思任，字季重，號遂東，又號謏庵，山陰人。他是一個擅長諷刺與諧謔的作家，其文飯小品，已爲今日文壇所熟知，不必詳細介紹。他於萬曆間登進士等，授雲間訓導，尋改姑孰縣令，行取入都，陞繕部郎，出爲九江僉事，罷歸。崇禎時入京，陞禮部右侍郎，翰林院侍讀學士。

魯王監國於紹興，馬士英奉福王太后（一說其實是馬的母親房氏）至浙。時浙江人士尙不知福王存亡，思任乃上疏太后請福王立出臨政，劾馬士英擅權納賄，誤國欺君種種大罪，謂宜立斬其頭，傳示各省云云。又上士英書曰：

……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已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邱墟，閣下謀國至此，卽隊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氣節之士，尙爾相諒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機，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揚勵，猶可俾與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煙霞，仍似買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邦，非藏垢納污之地，職請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

士英得書，愧憤不能答。順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五月廿九日，清兵渡錢塘，魯王航海以遁，思任因自己年紀已七十二，不及扈從，屏居鳳林祖塋旁孤竹庵中勸或。薙髮、叱之曰：「我頭顱止血一升耳，何惜爲！」清

逡按王應昌邀之出見，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拔筆書致命篇畢，命家人舉朝服加於身，呼高皇帝者三，乃不復言而瞑。時爲九月二十二日。但全祖望答門生問有「王思任死節」一條，曰：「遂東並非死節，別有辨正」及閔琦結亭集外編四十三與紹守杜君札，辨之甚詳。則思任之死或由憤恚之餘，老病發作而死，並非真如劉宗周之絕粒，其親友因其死得恰當時候，遂附會殉國以爲榮耳。此事今亦有之，不足爲異，惟其拒絕馬士英一書，實足千古，不妨遂附其名於諸義士之末。

陳函輝字木叔，一號寒山。台州臨海人，崇禎進士。除績江知縣。忤上官失職歸里。史可法表之爲監軍河南道，辭不就。魯王監國紹興，函輝扈從，擢左春坊，進詹事府少詹學士，奉諭聯絡溫處一帶，而方國安師潰，清兵入境，函輝方便遣還台，棲雲峯寺，其方外友馮明謂他道：「雲峯片地，公可終老。」函輝瞠目視之，自書年譜，末云：「徐陵五願，唯誓出家，文山七歌，尙思殺賊，輝得其死所矣。」作埋骨記貽其二子，又作絕命詞曰：余以五月晦日晚，從主上出亡，值亂兵間道相失，還自僻路，徒步重繭，八閱月始得抵台。城閉，痛哭入翠峯，山中有池，可從靈均大夫之後，是夜，宿馮明大師禪房，漏下五鼓，作六言絕句十章：

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

子房始終爲韓，木叔死生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

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河上，應憐故國孤臣。

臣年五十有七，回首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

燕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

手著遺文千卷，尙留副在名山，正學遺文亦出，所南心史難刪。

其餘四首從略。又遺友人書云：「輝死矣，季札之劍，孝標之書，皆諸先生心事也。或念輝平生忠悃，得存其遺孤，藏其遺骨，收其遺文，所謂埋我三年，而化碧地下，必有以報諸公矣。」兩輝初墮入方池，水淺不得死，僧競持起，扶入臥內，頃之闔戶，投繯自盡。

陳潛夫，字元倩，錢唐人，崇禎舉人。廣交遊，好爲豪舉，又好感否人物，鄉里惡之。友人陸培兄弟爲文遜之，乃避居華亭。十六年授開封推官，流寇陷城，他奉周王渡河居杞縣，檄旁近長吏，設高皇帝位歃血誓固守，其後轉側視陳之間，拒賊頗有功。福王立，與副將劉洪起南還，擢監軍御史。潛夫上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穩安，山東河南尺寸地不可棄，豪傑結寨自固者引領待官軍，；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稍給糗糧，容臣自將，臣當荷戈先驅，諸藩鎮爲後勁，河南王郡可復。南連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魏，上之則恢復可望，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惟馬士英聽讒言，不用其策。童氏自稱福王舊妃，廣昌伯具疏送之至南京，潛夫在壽州見童氏過，亦曾稱臣朝謁，福王既指童氏爲假冒，下之獄，又責潛夫私謁妖婦，逮下獄。南都陷，潛夫得脫歸，聞魯王監王紹興，渡江往謁。命復故官，加大僕少卿監軍。聞陸培死，歎曰：「鯤庭願能爲此。」疏浙西死義十人，列培於首請卹。論者許其不念舊惡云。自募三百人列營江上，尋進大理寺少卿，兼御史如故。五月，江上師潰，潛夫走山陰化龍橋，偕妻妾二孟氏，夫婦姊妹聯臂共沈河死。年三十七。時與陳函輝共稱「二陳」。

陸培字鯤庭，舉進士爲行人。他與陳潛夫結怨據說是這樣起由的。先是黃道周以言事戍浙，講學大滌山中。

培請之爲先人志墓，名刺送進，潛夫適在座，因陸培名不在東林，笑曰：「石齋先生座，豈有鯁庭履跡哉！」又以微詞中其父，謂墓不足志，道周遂以疾辭不出見。培打聽出緣故，大爲憤怒。後登樓社中友有中舉人者，潛夫又譏訕其閉墨如何不通，陸培也是社友，聞之愈怒，於是發生了檄逐陳潛夫的一幕。南京陷，潯王又降，以繩授二僕，從容就縊而死。他的絕命詞是使臣資格而死：詩曰：

誰謂朝廷一命輕，行人使節本皇明，春秋官敍諸侯上，周禮班從司馬名，雍國尙慚收采石，荆胥無計泣秦兵，蕩陰徒有滄衣血，烈帝孤臣恨不平！

高岱，字魯瞻，一字白浦，會稽人。世襲歷海所百戶，曾中舉人。魯王授僑職方司主事，善無他軍士，人樂爲用。浙事敗，避居鄉間，呼子朗訣曰：「吾世受國恩，國亡與亡，義也。」朗跪而請曰：「大人教兒忠孝，國不可無臣，家亦不可無子，請先大人而死。」遂投僑江。岱自此絕粒不語，數十日而卒。時同里有邵大者，感岱子之義，也想博一個死節的美名，搬到高岱家來，對牀而臥，絕食三日，實在忍受不下了，一骨碌爬起，對高岱說道：「死原來是這樣難，你老人家獨自幹吧，我恕不奉陪了。」拱手出門而去，聞者傳以爲笑。

其子朗赴童子試時，題爲「事君能致其身」朗直用孔明出師表成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邑令嘆息曰：「此子行以忠孝著聞者哉！」魯王渡海遁，朗獨詣蔡林廟誓神，粘所著檄文祠旁，還荷梁見父曰：「兒將爲所欲爲」父以大勢且去，力止之，則曰：「否則許我死。」乃整青衿走僑江間渡，至中流，忽起躍水，舟子敏捷，急捉其衣，朗胸擲不得脫，嚼其手，舟子負痛釋之，隨流而下，同渡驚愕，多爲泣下。

朱大綱，字振揚，海甯衛世襲千戶。璠王之降，大綱鼓衆守海寧，以進士俞元良主餉，僧穎石爲先鋒，馳擊

崇德新令，殺其一將。清師自西南來，佯不進，一夜傳城，圍困數日，餉既援絕，大綱見城陷，投井死。同官蔡國瑛，許定成，潘起龍守四門者，或巷戰亡，或見殺。硤石孝廉周宗彝字五重，龍山左尹率師來援，清兵棄城去。周復退保硤石，聯合諸旅，海甯、崇德、海鹽、皆聽其指揮，故清兵不敢逼。久之，有仇家以虛實告清兵，且爲內應，硤石遂陷，宗彝率衆巷戰，力盡而死。

張鵬翼，字效先，諸暨人。以副將軍分鎮山海關。吳三桂乞師之役，鵬翼率衆南歸。魯王令其駐守寧波，復調禦三衢，鵬翼部衆嚴肅，江東獨稱紀律之師。其弟樹榮尤英勇，每戰輒爲先驅。常與清軍搏戰，刀折，復出佩刀相拒，卒以衆寡不敵而敗，憤甚引刀自刎。六月，紹興不守，金華破，八月及衢。鵬翼與通城王盛激及徐職方等爲死守計，王督三門，鵬翼亦督三門。而漢奸通敵，開門迎外兵，鵬翼見執，不屈死。通城王自殺，徐職方燔同日遇害。

方維新，紹興人，崇禎進士。南都之陷，避入舟山。魯王監國，復入內地。與諸少年奮起，移屯開化，以王正五，夏葵石爲將，每有戰功。唐王加他爲巡撫都御史，魯唐繼敗，他躲入山林，倡遊擊軍，雄於常玉兩山之間。後以賊不利，左右潰散，懷印隻身詣金華，大言曰：「我大明都御史，求死至此，必與我見爾鎮將。」與食不食，日飲清水數勺，逮杭，談笑如常，發滿聲凌遲死。

朱瑋，字鴻儒，山陰人。清兵下鄉，人皆薙髮，瑋亦稱願薙署名招紙之上。遂以黃土大書几上云：「志不可奪」家人見之曰：此子死矣！出覓於野不得。有野老云看見他遙望祖墓所在的地方，恭敬敬地叩了幾個頭，已投在塘裏死了。

倪舜平，山陰人。家貧不娶，嘗往來諸暨，舌耕糊口。魯王失敗，清兵四處逼人薙髮。他用一隻船載大缸二隻，搖到自己祖墳，掘地埋一缸，將所有村鄰一齊邀來，痛快吃喝一頓，於是帶了生平愛讀的書卷，結跏坐於缸中，吩咐將另一缸覆在上面，等我絕了氣，就將土壅上。衆人沒奈何，只得由他，過了一會，附耳缸上，尙聞嚶嚶喃喃聲，他們喊道：舜平，舜平，却又不答，直到天晚，才毫無聲響，知道他已死了，果然給他壅上了土。

像倪舜平之自殺方式，總算新鮮的了，誰知道還有比他更新鮮的。張捷，字子隆，號四岑，寧波鄞縣人。工爲文詞，爲人恂恂，與物無忤。家貧，與兄梗既析居，而常互濟其急。喜飲，雖囊空不顧。國難作，日咄咄書空，驚聞薙髮之令，閉戶獨酌，每至百杯，繞牀而走，自摩其頂嘆道：「彼曲局者，惡可以兵之乎！」乃往灶下；得炭滿甕，和以木屑，置牀下，蒸之。投身牀上，覆以重衾。時方盛暑，俄頃，酒力填盈而絕，家人昇屍出，則屍體已變成紫色了。全祖望爲銘，有「大好糟丘是死所，一醉而死定無苦，下策火攻亦有補，丹心丹顏照千古」，其死法可謂匪夷所思了。

時浙東西各郡縣相繼失守，死事者杭州則有同知王道琨，錢唐知縣顧咸建，臨安知縣唐自彩，紹興則有兵部主事葉汝恆；衢州則有巡按王景亮，知府伍經正，推官鄧巖忠，江山知縣方召。其諸生及布衣殉難者則有諸暨傅日炯，鄞縣趙景麟，浦江張君正，瑞安鄧欽堯，永嘉鄒之琦等。以其事蹟過於簡單，僅附其名於此。

第六章 唐王建號閩中及其殉國

我們現在把浙江的事暫時按下，且把福建方面的事做一做。先是南陽唐王聿鍵奉福王命移居廣西平樂府，行

至杭州，遇鄭鴻逵之撤兵回閩，因與何楷，蘇觀生，等奉王至福州。在籍禮部尙書黃道周，與福建巡撫張肯堂，南安伯鄭芝龍等立唐王監國；張肯堂建議如唐肅宗故事，以監國稱天下兵馬大元帥，俟復南京，然後即位，鴻逵請即帝位，諸擁戴者亦貪推戴之功，不數日定議，建號隆武，改福州爲天興府。百官俱稱行在。進奉臣秩位有差。詔天下曰：「朕以天步多艱，王室不靖，荷茲監國，已及經旬，四方懷風勤王之師漸集，方躬履行陣，莫敢寧居；而文武臣僚，咸稱渙萃之義，實於立君寵綏之功，本於天作，時哉弗可失，天定靡不勝。……朕敢不敬承，勉從羣望。爰稽載籍，光武開子嬰之信，六月即位鄆南，以是年爲建武元年，誕膺天命；昭烈開山陽之信，四月即位漢中，以是年爲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艱危之中，豈利大寶，亦惟興義執言，繫我臣庶之志；以今揆古，豈曰不宜；其以今年七月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即位之時，爲閏六月十五日即清順治二年，與浙江魯王之稱爲監國，相差不過數日。彼時交通不便，消息阻滯，福建與浙江一個稱監國，一個建帝號，根本就沒有商量，後來唐魯失和，其原因即在於此。

是月，鄭遵謙等起兵進錢塘，金聲等亦扼徽州，阻上江，閩省在這兩支兵掩護之下，一時倒不怕滿清軍隊的攻擊。那時所有兵權都在鄭芝龍手裏，唐王不得不特別敷衍他，命他兼戶兵工三部尙書，開府天興，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芝龍本海盜出身，崇禎元年受招安，擁厚貲，舉動跋扈。他與兄弟鴻逵屢薦私人爲要官，唐王不能盡聽，因此心懷怨望。清廷遣黃熙允招撫福建，芝龍與黃同里，密使通款，唐王使他出兵進攻或救援長江流域那些倡義獨立受清兵攻擊甚急的郡邑，他總一味以餉緝爲搪塞。於是大學士黃道周就此送命，給新立的福京一個嚴重的打擊。

黃道周與劉宗周同爲明末大臣與學者兩層資格而殉國者，所以一時「黃劉」並稱，而明史本傳也將他們的事蹟敘在一卷之內。他字幼平，福建漳浦人，學者稱爲石齋先生。天啓進士。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而進，道周獨否，大璫魏忠賢只有觀他瞪目而視，可見他持正不阿的氣概。後來他做了言官，屢次排斥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等。他是明於易經之學的人，諫君的時候，總歡喜引易數。又說「人主之學，一以天道爲師，則萬物之情可照；斷事一以聖賢爲法，則天下之材具服。二年以來，以察去蔽蔽愈多，以刑樹威威愈殫……」又因崇禎帝射殺大學士錢龍錫，道周遂上疏論帝待大臣過苛，其言曰：「秦漢以下，宰相有犯，請坐室不過數日，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痛。……獨斷然快意於一藥補，崇禎既無歛其引杯之致，廷臣又無就芻蕘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斗柄銷光於理勢，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氣如此，誰復挺身染指安攘之略者乎？」又言「人才遠不如古，矧屢經摧折，如樹木焉，須養之數十年，方得其用。」這些語都切中崇禎帝的毛病，但崇禎帝是個護短的人，也有相當的口辯，因爲道周是個理學家，所以君臣辯論之際「天理」「人欲」，「綱常名教」「禮義廉恥」雙方不絕於口，遇到皇帝說不過時，就把臉一板，說：「我惡乎佞者」。或你簡直是個言僞而辨，行僻而整的少正卯，再敢強辯，我就就要加你以兩觀之誅了！

兩觀之誅雖幸而未行，到底用廷杖將他痛痛教訓了頓。道周負重創，氣息僅屬，而在獄尙手寫孝經百餘本，並著易正一書。出獄戍辰州。至杭州，諸生迎至大滄，析鶴鹿疑義；示三易指歸，詩、禮、樂、春秋及樂律；論儒派。尙未達戍所，帝又下詔赦之，復其故秩。道周遂請假歸里，回漳浦，堅臥不出。福王立，起吏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陳遵取九策，陛見時，痛哭曰：「願陛下毋忘高皇帝陵寢。」嗣見朝政日非，自請祭禹陵，出都私製縞衣，刺「大明孤臣黃道周」七字，曰：「江南必敗，我不知何死，當以此爲識。」已而南都果敗。

唐王在閩，得道周書甚，曰：「得此商彝周鼎，當爲廟廟羽儀。」拜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位首輔。因見鄭芝龍株守福廷，無意出兵，乃自請募兵江西，號召羣帥。七月，唐王給以空符百函，齎一月糧，居然募得萬人之衆。田夫荷鋤從之，號「扁担兵」。開府廣信，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時魯王上書福州，稱唐王爲「皇叔父」不稱「陛下」，浙閩有隙，道周移書浙東大臣張國維，熊汝霖等解之，大略謂：東遷以還，藉力晉鄭，蔡丘而後，推樞桓文，上愛殿下，篤於所生，勿以降階之間，爲博達所笑。其冬徽州危，道周提兵往救，由廣信出衢州，至婺源。與清兵戰敗被俘（一說清新委婺源縣令故道周門士，作書誣他說爲他內應，抵明堂里爲清將張天祿所擒。又一說係受張天祿所騙。蓋天祿乃道周武闈所錄之人，故意對他道，僞軍願反正，須單騎撫之；道周方巾儒服而行，竟入陷阱。）從者職方趙士超，通判毛玉潔，中書賴繼堂，蔡春溶。同被執。

送至南京，絕粟四十日不死。洪承疇因與道周同鄉，遣人致意云，「先生何自苦乃爾，我保先生不死。」道周罵曰：「承疇死已久矣，松山之敗，先帝曾痛其死，而親自哭祭。今所云承疇者，乃無賴小人冒名耳。」乃囚之別室中，從容著詩文數卷。就義時，裂衿嚙指血大書十二字：「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刑者從之，遂見殺。年六十一，時清順治三年三月十五日也。同被俘之數人亦被殺。唐王聞其死，爲流涕，贈文明伯，諡忠烈，官其四子，妻封一品夫人，立廟福州及漳浦，鑄其絕命詞於廟門。夫人蔡氏，名玉卿，能仿道周書。嘗集兵萬人，號「夫人軍」，而以餉項缺乏，

總於解散。當道周被擒時，夫人急貽書言：「忠臣有國無家，勿以內顧爲念。」其賢可想。

道周著述甚富，有主易洞璣、易象正、緇衣儒行坊記、表記、集傳、司經局進呈書、行業、賦業、菸草、詩範、月令朗義、孝經大傳、大滌函書、浩然吟等。其在俘囚中所作詩凡三百十一篇，名曰「石齋遺詩」。全祖望辨非盡其親作；因爲三百十一篇仿詩經篇數，先獻可笑；又其中篇什多蕪雜。成然。但罪惟錄所紀其遺詩，隻詞斷句，常有佳者。如「雲霓人望絕，金石鬼逾香」，「得正吾何憾，微名世所親」，「碧血題香草，白頭退釣綸，更無遺恨處，燥髮爲君親」，「搏虎仍之野，投豺又出關，席心如可卷，鶴髮久常刪；怨予不知怨，閒人安得閒，乾坤歸未望，未忍蹈文山」又正命詞一首，全錄於下：

垂老誠爲仁，了不見精緻，緬懷七尺軀，膚髮蔽天地，斯民既顛隤，骨肉安足恃，抱頭入林莽，亦與狐豕類，况可負日月，而竊鬼火氣。管子膠日時，已得禮樂意，弘才不可遇，季口亦奚次。孔門道成人，於此無二義，倉皇既可忝，生死何足異，顏回委陋巷，正則蹈水濟，當此併命時，要一無所繫，絲髮懸華嵩，眉眼照百世，試問古成人，成就無乃是。

道周是個真正遺學家，平生不二色。其友人等欲試之，醉之以酒，使與當時名妓顧橫波共宿一夜，毫無沾染，非鐵漢不能。（見方苞黃石齋遺事）再者道周本農家出身，年二十餘始發憤讀書，登第。但在生活方面仍不改農家本色。嘗以論陳新甲丁艱不終制之事，對崇禎帝自陳云：「臣雖儒孱，然自二十歲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親；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担二千里，不解屣履；今雖踰五十，然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所算數卷書已移月可畢……」正因他自奉是如此淡泊，如此儉約，所以在朝時敢於犯顏直諫，被杖下獄而無畏；受命於喪收艱難之

際，又能糾合義旅，鼓行而東，致命殺身而不悔。一個人的人格上偉大的表現與平日的修養原是有密切關係的。

時湖廣總督何騰蛟，湖南巡撫堵允錫，招撫李自成餘黨郝搖旗李錦（亦作李過）等三十餘萬之衆，皆羽翼唐王，除福建湖南外，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及江西，湖北之一部皆屬版圖。惟鄭芝龍以唐王殺浙江方面魯王派來使臣陳謙（一作鄭謙）他與謙本屬至交，由是心懷怨望。唐王進取之心甚急，派他出兵，他又捨不得福建地盤，總是百般推託。後來黃道周死於南京，輿論多說是他逼死的，（因為他曾與道周爭朝班，峻使諸生向道周攻擊，道周之出發江西，他又不發一兵，不給一餉，致道周以烏合之義兵敗事。）他不得已，乃請二路出師，以弟鄭鴻逵爲大元帥，出浙東；同族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既出仙霞關，籍口候餉，逗遛不進。唐王知芝龍不足恃，決意出汀州，入贛，由贛入湘，依騰蛟；三月，進次延平。出發前，諭臣民曰：「中爾等立朕爲君，志在救民雪恥，朕將暫至郡武，相機出關，古人創業中興，雖不危而後濟？朕以「甯進死，不退生」六字自誓，如有敢請駕回天與及避幸廣東者，立斬以殉。」鄭芝龍不欲王行，鼓動士民多方攀阻。閩侯二縣耆老詣延平，請駕回福京，王太息曰：「卽位十有一月，日夜所思何事，豈得回鑾？但恨在閩不能安閩，閩民不負朕，朕負閩民多矣。」建甯諸生，請大駕再臨建水，王曰：「朕進取之志甚銳，萬無轉蹕之理。」

清順治三年六月浙東兵潰，魯王航海遁於舟山。清兵既取紹興，破金華，寧波，溫州，台州，衢州，江山相繼而下，兩浙悉平，情乃專力以攻閩。將度仙霞關，鄭芝龍已與清通款，盡撤施福等守關之軍還安平，王手勸燹之曰：「卿稍遲，朕與卿同行。」芝龍不顧，由是精兵入關如入無人之境。至建甯，守臣黃大鵬，鄭爲紅死之。時鄭鴻逵駐關外，聞清兵進攻，疾逃至浦城，部下兵一時潰散。唐王倉卒自延平之汀州，猶載書十餘篇自隨。清兵前

銘都統勞山，冒明旗幟，疾馳七晝夜，追獲唐王於汀州。送至福州，不食而死。一說自亂軍中逃出，走瓊州五指山爲僧，但以死之一說爲確。其后曾氏警敏知書，每羣臣奏事，妃於屏聽之，共決進止。田留大臣議政至夜深，后親調羹以進，至是被執，至九瀟得間投水死。大學士，路振飛蔣德璣等先後死。是年十月四日，贛州陷，大學士萬元吉，楊廷麟等死之。鄭芝龍自安平降，蘇觀生退保廣州。

唐王聿健爲太祖第二十四子唐定王後，國於南陽。其祖端王碩瓊惑於嬖妾之言，囚聿健父世子義，王時方三歲，從父囚中，稍長讀書，能識大義。雖處內艱之中，而不奪守正之志。崇禎五年，祖卒，嗣位，時年三十一。九年八月，京師戒嚴，王率衆勤王，崇禎帝疑其將謀不軌，下嚴旨切責，說他不該擅離封地，廢爲庶人，照常時對待罪宗的辦法，將他發往鳳陽，安置高牆之內。守陵太監索賄不得，鎖繫以困挫之，王不勝其辱，病幾殆，妃曾氏割股進，始愈。但廩祿不時，費用乏絕，還是很苦。淮撫路振飛賑罪宗入牆，見王勤辛讀書，著作已有數十卷，頗爲欽佩。上疏請加恩罪宗，並私下加以周濟。福王立，大赦，唐王亦得出高牆，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廣西平樂縣。至杭州，前刑部尚書徐石麒，淮撫錢繼登等請留監國，王不允。六月八日，潯王監國於杭，王拜牋以賀。越三日，清兵至塘棲，潯王出降，瑞王，惠王亦自紹興降，唐王遂隨鄭鴻逵等至閩建號。王長身豐頤，無鬚，性儉樸，傷國家多難，救斷酒肉，衣大布衣。後宮驕使，惟老嫗數人。每出諭旨，辭氣慷慨，舉朝感動。時浙魯已傾，八閩危急，羣臣之身家念重者，不免陰持兩端。一日王於行將退朝之際，命內侍捧一篋置殿前，諭曰：「吾初無天下之心，賴諸卿擁戴，越在海隅，布袍糲食，曉夜焦勞，有何人君之樂？止是上爲祖宗，下爲百姓，惟恐負卿等立君之意。昨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今具在此，吾不欲知其姓名，著錦衣衛檢明封數

，對衆焚之，卿等宜無負初衷也。」其寬大如此。雅好閑齋，喜翰墨，有河間獻王風，傳檄手諭，千言瀟灑，文采斐然；又明察恭儉，親親尊士，循良愛民，而有撫綏大略，實大有爲之主，而末世之賢君也。借扼於鄭芝龍，不得展其智略，頓挫而死，論史者惜之。

現在且回頭敘述此次殉難諸臣之事。

鄭爲虹字天玉，江都人，崇禎進士。除浦城知縣。唐王過浦城，知其廉，及建號，召爲御史。部民相率乞糧，有十不可去之疏，乃令以御史巡視仙霞關，駐浦城；尋命巡撫上游四府，兼領閩移。鄭芝龍部將奪民舟，爲虹責之，芝龍訴於王，王爲諭解，然是時芝龍已懷異志，盡撤守關兵，仙霞嶺二百里間無一人。清兵長驅直入，爲虹亟返浦，縱士民出走，自守空城。百姓議出降以全其命，爲虹不肯，再請，執不允。清兵執之，擁見統帥，迫其跪，不屈。清帥嘉其節，不忍遽殺，且勸薙髮，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求速死，髮不可薙也。」明日，復召見，責輸餉，爲虹曰：「清白吏何處得金來？」百姓爭欲代輸贖其死，爲虹曰：「民窮財盡何必爲我代輸？」因大罵。清帥怒，下令斬之，爲虹大喊，奮躍，揮刀自刺胸，不死，遂見殺，百姓爲之立祀。黃大鵬同日死。大鵬字文若，建陽人，崇禎進士，爲義烏知縣，有能聲。後改衢州龍游縣令。授金衢道。清招撫衢州，謂大鵬曰：「鼎革之事，自古皆然，天下歸大清，今已八九，豈衢之一郡所能抗，不如早降。大鵬不從。是時衢州陸知府與各屬縣令，悉望風投誠，龍游與浦城接壤，清帥駐紮於此。諸降臣入俱跪，獨大鵬紅袍紗帽，挺立衆中。清帥問立者爲誰？對曰：「前任龍游知縣，今爲金衢道黃大鵬也。」清帥問：「汝何不跪？」大鵬大罵，帥怒，令割其舌，大鵬噴血而罵，觸階死。浦人亦爲立廟。

路振飛，字見白，號皓月，直隸曲周人，天啓進士。崇禎中官福建按察使，晉僉都御史，巡撫淮陽。會周濟唐王於囚繫中，見前，南京陷，振飛東走與其鄉諸生韓雄等聚兵太湖。唐王立，思念舊恩，遣人持勅書訪之，曰：「麥飯葷粥念久欲報。」又懸賞有能得振飛者，官五品，賜二千金。振飛乃赴召。王大悅，在道上卽拜之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已至行在，與寧抵夜分，撤燭送歸，解身所御玉帶賜之。遇事敢言，持正不阿。清兵至延平，唐王倉卒出走，振飛追扈不及，縊邵武山寺。永曆中，贈太傅，諡文貞。

傅冠，字元甫，江西進賢人。天啓進士，廷試第二人，受編修。崇禎時曾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在閣一年，多所獻替，以疾乞休，賜馳驛歸里。闖賊餘黨犯江南，破進賢，冠奔於福建。唐王起其原官，已而任。清兵至，冠走泰寧門人江亨龍家，爲江之仇家執獻於清兵。大帥李成棟親解其縛，勸之降，曰：「公大臣，釋留當請朝旨，但肯去髮，則保無他。」冠厲聲曰：「汝知千古之前，有文文山乎？吾鄉先進也。吾鄉惟有斷頭宰相！」成棟嘆曰：「汀州，飲食與共，一日對弈罷，發閱文書曰：『公必不順，今旨下收公矣。』冠欣然曰：『早累吾事，爾之賜也。』」整衣冠南向拜君，西向拜祖，從容就刑。冠被執時，作書自述其奔竄囚繫之狀甚詳。

蔣德璟，字八公，泉州晉江人，進士。崇禎中官詹事侍讀學士，後晉東閣大學士，入直。德璟明習國典，曉練世務，立朝時正。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琛，熊開元得罪，禍且不測，德璟引宗太宗優容魏徵事微詞以解，帝頗爲霽，故宗周僅獲削籍之譴。又因值日講，乘機爲宗周求情，復其官。唐王之立，德璟已久返故鄉，詔起其官，位次黃道周下，嘗自請出關，相機督戰，而守關將施福等不受節制。德璟知事不可爲，太息，乞罷職歸泉州，消下泉州，不食死。

曹學佺，侯官人，官禮部侍郎，傾家助軍，福州陷，自縊，年七十三。姜一洪，紹興餘姚人，進士，官吏部右侍郎，汀州陷，水死。吳開禮，錢塘人，爲上游巡撫，率鄉勇力戰而死，皆從略。

方唐王倉卒離棄延平而走汀州。守延平者爲知府王士和。士和字萬育，金谿人，崇禎舉人。南京既覆，江西亦遭兵燹，士和避亂入閩，授吏部司務，疏陳時政闕失凡數千言，唐王刊賜文武諸臣，且召士和入對，嘉獎備至。擢兵部主事，未一月，擢延平知府。八月，警報屢至，士和召父老謂曰：「吾雖一月郡守，常與城共存亡，若等可速出，毋使數萬生靈，盡膏斧鑕。」衆泣，士和亦泣，退入內署，謂友人曰：「吾一介書生，數月而忝二千石，安敢偷生？」其友勸以勿死，正色曰：「君子愛人以德，姑息何爲？」從容正衣冠，閉戶投繯死。

從唐王走汀州而死者有吳上琛，熊緯。琛字席公，世襲福州右衛指揮使，好讀書，能作詩。襲職後，復舉武鄉試。唐王臨，官錦衣衛指揮，遷署都督僉事，充御營總兵官，從至汀州，唐王被執，琛奔還福州，謂家人曰：「吾世臣不可苟活，爲我採毒草來。」其妾劉氏，年二十，願同死，琛喜曰：「汝幼婦亦知死國之義耶？」遂整冠帶與妾共飲毒酒而卒。緯，南昌人，崇禎進士。授行人。南京既覆，每飲酒輒涕泗交下。友人告之曰：「昔狼曠有言，吾未獲死所。子既有志，曷求死乎？」乃赴延平，謁唐王，擢給事中，尋扈駕至汀州，遭變，從官皆散，緯仍奔赴，與清兵力戰而死。

又有周之藩者，字長平，失其籍貫。崇禎中曾爲福建參將，唐王進之爲前軍都督府總兵官。時唐王方議大舉出兵，命之藩以所部由汀州出，直抵南昌，而爲鄒芝龍所阻不果。唐王由延平出走，之藩踰嶺趨扈，追兵既迫，大聲呼曰：「吾大明皇帝也！」清兵爭前執之，辨知非是，潰矢射之，矢集其身如猬而死。見全祖望《琦亭集》，

唐王不死爲僧之傳說，或卽由之濬代死而來耳。

第七章 廣信建昌撫州與贛州的兵事

浙東對滿清侵略抵抗最烈，是與南宋移民的血統有關，至於江西則爲文天祥的故鄉，在正氣歌鼓盪感召之下，江西人士所表現民族意識之強烈，愛國熱情之蓬勃，確乎與別的省份不同。這可見歷史偉人是不可少的，歷史文化與地理環境對於國民品性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談教育者尙其留意於此呵！

現在爲便利起見，以廣信鉛山爲一集團，建昌（今南城）撫州爲另一集團，贛州吉安又爲另一集團。而分述之。

廣信鉛山方面以詹兆恆，胡夢泰，周定仍等爲主。詹兆恆，字目如，廣信永豐人。崇禎進士。由甄寧知縣徵授南京御史。福王立，擢大理寺丞，馬士英薦阮大鍼，令冠帶陛見，兆恆言先皇手定逆案，斐劉羣兇，第一美政。今者大仇未報，乃忽召大鍼還之冠帶，豈不上傷先皇靈，下短忠義氣哉！疏奏，命取逆案遺覽，兆恆卽上進，而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大鍼竟起用。其秋奉命祭告，尋進本寺少卿，使事竣，卽旋里。唐王立，拜兆恆兵部左侍郎，佐黃道周協守廣信，廣信破，奔懷玉山，聚衆數千人自保，尋進攻徽州之開化縣，兵敗歿於陣。

胡夢泰，字友蠡，廣信鉛山人，崇禎進士，除秦化知縣。常以捕治邑中豪紳之子，得直名。十六年夏，吏部會廷臣舉天下賢能有司十人，夢泰與焉。行取入都，補唐縣。京師陷，南歸，唐王時授兵科給事中，奉使旋里。清兵來，夢泰傾家募兵，與巡撫周定仍等守城，圍數月，城破，夫婦俱寢死。

周宗仍，南昌人，崇禎進士，與萬文英、胡奇偉、胡甲桂舉兵保廣信，唐王卽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城破死之。萬文英，南昌人，爲鳳陽推官。福王時起禮部主事，丁艱不赴。唐王授爲兵部員外郎，監黃道周諸軍，協守廣信，諸軍敗於鉛山，文英舉家赴水。胡奇偉，進賢人，歷官兵部主事，唐王授爲湖東副使，守廣信，兵敗死之。胡甲桂，字秋卿，岷山人，崇禎貢生。授南昌通判，遷永州同知，以道梗改廣信，至則南昌袁州吉安俱失，廣信止疲卒千人，士民多竄徙。會黃道周以募兵至，相與議城守，已而道周敗沒，勢益孤，甲桂效死不去，城破被執，諭降不從，幽別室自經死。又有畢士貞者，貴谿人，舉於鄉，同守廣信，城破赴水，家人救之，行至五里橋，望拜祖塋，觸橋柱死。

至建昌方面則有益王之事。益王名由本，封建昌，兩都機陷，郡紳勸王舉兵，郡儀賓——明郡王壻稱——諸生鄧思銘言：「王義兼臣子，宗社傾危，豈容坐視？」因首建起兵之議，王從之。委郡藩永甯王慈炎，及羅川王某主其事。於是羅川王與東郡艾命新、艾南英謀，以書約紳士同仇共義，募集劉琦、楊獨龍、僧丹竹等三十六人，就南英家歃血盟誓，得義勇七八千人。諸紳各捐資助餉，兵勢稍振。然與清軍戰時，有漢奸爲內亂，師潰，由本逃至福州，就唐王，福州陷，被執死之。慈炎入粵，招蕭陞、閔總二軍，提兵出湖東，復建昌，乘勝拔撫州，及進賢縣。然亦爲清將王德仁所攻，被執死。羅川王則陣亡。

陳泰來，字剛長，江西新昌人。崇禎進士。由宣城知縣，入爲戶科給事中。福王時起刑科左給事中，不赴，唐王擢爲太僕寺少卿，與萬元吉同守贛州，再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江西義軍。李自成敗。走武昌，其部下散掠新昌境，泰來大破之。初益王起兵建昌，泰來欲從王，同邑按察使漆嘉祉，舉人戴國士持不可。已而新昌破，國士

出降，秦來惡之。會上高舉人曹志明等兵起，秦來與相結。十二月攻取上高、新昌、寧州、殺國士妻子，遂取萬載。清兵逼新昌，守將出降，秦來走界埠，志明等從上高移兵與相會，進取撫州，兵敗皆死。

王養正，字聖功，泗州人。崇禎進士，授海鹽知縣，累遷南康知府，計穢巨寇鄧熊二人，一方賴之。福王時進副使，分巡建昌。南都既覆，清兵下江西，巡撫曠昭，棄南昌遁走，瑞州列城，望風而潰，養正乃與布政使夏萬亨、知府王楫、推官劉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等起兵拒守，閱三日，有客兵內應，城破，養正等被執至南昌，與萬亨等同死。其妻張氏聞之絕粒九日而亡。

萬亨，字元禮，崑山人，起家舉人。南昌失守，避建昌與養正同死。其妻顧氏，媳陸氏，及一孫，一孫女先赴井，僕婢死者復十餘人。城字元壽，松江華亭人。舉於鄉，授宿州學正，流賊至，佐有司捍禦有功，屢遷工部主事，權稅蕪湖，都城陷，諸權稅者多以自入，城嘆曰：「君父遭非常禍，臣子反因以爲利耶？」悉歸之南京戶部。尋由郎中遷建昌知府，城破，械至南昌死。允浩掖縣人，夏隆宜興人，皆崇禎進士。時同死者六人，一人失其姓名，建昌人哀其忠，聚葬一處，表曰：「六君子之墓」

初建昌諸生鄧思銘，聞北都陷，集其儕數十人爲庠兵，朔望習技擊，射御，爲國報仇。請於有司，有司笑曰：「庠可兵耶？」衆志遂懈。然思銘尚勸益王由本起兵，建議以賂財者助餉，負才者參謀，有勇者出戰，王甚以爲然。明年城破，自殺。

曾亨應，字子嘉，臨川人，崇禎進士。歷官吏部文選主事。崇禎十五年秋，有詔起廢，亨應以毛士龍，李有諤，喬可聘等十人上，御史張懋爵劾其納賄行私。亨應疏辯，懋爵三疏力攻，遂被謫去。福王立之明年，江西列

城皆不守，亨應命弟和應奉父棟入關，而已與艾南英，揭重熙謀城守。會永寧王慈炎招連子嗣士兵數萬，復建昌，入撫洲，寓普亨應，募兵數百，與相犄角。

一日，方置酒宴客，而清兵至，亨應避石室，其從弟某指示之，遂被執，並執其長子筠。亨應顧筠曰：「勉之，一日千秋，毋自負！」筠曰諾，先受刑死。清人釋亨應縛，諭之降，不答，被戮，和應聞兄死，曰：「烈哉！兄爲忠臣，兄子爲孝子，復何憾！」既奉父入關，又走避之紫巖，乃拜辭其父，投井死。先是其尸械爲南城知縣，又其叔益爲貴州僉事，並死難，人稱「曾氏五節」云。始亨應爲懋爵所許，朝士頗疑之。後亨應死節，而懋爵竟降李自成爲直指使，衆始知懋爵所許爲不實焉。

艾南英，字千子，東鄉人。七歲作竹林七賢論，長爲諸生，好學，無所不窺。萬曆末，揭屋文腐爛，南英深疾之，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刻四人所作，世人翕然歸之，稱「章羅陳艾」。天啓四年，舉於鄉，對策譏魏忠賢，忠賢怒，削考官籍，停留南英三科。崇禎帝卽位，詔許會試而卒不第。然文日有名，負氣陵物，人多懼其口。江西鄱邑失，南英入關，唐王召見，陳十可憂疏，授兵部主事，尋改御史。在建昌與諸紳訂盟起兵，頗見慷慨之節。後赴延平，遂卒於客次。南英附和錢謙益，痛排王世貞等七子，提倡古文，明史文苑有其傳。

鄭彭兵數萬駐新城，畏清之逼，遁入關。獨監軍張家玉，與徐伯昌、李翔共守。兵逼，家玉戰敗入關，翔率民兵千餘出城拒擊，清兵從間道入城，民兵皆散，徐李皆死。徐字子期，新城人，由舉人改兵部主事，改御史。李，邵武人，貢生。

時江西鄱邑吏城守者，又有李時興、高飛聲等。時興福清人，舉於鄉，歷官袁州同知，攝府事，南昌已降，時興仍極力城守。無何，守將滿繆兵潰，湖廣援將黃朝宜五營亦譟歸，時興度不能守，自縊於萍鄉官舍，一僕亦同死。飛聲字克正，長樂人，崇禎中由鄉舉授玉山知縣，遷同知，乞養去。唐王時，黃道周出督師，邀與偕，令攝撫州事，清兵至，遣家人懷印走謁唐王，而身守城以死。

贛州方面以楊廷麟萬元吉爲主。

楊廷麟字伯祥，江西清江人。崇禎進士。授庶吉士。博學，好奇字，慷慨自負。嘗慨邊將庸懦，自請監軍，遂以兵部職方主事爲盧象昇軍前贊畫，象昇與滿清入侵軍隊戰於畿南，死；廷麟亦罷。弘光初，起原官；未幾，南京失守，其故帥金聲桓投降清廷，卽率師破南昌，撫建廣諸郡皆破，鄉諸生問廷麟將何以自處，廷麟答道：「義不辱於異姓，匿影匡廬，如晉處士陶淵明而已矣。」諸生謂：「陶淵明乃晉室小臣，故可如此，公乃明朝大臣，乃可爲五柳先生之計乎？」廷麟感此言，率了一枝義勇軍與諸路義兵合戰清兵於螺子山，大捷。唐王進廷麟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與大司馬郭惟經協守吉安，與贛撫萬元吉等爲犄角之勢，吉安陷，廷麟至贛州，募民兵二萬，樹柵四萬；又留廣東入衛兵數千，雲南入援兵五千。廣兵跳足跳山谷如飛；滇兵甲楛尤犀利，標槍連弩，洞胸穿札，聲勢大震。與清兵決戰，屢獲勝利，唐王喜，至下詔改郡名爲忠誠府，以旌其功。

有一次，清兵乘水漲，涉十八灘而上，列營城東北，距城二里許，負山爲固。每日鳴角，張雲梯攻城三四次，城中以大礮下擊，殺傷甚衆。又以當時用於軍中的「萬人敵」礮城下，火發桶裂，鐵菱角挾爆發的火藥四面飛舞，敵人碰着了非死卽傷。又一夜，選死士千人，負九龍槍夜渡水，襲敵營，火延營帳，呼聲動天地，清兵大亂。

，拔營登舟而遁，退走三十里。惟待援兵至又合兵來攻，廷麟百計守禦，屢却敵師，心力交瘁。

聞唐王汀州之耗，廷麟哭曰：「靈武不終，天哉！」或邀其至桂林或廣東，廷麟曰：「贛州南粵門戶，不可棄，廷麟惟有死此而已矣。」十月之三日，清將金聲桓用檣擣登城，城中倉卒巷戰，廷麟以事不可爲，投城西蕪池中死。清兵事裂其遺體，各得其一肢一節以爲功。其不得者則奪其服。廷麟二妾率羣婢則投井死。

與楊廷麟同死贛州者，乃萬元吉。元吉字吉人，號慎餘，江西南昌人。天啓進士，授大理評事。時流寇蹂躪中原，元吉乃以兵部職方主事從閣臣楊嗣昌軍前贊畫，馳驅楚豫，辛苦備嘗，隨身止一僕，與家中不通音信者七八年。轉本司郎中，出知揚州。弘光中，陞太僕寺少卿，言軍民隔膜之害頗切。金聲桓既降滿虜，以書招之，元吉作書絕之，其言曰：「夫人相知，貴相知心，台臺與某周旋兵火擾攘之中，尙不知某碌碌小節，膠固難通乎？從古良臣忠臣，但聽人自取其一，台臺自爲良臣，某得爲忠臣，其揆則一。幸而見容，則爲陶靖節，惟台臺之賜；不幸而見逼，則爲謝靈運，亦惟台臺之賜，湖水洋洋，胥濤風波，安往而不得行吾志也。……昔不佞與史相公書札往復，嘗謂不濟則繼之以死，今史公不食前言，幽冥之中，安忍負此良友也。」云云。聲桓得書，遂不復強。

楊廷麟在吉安，聞唐王忽進延平，謀南入贛迎謁，以吉安守禦之責諉之元吉。元吉駭下殿，諸將不悅，皆有貳心。三月，金聲桓來攻，守兵不戰而潰，城遂陷。元吉退屯阜口，清兵追至，又退入贛城。清兵圍之，楊廷麟遣使調廣西狼兵，而身往零都召新軍來救，戰於海林，敗，乃散其兵入贛州，與元吉憑城堅守。元吉殺其二妾，以死自勵，人心稍安。清兵圍城自四月至六月，斗米至八錢，餓死載道，人無叛志，元吉子不堪圍城之苦，縊城

請降，斬之，人呼元吉爲『萬精忠』。元吉素有才，蒞事精敏，及失吉安至是，大約神經受刺激過甚的緣故，日昏然坐城上，對將士不發一言，民兵從清營至者，言軍勢甚盛，輒叱爲間諜，斬之。恃蠻兵自固，不加裁抑，而獨嚴東雲廣客兵，客兵解體。七月，雲南兩廣諸道援師畢集，諸將請戰，而元吉必欲待罷遼球之水師。或言水師難明受海盜出身，桀傲難制，且今水涸，巨船難進，豈能如約。不聽。清兵水師將至，卽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舟中火藥戎器俱失。於是兩廣雲貴諸軍，不戰而潰。城破，部將擁元吉出城，元吉嘆曰：『爲我謝贛人，使合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自投東門江中而死。（一說爲水師救至南雄病卒）

鄒維經，字六修，隴泉人。福王朝會上言『聖明御極將二旬，一切雪恥除兇，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舉。今僞官縱橫於鳳泗，悍卒搶攘於瓜儀，焚掠剽竄之慘，漸逼江南，而廊廟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務，當庭而議，乞令內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盡去刻薄偏私及恩怨報復故習，一以辦賊殺仇爲事。唐王朝，維經在籍，被召兵部尙書，與楊廷麟倡義。清兵入城，維經方巡城，急促水師開戰，連發四十八門，礮皆裂。清兵大入，維經拒戰東門，受傷，敵追入醴醜寺，舉火自焚而死。彭期生，浙江海鹽人，劉宗道弟子，爲湖西道，與楊廷麟並起。螺子山之捷有功，晉弟祿少卿。後又隨廷麟守贛州，或勸其去，彭拔刀自擬，作書訣其子曰：『我備兵文山之廬陵；再轉虔中，又爲文山倡義復仇故處。每覽信國全集，中夜悲吟，襟節自壯。聞車駕決策幸虔，據上游以觀建瓴，濟則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不濟身非吾有，慎無復作念。』城陷日，走韋貢士寶蓋樓自縊。姚奇允，浙人，曾爲南海知縣，爲秀才時曾臥于忠肅祠求夢，夢忠肅紅袍象簡，以身壓其身上曰：『若知重否？』覺而自負，每以忠孝自期，人皆厲而笑之。及城將陷，同鄉彭期生邀其共飲台上，酒酣太息曰：『吾輩保危城

數閱月矣，援絕力窮，與城俱生死，義也。吾同鄉共事千里外，死亦不孤！」因罷酒謝去，夜半城陷，奇允嘆曰：「于公！于公！某知重矣。」卽自縊。同知程必進，字以序，以松陽貢訓導贛州，題授府職，城危，于矩請去之，必進曰：得與封疆死，幸也。矩曰：大人以身報國，兒敢不從。城陷，父子俱死。必進精易理，著有河圖衍義。王其弘，號赤有，安福人，以選貢官兵部主事，守東門，被礮傷額，見執罵死。弟貢生王其隆從死。龔棻，號建木，新建人，官吏部主事，與其隆同督水師，墮馬傷，被部兵擁出湧金門，投水，在籍河南同知盧觀象（諸野史皆書觀象爲象觀，遂與舉兵太湖之盧象觀相混）與參將月中桂皆死水中。萬發祥，號瑞門，清江人，進士，官翰林，發兵科給事中，守小南門，倉卒爲亂兵所害。莊以蒞，贛州人，爲監紀知縣，事急，與其弟秀才某自盡。鍾良則，字毅城，瑞金人，以監紀通判守望江樓，亦自殺。袁從謬，湖廣郴州人，督楚師來贛，守西門。中書舍人劉孟鈞，安福人，守建春門，皆死於火。被執至南昌者四人，一爲都御史楊文薦，一爲總兵劉天鵬，一爲兵部員外郎於斯而，一爲副將汪起龍。三人皆就刑，獨文薦得釋，入山，憤鬱而終。

現在且談一個幽默故事，以結束這一篇緊張悲慘的文章。安福孝廉康范生，字小范，初奉唐王命爲中書舍人，協守贛州。清兵入贛，范生自念兵戈之下，玉石不分，死無名，乃登屋脊而坐。一將望見，提刀一躍而上，革靴滑，仆倒幾墜屋下。范生大笑，以手援之，得不墜，因同他開玩笑般說道：做將官的人，要有智謀，單靠蠻幹是不行的，你一味恃勇，無怪要喫這一交了。清將驚甚，卽於屋脊旁叩謝，因問公何人？范生道：「我大明官安福康范生也。」清將道，你救了我，我要報你的恩，請你改去明官服色，藏我營中，然後慢慢想法子送你出走，聽你自由。乃共目短將而下，但他仍高冠大袖，在營裏進進出出，被清主帥所聞，將他捉起，送南昌囚百餘日得

脫。著『守虔茹末』嘗論守賴三公：楊廷麟節義文章，羽儀當世，而惜見事稍遲，語言不廣；郭維經公廉平恕，集思廣益，而避才太濫，取將太寬；萬元吉志急身先，清苦絕倫，而自用頗專，與人太忤，時以爲至論云。

第八章 江浙密盟起義的團體

清順治三年至四年之間（公元一六四六—一六四七）江蘇方面發生了幾次智識份子秘密起事的案件，雖然事皆不成，而其悲壯的犧牲，激烈的節概，也算晚明復國運動史上很有光彩的一頁。

先是江南各郡反抗清朝薙髮令，紛紛獨立，雖不幸均於短時期內先後失敗，但反抗種子仍然散布民間，一有機會，就要死灰復燃；何況各地倡義主謀者也有不死的，他們與航海後的魯王，或擁號閩中的唐王仍可暗通聲氣，所以在內地乘機起事，以爲呼應之策，當然是必有的舉動。

現在我們可以先敘吳勝兆的案件。吳勝兆本明朝舊將，投誠於清，清用爲蘇松提督。起先與蘇州巡撫士國寶，吳淞總兵李成棟一班降臣，怙勢作威，騷擾民衆，江蘇士民，恨之刺骨。江南各地反抗薙髮令的義兵失敗後，尚有殘餘部隊，潛藏太湖之中，與各埠不甘降清的縉紳相聯絡。後吳勝兆覺得做漢奸太無意味，（一說因他盪蕩太湖白蕩，爲人所參，因此對清廷懷恨。）忽思反正，與太湖裏的志士連了盟，叫他們派人到黃斌卿根據地的舟山叫他派海師到吳淞，吳淞守將原是勝兆心腹，可爲內應。恢復了吳淞，他立刻在松江宣布反正，進襲蘇州，則南京可以威脅而下，而東甯半壁，豈不是很容易地又變成了明室的江山了嗎？

那時替吳勝兆與舟山海師統帥黃斌卿往來聯絡者，是順治二年松江起義失敗逃出的陳子龍和他的學生夏完淳

等。黃斌卿與陳夏等訂好了取吳淞的日期以後，由張名振，張煌言，馮京第等率領了一枝海師直向吳淞上駛。將到之際，忽遇颶風大作，大舟覆者十餘，溺死者甚衆，只好敗興而回了。這方面吳勝兆原是個淺露粗疏之人，他反正的消息早已洩漏於外，已經有人在防備着，而他尙有所不知。到了所訂之期，他大會文武，演戲喝酒，半酣之際，就取戲子衣服穿起來，頭頂進賢冠，對衆人道：「這是我明朝的服色，用夏變夷，在此一刻，我是要反正了。」衆人中有說此事恐無成者，勝兆怒，立斬二人，其餘懼甚，願聽約束。城中士庶踴躍相從。但事隔一日，吳淞消息不來，俄而聞殺舟之變，大家知道大局壞了。時武弁中有北籍者，雖一時逼於勝兆之威，換了明朝服色，其實非出本懷，這時候假作報告機密，擒勝兆於密室之中，內院洪承疇疏報清廷以事變經過，傳旨將勝兆梟斬於市。搜得勝兆起義名冊，嚴搜羽黨，於是陳子龍，夏完淳等諸有名文學家一網打盡了。

陳子龍，字臥子，號大樽，松江華亭人。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工妙。出黃宗周之門，所以也算得是黃門弟子。崇禎十年進士及第。選紹興推官。以定許都之亂，擢兵科給事中，命甫下而京師陷，乃事福王於南京。嘗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事不可緩，薦兵部主事何剛專任訓練之責，從之。時福王荒淫，朝臣亦相率趨於頹廢，上疏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今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臣不知其所終」云云，福王置之不理。明年二月，遂乞終養而去。南都覆，與沈猶龍、夏允彝等起義松江，事敗，夏允彝死之，子龍念祖母年已八十，不忍割絕，逃去爲僧。念允彝死節，而已苟活，恐負死友，曾作書以寄允彝於地下，而以自明其志願，書云：

同郡友人草土遺臣陳子龍，再拜移書故殉節吏部考功郎贈左庶子諡文忠夏君彝仲：自足下長逝，遂已歷期，

每一念至，心焉如割。而不孝瑣尾遁荒，寄命鋒鏑，復負大痛，榮榮聖廬，遙望家山，如在異域，……：自分且夕溘死，握手泉路，無用修辭，以飾冥漠，而卒卒視息，遂志無期。足下臨殉，手疏見訣，不責以備亡，而有所敦勉，一載於茲，遘會關阻，曾無毫髮以獲死所，竊恐良友必含憤於首陽之側矣。悲夫！悲夫！夫神理不昧，幽明何殊，足下雖死，凜然英爽，僕即尙生，不忘溝壑，豈渝生平之旦旦，遂自棄君子，不一舒憤，遺割肝腎乎？

足下長僕，實周一星，追憶曩時，僕才過志學，僅解操觚，而足下薦州里，隨計吏已十餘載，忘年納交，過美其談，……：自此以來，麗編日密，善善同清，惡惡同污，一義必共討析，一文必共欣賞，……：二十年間，夷險非一，形雖異氣，義同孔懷，……：足下握符閩表，僕則備員會稽，相去二千餘里，歲月之間，郵傳不絕，互相警勗，立德立功，自謂百年，可共相保，……：何圖輿蓋崩摧，萬事塗炭，嗟呼，僕雖交滿天下，安得義兼師友，如足下者哉？……：足下自閩中奉諱後，見世難交作，卜築山阿，慨然有終焉之志，及聞都門失守，先帝升遐，痛深裂眦，願語僕若一旦北詔下郡國，當以學宮之璧水爲汨羅，前輩有出語稍不倫者，足下庭叱之，幾於怒罵，足下平生溫雅，不失色於僕隸，而臨義壯烈如此，固知死志訣矣。北兵渡江，列郡茅靡，舊交故帥，受旨移書，逞其詭詞，妄爲招誘，僕作逋臣，莫能躡跡，而足下則見其裨將，答書數百言，責以大義，矢以靡他。至列郡義兵起，同志之士，紛紛建旗鼓，足下斷其不可恃，次第得徐家宰、徐詹言、侯納言諸公死間，語僕曰：事勢不可爲，惟有守正不屈，以從諸君子而已。嗟乎，事當橫流，以身殉難者多矣，或迫於勢地，計無復之；又或激於一時之氣，豈若足下素所蓄積，舍命不渝，如履常蹈和者哉。上報九廟

，下存三綱，太史公以屈子與日月爭光，又云死有重於泰山，是下可當之矣。更復何恨！

足下臨沒，移書於僕，勉以棄家全身，庶幾得一當。足下死，臣亦思以款款之意，豈獨爲鄙人存在計耶。今往
卅數月矣，上之不能伏歐刀，赴清流，遽自引決，留皎皎之身，以濯先人邱隴；次之，不能重履跋涉，南走
閩越，西奔滇蜀，痛哭于先帝之庭，以幾幸宗廟之復血食；下之不能潛逃下邳，結納滄海，持長挾短，以懷
縱橫之計，而乃竄處孤虛之下，栖伏粉榆之間，往來緇羽，混跡屠沽，國事全無肺腑者，僕卽大不肖，視然而
目，如禽獸焉，而異日固有一死，其何以見足下，庶幾足下知我心矣。僕聞昔衰薄，五世一子，少失怙恃，
育於大母，報恩之志，已非一日，奉詔歸養，計終親年。嬰難以來，憔悴憂勞，老病侵尋，日以益甚。欲扶
搆直道，騎臨山海之間，勢不能也，絕裾而行乎，子然靡依，自非豺狼，其能忍之乎！所以徘徊君親之間，交
戰而不能自決也。悲夫！悲夫！

自慈親見背，痛深罔極，棄絕粗畢，日思苦薦南奔，荷一父之任，分身阻首，猶生之年，而邏絡忽嚴，津梁
頓絕，時無文范，會稽甲盾復爾崩離，自此山河間隔，聲問益渺。……常思上負國家生戍之恩，下負良友
責望之旨，終夜不寐，當食輒嘆。竊不自量，以爲崩城阻霜，不絕於天，義徒逸民，不乏於世，夫趙有程嬰
，晉有豫讓，楚士一哭而無衣賦，韓臣棄家而素書出，……彼千乘之國，一家之臣，而尙有如此之士，豈天
下萬里，義士三百年，羣民數百萬而遂無一人乎？以彼所爲，概可睹矣。僕雖懦弱，安敢遠處，三冬之際，
荷完絳城，將朝衣跣足，自託汗漫，齊魯文學之儒，燕趙奇節之士，荆楚感激之徒，庶幾得一人焉。……古
人有云死者復生，可以無悔，又云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僕敢不勉旃，以垂死友。……百年奄忽，相見

匪徒，阻滯陳詞，賴寬何已！

此書裝達三千言，歷敘二人性情、志趣、學力、修養，待人接物的態度，立身處世的天節，以及黨的活動，救亡的努力，委婉周匝，沈痛激揚，而接受這封長信的並不是一個人，却是一個鬼，也算得中國文苑中別開生面之作了。惜其過長，僅能揭其大要如此。

子龍自其祖母死後，果然受魯王部院職銜，指揮太湖義軍，一面連絡吳勝兆企圖大舉。事敗，復亡命山澤之間，匿嘉定侯陳會僕劉馴家，尋又遷崑山顧天達家。清政府搜覓至嘉定，執岐谷及其二僕，斬於市，其事蹟已見前。別遣兵圍天達家，遂獲子龍。鎖至蘇州，見攝臺士因寶，長揖不拜。其子年僅六齡亦被捕，捕者故意當子龍的面用大刀劈之，自頂直劈至踵，他竟無一滴之淚。解江寧，於舟中猛躍入水，有一個兵趕緊去拉起他，也被他攀下水。兩人相抱，將沈半頃，待弄上水面時，兩個都無氣了。但清政府遺下令將子龍的頭砍下示衆。

現在要敘子龍弟子其實是同志的夏完淳殉節之事。但在敘述他以前，不妨將他父親夏允彝的事，在這裏補敘一筆。允彝字彝仲，與子龍同邑，倡「幾社」，二人同爲盟主。中過進士，做過知縣。聞北京之變，痛哭累日，毀家倡義，建詞更司法與謀北上討賊，聞南京方面，立了福王乃中止。難竣令下，與沈猶龍、陳子龍等起義松江。松江陷，徬徨山澤間，尙欲有所爲，朋友人黃鶴耀兄弟皆死，欲自殺，其兄之祖勸以出家爲僧，允彝說這不過是偷生之一法，我是不願幹的。清吏以允彝人望所歸，必欲一見，並宣言說「進退惟其意，但求一見，有何不可？」允彝曰「誓有貞婦，或欲嫁之，婦不可，則語之曰：爾即勿從，姑出其面。婦將寧能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乃作絕命詞曰：

少受父訓，長荷國恩，以身殉國，無媿忠貞。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望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處求、廣成；勿齋、繩如；怒人、蘆生；願言從之，握手九京。人雖無死，不泯苦心，修身俟命，敬勵後人。

乃自沈於松塘口，以水太淺不足以溺，將頭鑽入水中而死。起其屍，腰帶未濡，衣背亦尚乾云。時為清順治二年九月（公元一六四五），其兄之旭遂出家為僧。順治四年（公元一六四七）以陳之龍案的株連，勢將不免，遂題絕命詞赴文廟自縊於顏子位旁。其詞有序，略曰：「余讀聖賢書，今死聖賢地，夫亦死於聖賢之教，非死於新朝之法也。」其詞略曰：「……歲寒之意，至死勿遷，仲賦懷沙，身無貶屈（指其弟自沈事）……故君曰逝，故友已亡，吾將安歸，敬附首陽，從容自引，魯壁蹈階，遐哉尼父，余敢對揚！」

按明末文人殉國時，沈泮池，縊文廟者不可一二數。之旭出家為僧，乃為逃避薙髮且免禍，其死仍歸於儒，可謂儒教之殉道者了。

完淳字存古，早慧，六歲能賦詩，有神童之譽。及至十二歲，眉目秀整，舉止如老成人。所作詩賦已成帙。與客席間談九邊情勢及國家危機，娓娓可聽。他父親的一班朋友都很契重他，呼為「小友」。國變後，作大哀賦萬餘言，歷敘亡國經過，感慨淋漓，世爭傳寫，論者謂庚信哀江南賦尚有所不如。其他詩文叙及國難者尚不可勝數，篇篇都極其精彩。時年不過十四五。中國文學史固不少早熟的天才，但像夏完淳如此青年，又有如此驚人的表現，也算是絕無僅有的了。其師陳子龍密謀起事，完淳亦與其盟，曾至太湖與諸義師連絡，違父遺命，盡出家產餉軍，魯王遙授以編修之職。以子龍案牽連被捕，送至南京。洪承疇見其年少，欲寬免之，謬曰：「童子何知，豈能稱兵叛逆，誤墮賊中耳，歸順當不失官。」完淳厲聲曰：「我嘗聞亨九先生本朝人傑，杏山之戰，血濺章

築，先皇帝震悼寢郵，感動華夷，吾常慕其忠烈，年雖少，殺身報國，豈可讓之？」左右云：「上座者卽洪徑略。」完淳叱之曰：「享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聞之，曾經御祭七壇，天子親臨，淚滿龍顏，羣臣嗚咽，汝何逆徒，敢僞託其名以污忠魄！」因躍起奮罵不已。洪承疇從前曾被黃道周、金聲師弟兩番譏罵，這一回又受一個小孩子的恥辱，當然更慚愧得無地自容了。時完淳的丈人錢梅也被捕，不免有怕死貪生之念，一路已用了許多賄賂，這一次見了洪承疇又想求饒，完淳大聲道：「當日公與督師陳公子龍及存古三人同時歃血，上啓國主爲江南舉義之倡，江南人莫不踴躍，今與公慷慨同死，以見陳公於地下，豈不忝偉大丈夫哉！」他丈人聽了這番話，態度也就堅強起來了。完淳囚獄中，日與囚中同志賦詩唱和，談忠說孝，赴市之日，植立不跪，劊子手只好拿刀從前面先割斷他的咽喉，然後再切下他的頭顱。死時尙高呼「高皇帝」者數。時年不滿十七。在獄中著有南冠草、土室餘論、遺母妻書及其他詩文甚富。茲引其數首，以覘其概：

南冠草（共十首選其四）

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

。（別故鄉華亭縣）

孤兒哭無淚，山鬼日爲鄰，古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循階猶有夢，負米竟誰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別母）

憶昔結縉日，正當損甲時，門楣齊閭閻，花燭夾旌旗，問寢談忠孝，同袍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

。（寄妻）

城上鐘山色，松杉落翠微，朝光羣鳥散，暝色二龍飛，壁月沈銀海，金風翦玉衣，孤臣瞻拜近，泉路奉恩輝
(被稱曰遙拜孝陵)

末一首用的是象徵筆法，朝光句言福王在南京尙未成爲氣象，而清兵一到，君臣倉皇遁逃。暝色句指魯唐二王活躍於浙閩之事。壁月句指明室之將亡，但月缺能圓，恢復亦正有日。金風句用杜甫昭陵詩「玉衣長自舉」典故，希望明太祖能如唐太宗之顯靈也。其士室餘論曰：

淳之生也，十有七年，昊天不弔，宇宙禍盈，生之不辰，非我先後。先文忠投淵殉節，使爾無家，湖海飄零，于今三載，風屏霜賦，提衿短衣，備人世之艱辛，極君親之冤酷，窮途歧路，斷梗飛蓬，日旣如流，天猶共載。嗚呼，淳固知生不如死久矣。特以國難家仇，未能圖報，忠臣孝子，自當笑人，故飲恨吞聲，苟全性命。湖中之起，身行在間，不忘稟元，獨當一面，江東嶺表，日月雙懸，(指唐魯二王)先文忠爲國死，淳也爲國生，於是七尺受一命之榮，九重蒙三錫之典，恨不滅此朝食，下報幽冥。噫，以淳拜命臘丸，執戈幕府，成仁一死，抑又何言。嗚呼，家仇未報，臣功未成，齎志重泉，流恨千古，今生已矣，來世爲期，萬歲千秋，不銷義魄，九天八表，永厲英魂，先文忠得爲皇明臣，淳也得爲先文忠子，吞聲歸冥，含笑入地。嗚呼，淳今死矣，抑又何言。

獄中上母書，略曰：「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報母矣。痛自嚴君見背，兩易春秋，冤酷日深，艱辛歷盡，本圖復見天日，以報大仇，卹死榮生，告成黃土，奈天不佑我，顛覆先朝，一旅才興，便成齏粉。淳今日又溘然先從九京，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嗚呼雙慈在堂(完淳乃庶出併嫡母生母共言故曰雙慈)，下

有妹女，門祚衰薄，終鮮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爲生，雖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遺，淳之身君之所用，爲父爲君，死亦何負於雙慈。……兵戈天地，淳死後亂且未有定期，雙慈善保玉體，無以淳爲念，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爲北塞之舉矣。勿悲，忽悲。……將死言善，痛哉，痛哉。人生就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爲忠臣，子得爲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身若敝屣，但爲氣所激，緣悟天人理。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神遊天地間，可以無愧矣。」

同志死者有顧咸正父子，徐爾毅、錢樸兄弟，蔣燮階等凡四十餘人。顧咸正字端本，號鳳庵，崑山人。崇禎舉人，授延安府推官。禦流賊有法，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金髮歸南。參與吳勝兆之盟死。其弟咸廷、咸受皆以抗清兵死，其子天達，字大鴻，貢生；天遴，字仲熊皆以藏匿陳子龍故被殺。大鴻兄弟自謂世受國恩，雖背生義不苟活，故一門父子兄弟五人同死國事，吳中人士莫不悲之。徐爾毅，字似之，卽殉節嘉興的在籍大臣徐石麟長子。被捕後辭氣慷慨，無一撓屈之言，審問他的清吏說：汝父爲忠臣，汝定爲孝子，與錢樸、夏完淳三人同日就刑。樸妻徐氏，爾毅妻孫各自沈以殉。錢樸字仲馭，善人。崇禎進士，爲吏部郎中，曾破家糾太湖義旅。樸字彥林，方其增夏完淳十三歲時隨父赴長樂縣任，道過丈人鄉里，因謁見，時四方多故，兵食交困，完淳啓問：今日時勢如此，不知大人所閱何書，所重何事。他丈人方把他當做無知小童，忽然聽他提出這樣大問題來，一時倒弄得不知所答，只好吃吃地說道：我所學所重之事，與令尊差不多。後來他之加盟和國一死，究竟都出於這位女婿的激勵。另外一個秘密集團，主持其事者也是知識份子。名士楊廷樞死於此役，廷樞字維斗，吳縣人。以氣節自任，有古柏軒集，倡「應社」於吳中，與松江陳子龍、夏允彝的「幾社」互相呼應，都是東林社的別派，主義上雖與

東林不盡同，而在砥礪名節，切磋學問這一點則沒有什麼歧異之處的。廷樞與陳夏二人友誼也極厚，又與當時復社名士張溥等往來甚密。崇禎三年中了解元，聲譽更隆，門下弟子至三千餘人。國變後，隱居鄧尉山中，清順治四年四月，以門人戴之偽謀響應海上之師起事，事敗，詞連廷樞，遂被捕下獄。慨然曰：「予自幼讀書，慕之信國之爲人，今日之事素志也。」五月朔，大帥會鞠廷樞於吳江泗洲，重其明望，許以薙髮可不死。廷樞曰：「砍頭事小，薙頭事大。」乃斬之。臨刑大聲白：「生爲大明人。」刑者急揮以刃，首墮地，復曰：「死爲大明鬼。」觀者皆爲咋舌。此事似涉荒唐，恐怕是傳聞者誇大其詞罷了。未死前妻女先殉。

廷樞在舟中題詩血衣併爲書以遺其孤兒曰：

蘇州有明遺士楊廷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烈之志，立身行己，事不愧於古人，積學高文，名滿乎宇內。爲孝廉者一十五載，生世間者五十三年，作士林鄉黨之規模，庶幾東京郭有道，負綱常名教之重任，願爲宋室文山。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年，其月則孟夏之月。生平所學，至此方爲快然，千古爲心，到底終須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志，尙辜累朝所受之恩，魂炯炯而升天，當爲厲鬼，氣英英而墜地，期待來生。舟中書此，不能盡言，留此血衣，以俟異日。願我同志，而付遺孤，如痛父母，卽思忠孝，垂沒之言，以此爲訣。四月二十八日舟中血書

遺詩十二首（有序）

余自幼讀書慕文僖國先生之爲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四月二十四日被縛，餓五日未死，罵，未殺，未知尙有幾日不死。遍體受傷，十指俱損，而胸中浩然之氣，正與文信國燕市時無異，俯仰快然，可以無憾。

覺人生讀書，至此甚是得力。留此遺墨，以俟後人知之。因舟中漫就一十二首：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氣千秋應不散，於今重復有斯人。

浩氣凌空死不難，千年血淚未曾乾，夜來星斗終天燦，一點忠魂在此間。

社稷傾頽已二年，偷生視息又何顏，祇今浩氣還天地，方信平生不苟然。

嘆息常山有舌鋒，日星炯炯貫空中，子規啼血歸來後，夜半聲聞遠寺鐘。

有妻慷慨死同歸，有女堅貞志不移，不是一番同患難，誰知閨閣有奇兒。

近來賣國盡鬚眉，斷送河山更可悲，幸有一家如母女，綱常猶自賴維持。

其餘六首已失傳，殊為可惜。

又另一件秘密起事的案件，主持者為黃統祺，統祺字介之，號大愚，江陰人。天啓元年恩貢。方閣應元等之守江陰，統祺曾與門人（一說中表）徐趨起兵行塘以為響應。魯監國遙授以兵部尚書，賜勅印。城陷，統祺潛逃，暗中傳檄四方，糾合同志，其檄文有言云：「卽如江上孤城，首倡人間大義，斬馘萬計，固守八旬，亦可見我非脆骨柔腸，必不可扶之弱植，彼非四目兩口，必不可勝之雄師；特繫乎順逆之人心，與盛衰之士氣。」這可見江陰圍守八十餘日，被屠十餘萬人，不是沒有代價的。這代價便是恢復了明遺民的自信心和鼓勵了他們仗義復仇的勇氣。

清順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統祺與徐趨謀於八月十五日，殺入兵備道衙門，從清吏手裏重新奪回江陰。有人向兵備道徐服遠告變，徐趨說左右終是一死，被捕而死，不如幹一下而死，遂提早起事，失敗。同志株連殺戮者二百餘家。統祺與徐趨仗劍入海而脫。四年（公元一六四七）統祺糾合常州等五郡，同日起義恢復，聚衆數萬屯

武進白土地方爲常州知府夏一鶚所破，趨被執，統祺遁江北。事雖不就，志不稍衰，潛伏逃竄中，姓名屢易，或名「張睢」，或名「趙漁」，或名「王夢白」，或號「太白行者」，甚至衣穿履決，乞食於市。後館於淮上周姓家，被人告發，被捕下獄。在獄中慷慨如平時，題詠不稍輟，落筆灑然，又作小遊仙草數章，自加註解，付門人鄧大臨。言曰：「嗟乎，遊仙詩，寓言也，卽註亦非的解，後世知有黃介子，庶幾不昧我心。」方起事常州，以舟徒自舟山進發，颶風大作，統祺溺於海，賴勇士石某負之，始得登岸，賦詩曰：「可憐上帝口口醉，自嘆遺民與石頭，縱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還。」其小遊仙草中有句云：「孤緣無用從人割，奮爲能明苦自煎，」「惟有丹心堅自愛，忍能鑿破爲圓。」皆有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在內，值得玩味。又曾題閔公死守孤城狀云：「自古奇男子，抱剛勝可生可沒；此心不二。事到盡頭難措手，猶是竭忠盡智，豈不知天時人事？四顧茫茫無可共，矢忠忠，吾盡吾心耳；成與敗，總非計。」又曰：「聊憑一腔義憤，壯乾坤氣，况是有生必有死，君恩原未報，問臣心，如是差無愧。」皆可與上述之詩參看。受刑期屆，鄧大臨以告，命取舊衣著之，跌坐而逝，想係服毒。時爲順治六年三月（公元一六四九）清軍仍戮其屍，大臨號泣贖歸葬之，變服爲黃冠而隱。

先是統祺遁江北時，清吏執其子大洪，大淳、大洪等，兄弟爭死，毫無畏怯。後皆沒入旗籍爲奴。起義前，徐趨註同志姓名於冊凡數千人，滿被捕時很迅速的將那本冊子撕碎咽入腹中，所以無所波及。

這裏讓我帶敘烈婦黃周氏的悲壯事蹟。烈婦周氏，黃大洪之妻。初統祺起事，周氏避難浙西。滿問歸，爲清吏所得，周氏驚痛，引帶自縊，爲婢所救，不死。遂東裝謀歸，曰：「夫子性命不可知，我婦人，奈何泊數萬里外求活哉！」時用兵之際，交通阻滯，覓一漁艇，晝伏夜行，水漿不入口者數日。抵家，則家已破，依其姨祖母

沈氏，日採野菜，雜糲糝以充飢，竭十指之力以供夫獄中糲粥。凡十閱月而事始解。及毓祺被捕，周氏恐累親黨，乃毀居村舍，佃田數畝，與夫俱歸，絕粒七日不死，乃復食。竭力操家政，一切蕪穢、墮戶、鋤瓜、刈黍之事皆躬操之。次年三月，毓祺死獄中，大洪與弟等皆逮赴金陵。周氏投老婦董氏家，人定後，投宅後池中。漏二下，始覺而覓之，尸已浮水面。董氏多方救，嘔水數斗，居然得蘇。捕卒驅迫，求死不得，聞人言服金屑可死，屑三錢服之，盤旋腸胃，痛不可忍，竟不死。洪友楊廷玉聞其事，謂「金不赤，不得殺人，」脫其妻赤金戒子二枚，屑以進，亦無驗。明早，上堂，太守按冊呼名，氏直立不應，舉右袂障面，左手引刃自刎，刃入喉者二寸，流血噴注而仆，滿堂大驚。好事者釀金治棺，將為發喪，乃至夜半，喉中隱隱有聲，又活了。太守欽其義烈，許召領放歸，無何頸創復合，金屑亦不爲害。夏一鶚必欲盡陷黃家人，又遣差役來捕，周氏卒從容投繯而死。

甯波方面有「六狂生」、「五君子」，全祖望於其鮑琦亭集紀之甚詳，茲鈎稽其事如次。所謂「六狂生」者爲項志寧、陸宇燿、張夢錫、華夏、王家勤、毛聚奎。而以志寧爲首。志寧字幼安，鄞縣人。清順治二年六月清兵長驅入浙，志寧遍謁同里縉紳勸以起兵，皆笑以爲狂。獨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贊成其舉，但士民尙復觀望。閏六月初八日，餘姚兵起，明日會稽亦響應，又明日鄞人始會議，然猶相顧莫敢主者，最後肅樂力疾至，請獨任其事。爲謝三賓所疾，幾至不測，幸王之仁尙明大義，反逼三賓出家財萬金以充軍餉，而與諸義兵合，事見王之仁傳。不資。時浙東山中義勇軍蜂起，或結砦置柵，或出沒無常，以李長祥、王翊兩軍爲盟主。志寧與之連結，令王翊以奇兵襲甯波，而他們翻城爲應；因連李長祥部下紹興，部署才定，而爲三賓所偵知，又去告密，志寧逃至舟山，魯王授爲兵科都給事中，時時奉使入內地聯絡諸山寨軍以爲海上策應。直至順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舟山失

守，志寧自刎而死。

張夢錫，字雲生，起義事敗，亦入海，授司務，尋晉侍御。雖屬文士，而於弓矢矛戟皆一一嫻熟，故能參與戰鬥。軍中呼張煌言爲『大張君』，他爲『小張君』。煌言結營平岡，他結營大皎，兩軍相望，軍中又呼之爲『大張軍』『小張軍』。順治七年（公元一六五〇）清兵舉行大掃蕩，諸義軍相繼散，夢錫待士有恩，所部五百餘人皆不忍去。清兵至，夢錫挾長矛應兵出戰，殺傷甚多，卒以衆寡不敵，陣亡。五百人皆殞，僅有三人突圍逃出。數日後此三人者遂負錫屍葬之大皎之南麓。

陸宇燭，字周明，少與錢肅樂同學，故參與起義。事敗隨魯王航海，魯王又敗，飄泊江湖十餘年，至康熙時復被捕下獄，得脫歸，道卒。其弟宇煊爲私諡『節介』有霜聲集。毛聚奎，字象來，一字文垣，以起義事屢遭名捕，逃亡在外始免，晚年始歸故鄉。有吞月子集。其華夏與王家勤則死於『五君子』之難。

所謂『五君子』，除華王二人外，尚有屠獻宸、董德欽、楊文琦三人。華夏，字吉甫，別字曠農。以恩貢入太學。爲劉宗周弟子。江上師潰，錢肅樂航海入閩，連下三十餘城，聞告急，清使浙江抽兵應之，浙之守備遂空虛，華夏認爲有機可乘，暗地聯絡各地義兵志士，密謀起事。親到舟山乞師於黃斌卿，斌卿猶豫不應，失了幾次好機會。謝三賓又去告密，清吏捕華下獄，董德欽等用了很多的賄賂才將他救出。還參加各地義軍工作，又親到舟山勸黃斌卿出兵爲應，斌卿被他攔不過，才答應出師。華夏又東西聯絡，飛書發使，日夜不息，心血不知用去幾斗，正待一鼓成功，光復東南半壁，不意那個魔鬼頭兒謝三賓又來作祟，將他一木義士名冊叫做什麼『大關帛書』的賺去了。清吏急捕華夏入獄，嚴刑拷訊，究其黨與。華夏慷慨地答道：『心、腹、腎、腸、肝、胆，吾同

謀也。』問帛書所載楊王屠董諸人，皆言不預其事，再加拷掠，大呼道：『太祖高皇帝造謀，烈皇帝主兵，安皇帝（弘光帝）司餉，其餘甲申乙酉殉節諸忠，范公崇文、史公可法而下，皆同謀也。』拷掠再三，終不改口。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清順治五年（公元一六四八）五月初五日死於市。臨刑，直指秦世楨，（就是這一次案件的主辦人），對他說道：『我非不想出脫你，無奈國法如此，想你不至於怨恨我吧。』華夏答道：『這有什麼要緊，這是一樣的，我的事成功了，我決不饒你的命，我的事失敗了，你當然也不饒我的命的。』

華夏夫人陸氏，有雋才而性貞且孝，夏被難時，夫人絕粒七日不死，或曰：有姑在，何可死也。乃日進一餐。夏死，夫人親至市縫其首於屍，使人扛歸。復絕食，其姑涕泣苦勸，復日進一餐。已而清吏有令徙諸義士家屬爲旗人奴。陸氏嘆道：『天乎！吾不得終孝養矣。』視盎中尚有餘米，親搗臼舂之，舂畢，跪姑前曰：『媳終不得事姑，願姑強飯自愛，以保天年，語未畢，姑失聲哭，陸氏亦哭，鄰里聚觀如堵牆，皆哭失聲。陸氏徐起投繯，既上而環絕者再，時方盛暑，汗下如雨，鄰婦或以楊梅一盂進曰：『願夫人嘗此而後死！』陸氏亦渴甚，啖之盡，拭汗易繯而絕。

屠獻宸，字天生，董德欽，字若思，皆名家之後，以甲第雄於甬上。二人又皆負高才，講氣節。南都之覆，德欽慟哭納其衣巾於文廟，表示從此要去從軍，再不做儒門弟子了。時寧波義師尚未動，獻宸西向蕭山探行省消息，聞潞王迎降而歸，道出姚江，則孫嘉績、熊汝霖二公已舉兵，獻宸杖策謁軍門，二公奇之，留參其軍事。次日則華夏等亦與德欽擁錢肅樂起兵，會師江上，肅樂執獻宸手而慰勞之道：『君可謂先平陰之役而鳴者也。』獻宸募義兵爲小營，軍於瓜瀝之龍王堂前，魯王授以軍都主事；德欽亦以招軍輸餉功，授監紀推官。已而江上事壞

，並作道裝歸里。後與降清遊擊將軍其實從前是史可法故部將陳天寵、陳仲讓相結，欲以二人所部爲內應，德欽又盡變其家產以爲軍餉，竟爲謝三賓所發。黃斌卿師出無功。屠臺二人逃天台山，仍被追捕。與華夏同日死。華夏刑，華夏欣然道：「吾與二兄的魂魄當共成長虹，永遠橫亙在天上了。」屠夫人朱氏賢而有才，其老女傭恐其死，守之，朱氏好言如平時，潛賦絕命詩，伺老女傭不在側，自縊而卒。

王家勤，字貞一，別字石雁，亦劉宗周弟子。博通四部，其文爲簡靜博奧，莊坦冲夷，與華夏相仲伯。福王時以選貢入太學。起義於鄞，魯王授以大理評事。甫期年而魯王敗，於是諸遺臣義士，日夜謀所以復國者，其主嬰之祕密集合所，則爲華夏與家勤二家。最後一次，家勤募姜山死士三千人，糧餉均其供集，並屠牛釀酒，刺血誓師，約與舟山海師相應。時諸道所集之兵只有他這一枝最爲齊整。謝三賓告變，家勤知事無成，鳴鼓會諸將由大嵩以入海，而清定海大將軍常得功已遣水師扼其入海之路，家勤遂被執。因華夏將這件案子一齊担在自己肩上，人家勸家勤勿承認，家勤道：「吾亦何望爲覆巢之完卵哉。華楊施杜不可負也！」累訊，瞠目不復一語，遂以六月二十日被戮死，門人私諡曰「忠潔」。

楊文琦一家四忠雙烈，也算鄞縣美談。四忠者兄弟五人，老三早卒不算，老大文琦字璠仲，號楚石，官監紀推官；老二文琮，字天璧，官職方；老四文瓚，字贊玉，號圓石，官監察御史；老五文球，字天琅，官都督府簿事。他們在浙在閩都出過一番力，不幸魯唐二王相繼失取，潛行歸鄉，隱居於泰順之竹園，旋返甬上，華夏的大關帛書既爲清吏所得，或勸其逃，文琦道：「吾以義動，豈能臨難不赴？且逃必陷老父於大辟，然兄弟四人俱死無益，吾當獨承之。」因遣文瓚、文球入閩，文瓚不肯，文球變服走。文琦就訊之際，慷慨承認，但言文瓚不

與謀，請釋之以養父。而自請速死。其父楊太公也是個愛國老志士，從前曾親率四子投軍，後來又入閩隨唐王，被土匪綁去幾乎被撕票，現在替三個兒子送牢飯，叫人傳言；「一日未死，當一日讀書。」文琦以詩答父，聞者益嘆太公之賢。初華夏已獨承帛書之事，都同志亦多不承者，而文琦獨不肯變供，於是清吏釋其二弟，而坐文琦以死。這就是「五君子」之難。

文瓚在諸兄弟中官階最大。初見魯王即入臺爲御史，力言浙閩宜合不宜分，即使主上屈節於天興，將來無損於配天之業。時方爭開讀禮，多不以爲然。及入閩見唐王，又力言常聯絡閩浙，以爲同仇，不當啓爭端。閩強而浙弱，莫若輸閩餉以助浙，自足以服其心。唐王然之，特用爲雲南巡撫，力辭，請領餉入浙以圖會師。鄭芝龍阻之，不果。其兄文琦已死，謝三賓復以賄請於當事者必欲殺之，乃復逮下獄，臨死尙高呼高皇帝不絕。文球入閩，錢肅樂已卒，乃謁劉閣學中漢於福甯，參幕府軍事。時尙未娶，中漢欲婚之，曰：「謝三賓仇首未懸未可也。」中漢益加契重，次年，福甯不守，文球死之。從此以後，文瓚每年往來海上勿絕，楊太公四個兒子死了三個，並不以爲戒，反再三勉勵，叫兒子努力幹去，勿墮家風。清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三），太公病逝，是年有降卒自海上上告文瓚，將引海上義軍入寇，捕至錢唐，嘆道：「吾父以天年終，吾可死矣。且我固雁行中漏網者也。」賦絕命詩，扼吭而卒。

文瓚妻張氏多智略，初其夫奉太公入閩，張氏居杭，嘆曰干戈載道：「吾當從夫以死耳，」其家力阻之，不得。潛自小艇渡江，時兩軍列成夾岸，鉦鼓震於朝夕，江中交戰日數合，飛鳥不得過，而她竟至丈夫所在地淪陵，大家都說她是從天降下的。文琦既死，張氏對丈夫道：「難猶未已，可速去。」文瓚不聽而及難。張氏親縫夫

首，舐其血跡，哭盡哀。忽曰：「楊郎死忠分也，何以哭爲？」因浴棺衾，都是雙份，召畫師寫雙影，遺書曰：「楊郎無媿於天地，無媿於國家，偷生一載，有爲而然。妄今從之，亦可無媿於楊郎。」拜謝太公，投緘，被救不死，怒曰：「將贖我節耶！楊郎逼我久矣。」伏毒藥，毒不即效，復縊而死。文琦妻沈氏哭曰：「吾如烈矣，吾後之哉？」亦自縊。這就是楊氏「四忠」以外的「雙烈」。

紹興山陰方面的秘密團體同祁彪佳的兒子們與錢繼曾魏耕寺。自彪佳投池殉節後，姪輩中有名鴻孫者，固曾與彪佳同講學於蕺山，魯王監國時率兵江上，思仲彪佳之志。彪佳之二子一曰理孫，字奕慶，一曰班孫，字奕喜，以大排行稱爲祈五、祈六公子。傾家助鴻孫軍餉。事去，則從事秘密工作，祁氏家產富厚，其家藏書甲於國中，喜結客，講求食經，四方簪履，時集其庭。及班孫兄弟，以故家喬木自任，屠沽市販之流亦兼收並蓄，而尤與慈谿秀才魏耕稱莫逆。耕癖於酒色，非酒不甘，非妓不飲，禮法之士深惡其人，而祁公子獨因其有肝膽，秉忠義，故曲奉之。待其至則盛陳越酒，呼若耶娃以薦枕席，又發藏書中壬遁劍術諸書以示之，又逼約同里諸道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疏附之。魏耕被捕，因同黨關係，兩公子亦下獄。其門客謂兄弟同殉不可。賄賂官中，赦理孫，而以班孫遺戢甯古塔。理孫痛弟卒鬱鬱死。家亦蕩落。班孫美風儀，肥白如瓠，而雙足重趼頗惡劣，日堪行數百里，又時時喜踟躕而坐。相傳其母商氏夢老僧入室而生。及戍遼左，以賄弛其約束，脫身逃歸，後漸爲鄉里所注意，乃出家於吳之堯峯，尋主毗陵馬鞍山寺，稱咒林明大師。喜議論古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掩而哭，人傳以爲怪，但終不知其爲何許人。後卒，發其行篋，見其所著有東行風俗記，紫芝軒集，且遺言欲歸葬祖塋，始其知其爲山陰祁公子。班孫在甯古塔時納一妾，出家後尙屢次東游。東人或與之談禪受其法稱弟子，嘗曰：「甯

天下第一，吾妄所居雖下出者，又爲甯古塔第一，令人思之不置。」東人誦其風流。祁公子爲國破家，人皆謂爲不愧彪佳子云。

魏耕，慈谿人，本世胄，少失業，學爲衣工於茗溪，然能讀書，有富家奇其才客之，尋招爲婿。因入學爲諸生。國亡後棄去，所交皆當世賢豪義俠，欲爲大事，亦曾參加茗谿起兵之役，事敗，亡命走江湖，妻子被累下獄亦不之顧。久之，漸解，乃與歸安錢讚會居茗谿，閉戶爲侍，酷嗜李白之作。常寓祁公子家，得盡讀其淡生堂藏書，爲詩曰益工。魏耕與浙皖山碧皆通聲氣。嘗遣死士致書鄭成功，謂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抵鎮江。清順治十五年（公元一六五八）成效果如其言，幾下南京。已以南京之敗退兵，耕復遮道留張煌言請入英霍山寨，以圖再舉。是役也，江南半壁震動。既而聞其謀出於耕，邏者日急，讚會以重舍賄吏，得稍解。至康熙二年（一六六三）爲孔孟文所告發，耕時方館於祁氏家，邏者猝至，被執至錢塘與讚會俱磔死。妻子盡沒於官。其友購其骨葬之西湖南屏，後改葬於靈隱石人峯下，改題曰：長白山人之墓。與楊文琮，張煌言合稱爲「三忠之墓」。耕居茗上爲督時二沈高士故山，故有息賢堂，因名其集曰：『息賢堂集。』耕又自號爲『雪竇山人。』

錢讚會，字允武，慈谿人。與魏耕爲密友。孔孟文者父爲瘍醫，父死，孟文爲僧，往來諸山寨中，得交於魏錢。然孟文行不檢，後爲諸人所不齒，皆有求於讚會，怨之，遁至溫州，得海中倡義者確耗並內地通海者出入徑路，僞造一冊陳明儲藏及要害之地，上之鎮江四大臣，赴京集見，賜弓刀裘馬，寵遇甚隆，而魏耕、讚會及另一友曰潘龍基者皆以通海受極刑死。無名氏著湖城大獄記，即記此事。見於楊鳳苞秋室集所引。又鳳苞『書孔孟文事』亦述之甚詳。又鳳苞言讚會族人，价人字磨白，與嚴舍閔氏兄弟，南潯朱少師之孫皆以激匿讚會論校。

揚州方面，有李之椿及其子元旦等亦以通海與大獄，之椿曾爲禮部侍郎。元旦爲魯王御史，浙事敗後，與元旦出沒海上，箭筒劍劍，同志甚多。後其家有傢童曰謝庭蘭者私於元旦之妾，元旦殺妾，庭蘭逃至京師，自露其身於內府爲銀工，製杯盤之屬，刺鑿工絕。乃爲清廷言其主之秘密，事下所司，執李父子至江甯，可見總督郎廷佐，曰，身爲前朝大臣，國亡應死久矣。……兒子受國厚恩，死亦恨晚。」遂繫不一語，下獄七日不食而死。與元旦同戮者四十八人。

自鄭成功張煌言北上之役後，（見十九、二十章）江南衣冠之禍大作，通海罪案凡有十起。卽以金壇一邑而論，自吏部郎王鳳、建寧知府攸冠以下共斬六十四人，家屬男女沒入流徙，大小老幼共二百七十六人。雖由劣紳以私仇互讐，反而引火焚身，不係通海之事，但無辜遺民頗有牽連。十案共計，其死者之數，當甚可驚也。

第九章 舟山始末

現且接着第五章敘述魯王航海以後之事。初得王之自台州入海，石浦守將張名振從，欲投舟山而黃斌卿不納，欲投廈門，而鄭成功又有搖擺之意，名振不得已奉魯王走南澳，故唐永勝伯鄭彩以舟師迎魯王至廈。浙中遺臣自錢肅樂，張肯堂、阮進以下渡海奔赴者復十餘人。順治四五年間遣兵下建甯、邵武、興化、福甯三府一州及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故兵勢頗盛。攻福州，清兵守備甚嚴，久不能下。時鄭彩專橫，潛殺大學士熊汝霖，錢肅樂亦以憂憤嘔血而死。內部既有問題，作戰遂不能出力。清兵採用剿撫兼施的政策，到了順治五年夏間，好容易克服的那些郡縣，又被清人搶奪去了。魯王既盡失閩地，乃闖復入浙。順治六年九月，令諸鎮討舟

山黃斌卿殺之，而奪其地。以張肯堂爲大學士，阮進、王朝先分屯桐樞，南田爲犄角。溫台寧紹間遺民間之，俾越兵自保，依山爲險，列寨數以百計。並約舟山兵共窺寧紹，內外相援擊，清軍頗爲所疲。後清兵大舉攻舟山，張名振以爲蛟關天險，海上諸軍熟於風信，足以相拒，清師必不能猝渡。乃留水師大將阮進守橫水洋，以其兄張名揚及安洋將軍劉世勛守舟山城，而自率兵六千人奉魯王直搗吳淞，以圖牽製清人兵力。清命閩浙都督陳錦，都統金礪、劉之源、提督田雄等，會兵先攻山寨，破四明諸山，乘勝進襲舟山。肯堂堅守十餘日，城陷自殺。時爲清順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九月朔。名振聞變，急回軍救援而已無及。自失舟山根據地只好奉魯王赴廈門依鄭成功。別居彭湖島。成功月饋銀米，遇節上啓，後漸疏慢。名振等雖一度再復舟山，但不久又被清人奪去，毀城郭，遷人民，使之成爲荒島。鄭成功張煌言北上時，尙曾在舟山修船，惟已失其重要性了。順治十年，王自去監國之號。清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夏，成功病卒，其冬，魯王亦薨。浙魯的運命就此告終了。

茲將舟山前後死事各臣之事述叙如次：

孫嘉績字碩膚，浙江餘姚人，崇禎進士。除兵部主事，以所管軍器浸毀，下獄。時黃道周亦廷杖下獄，積被藥物，俱不得進，嘉績移服用奉之，且從受易。帝察獄中與道周通者欲加譴責，衆人皆思詭辯以免，嘉績獨曰：「昔黃霸受徑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復何諱？」徐石麒時官刑部尙書，素與嘉績相識，因爲「清獄」特將他放出。第二年起九江道僉事，未到任而國變事起。

清兵下浙東，嘉績鼓衆怒，斬餘姚攝印官。邑紳邵乘節、陳相才、諸生呂章成、沈之泰、邵應斗及民衆數千人欲推嘉績爲盟主。嘉績謂大事之舉，領袖須人，熊汝霖有執持，識兵勢，當請他來主持。時汝霖募兵自甯波至

，邑人大安。魯王監國，晉嘉績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視義師，轉戰喬司，西興，汝霖兵在前，嘉績兵在後，親受矢石，號「孫熊兵。」餽不給，則毀家產佐軍，每對賓佐泣曰：「身先人餘也，義同國存亡，惟懼事不集，死無面目以見君親耳。」由是聽者感奮，爭爲之死。魯王逃赴海島嘉績從之。時已疽習於背，至舟山病篤，問從者曰：「此何地也？」從者曰：「道隆觀也。」嘉績嘆曰：「吾聞建炎時，宋高宗至此，金人以刀斫柱，血流如雨，金人驚仆。而宋提領張公裕以大舶擊之，今五百年矣！」因希歔泣下，賊絕命詩以順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九月死，蓋係積勞之故。其餘姚祖傳府第爲清兵焚燒，皆盡後廿八年，其孫訥渡海求祖父槨歸葬。

沈廷揚，字季明，一字五梅，江蘇崇明人，太學生。崇禎九年，河道累決，漕運艱阻，帝憂之，廷揚應詔上書言運可復，帝召見，奏言元時百年俱從海運，從太倉劉家河放洋計半月可抵天津。但臣以爲尙不若從淮上設漕，竟出淮河口入海放洋尤便。因上海運書五卷。部臣以爲不可，召廷揚試行，以漕米二萬石由淮河口出，七晝夜抵天津，一時大驚。於是朝廷定議，每歲春秋二運增米至二十萬石，春運以三月，歸以四月；秋運以九月，歸以十月。隆冬盛夏，則避風濤不出，船隻水手之費仍委廷揚任之，而以運到之日給其費如內漕之半。廷揚歷官主事員外郎郎中，督運凡七載。清兵之圍洪承疇軍於松山，十三鎮援兵不得進援，城中糧又將絕。崇禎帝召廷揚議之，廷揚請自天津口出經山海關，左遮鴨綠江，半月抵松山，軍中皆呼萬歲。廷揚還，松山竟以待援不及而陷。時論以爲初被圍時，若分十三鎮之半從廷揚循海而東，前後夾擊或有濟，可惜當時盈廷公卿竟無人有見於此。福王立，詔廷揚督餉鎮江北蕪軍。廷揚疏言：臣歷年海運，有舟百艘，皆高大完好，係臣自造，中可容兵二萬名，所招水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善鬥，若加以招募，成爲二萬之水師，亦長江之衛也。疏若報。後劉澤清奪廷揚舟，

漕撫田某又不問軍務，淮上瓦解，廷揚不得已率部下返崇明。魯王加廷揚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後與張名振，張煌言以舟師接應吳勝兆，泊舟鹿苑，夜颶風大作，軍士溺死者過半。清兵逆之岸上，大呼薙髮者不死。名振等難降卒中逸去，廷揚曰：「風波如此，其天意耶，我當以一死報國，然不可無名而死。」謂清兵曰：「我明朝都御史也，女汝輩可解我之南京。」洪承疇以松山之役與之有舊，使人告之曰但薙髮。當有大用，廷揚油之。遂與其姪正昇及部下十二人同死。其親兵凡六百人斬於棗門，無一降者，時以此之爲自橫之士。廷揚因問至舟山，哭聲如雷，立祠祀之。

熊汝霖，字汝殷，餘姚人。崇禎進士。授戶科給事中，直諫有聲。南渡，起吏科，爲馬士英所忌，歸里。受知於劉宗周。潯王以杭州降，劉宗周說紹興太守于穎爲戰守計，又招汝霖起事。汝霖報書曰：「爲今日計，宜別擁立賢王，畫江自守，首則借資方濬（國安）次則藉援未孩（朱大典）閩兵數十艘，見泊蛟川，使其列防錢唐東岸，自足寢兵窺江。更從微甯間道，邀約左兵（良玉）搆虛建業，彼必退而自願，如此則恢復可期矣。卽當趨候指使，長者之前，不敢一字欺。」宗周得書大喜，急以書促之曰：「辱手諭，足盡今日措置事宜，門不若有意高皇一線，急宜捐軀入郡。吾輩斷無生路，行亦死，住亦死，做事亦死，等死也，與其墨墨而死，毋甯烈烈而死，死事尙有可爲乎？若不倣，便合逃死矣。」宗周餓死，汝霖叩靈牀，慟曰：「先生有命，霖何敢忘？霖生於王事繼之以死。」比方國安，王之仁等兵集，遂共奉魯王監國，從宗周志也。渡西陵，進至海甯，召父老諭以國亡君殉，三百年恩澤不可負。聞者感動，拜轅門至者萬人。魯王加之爲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與清兵戰屢有功。諸生趙之堅，錢振宗等十餘人，及汝霖親戚宗族，臨皆從汝霖軍，他們戰之際，居然都能衝鋒陷陣

勇猛莫當。之堅以一文弱書生竟揮長刀劈死六個敵人，敵皆爲之辟易，這種瘋狂般的愛國熱，當然都爲受了汝霖感化所致。汝霖麾下兵士多農夫市井，毫無訓練，徒以忠義激厲，在浙中一年寒大小數十戰，累遇敗覆，而志氣不衰，雖方國安王之仁部下的悍兵驕將，都將他當神明看待，肅然畏服。江上師潰後汝霖尼魯王兩次長垣。時唐王殉國汀州，鄭芝龍降清被挾北去。其姪鄭彩率兵至福州，迎魯王。清守閩地各城者，皆爲宏光四鎮降兵，詔鄭彩兵之攻城者「吾等故明人，豈無意歸來，但鄭彩剽殺，非吾帥，得熊吏科來卽釋甲耳。」汝霖局與往，衆不信。有識者曰果是也。卽開城降，凡得新附二十萬人，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加東閣大學士銜。但鄭彩專橫，汝霖每以禮折之。彩見人心歸汝霖，頗爲嫉忌。又與鄭選謙爭商船，恣其戮已。遂遣兵於夜襲取汝霖並其幼子投海中，並殺選謙，凡浙中建義者，皆爲彩所害。

鄭選謙字履公，餘姚人。少爲諸生，任使，鬥鷄擊劍，不爲繩墨之士所禮，杭州之降，選謙決意起兵，其父之尹屢禁之，不可。結郡中少年劉翼明等合衆水神廟，告以國難，衆皆哭。遂邀殺會稽新令彭萬里，本郡署通判張榛，以五百人西扼錢江。詰明，選謙戎服坐新司堂，悉召紳入計事，士民環轅門呼曰鄭將軍令爲國，諸公昔曾親受大祿，有貳議者，斬之。咸將服，莫敢仰視。魯王拜爲義興將軍，屯小壘。朝議以方國安主之仁之兵爲正兵，選謙孫熊之兵爲義兵。正兵食正餉，飽嬉江頭，義兵則食義餉，率捐自富人，常乏食。渡江與清兵戰，嘗奪清兵糧甲八百與軍資等，封義興伯。後從魯王入海。晉義興侯。鄭彩專政，以同姓弟密選謙，使領陸兵於牛田。彩殺熊汝霖，選謙忿恚形於詞色。又以所部乏食掠彩所屯糧，又強取其海船三艘歸已。彩使部將吳輝賺之過其船擒之，輝伏不出。選謙呼曰：「汝鄭彩爾養，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就求雙鷄孟黍奠汝霖，歸海死。

一說鄧使部將楊廣誘彩於中流，數其罪，違謙自承五罪實則五功。於是長嘯拱手曰：「秋風陰雨時，觀違謙踏鯨背，橫壟海上哉！」遂死於海中。其妾金四姐故爲娼女，以殺婢下獄，謙破千金出之。至是，東草爲鄧彩之墓，每奠夫輒斫草人而哭。彩惡之，並擒而沈之海中，軍中寔其義，稱爲金夫人。魯王聞違謙死，爲泣下，輟朝五日，爲歌以祭之曰：「一擲負百千分宿金姬，投筆饒塘分濟滸悲，日暮煙昏兮魯師歸，壯士東去兮渺渺，不知所之兮與扶桑期。」但違謙實僑達子弟，其起義餘姚，動機乃爲救金姬，後與熊汝霖同死，得附於志士之列亦幸也。查繼佐罪惟錄紀違謙與金氏事可作羅曼小說讀，讀者可以參閱。

錢肅樂字希聲，浙江鄞縣人，崇禎進士。知太倉州，遷刑部員外郎。丁外艱，歸。鄞縣倡義，雖出兵六狂生之謀，肅樂實爲之首。所以謝三賓致王之仁，「六狂生」之外又有「一裨紳」之語，蓋時肅樂年尙未及四十也。魯王晉肅樂爲太僕寺少卿，加右僉都御史，四疏力辭，並言得賞宜慎，不可蹈根玉覆轍，濫予名器。與清兵連戰有功。時浙西諸州義兵並起，蘇松嘉湖列營數百。杭州孤懸清兵形勢甚危，清乃以兵急攻平湖。平湖義兵主帥爲屠象美，書生不曉軍事，肅樂請以兵由海道急援之，不聽。說者謂監國初起江上，適有浙西首尾相應之勢，若用肅樂之言，則清兵進退兩顧，杭州探囊可取，迺渡三吳，進取南京，而東南半壁可以復爲明土。可惜這個建議竟沒有被當時採用，也算是明室的不幸，未幾，分地分餉之議起，肅樂所募，皆爲義兵，得不着正常餉項，然諸兵感肅樂忠義，相依不散，至行乞於道卒無叛者。肅樂連疏乞餉，數十上，而餉卒不至。不得已而遣散諸軍，請率家人數十人隨軍自効。初閩中有頒詔之舉，張國維，熊汝霖主張堅拒，肅樂與朱大典議以大敵在前，而同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即權宜稱皇太姪以報命未爲不可。若我師渡浙向金陵，大號非閩人所能奪也。而方國安，

王之仁等本來忌嫉，他二人，遂益散布謠言，說蕭樂將聚軍入閩，甚至令刺客取其首級。蕭樂憤極，拜表言：「臣從今披髮入山，永與世辭，主上請加踪跡，斷不入閩，以遭殄滅。」乃赴溫州隱居。方蕭樂聚軍時，閩唐以使召之，避嫌不赴，及江上師潰，乃由海道入閩。旋閩中又陷，蕭樂展轉文石海壇之間，與諸弟無所得米，則食麥；無所得麥則食薯，其後併無所得薯，則食薯之枯者，於青茅以當薪。常夜涉絕谷，足踵盡裂。不得已祝髮爲僧，以避清兵之迫害。聞魯王至廈門，卽往從之，王見之大喜。蕭樂建議創一兵糧，募肅營伍，兵威果爲大振。晉大學士。然鄭彩日益專橫，及害熊鄒，而逆節更著，蕭樂每日繫小舟於御舟次，稟擬章奏，惟大權皆在彩手，所稟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每入見魯王，卽流涕不止，曰：「朝衣拭淚，昔人所譏，臣不能禁！」王亦爲之潸然。時刻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城，清守將涂登華欲降而未決，謂人曰：「豈存海上天子，舟中國公？」蕭樂貽書曰：「將軍不聞宋末乎？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宋祚歸之，而况不爲宋末者乎？」登華遂詣鄭彩降。彩欲使其私人守之，中藻不可。彩掠其地，蕭樂與中藻書不直彩。書爲彩遷者所得，彩恨甚，以爲蕭樂樹外援以圖之，朝見之際，故誦蕭樂書中語以動之，蕭樂既憂且憤。而彩自知爲諸藩所惡，不復協力，逍遙海上。所得之郡邑相繼爲清兵所收歸。蕭樂積憤，隔中有物如鐵。遂不食。移居琅琦山，監國使人視疾，俱流涕叩謝，不能盡其辭。病中聞某地失守，則以頭撞牀款碎。六月初五日卒，遺命以先帝所授員外禮殮。魯王聞之震悼，輟朝三日，賜祭九壇，親作祭文以祭。附太保吏部尙書，諡忠介。

蕭樂兄弟十二人。第四弟肅圖以諸生倡義，歷官監察御史，順治八年，舟山之陷，被俘不屈，同輩被戮已盡，次及肅圖，監刑者熟視忽命釋之。第五弟肅範，官檢討，依劉中藻於福甯，城陷死之。又七年，其第九弟推官

肅典亦以義死於鄞。又一年第七弟職方肅遜隨張煌言兵敗，流轉太倉嘉定間，快快不自得，一日嘔血數斗，大呼而死。其妻鮑氏出家爲尼，泣血紡績，卒歸其夫骨於故鄉。是曰「錢氏四忠一節。」又自肅樂入海，其家爲清兵以抄。其岳父董光遠破家爲楫輸餉，參幕府事，至是自縊。一門兄弟翁婿相繼殉國，也可謂光榮了。

現在且敘順治五年間福建各郡邑守臣力戰殉國之事。

五年夏四月，清部院陣錦圍建甯，城破，郡國公王祈與鄖陽王常湖咸死之。祈字知止，號拱哲。當三吳事敗，祈走建甯爲僧，以大義激諸僧，皆結爲黨羽。時常湖亦託佛門，奇居壽甯之鬼足洞。祈知其不凡，與相結，告人言王爲佛祖再生，將爲中國主，又言自己精天文、奇門六壬，可以倒海移山，呼風喚雨。於是一時閩動，得壯士三百人，將起事。爲清鎮將所知，將捕之。祈遂鼓衆奪城，奉常湖爲兵主，而已爲國師，遵唐王隆武正朔。利用那些和尚做便衣隊，倒殺了不少來攻的清兵。後爲清兵所圍，食盡，乞餉於鄭成功，成功未至。清兵乘大霧登城。祈下令焚城，自投於火，所部將士亦盡焚，常湖爲亂兵所殺。

冬十二月，興化府及長樂，壽甯諸縣復不守。原任禮部尙書朱繼祚，兵巡道彭遇凱等死之。繼祚莆田人，萬曆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天啓中與修三朝要典。崇禎中累遷禮部右侍郎，充實錄總裁。福王時起故官未赴，唐王召爲東閣大學士，從至汀州，王被禽，繼祚奔還其鄉。魯王監國，繼祚舉兵響應，取興化城。旣而清兵至，城破。繼祚與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嶠，知縣都廷諫並殉。芬字方侯，嘉善人，崇禎進士。福王時爲史可法監紀推官，唐王以爲御史。城破，緋衣坐堂上被殺。嶠字小眉，繼祚同邑人，由進士爲吳江知縣，蘇州失，歸仕唐王，至是縊死。廷諫杭州人，莆田知縣。

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夏四月，福甯陷，劉中藻死之。中藻字薦叔，號洞山，福建福安人。崇禎進士，授行人。唐王立，擢爲兵科給事中，甚見親信。奉詔至浙，爲唐王掇揚曰：「負丕世之資，身歷艱難，棟時故，於書籍無所不歷覽。自奉儉，勤於政事。推誠及衆。不設定婢，皇后侍燭，每達旦。三詔皆從御草，字字血誠，讀竟而不捫淚，番袂起者必無之。極知營功，師暴露江上久，而唐以叔父，魯爲猶子，旣無兩大之理，則宜有以自處矣。」云云。時魯諸臣久慕唐王之賢，聞中藻言愈爲傾佩，卽欲開詔，惜爲張國維等所阻。浙閩相繼敗，中藻走海上，義旗出沒。魯王晉之爲總制兵部尙書，不受。取福安，羅源、甯德、政安；明年，又復壽甯，又克浙江之慶源、太順等縣。壽甯旋失，中藻出奇兵一旅以復之。魯王拜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守福寧，清兵圍攻四十餘日，守埤兵士病不能興，中藻以忠義激之，士皆奮起。清帥以書招降，怒斥之，硃批原書，示以必死。久之，糧竭，至食婦人。食老幼，而人心不變。城將陷，懸高皇帝像，冠服拜辭，作文自祭，服毒酒而終。子思誠，投井。與中藻共起義者爲二林，其死較前於中藻。

林汝弢，字大戩，福清人。舉於鄉，授沛縣知縣。天啓二年擢御史。魯王召爲兵部侍郎與林塗攻福甯，戰敗被執，諭降不從，繫之，吞金屑死。奎字子野，與汝弢同邑，崇禎進士，唐王以爲御史，募兵福寧，得千餘人。聞王殉國，大慟，走匿山中，制棺一具，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聞魯王航海與汝弢起兵，從劉中藻攻福甯，歿於陣。

其他如知縣洪有文之死於海澄；給事中鄭正畿，御史林逢經之死於永福；御史王恩及與妻李氏之死於長樂，均見明史卷二百七十六，不贅。

舟山陷落時文武殉節的情形是這樣：

清順治七年，張名振殺王朝光，其部將呂廷詔、張濟、投清軍，具陳舟山虛實。八年秋，清軍分三路進攻舟山，阮進以海盜聚，以火礮大礮等攻金礦之舟，不意風勢倒轉，反焚已舟，進兵射投水，清師驚退，魯陽不屈。進驍健異常稱飛將，舟山所恃惟進，自進死而舟山不可守矣。清兵圍城，被燬死者亦夥，凡晝夜。明監軍主事金允彥，丘元吉見勢不支，潛出投降。明日城遂破。魯王繼妃張氏赴舟，宮眷從者十三人。一內監自扼殺於井旁以殉。大學士張肯堂自殺，家屬廿七人同盡。張名振之兄都督張名揚圍家五十餘人自焚。兵部尙書吳鍾繼自焚於學宮。吏部尙書李向中，吏部左侍郎朱永佑被執不屈死。監軍御史梁隆吉手刃全家，然後自刎。副使高世昌觸石死。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巡城受飛矢，傷，而猶不退。自刎文廟，一作自縊。同時縊文廟者有諸生顧明楫等。中書舍人顧汾，江中汜，陳所學，顧行闔戶自焚。河南道御史朱養時，吏部主事楊鼎臣、戶部主事林之瑛，兵部郎中李國楨，主事劉午陽，禮部主事董玄，李開國，學錄曾應選皆自殺。錦衣李向榮，總兵馬泰等，副將單登雲等率民兵巷戰，力盡皆死。見查繼佐罪惟錄魯王紀。安洋將軍劉世助，通政使鄭遵儉，戶部主事江用楫，兵部主事朱萬年，顧珍，工部主事顧中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工部所正載仲明，錦衣指揮王朝相等死節見明史。

現擇重要人物介紹如下：

張肯堂，字載宿，號鏡淵，松江華亭人，天啓進士。授濟寧知縣，崇禎七年擢御史。出按福建，平寇有功。崇禎十二年楊嗣昌出督師，肯堂奏言從古戡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剪除，未有專任撫者；又數言平寇之略，皆有特殊見解。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總兵鄭鴻遠擁唐王聿健入閩，與其兄南安伯芝龍及肯堂勸進，遂

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吏部尚書曾櫻至，言官請令櫻掌吏部，乃令肯堂掌都察院，肯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抵江南倡義旅，而請王由仙霞趨浙東與相聲援，乃加少保，給敕印便宜從事。芝龍陰懷異志，阻之不得成行。唐王敗，肯堂飄泊海外者凡六年，至舟山，魯王拜爲東閣大學士。所居樹梅一梨一，花時枝相交，其色如雪，築亭其間，頌曰：「雪交」至是，朝衣蟒玉，南向坐，家人循序而縱，肯堂題絕命詩於亭而自懸，詩曰：

虛名廿載著人間，晚節空勞學圃閒，漫賦歸來慚靖節，聊存正氣續文山。君恩未報徒髮瘁，臣道無虧在克艱，寄語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

其家屬二十七人，一時畢命，獨家孫茂滋以遺命保祭祀逃出，行至半途，乃被俘，送至甯波下獄。甯波遺民陸字燧兄弟，及董德僎百計營救，未能得。後大名人蕭伯開，閩人劉鳳嶺皆肯堂舊日門下士，共爲言於當事乃獲免。既出而病，館於陸氏觀日堂中，病中著徐生錄數千言，述獄中種種黑暗狀況，不啻人間地獄，又所述自身由家中逃出及被俘下獄之經過，其艱難困阨之狀，令人不忍卒讀。文境固真，筆力亦足以達之，時年尙未冠，真奇才也。未幾亦竟病卒，首堂之祭祀竟斬。

蘇兆人，字寅侯，江蘇吳江人。少嘗師張肯堂，亡命海上，肯堂薦爲中書舍人，尋晉儀部主事。嘗自謂肯堂曰：「先生他日必死國，兆人嘗爲先驅。」及舟山陷，賦詩曰：「保髮嚴夷夏，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許，義重此身輕。」書之衣上，拜肯堂曰：「兆人行矣！」卽縱漚下。時肯堂力挂帛中梁，聞報，復拂冠往奠以杯酒，呼曰：「少待我」乃回至雪交亭而自懸焉。

僧無凡，本姓汝，名應元，字善長，華亭人。少讀書，通文筆，頗大魁頤，有勇幹。爲張肯堂麾下總兵官，

鄉營同知。嘗江南各郡縣以反抗滿清變令而倡義爲繼之時，無凡方讓肯堂孫茂滋歸松江，遽以便宜殺張氏家丁，出家財爲支軍一隊，與吳志葵、夏允彝等合。或謂此大事，何得自專，凡笑無云：「我公志也。」於是夏陳（子龍）相納以袍笏，刊拜無凡於營前，且曰：「斯四十年領袖東林之錢尙書所不肯爲者也。」於是無凡各大震。事敗，入閩，後又隨肯堂浮海至舟山。肯堂見國事不可爲，嘗撫茂滋謂之曰：「我大臣宜死國，下官一錢之寄，其在君乎？幸無忘！」無凡曰：「謹受命。」一日大風雨，無凡忽不見，肯堂大驚，如失手足。次日，有普陀山僧入城云：「昨有偉男子來，屢問佩劍，猶帶血痕，忽膜拜不可止，亟求難度，麾之不去，不知何許人也。」肯堂家人聞之以告。肯堂曰：「此必吾家應元也。」已而以書謝公曰：「公完髮所以報國，應元削髮，所以報公，息壤之約，弗敢有忘。」自是遂爲僧於普陀之榮山寶稱庵，改名行誠，而字無凡。肯堂闔家殉節，無凡詣清帥韓門，求葬故主，諸帥欲斬之，有一帥故佞佛，憐其爲僧，好語解之曰：「汝亦義士骨此骨非汝所得葬也，不畏死耶？」無凡曰：「願葬故主而死，雖死不恨。」其帥乃曰：「吾今許汝葬，葬畢來此。」曰「諾」乃歸殮張公，并諸骨爲一大家瘞之，復詣韓門。諸帥真驚異，乃命安置太白山中。無凡遣人四出探聽茂滋消息，聞羈軍渡海中，乃設策得見前許葬肯堂之帥，爲言茂滋忠臣後裔可矜，且孺子無足慮，請往視焉。許之，無凡乃乘波，請之當事求出茂滋，不得；以合山行衆請，又不得；請以身代又不得。會陸劉等義士力爲營救出，無凡又爲力請，竟得放歸華亭。無凡終身守張肯堂之墓，老死於普陀山中。

吳鍾楫，字峻伯，別字雅山。常州武進人。年五十六始登進士第。爲學初宗陽明，繼一意濂洛之旨，門下甚盛。錢肅樂卽其門人之一。周延儒在相位，頗以延攬清流爲事，遣人示意。鍾楫笑曰：「公爲山巨源，請容我爲鶴。」

叔夜。公爲右參議，請容我部。竟夫。延儒不悅。唐王以原官召之，選員外郎，出爲廣東副使，未行，圍亡，迹跡海濱。憤士丈夫多失節，乃作十願齋說，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終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又彙累朝革命之際，吐白夷齊，下至遜國諸忠臣義士之事，爲歲寒松柏集，主國以一人存之說。原序有云：

志在恢復，環堵之中，不汗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所守之地，終非其有也。一臣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老，終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阜亭之出疆，而亡於柴市之臨刑，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曰：其人亡，則爲之何？曰：君子不見朱子綱目之書法乎？書曰：晉處士陶潛卒在宋元嘉四年，是婚節千古存，而晉未始亡也。故商亡而首陽采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侯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亦不亡，宋亡，而零丁正氣諸篇什不亡，則宋亦不亡也。

魯王至閩，閩中大夫沈觀望不出，鍾樹曰：「出固無益，然不出則人心必將渙散，我惟有以死繼之而已。」乃入朝，拜通政使。從王幸浙，所至錄取秀士，入見王，拜起甚恭，雖顛沛流離之中，不失其禮，故武夫悍將，賊寇不臣之之心，爲之稍斂。黃練議招公居四明洞天，以書招之，鍾樹答曰：「故人有母，固應言歸，我從主所在，惟有待盡而已。」居隆陀山，聞舟山危急，嘆曰：「吾老矣，不及此時，將何功哉？」且疾病死，其何以見先帝？謝諸君於地下哉。」乃渡海入城。九月初三日，與張青堂談曰：「吾以前途待公，西文廟右廡，設高座，置數案，其下設孔子神位，在攝政自焚，誠絕命詩，以爲綱志，惟程急，故遺書行火浣衣，當時年七十有五。其第三子福之

，少聰穎，十五張文。讀書該博，無所不窺，而尤留心經濟。吳易起兵太湖，福之應之，兵敗而死，事在其父之前。

朱永祐，字爰啓，號聞玄，松江上海人。崇禎進士，授刑部主事。爲人充莫英駿，篤於朋友之禮，而中無城府，凡交際者皆竭力獎借之，願大節所在，則持之甚固。江浙起義，曾參與松江夏允彝，陳子龍之師，事敗，棄家航海。唐王進郎中，改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卿，兼原官。鄭芝龍之降清，永祐與周鶴芝流涕固諫，不得，乃謀遣勇士趙牧刺之，情無機可乘。永祐乃以鶴芝之軍移海壇，收拾已散之人心，以扶大義，海上翕然。時閩浙諸帥不相能，文臣左右其間，動輒獲咎，如熊汝霖，錢肅樂，沈宸荃皆以此死，而永祐回翔海上，徧得諸帥心。鶴芝尤敬之，卽黃斌卿亦與永祐相得，莫知其所以然，可見他人緣之好。永祐素未講學，至是與吳鍾繹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其迂，永祐曰然則崖山陸丞相非耶？舟山破，永祐病甚。清帥執之，呵之使跪，永祐衣冠挺立不屈，清兵以刀斫其脅，大罵而死。清軍中有時甲者嘗受永祐恩，恐清帥梟其首，以金賂守者，與其僕竊歸出。時城中鼎沸，無所得棺，火葬於螺頭門外。

李向中，字豹章，號立齋，湖廣鍾祥人，崇禎進士。知長興縣，以才能調知秀水。浙右素稱難治，豪紳比戶，把持長官，而是時以軍興，賦役繁重，吳民狡狴，大施其閃，避頂冒之術，奸胥上下其手，向中境產均徭，圖其阡陌原隰於冊而實以入戶，奸吏無所舞文。豪紳之奴橫暴，執法以繩，不少假借，民始怨而終服。巡撫至，屬吏多所餽遺，而向中以泉水雙罍上之。此按嘆其廉。遷車駕主事，甫至罷止而國亡。福王晉職方郎中，此視浙西籌湖兵備，尋調蘇松區甫至，而南中已亡。與沈猶龍夏允彝起兵不克，走入浙東，以不濟方國安等入閩，而閩亦

危於鄭芝龍。加銜寶可卿，未幾浙閩相繼亡。素父母避兵碓城山中。魯王奔於長垣，劉中藻起兵，繼向中。同朝王即奔公兵部侍郎。此撫福海，兼監福安軍。軍中頗有擾民者，向中申明軍紀，於是行伍整肅。向中於行間，表短後，縛袴褶，遍歷諸漁船慰勞之，勉以故國之誼，使量力輸助，而無所掠。福甯一帶，依之爲父。清兵攻福安，劉中藻殉節。向中以兵少不能援，後從魯王至舟山。見州帥迭起，嘆曰：「此所謂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者也。」舟山破，嘆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不得死，華亭之役，不與沈其謙公俱死，福甯之役，不與劉公俱死。偷生七載，亦希得一書以報先帝，今已矣。先大夫在殯，老母在堂，向中不可死，然不死則辱，不如一決。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清兵召之不至，捕之，殺經入見，清帥問曰：「召則不來，捕君始來何也？」向中曰：「召則恐諭降，捕則謹就戮耳。」次日，受刑，行刑者乃其舊部，遂投其屍於海。長子善毓從死。而其太夫人及夫人與次子則逃匿而免。

劉世助，字允之，南京人。武進士出身，歷官都督僉事。好史籍，嫻吟詠，時稱儒將。助防舟山，累陳雄略。黃斌卿不能用。監國駐師於島中，進世助安洋將軍。清兵之圍舟山，世助料備城中步卒尙五千人，麾下死士五百，居民助之，乘城而守，清屢攻屢却。八月二十六日開門詐降，內伏大砲，受降者爭先入，伏及，擊殺千人。清兵愈怒，攻愈急，然終不克。將叛邱金二人縋城出降，備言世助嚴守狀，清乃再益兵。九月二日，大砲如蜺城環盡崩，世助朝服北面誓海拜謝自刎。舟山一城之流血以人精忠之所感云。張、吳、朱、李、劉與董志甯時有「翁洲（卽舟山）六大忠臣」之稱。

在大臣殉國之中，我們還要夾敘「倅發才殉國的小小故事。婁文煥，字長明，舟山象山人。幼有大志，文章遠

出流輩，落落不羣。時同里邵景濤狀元及第，衆以爲榮，有人祝禱他將來也如此，他冷笑道：「難道我們以天下蒼生爲已任的書讀人，就以這點子榮耀爲滿足麼？師友聞之，皆驚以爲狂。憂時之風，慨然有請纓之志，奈未得其便。及聞舟山陷落，文煥整衣巾，哭謝先聖廟及祖祠，訣別親友，兀立海灘上，隨潮而出。數日後，家人具衣衾，招魂海上，議葬以大招之禮，忽見他的屍體，逐浪而來，顏色如生，乃葬之。這件故事與上文周卜年之事，可謂完全相仿。」

還有二位雖在舟山，但並非在這一次死難者，一爲沈宸荃，一爲張名振，而後者對於舟山的始終，關係尤大。

沈宸荃，慈谿人。崇禎進士，授行人，奉使旋里，福王立，復命，擢御史，疏陳五事，皆切時病。已論革臣魏正黨邪，請王臥薪嘗膽，爲雪恥報仇之計。尋薦詞臣黃道周，劉同升，葛世俊，徐汧，吳偉業等。又數言時事得失。如言王永吉，張縉彥之事云：「經略山東河南者，王張二人也。永吉失機，先帝拔爲總督，擴兵近甸，不救國危；縉彥官部曹，先帝驟擢典中樞，乃率先從賊，卽加二人極刑不爲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遲迴，縉彥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活以對陛下？」又言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按問。又言「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讎，乃賊虜未搗，輒先去以爲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當可容其其偃臥家園乎？」疏入，何謙，邱祖德皆命逮治，而永吉，縉彥不罪，時朝政大亂，宸荃獨持之正，要人多疾之。

明年以年例出爲蕪松兵備僉事，未赴南都破。宸荃舉兵邑中。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已而事敗，宸荃棄家從王海外，逃擢至大學士。與朱永祐，吳鍾釐深相結納。鍾釐聞錢樂庸之死，大慟曰：「我棄妻子如敝屣，視

門人如骨肉，骨肉永歿，吾何望哉！」及得朱沈，又言失一門人，猶幸得二良友。宸以與同官不協，避居舟山附近之僻島，後燒舟南日山，遭風沒於海，張名振，字侯服，江寧人。崇禎末爲石浦遊擊，從魯王戰饒塘，加宮平將軍，旋加捧日將軍。後以舟師扈魯王，投黃斌卿，斌卿不納，遂與斌卿有隙，熊汝霖以舟山營金焦北門之管，非名振不可，令還舊鎮。

吳勝兆之圖及正，名振以舟師應之，至崇明，以糧盡，打糧於壽生洲。夜泊鹿苑，風濤大作，舟覆，名振與張煌言，馮京第皆落水，共浮一蓬，得抵岸，投一小庵，僧爲剪髮如清制，易胡服，始得脫歸。斌卿因其敗，侮之，名振乃移軍南田。閩地盡陷，名振與阮進等共迎魯王至南田，尋復健跳以居王。清兵圍健跳，阮進率樓船數百至，金鼓動天，清兵解去，後與阮進王朝先等共殺斌卿沈之海，始得舟山爲根據地。舟山失，名振扈魯王投鄭成功於廈門。成功初不甚禮之，及其背上涅有「赤心報國」四字，深入腐理，乃呼老將軍，下拜。助兵二萬，行糧皆備。順治九年（公元一六五二）率師直趨南京，獲故叛將全允彥磔之以祭舟山之死事者，一軍皆痛哭。破鎮江，與劉孔昭史某登金山寺。向東南遙祭孝陵，泣下霑襟，設醮三日，題詩云：

十年橫海一孤臣，佳氣鍾山望裏真，鶴首義師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通閩，王師抱鼓心肝噎，父老盪漿涕淚親，南望孝陵兵縞素，會看大霧禡龍津。

前云「予以接濟秦藩，師泊金山，遙拜孝陵，有感」後云「口口年孟春月，定西侯張名振同誠意伯題併書」第二年復出與清兵戰於崇明，北騎萬餘，皆覆免者僅一騎，江東震動。十一年（公元一六五四）名振復出師五月，逼吳淞關，獲級四百，戰艘三百七十。十二年（公元一六五五）復與成功攻舟山，鎮守巴某降。前營城陷時名

振母苑氏，妻馬氏奉其父木主竄入火中而死。男婦死者五十餘人。名振聞信，潸然曰：「臣誤國誤家，死不足贖，欲投於海，魯王與諸將救之而止。此時縞素入城，求母骸不得，設祭而哭，哀動三軍。是年十二月廿八日卒於軍，臨終語張煌言曰：『吾於君母恩俱未報，若母屍不獲，母收吾骸。』」起坐靈牀，連呼崇禎先帝數聲而絕。陳六御代統其衆。至順治十三年（公元五六）清兵復奪舟山，英義將軍阮駿（阮進之姪）舟膠淺渚敗績，劉永錫（孔昭子）赴水死，陳六御，張洪德自刎，楊晉爵以孤軍戰橫水洋兩日夜，力竭亦自刎，太常少卿陸九徵被執不屈死。殘餘明卒，悉至廈門。舟山之屬遂終。

全祖望論舟山與明之關係曰：「大兵（清兵）之下江南也，望風而靡，所向幾不血刃，其最難下者江西之贛州，江南之江陰，涇縣，吾鄉之翁洲，卽大兵亦以爲出於意外。贛州以楊萬二督聯絡諸省援兵，猶足以持久，江陰涇縣則難矣，然當與江湖聲息相近也，豈英吾翁洲之彈丸絕島哉？而殘明一綫，實寄於此，其關係至於崖山等，斯亦奇矣。」（翁洲劉將軍祠堂碑）

第十章 浙東皖鄂各地的遊擊軍和義民

當時滿清軍隊雖然一佔了幾個處於交通線上的大城市，但和今日情形一般，他們所佔的僅僅是「點」，廣大的「面」依然在中國人手裏。那些組織很好的義勇軍，有的埋伏在深山密林裏，有的衝風犯浪，以舟楫爲家，神出鬼沒，聚散無常，到處設法牽掣滿清軍隊。他們的聯絡又很得法，當清兵攻擊海上的明軍根據地，深山密林埋伏着的遊擊隊就發動起來，竄擾各地，使他兼顧爲難；當清兵來一個「大掃蕩」，想徹底消滅山林軍隊，海上

幾或有百條，戰艦又扯起飽滿的篷帆，進取沿海各城鎮。可憐滿清軍隊，只有那一點有限的名額和有限的力量，要同時照顧水陸兩方面，怎樣能不被拖累得精疲力盡，叫苦連天！就因這樣才能延長幾年舟山的佔據，才能保明祀一綫於東南。

王翊字完勳，別號篤菴，浙江寧波府慈溪縣人。後遷餘姚，遂爲姚江人。少不喜理事，其弟翊且耕且讀以助之。補諸生，好言兵，見天多難，思以功名自見。畫江之役，王正中薦翊爲職方以姚江義勇軍歸他帶領。他與同官黃宗羲連營將山龜山西渡，而江上師潰。宗羲引殘卒入四明思結寨自守，而居民恐其爲禍竟不許他在那裏安身。翊疾馳入山，對父老們說道：「前此以諸將橫擾居民，遂至激變，今吾軍來足爲山之衛而無所擾，父老念國，其許我乎？」居民許之，遂結寨於大鶴，其他在四明山之西北境，宋時皆置砦設兵以爲防守，山勢極險，猝不可破。可是他的兄弟王翊竟被清兵綁去了，使他作書以招，翊置之不理，其弟竟爲清人所害。

董志甯，華夏等密謀起事甯波，陸地方而則聯絡王翊，李長祥諸軍，水路方面則聯絡舟山黃斌卿。以計謀洩漏，事不得就，均見第八章。清兵已知山寨與城中密謀有關，急搗大關山，其勢非常猛烈，翊急率軍而避，使他們撲了一個空。第二年又奇襲上虞，殺署縣事者。這時候浙東山寨除王翊，張煌言、李長祥等外，故都督章欽臣軍會稽之南鎮，其餘則關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洲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浙西柏藎甫等亦互爲聲援，小寨支軍以百數。但諸營招集無賴之徒，免不了打家劫舍擾民害民之事，惟李張王三寨不擾民，而李張二軍勢力弱，不如王翊所部之雄，所以清兵認爲王翊是他們的心腹之患，非設法將其剪除不可。於是合軍，紹、台三府之軍由四明之清賢嶺而入，以圍練乃本地居民，深明道路形勢，使爲前導，這一仗王翊失敗了，

損失部下四百餘人。有孫悅者求救，中流矢，直立不仆。胡率四百人走天台，對諸將說道：「是皆團練之罪也，鎮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之導，敢志險如平地乎？吾卒雖殘，破團練尙有力。」乃乞天台洞主俞國望之兵，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人，間道入四明擊破團練。清兵失了團練的引導，寸步難行，而且山林非他們久駐之所，於是只好棄四明而歸，胡軍勢復振。第三年又襲破上虞，浙東爲之震動。

胡軍既盛，設爲五營、五司。五營攻戰，胡自統之；五司主輸餉，王江任之。視山中由可耕者，且耕且屯，而其所不足者則按畝抽稅，無橫征，無苛斂，使有錢的最爲勤輸，貧戶則一點不驚動。故軍隊與老百姓真正打成一片，做到同患難共生死的地步。於是四明二百八十峯，周圍八百里，其民之租賦不送滿清官吏而送到王胡軍中來，有爭訟的事不到城裏求解決而到王胡軍中來求解決。各種情報，清吏方面聽不著，王胡軍中却聽得著。時山寨領袖多稱洞主，王胡軍在大關，稱爲「大關洞主」清吏一聽「大關洞主」威名，便嚇得發抖，浙東各城自盡都閉若大門，胥吏不敢下鄉，哨兵只敢遠遠眺望，決不敢近山半步。清吏甚至有私通書於胡軍以爲將來自保之計者。那時福建戰局正甚緊張，以王胡軍隊的牽掣，浙江之兵竟不能盡行調出作戰。

是年之夏，胡率軍自上虞出窺奉化。清兵方攻公塘洞主吳奎明之兵而破之，追至河泊所，猝遇胡軍，一場惡戰，把清兵殺得大敗而還。魯王駐蹕健跳，授胡爲河南道御史。胡謁王於行在，陸右僉都御史。

清大帥患山海久不寧，有獻計者道：「此皆失職之徒所煽聚耳，若報之以官可解散也。」會稽嚴我公自薦爲招撫之使。清帥爲請於朝，授以都御史，遍歷浙東諸山寨，居然招撫了湖州和襄甫，會稽顧虎臣那淺支軍。將至舟山，胡部下左都督黃中道對王胡說道：「田橫烹鄰生，是耶？非耶？」胡曰：「當是時而烹之，亦始以洩其憤

耳，「中道曰：『田橫不烹歸生於說降之時而款之，亦其志屈矣，固願降矣。齊之士心已搖，豈可復鼓，其後始濟之，不已晚乎？』」翊曰：「君言正合吾意，於是假使請我公入山。我公不敢直入，先以使來。中道隨之，傳示諸營，敢受招撫者視地。我公聞之，踰險而遁。自濟兵南下，一紙所至，多俯首聽命者，惟朱大興嘗烹招撫使於金華，至是而得翊爲阻，情遂不能再施其技。

清順治七年（公元一六五〇）翊復朝魯王，再晉兵部右侍郎兼兵如故。八月破新昌，援此山。時濟兵已定計下舟山，以爲不洗山寨，無以免內顧，乃大舉進攻。將軍全綱率軍田奉化進，提督田雄率軍於餘姚入，會於大關，軍帳瀰漫三百里，游騎四出，仍用團練兵爲導，諸寨多請降或四散分竄。翊累戰失利，以親兵入舟山。順治八年，清兵三道下舟山，翊曰：「事急矣，請復入山集散亡以爲援。」七月遂還山中，諸將死殆盡，勞皇故寨。山中父老勸令招兵榆林血溪之間，乃出奉化，將出天台，至北溪爲團練所執。翊神色自如，賦待不輟，廿五入奉化，廿八日抵鄞，八月初一日赴定海。以清兵圍攻舟山，率帥正在定海海道王爾謙延之入見，請觀絕命詩，翊援筆書之，書畢以筆擲其而出。翊在軍中，每日從容東顧掠鬚修容，謂看守之兵士云：「亦使汝曹得見漢官威儀也。」十二日，總督陳錦訊之，翊坐地止曰：「無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十四日，行刑，諸帥憤其積年倔強，害他們吃了無數苦願，聚而以箭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脊，如貫植木；洞胸者三，尙木仆，封額截耳，亦不動，用斧砍去其頭這才頽然倒地了。翊之從者二人，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曰明知，餘姚人，見清帥皆不肯跪，鞭打着他們便跪，則跪向主人，是日並命翊旁。翊死時年三十六。清以其首梟示鄞縣西關上，陸宇燾及江漢用奇計竊得之，藏陸氏書櫥，表錦，雖其家人亦有所不知。清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三）宇燾以「六狂生」案件的餘波，

被逮赴獄。清吏抄其家，見書櫥中多破舊敗紙，未檢視而去。字婦女整理此櫥，得一錦函，啓視，則赫然人頭一顆也，不禁大驚。字婦之弟字熾哭曰：「此王侍郎之首也，不爲清吏檢去，其天哉！」乃東瀛爲身葬之城北馬公橋下，時去翊之死已十二年。翊有一女，許嫁黃宗義之子百家。翊死時，女年十三，以側沒勳臣家爲奴，遂爲杭州將軍部下參領某所得。憐其爲忠臣之後，遂愛如己女，女亦翊母相親，依之如父。後將爲擇配，女出不意自刎，參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

翊部下褚九菊用法嚴，前屬已讒解，憂時憤發，墮下士或戰傷，卽以已所乘馬馱，而已則執鞭以從，故最得人死力。沈潤倫亦富於愛國熱忱，鄉小南秀才出身。翊之五營戰卒卽歸他們率領。又有毛朋山墮而敢死，寧旌摧鋒，奮勇無比軍中呼爲毛金剛。與王翊同時被捕者爲蔣士銓。字右良，嘉善人，諸生。在翊軍三年，山寨之破，他人多散去，獨士銓以死從。八月五日，先翊受刑，賦絕命詩而死，翊在獄聞之，尙爲文以祭之云。先是王江之母爲清帥所得，以招江，江削髮爲僧而來見，清帥喜，館之省城，雖聽其行動自由，實則有人監視。不久其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嗟愛逾常，其妻日夜詬詈，江竟訟而出之，妻臨去時，攘臂登車，對鄰居歷數江罪，及隱微之過亦不爲留餘地。聞者駭笑，多薄江之爲人。一日，江出游湖上，守者以其妾在，不疑。而江竟暗迎其夫人復入海，朝魯王於金門，爲張名振監軍。曾從名振登金山，遙拜孝陵。後與沈闕倫復聚四明山。闕倫被擒，江爲撓矢所中受傷竟以此死。江字長升，慈谿人，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馮京第，字躋仲慈谿人。魯監國時爲兵部右侍郎。其一生最要節目爲向日本乞師。此議始於周鶴芝，芝故海峽一往來日本，與當日勢力最強的清王攝斯瑪結爲父子，就撫後，爲黃華閣把總主乞師日本之議。黃斌卿謂爲與

三桂之殺，不許。或說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使併東南而失之者，乃乞師之害也，今我既無可失之地，乞之何害？」斌卿悟，使其弟孝卿與馮京第同往。會日本禁天主教，方嚴逐客之令，京第等至長崎島，不得登陸，且於舟中效秦庭之哭，哀動東夷。又因東京行部官致血書於撒斯瑪王，王成之，爲言於大將軍，期發各島罪人以劫中國之難，留孝卿於長崎而使京第先還報命。孝卿感於長崎之妓，日本薄之，發兵之命遂寢。京第著有浮海記，卽記日本乞師之事，今佚。後京第隨張名振張煌言赴吳淞之約，遇風舟覆遂死，見沈廷揚及張名振傳。在四明山，與王翊合軍守杜基，以嚴陵爲關，軍容整肅。清兵第二次大舉攻四明，王翊入海，京第以患病不能行，匿鶴頂山，爲降將所致，送部磔之。諸遺老竊其殘骸，僅得一肩一臂，與王翊之首，同葬馬公橋下。五君子之一的張夢錫，亦死於此役，其事已見前，不贅。

邵一梓，字端木，餘姚人。從軍江上，還，屯四明山，有衆萬餘。鄞邑相戒，「勿犯邵不林鋒」不林乃其別字也。杜基之破，一梓見獲，嘆曰：「不可破我網巾，使我無以見君親於地下。」縛致上處，寸寸磔之，仰首大罵，砍及腮脛，乃仆，猶高呼高皇帝及關亭侯。一梓勇冠諸軍，旣死，山中爲之奮氣。

劉翼明，名光世，江陰人。佐王翊者一年。統兵千餘，屯曠之東坑，與陳天樞同復新昌。所募義軍初甚怯，翼明以忠義鼓舞訓練，旬日間遂成精兵。以善用大刀稱爲「劉大刀」。一日衝清營，清兵見其進退行刊，與平日所見烏合之衆不同，知爲劉大刀部隊，遂潰。軍紀嚴肅，秋毫無犯，每移軍則民衆必競相攀挽曰：「公去則他將來，無幸矣。」裨將陳國寶，餘姚人，勇而義，父奉翼明，且夕侍臥內。戰則率其下齊致死。王翊死，國寶復以數十人起，敗，死之。翼明則老死於家。

俞國望，浙江新昌人，有軍隊萬人，然不簡練。嘗以烏銃販田雄軍於山澗，故田兵畏新昌烏銃。一日戰，被矢，仆道旁，棘間，追騎數千過，無覺者，因得免。

陳天樞，會稽樊江里人。與高宜卿等結壯士，走平岡。兵雖少而精。張煌言，李長祥皆依之。時王翊爲四明山主，天樞不欲屬翊，自爲一部，翊亦敬天樞，如兄弟款。嘗遇田雄兵百餘騎，發烏銃擊之，騎皆陷於泥淖，下馬叩頭乞命，凡殺八十餘人。又一次清副將常進功引兵入山，天樞乘其初至，夜襲之，先盜其馬。馬驚，衆擾亂，山中軍縱擊，進功僅以身免。

王善長，山陰人。少有絕力，長而豪蕩，鄉里患苦。鄒遵謙起，善長爲部將。及敗，歸里。又踰年，王翊，陳天樞起，善長亦合曉果數百人，起會稽山，受魯王命爲威武將軍。善長每戰必摧鋒，請將使人以好語誘以官，善長曰：「吾志圖興復，豈假建義爲博官地哉？」舟山破，山海之師皆潰，善長聞婦，爲人所告，捕者數十人，善長揮拳四擊，當者皆靡，卒以素寡不敵，被擒下獄。因告獄卒曰：「吾數目人耳，山中頗有所積，置之何因，當奉爲諸君歡。願去桎梏，得醉飽待盡。」遂置酒肉痛飲。其親故亦時留宿獄中，間置刀斧餅餌以進。又使人積濕草城下。一夜，與獄卒飲大醉，皆縛之，告諸囚曰：「能從我者出，斧獄門，奔城門置草處投下，皆無傷。由四明山航海，追騎四出，皆不及。後從張名振戰崇明有功。」

李長祥，字研齋，四川夔府達州人。爲諸生，生而神采英毅，喜言兵。福王時爲監察御史，巡浙東，因起兵浙東，魯王加右僉都御史。王深海，以殘兵結寨上虞東山，且屯且耕，井邑不擾。華夏爲聯絡布置，請引舟山之兵，遣大蘭諸寨，以定慈鄞五縣，而下姚江，及西陵。僉議奉長祥爲盟主。以謝三賓之告密，謀泄長祥亡命。後

見大勢日去，遂遣散其兵，隱山中，江督馬某於浙東物色得之。時方議以柔軟手段招徠故國遺臣，盛爲供帳，居之南京，其實陰羈絆之。長祚買一姬，朝夕酣歌恆舞，窮極荒樂。馬督稍稍薄之，謂其懷於此土，諒無他矣。一夕竟失其蹤，大索不得，乃知他是與王江採取同一策略。長祚既出，由吳門渡秦淮，走河北，遍歷宣府大同，南至廣東。久之，乃居毗陵以老。

江漢，字子雲，徽州休寧人。家饒唐。母誕之時夢有金甲神入室，及長膂力雄捷，形貌魁偉江上師起，詣錢肅樂軍門請自効。錢見而奇之，援置諸偏裨之上，授以都督僉事總兵官。其後從征福建，立功甚多。又嘗隨馮京第乞師日本。肅樂既卒，漢以母在鄞，變姓名返鄞。曰與諸遺民賦詩以寫其磊砢不平之意。每語及肅樂，則淚淋漓下。王圍首島城上，陸宇燭謀竄取之，訪之江漢之故率，其人謂非得江都督事不諧，宇燭乃見漢以情告。曠曰：請以中秋日待我城下。時漢家居，深衣幅巾，不執弓矢，屆期，忽紅笠、披、短後衣，縛袴，挾健兒數十，揚揚而出。時城禁方嚴，曠登城上，守者看他如此裝束，又如此氣派，以爲滿洲新來的什麼將軍，叩頭迎接，異常恭謹。既而見所爲之首，忽大怒道：這不是我的仇人某某的頭顱嗎？啊，你原來也有今天的一天嗎？故意拔刀向頭上一敲，震斷了懸索，立滾下城去了。又故意要守者領導，周覽城上，城下埋伏着的陸宇燭已抬頭而歸。是日城外方競渡，紅男綠女，傾國若狂，大家都有點眼光炫亂的，也沒人注意這事。其出奇應變大略如此。居鄞，無以自給，種菜爲業，諸老竭力周之，四壁空無物，惟餘肅樂所贈寶刃一柄而已。後竟鬱鬱而卒。

江上師未潰時，孫嘉績、熊汝霖部隊已打得七零八落，遂以殘卒付黃宗羲。宗羲與同官王正中料簡率伍，尙及三千，渡海取鹽官，駐兵潭山，浙西烽火響應。時統兵者爲汪涵，涵字叔度，奉化人。少嘗受學於宗羲，慷慨

專言兵法。時中原鼎沸，累次想拋棄他那頂秀才頭巾而從我殺敵，至是得遂其願。又得芳坤後裔茅翰共事。無何，暨國航海，潭山之師，踉蹌而歸，沿途屢遭清兵及降卒襲擊，宗義乃諭軍士不願從者各自散去，尙有親兵五百，汪涵率領之，吃了無數苦辛，才達到四明山，駐紮於仗錫寺。宗義因山民皆貧，再三申戒，不可就之求糧。一日宗義偶然出山，部下糧絕，不得已取之山民。山民懷憤，勾通了滿清巡邏的部隊，夜半圍寺而焚之。寺中軍士倉皇出門，來不及搶軍器，徒手作戰，死者十分之九。汪涵自烈焰中冲出，打死數人，但看形勢是無法逃出的，嘆了一口氣道：『不死，且自取辱。』還門而死。蕙翰亦死。這是王翊尙未到四明山以前的事。

以上所述的都是四明大鬧義勇軍的故事，現在讓我再來介紹一支『秀才兵』雖然並沒有發生什麼作用，但也有相當悲壯。其領袖人物則爲施邦珩、杜懋俊等。

施邦珩，字仲茂，鄞縣人。世爲甯波衛指揮。其父爲都督僉事，雖甲冑起△而有儒將風，詩筆書法皆絕工。邦珩幼承家學，文事武備並爲學習。補諸生，思以科名自見，故未襲爵。錢謙肅起，邦珩毀家餉餉。不一年而江上破，懋懋不自得。聞華夏謀引海師取浙東，言於王家勳曰：『吾已召集豪傑三千人，管江諸林爲之魁，其倘我將獨任之，以之輔華職方可乎？方欲舉事，而爲謝三賓所許發。清兵來捕，邦珩時在管江，戢三日，力竭，拔先世所遺佩刀自刎曰：『我不負此刀也』以爲世家，故人稱爲施公子云。其同謀者亦爲秀才。一日杜懋俊，一爲其叔兆仙。

懋俊，字英侯，甯波鄞縣人。世居城東之管江，家世富厚，食指百口，而秀才並以仗義聞於時。鄞江自錢湖而東，負大海、韓嶺、鄞谿、尖埼諸道與管江皆相錯，圍以重山，壑以深溝，擅魚鹽竹木之利，居民殷阜，而亦

以巖險自爲風氣。明季流寇鼎沸，海隅不逞之徒亦乘間而起，杜秀才憂之，謀於其叔兆仙，請願士團之法於有司，遂以兵法勸族人，分隊瞭野聲柝，行夜，問黨爲之安堵村沿海諸村，皆仿而行之。浙東不守，諸遺民羣皇山澤，猶思再舉，杜慨然嘆曰：「國家養士三百年，而今日反顏身節者，大半進冠人物也。草野蒼生，安得軍師國邑之寄，爲一洒之。」於是忽如顛瘋者，獨坐一樓，援筆不少置，或朗吟，或笑，或痛哭竟日夕，家人駭甚，從壁縫窺之，則案無他物，惟陶庵黃進士臣事君以忠聞義，墨硃崇業不絕。施公子邦珩以家財募死士，欲爲海師響應，杜聞而大喜，乃招姜山之徒助之邦珩邀王家勤入管，刻期舉事，約以馮御史京第至城東，則秀才引軍助之。未至期三日，家勤來奔以事洩告，城中邏者亦踵至，秀才身運者首，據山立寨，鳴鼓起事，而急遣家勤入海。秀才意城中清兵雖已有備，然計海師早晚必薄城，則勢未能分，故且部署軍士爲入海計。城中兵果不能出，而定海清餉常得功，豫遣舟師扼海口分軍直抵管江。家勤中途被執。常軍攻秀才山寨，秀才率兵據險而鬥三日，矢石雨集，夷傷殆盡。寨陷，秀才猶以家丁力戰，頭目中矢如蝟，重傷，倚巖而斃，尸屹立不仆者數日。兆仙被縛，砍其首十二刀而後墜。時與邦珩及秀才共稱爲「管江三烈士」。

除了浙東山寨以外，又有豫鄂皖贛各省的山寨，這是史可法提倡規畫出來的。時流寇爲亂，朝廷命安慶巡撫史可法因便利，連反攻，聯貫四省之邊腹而合治之，於是皖之安、廬、池、太四府；豫之光、固、羅、山四州縣；鄂之斬、羅、梅、濟；贛之德化、湖口、皆隸撫臣治內。走檄山民，結衛團守，以遏賊蹤。資以軍火餉需，予以統治衛村，出而扼賊，往往有功。及清兵定南方，諸寨又改變宗旨，由防禦流寇而抵抗外患，由保衛身家性命的觀念進而成爲保衛國家種族的觀念了。這些寨子都有酋長，充之者都是精神之屬和讀書進學的儒流。聲勢較大

能與外界聯絡的，則受明朝大吏衙付行事，或奉明室王公以資號召。築砦之地必憑險阻，或累石爲壘，或豎木爲柵，按戶籍而任版築之役，就避地山中各家抽其壯丁而爲戰守之士。各砦之所以構成的因素，無非如此。

皖省山砦乘殘明宗室荆山王朱常泉及石城王朱統鈞爲主。常泉所當之敵爲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未幾爲其部下余垣執降。統鈞結寨飛旗砦，歷時較久，兵亦甚精，內撫皖地二十四砦，外聯絡鄂省斬黃四十八砦，而尤以英山之張福寧三尖砦與潛、太、桐、霍諸砦擁護最力，步武亦最强。鄭成功北土之役，張煌言督師蕪湖，未幾失敗，慈谿秀才魏耕請其赴英霍山寨，煌從言從之，然竟無所遇乃潛行入海。其北征紀略言此事云：「余進退維谷，遂沈巨艦於江中，易沙艇，由小港至無爲州，走焦湖，聚亡爲再舉計。適英霍山義士來遮路，言焦湖入冬水涸，未可停舟，不若入英霍山寨可持久。余然之。因盡焚舟，提師登陸，至桐城之黃金棚，有安慶滿兵駐守此地，乃入山圍隘，余選驍騎馳擊之，奔馬數十，殺敵殆盡，遂由奇竄進山，一望皆危峯峭壁矣。……八月十七日，已入霍山界，去縣治僅七十里而遙，而所稱陽山寨者直咫尺耳。寨在山巔，可容萬人，饒水泉，向多義旅，近爲清招撫，有一精良輔者亦義帥，受清符據寨中。先以書往通款，欲借寨屯衆，而彼中已聞石頭師推，有向背心，堅不納。然寨路險，萬夫莫能仰攻。余遂移紮東溪嶺，思走英山將軍寨。但將士疲甚，沙中偶語，俱以途爲憂。……」按宿松朱之綠有皖砦紀事一卷，言皖砦甚詳，惜其書今已難睹。

鄂地之砦，則凡有三百上下。而以斬黃四十八砦最爲有名。以監軍王燠，尙書麻城周損著定知縣曹允昌爲之領袖。近代羅田王葆心著斬黃四十八砦紀事四卷，鈎稽官私書籍達百種之多，敘述極爲詳備。至四十八砦之名雍正時歙縣吳德芝四十八寨記云：「自黃岡馬家潭，次第入山爲寨者四十有八。今知名者四十有四，界黃岡、麻城

、羅田三邑之地。在黃岡者凡三十，曰：馬家潭寨、張家寨、金盆寨、波金寨、白雲山寨、何家山寨、蛟蟲山寨、天馬山寨、淋山河寨、城山寨、願期山寨、石人寨、大崎山、小崎山兩寨、劉家碧寨、桃黃寨、桃花洞寨、沙畝、松湖水寨。在麻城者六，曰：石子寨、觀音寨、得勝寨、五斗寨、東義洲寨、藤石碧寨。在羅田者十有八，曰：天堂寨、周家山寨、里木碧寨、倪山寨、古蒙寨、尖棚寨、石柱寨、雪牙山寨、豪猪山寨、八龍寨、獅古火寨、光山寨、觀音山寨、大羅寨、仁守寨、雁門寨、涂家寨、揚旗寨。此四十餘寨皆歸隸石城王朱統鎔云。

至鄂西又有所謂十三家軍，李自成餘孽郝搖旗等因自成死無所歸向湖廣總督何騰蛟投誠，保湖南巴東之間。其後李錦之子李來亨和劉體行等分據興山、巫山、房山、施州、均州、涪州等處與郝等相爲犄角，稱爲耶陽十三家。雖別奉韓王本欽爲主，改元定武，與桂王序長幼不稱君臣，但始終奉明正朔。桂王在安隆時，都御史洪百鼐總督湖南軍事，曾疏言「十三家抗險撐衝，觀望而動，楚蜀雖失，未有貳志，若有征行，可以兵應」云云。後清師攻雲南急，東南方面無法救援，張煌言遣職方郎中吳鉏挾帛書間道入耶陽山中欲說十三家之軍，使之出師援楚，牽掣清朝兵力以謀緩和滇中之困。然南北萬里，交通困難，音信極爲遲滯，方煌言遣吳職方起程時，不知滇中早已瓦解，桂王早已逃入緬甸，而且卽於是年冬被吳三桂取回弒於雲南了。至十三家大概情形，將敘之於下編何騰蛟傳及李來亨傳，此處且暫從略。

豫地山巒，則夏變明通鑑附編陳潛夫傳言，是時開封汝甯間列寨百數，劉洪起最大；南陽列寨數十，蕭訓最大；洛陽列寨數十，李際遇最大。

至贛地及其他各地山寨事因材料缺乏，惟有俟將來補充而已。

南明忠烈傳 下編

第十一章 桂王卽位與廣東兵役

清兵既定福建，破贛州，分兩路進取廣東。先是贛州未破時，大學士蘇觀生至南安募兵助戰，及汀洲之敗，觀生撤兵退入廣州。聞丁魁楚將立桂王由榔監國於肇慶，欲與共事，而魁楚慮其以舊相居已上，拒不與議，呂大器亦以觀生非進士出身，叱辱之，觀生大悲。適唐王之弟聿錫率諸弟自福建至廣州，南海關捷先，番禺梁朝鍾首倡兄弟終弟及之議；觀生因與大學士何吾驄，布政使顏元鏡等擁聿錫爲帝，改元紹武。

初唐王卽位福州，以清順治二年七月封其弟聿錫爲唐王，監國福州。唐王家法嚴，不以友愛故對聿錫有所假借，嘗敕王母得私受臣民章奏，必由通政司封進，方不失帝王體。王亦謹慎，在福州一年，未嘗有過。觀生既不辭於丁魁楚，遂欲立唐以抗桂，宣言：「吾受大行厚恩，死無以報，今其親弟在，何外求君？」顏元鏡亦有三宜立之說，三宜：以親；以賢，又以貌，因聿錫隆準而英俊也。遂先行監國禮，旋於十一月初二日登位，改元紹武。軍國事專任觀生。元鏡、捷先以推戴功，皆拜寬闊大學士，統兵部侍郎，舉朝無三品以下之官。時舉事倉卒，治宮室、服御：鹵簿、通國奔走，夜中如晝，不旬日，除官數千，冠服皆假之優伶云。

桂王時方監國，聞此事羣臣立擁之卽天子位。遣給事中彭耀，主事陳嘉謨齎敕往諭。耀，順德人，自知此去或有不測，過家拜先廟，託子於友而後行。至廣州，以諸王禮見，備陳天潢倫序，監國先後，及國家仇讎利害之

所在，語甚切至，因歷詆觀生諸人，觀生怒而殺之，竊護亦不屈死。

觀生乃治兵日與肇慶相拒。以番禺人陳際泰督師，與肇慶方面總督林佳鼎戰於三水。初以出不意，爲東師所掩，敗績。觀生復召徐、鄭、馮、石四姓海盜數萬人，以總兵林察爲大將，十二月二日，與桂方大戰於海口，斬佳鼎，及監軍道夏四敷、總兵龍逢、水師遊擊管燦等。唐王封觀生建明伯，林察輔明伯，以彰其功。

觀生獲此一勝，志得意盈，務爲粉飾太平之事。一個月以內，使紹武陸續舉行幸學、大閱、郊天、祭地等大典。一切軍政皆委之關捷先及梁朝鐘。捷先由進士歷官監司，小有才，便筆札；朝鐘曾舉於鄉，善談論，旬日間，三遷至祭酒。有楊明競者潮州人，好爲大言，詭稱精兵滿惠潮間，可十萬，卽特授惠潮巡撫。朝鐘語人內有捷先，外有明競，強敵不足平矣。觀生亦契重此三人，事必咨而後行。又用梁濬爲吏科都給事中，梁日與以鏡大納賄賂，日薦用數十人。觀生本乏猷略，兼總制內外任，頭腦愈爲昏亂。專恃海盜爲捍禦，其衆自日殺人，懸肺腸於貴官之門以示威，內外大擾。

李成棟覘知之，與兩廣總督修義甲發兵西下。潮州惠州先迎降，成棟卽用其印移文廣州報無警，而使林永茂以選騎三百隨其後。十二月十五日，紹武方與觀生視學，閱射，羣臣朝服，候行禮。俄報北師至，觀生叱道：「潮州昨尙有報，安得遽至此？」如是者三。俄永茂以十七騎作漢裝，詐稱花山降盜，突入城門，揮刀大誅，餘兵相繼而至。時精兵皆西出拒肇慶，城中尙有少兵而倉卒不能集，一時軍民相率奔潰。紹武急變服，從後庭踰垣出走。匿大學士王應華邸中，嗣恐迹者未，復間走洛城里，爲成棟副將杜永和所獲。觀生走梁濬所圖計，濬曰：「惟死耳，復何言！」觀生入東房，濬入西房，各閉門自縊。觀生尙慮其詐，稍留觀之，濬故推几倒地，扼其吭，

氣湧有聲，久之寂然。觀生信以爲死，遂自縊。明日漆獻其屍出降。梁朝鍾亦自縊死。又大僕卿霍子衡，行人梁萬爵，其弟萬采，舉人陳嘉會，中書舍人鄭濬，生員馮協鸞等皆殉節。子衡字覺商，廣州陷，以臨難無苟免之義訓家人，大書『忠孝節烈之家』六字懸中堂，易緋服，拜家廟投井死。三子三媳及妾莫氏皆從之。吾騶，應華皆降。順元鏡見清兵至，先繳印，辯髮號於市曰：『大清天兵至此，汝百姓今安枕矣！』修養甲初以元鏡塔曾爲先容，僞爲禮待，保以大用。然元鏡尙大書『內閣順』於其大門，修曰：『本朝無是銜，猶不忘明乎？遂輕之，終不薦用云。成棟安置紹武於東察院，使人饋之食，王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自縊而殞。自卽位至此，凡四十日。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廣州者十六人於演武場，周王、益王、遼王皆遇害。成棟欲大殺廣民，修養甲曰：『廣民未迎戰，請卜諸天，天雨則止。』夜雷震，大雨如注，養甲曰：『天墮淚也。』乃止。猶大掠三日，謂之『放賞』。難髮令下，反抗者百餘人皆斬，婦女以貞自裁者不可勝數。養甲與成棟議；南雄、韶州兩郡，連控江楚，肇慶爲粵西咽喉，梧州爲粵西門戶；宜先撫南韶，以通江右之援；定肇慶，以扼兩粵之吭，取梧州以固肇慶之藩，乃檄總兵葉永恩等進兵南韶，別遣將取雷、瓊、高、廉諸府，而成棟進攻肇慶。

先是唐王敗報傳至粵中，廣西巡撫翟式相，兩廣總督丁魁楚，兵部尙書呂大器共謀迎桂王由榔於梧州而立之。由榔之父常瀛，神宗第五子。天啓七年就國衡州。崇禎十六年，張獻宗陷衡州，常瀛走廣西，旋葬於梧州。長子亦死，由榔本封永明王，至是嗣爵。翟式相嘗過謁，見其儀表非常，倡議擁戴。其母王氏曰：『諸君何患於無君，吾兒仁柔，願更擇可立者。』衆請益堅，乃允。清順治三年十一月，稱帝肇慶，改元永曆。頒詔湖南雲貴諸省。湖廣總督何騰蛟與雲貴督師堵允錫聞之大喜，連名署銜勸進。桂王晉騰蛟爲定興侯，大學士廣西巡撫翟式相兼

吏兵二部尙書，以平粵伯丁魁楚爲大學士，日值辦事，諸臣進爵有差。聞廣州破，內官王坤時方用事，趙王出走，式拒請守缺口，勿播遷，不從。乃越梧州而西，由平樂抵桂林。

清 順治四年（公元一六四七）正月，李成棟克肇慶，而西下梧州，二月，克平樂，桂林大震。丁魁楚以官糞四十舟出岑溪，降於李成棟，成棟殺之，並及其子。桂王以桂林委羅式祖留守，而自走全州。以劉承允爲衛。三月，成棟攻桂林，式祖毅然誓衆，督參將焦璉拒守，累戰皆捷，成棟不能拔，乃退屯昆陽。旣而給事中陳邦彥起兵高州，大學士陳子壯起兵端州，兵部尙書張家玉起兵東莞，合約襲廣州，以圖牽掣，惜其不克。又邀李成棟救兵於禺珠州，垂勝而敗。成棟遂進攻高州，獲子壯，磔死。破清遠，獲陳邦彥，亦磔之。時家玉走龍門，復募兵萬餘，攻樓壇城，清兵圍之。家玉敗死。於是廣東復爲清所定。

陳子壯、字集生、號秋濤，廣東南海人。萬曆己未，以探花授編修，天啓時出典試兩浙。魏忠賢用事，所在營生祠，索子壯題柱，且置其堂，正色拒之。其父官諫議大夫，極論忠賢罪，削籍，並坐子壯。崇禎立，起原官，累遷少察伯，入爲講官，多所啓益，帝嘗稱先生而不名。因爭來人授事，復被黜，歸鄉構雲濠書院以自娛。子壯爲人長身巨口，美鬚髯，秀眉目，清言醞藉，爲士流所宗仰。罷官後，閉門謝客，獨見順德陳邦彥之文而奇之，延至家，使訓諸子。邦彥感子壯知己，亦以師禮事子壯，其交遊若父子然，相得歡甚。其後邦彥響應子壯起兵，伏因於此。

宏光改元，以禮部尙書兼詹事府，敦促嚮用，甫抵金陵，而南事復壞。唐中立福州，以大學士兼大司馬督兵授贛，兵及大庾嶺，而有延平失駕之事。子壯歸，居其邑之九江村。明年，清督師佟養甲索子壯出見，潛謀脫去。

。其鄉多獲戶番鬼，驕悍好戰鬥，子壯籍以爲兵，聞陳邦彥在高明，急使人召之，謂曰：「成不成天也，姑置勿計；但得牽制成棟，使毋遠西，則津梧有備矣。」初萬元吉遣族人某募兵於廣，得余龍等千餘人，素行而元吉敗，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聚衆至二萬餘人，邦彥乃與子壯謀，使同邑諸生馬應芳說余龍攻廣州，余龍雖敗死，桂王得以從容而脫，乃廣州方面牽制之功也。

其年夏，子壯約邦彥攻廣州，先結指揮楊可觀爲內應，又使花山盜詐降以助之，期於七夕內外並發。子壯先期一日，連舟千艘直薄西城，奪其礮台。可觀等謀洩，佟養甲悉收斬之，而以飛騎召成棟還。其時成棟方攻張家玉於新安。翌日，邦彥至城東。知可觀等死，度李兵夜當過禺珠，先伏舟以待，而使人報子壯曰：「敵來必遺我火，恐其餘衆奔突，請嚴陣以待；青旗而朱游者，我兵也。」子壯得報，不卽傳令，其夜李成棟兵果至，明所伏火舟飄飄起蒲葦間，焚其巨艦十致。成棟乘輕舸且戰且走，邦彥尾而擊之，環城而西。城中亦登埭鳴鼓助呼，喧呼雷動。子壯兵皆烏合，遙望帆檣千翼，蔽江而上，以爲皆清兵，陣動，子壯急傳令，謂青旗朱游爲己軍，而後軍已走不可止。清兵乘之，前軍亦潰。邦彥不敢攻城，走三水，破其城，殺知縣陳億。復助麥而炫復高明。旣而清遠城有漢奸爲清兵內應，城復失，邦彥乃率兵至江上，立柵自固。

子壯敗於廣州城下，收合散亡，兵勢稍振。八月旣望，謂知佟總督生日，引兵襲之，中清計，又失敗，奔高明。清兵急攻之，城旣破，子壯母自縊，子壯冠帶坐堂上，成棟與致之，具賓主獻酬。子壯素善飲，遂且不亂，從容引滿如平時。報送廣州，佟養甲命寸寸磔之。子壯怒髮張目，無一語屈，惟呼高皇帝不絕，剗封齧盡，猶聞其氣息云。滿清軍人亦爲嘆息。時年五十有二。

明季南略謂子壯起兵失敗，匿民間，被擒時，猶擁一村妓，又言李成棟曾齊三司審訊，曰若依國法，子壯應劓三千六百刀，今折下十倍，三百六十刀罷。乃無根據之說。子壯少年時，風流自喜，留心聲色，起兵時年過五十，何至尙有此事。且死於修養甲手，非李成棟也。桂王贈子壯東閣大學士，忠烈侯，諡文忠，予祭葬，廢一子中書舍人，錦衣衛，世襲。子壯著有南宮集，棟要堂近遊稿行世。麥而炫，字章開，高明人，崇禎進士，官御史，時爲子壯監軍。朱質遠，字子潔，南海人，天啓賢書，亦官御史。被執，皆不屈死。

陳邦彥，字會斌，廣東順德人。雙目炯炯，視日不炫，慷慨有大節。爲諸生，四十未遇，居錦巖教授。甲申之變，別居倅子壯，草中與政要數萬言，走江甯上之，不用。唐王讀其書，深爲契重。王立後，授監紀推官。未赴任，舉於鄉，與張家玉同舉唐王。以賢書任兵部主事，監粵西狼兵援贛，督師黨觀生觀望不進，贛州危殆，邦彥語觀生曰：閣下以大兵扼惠潮，分一軍助我殺大庾，可固粵，觀生復不能用。

福州破，觀生遁至廣州，聞桂王稱監國，使邦彥奉表勸進，已而觀生意中變，奉聿錫爲帝。桂王召邦彥決策太后前，邦彥語監國：以序無過王者，與唐平非名，若戰，則主客不敵，不如早正大位，以厲人心，改兵科給事中，方還報而廣州陷。後乃與陳子壯，張家玉共起兵牽掣李成棟。其妾何氏，子和尹，虞尹被清兵執去，率衆巷戰，身被三刀，走入朱氏園，題詩於壁曰：『平生報國懷深，望斷西方好音，已共義弘化碧，道同屈子俱沈』自投於池，爲兵引出，檻車送廣州，邦彥志氣不稍挫。其逆裔李成棟，攻廣州各事均見陳子壯傳，不贅。其被執於清遠也，清逼使其作書招邦彥。邦彥批其牘尾以答清吏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王臣，義不顧妻子也。』養甲果殺其妻與子。修養甲訊子壯所在，邦彥答曰：『我兩人各殉國，何問焉？且平生師事之，卽知其所在，甯肯』

告「養甲怒，亦磔之。臨刑歌曰：『天造詢多難，臣也江之漭，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獨苦。瑯山多忠義，後先照千古。』桂王贈兵部尚書，謚宗愍。邦彥博涉羣書，著有雪聲堂集，南上紳，留丹錄等。初與邦彥密謀在廣州城中爲內應者楊景華，故廣州衛指揮僉事；楊可觀，故東營指揮，隆武中，擢柳慶副將軍，事洩，被執。修養甲鞠以酷刑，欲其供出同謀之人。可觀曰：『丈夫砍頭耳，豈以緩死故殺天下英雄！』終不吐。搜其衣縫得桂字數百人，皆見殺。

張家玉，字玄子，號芷園，東莞人。癸未進士，選庶常。李自成陷北京，家玉被執，欲降之，不屈，作陳情書投賊曰：『前明朝翰林院庶吉人，今請賓張家玉，謹百拜，伏惟不沒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如家玉者宜比例古賓臣，旌別其門曰：有明張先生之廬，不然，臨以刀鋸，設以鼎俎，家玉者從容樂蹈之矣。』賊怒，繫七日夜，勺水不入口，會吳三桂引滿清軍隊入，家玉潛行而歸。一說家玉，衣斬髮哭思宗於東華門，扣額搶地，血出被面，宛轉哀號不能起，賊守者義之，縱之逸，遂南奔歸里。弘光元年，家玉赴召南京，瀟湘江上，必雪國恥，手發一礮以爲誓。未至，而南都陷，與同里蘇觀生居唐王書鍵入閩卽位，擢翰林院侍講，彙起居注，改兵科給事中，監永勝伯鄭彩軍出江右。設高皇帝像于軍中，盟而戰。每伴敗誘敵，大獲勝仗，撫州圍以解。復與知縣李翔督守新城，負重創，而清兵不者越杉關一步。唐王手書勞之曰：『朕以子子汝，汝以父父我。』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練兵潮惠，家玉單身入鎮平賊巢，諭以大義，賴其肯以其衆萬餘人從；又招降劇盜黃海，得兵數萬。氣稍振，聞福汀事急，率之往赴，清兵適擊破，其衆散亡，家玉亡歸東莞。

及其與陳子壯陳邦彥起義，同年張元琳爲清兵遊說，至其軍以請，家玉朗誦正氣歌三闋以謝之。修養甲復以

書至，家玉援筆題其後，有云：「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者，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又王莘者，崇禎末官僉都御史，與家玉舊相知，遣書勸家玉薙髮出降，略云：「楊子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何也？」先生何愛一毛而不以利宗族鄉黨耶？」家玉得書大罵曰：「老賊不死，乃敢侮孟子！」因答書責之曰：「爾都繼陷，三君蒙恤，玉謂公國大公，必久已死，而尙存乎？公豈不聞哭先帝於賊廷者爲誰，而今欲以淫詞污君子之耳哉！」遂舉兵復東莞，以原任儒學訓導張珣爲東莞知縣，原任湖廣監軍道張恂督守，而諸生尹端菴統鄉兵嚴備萬家租。家玉身整舟師于到濬，擬攻廣州，而清兵疾至，萬家租先敗，尹端菴自沈於江，張恂見殺，東莞旋失。家玉祖母陳氏，母黎氏，妻彭氏，妹石寶俱投水死。清兵怨家玉，發掘其祖墳，盡滅其宗族。家玉作流言稱神助以勸其鄉，于是各保復並豎義旗以應，常用虛虛實實之計，以擾清兵，收李成棟，攻克龍門，博羅、連平、長甯、遂攻惠州，克歸善，還屯博羅，益募兵，分麾下爲龍、虎、犀、象四營；後又擴充爲二十五營，進據增城。增城近省，清援兵來甚易。家玉斷小木投孔道以滯敵馬，復懸巨木高崖，以小隊誘戰。敵馳入，馬當木，足折，及崖，懸木下墜，打死甚衆，大敗而去。後清復增援大至，家玉身自被甲搏戰，刃幾及成棟。相持十餘日。軍法：出張旗，入捲旗，有一次，有一個部隊直入敵陣，奪得旗幟，張回報功，後隊望而駭曰：「敵破中軍矣。」前軍顧後隊之移動，亦駭曰：「敵乘我後矣。」皆不戰而潰。家玉身中九矢，策馬赴澗水而死。經數日，清出其屍，顏色如生，鬚眉猶怒張欲動。見罪惟錄，東山國語，及鹿樵紀聞，此是一說。清兵圍增城，家玉三分其兵，犄角相救，倚深溪高崖自固，大戰十日，力竭而敗，被圍數重。諸將請潰圍出，家玉歎曰：「矢盡破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敵，欲戰無人，焉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澀敵人手哉！」因逼拜諸將，自投壑塘而死。見明史二百七十八本傳，

此又一說。桂王贈家玉少保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追封增城侯，諡文烈。死時年三十三，詩才充爽，于軍中作悲憤詩百餘首，其弟梓行之，有云「與同喪狗生無賴，縱比流螢死有光。」其志揚可見。諸書未刻。家玉與陳子壯、陳邦彥稱爲「粵東三烈。」

李成棟後復降明，挾佟養甲與俱。明臣因養甲嘗寸磔陳子壯，投其骨於四郊，謂子壯先朝大臣，起兵亦各爲其主，養甲殺之足矣。乃加以極刑未足，至無完骸，則過於忍。至是，子壯贈太師，番禹侯，諡文忠，卽遣養甲爲諭祭使，養甲媿欲死。諸明臣又時時辱之，乃密遣人至北方通表清廷，復欲歸清，爲遷者所獲。遣祭興陵——桂王父墓——成棟之子元允以兵擒之江中，磔之，而以遇盜被殺報。這是後來的事。

第十一章 武岡播遷與湖南兵役

方李成棟還救廣州，瞿式耜遣焦璉連取陽朔及平樂；陳邦傳由賓州取潯，合陷梧州，於是廣西全省，復爲明有，根據漸固。但劉承允漸跋扈，逐王坤，矯命晉己爵爲安國公，總督軍政，賜尙方劍，蟒玉，便宜行事。又迫桂王遷於武岡，是爲「武岡播遷」。桂王密詔何騰蛟入除之。時騰蛟在白牙，乃走謁桂王於武岡。劉承允雖以騰蛟薦至大將，且結爲姻親，但頗忌騰蛟，欲奪其權，疏請改騰蛟爲戶部尙書，專理糧餉，桂王不聽。劉晉伏千人於道欲截騰蛟而殺之。幸趙選郎率滇兵五百爲衛，以一當二，盡殲其伏。承允請不敢言。騰蛟遂上疏劾承允專恣不法，殺殺督師重臣，謀危社稷，請正章刑云云，然亦無效。騰蛟遂復出督師。瞿式耜屢疏請桂王返全州，又請遣桂林，爲劉承允所劫，皆不許。時總兵張先壁自江西潰入，兵猶數萬，欲入朝，承允不許。先壁怒，駐兵武岡城。

外，與城中兵戰，互有勝敗。承允罵先璧以「犯闕」，先璧罵承允爲「刼親」，相持月餘不解，桂王命兵部主事龍之誅，奉勅往解之，先璧奉勅退兵，往衡沅州。

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爲定南大將軍，偕尙可喜，耿仲明大舉進攻。以三月出岳州，克衡州。八月，合兵趨祈陽，克寶慶，進攻武岡。桂王召劉承允議事，茫然無策，但言我兵多，他決不敢來。實已暗與部下密謀投降了。桂王覺之率宮眷臣僚走靖州，旋奔柳州。清兵以廿四日至武岡城南，廿五日，兩宮太后先發，桂王及中宮隨行，至二渡水，車罵甫過，諸臣渡未半，而浮橋遂斷，凡無馬者追隨不及，皆被亂兵刼殺。皇子生甫二匝月，竟委泥沙，中宮嫡妹年甫及笄，與母同輿出城，俱迷失無踪。桂王恐亂兵自全州灌陽搶桂林，乃與諸臣從間道踰峽至慶遠府，僅覓二小舟，三宮俱載，隨路逗遛，行行且止。至十一月十五日始抵象州。從行文武官皆以青布裹頭，胼手胼足，而無生氣。幾欲散去。十二月初四日再達桂林，得延殘喘。君臣皆鍵戶避兵，人無土著，街無獨行，薪米百物，價騰五倍，軍人居貨貿易，對待主顧，異常兇惡，衆皆度日如年。

劉承允以城降清，清移承允及全營諸將及家口數萬人至武昌。駐紮後湖，十二月，承允部下副總兵陳友龍亦降，帶兵追桂王至潯州，忽又反正。報至武昌，清廷疑承允實與友龍通謀，以兵圍其營，併降臣傅上瑞家口百餘，不問老幼男女盡殺之。五六萬人斃手就死，無一免者。承允本南京市棍，酗酒無賴，有臂力，號劉鐵棍，後投軍，以征蠻獠功，官至總兵，甲申國變後，何騰蛟顯授武岡總兵，招兵二萬半皆南京市棍。唐王聿鍵時，得封定蠻伯，愈益恣肆。其後挾桂王至武岡，見駕時，倨傲無人臣禮。言官彈劾則毆辱言官，大臣糾檢，則侮侮大臣，通山王蘊鈺，賢王也，見清兵日逼，入宮以實告永曆。永曆問承允，他竟敢於宮門彈拳擊王墮其二齒，其橫暴一

至於此。現在得到這樣一個下場，倒也叫人痛快。

清兵由長沙進攻，一路勢如破竹，尚可喜拔桂陽，趨道州，敗張先壁，遂克靖沅，黎平，降岷王郡王等二十餘。十一月，進攻全州。時何騰蛟移鎮於此，督焦璉，郝永忠等五將分路拒戰，連營互二三百里，式耜饋餉不絕。清師敗退。桂王乃得入桂林。清順治五年二月，清孔有德復攻全州，郝永忠收入桂林。清桂王西走，式耜力持不可，而桂王左右皆請速向南甯。永忠等大掠而去，城內外如洗。式耜滅熄城中餘燼，安撫遠近，何騰蛟焦璉相繼至，人心粗定。清兵直抵北門，騰蛟督兵拒守，正相持間，而江西金聲桓，王得仁，廣東李成棟忽又歸附於明，形勢大變。清命耿仲明，尚可喜移兵救廣西，孔有德班師回京，留總兵徐勇守長沙。

這一次兵役在歷史上名爲『湖南之役』。遊節文武有蒲大壯、李興瑋、聞大成、熊興麟、侯偉時、傅作霖、吳炳、蕭曠、章曠，茲分敘其事跡於次：

蒲大壯，湖南辰州人。故太常寺卿朝薦之族子，蒲氏世以武傳家，朝薦以剛直居諫垣，益用名節勸獎其子弟，故大壯自幼慷慨慕義。何騰蛟開府長沙，召募將才，大壯奉檄招練辰麻峒兵二千人爲騰蛟親兵。隨章曠守湘陰二載，拒清兵於新牆，大小數十戰，清兵不能南下。復與覃裕春大破清兵於渣溪，斬獲數千，積功擢副總兵官都督僉事。孔、耿、尙大舉侵湖南時，先攻湘陰，大壯先拒戰而王進才之兵先潰，燒湘陰城大掠而去。大壯遂不能支，且戰且走，至長沙。騰蛟已走衡州，大壯奉章曠屯湘潭，屢次求救於騰蛟，而騰蛟已不能令其兵。清兵盡力以攻，大壯遂大敗，蹣跚二百里至衡山，大壯收餘兵轉戰，麾下士死殆盡，大壯謂章曠曰：『公且先走，爲持土重來計，大壯爲公力拒後，終不再見公矣。』遂北馳迎敵，敵縱騎乘之，馬尾相銜，走二十里，短兵接，格殺十餘

人，馬中箭而倒，乃遇害。

李興瑋，字天玉，湖北巴陵人。弱冠以文藻清拔，推重流輩。應湖廣己卯鄉舉，爲章曠所賞拔，用副榜生貢入大學，假歸。張獻忠陷岳州，興瑋以漁舟走江北，請兵恢復，遇左良玉前部李成名因邀與同復岳州。已而獻忠來爭，成名兵退，興瑋走，僅以身免。賊擒其父母兄弟宗族凡二十餘人皆殺之。李自成渡江，大掠巴陵，興瑋走湖南，依章曠，留參幕府。曠授臨武知縣，邑民甚爲愛戴。衡州陷，章曠退屯永州，使人召興瑋築城從己軍中，興瑋辭曰：「興瑋不欲受民社而先生強我，既已膺百里之命，則早盟之五內，期以頸血戮此城頭土耳，不能應先生教也。」督士民嬰城守，時湖南北六十餘州，望風而走，無一守者，唯臨武不下。清兵來攻，乘埽拒戰，凡五晝夜。清兵佯退，興瑋督民兵開門追之，伏起，民兵潰敗，興瑋被執，送孔有德所，令降清官李茂祖勸之降。興瑋大罵曰：「李興瑋中華男子，讀聖賢書，豈汝輩從滿虜求食者所能誘耶？」茂祖怒，繫之獄，與同繫聞大成唱和作詩數十篇。將刑南向叩首已，願大成曰：「吾與君今日乃得畢此一大事。」遂死。興瑋未有妻子，惟一髻蒼頭相隨，亦不肯剃髮，自隨與主同入獄，又自請回與主死。刑者以無命令不肯，蒼頭奪刀砍殺興瑋之劊子，遂亦見殺。

聞大成，字子上，湖南羅田人。江北陷，人士多受賊僞命，大成棄家走湖南，以貢授監紀推官。見清兵入寇，于鄧縣山中招義旅，將起義兵。清兵至被執，與李興瑋同繫衡州獄，命獄卒沽酒與興瑋飲，醉則悲歌慷慨，相唱和，無紙，皆裂襟裳襖布書之，多佚不傳，惟題獄壁一篇，好事者等爲傳誦云：「讀書懷古道，服官素所期，論文慚太傅，舞劍學要離。忠孝千古事，生死旦夕之，不共戴天日，從容就義時，」抗志不肯剃髮，與興瑋同日遇

害。臨刑，從容引頸就刃，見者皆爲垂涕，大成願揮手謝曰：「無勞諸君以淚送我，諸君悲我死，抑知我之悲諸君生乎！」

熊興麟，字石兒，四川人，崇禎進士。隆武中爲試御史。永曆初，實授監察御史，巡按貴州。值張獻忠遣孫可望寇貴陽，黔地擾亂，遲回未赴，留黔陽縣。清兵至，走山中，已而與兵部主事李芳先同被執，清黔陽縣令勸之薙髮，大罵不從，遂繫解常德，舟行至中途，守者欽其志義，寬其械繫。夜靜，守者酣眠，芳先將逸，蹴興麟起，與謀去。興麟曰「死吾分也，逸而追，追而後見殺，是幸免而不免也。君勉去，吾精爽已馳赴武陵刀下矣。」芳先強之，遂酣睡不動，芳先執手垂涕而去。興麟至常德，孔有德令薙髮以降，不屈，自言吾與李職方同被執，中途可去而不去，欲死於青天白日之下耳，豈從汝犬豕求活耶？遂遇害。

侯偉時，字異度，號令邱，湖北公安人。崇禎進士，授某地知縣，以政績優良，徵擢吏部，稽勳司主事，歷驗封司郎中。會北都陷，偉時變服南走，而荆楚又淪，浮沈湖湘間，不復有當世志，買田南嶽，將安置妻子而自已。則出家爲僧，而湖南兵變不能容，走廣西。會永曆自廣西來武岡，偉時陞見，超拜吏部右侍郎。未匝月，孔有德犯武岡，劉承允降，偉時從恕不及，遂被執。見有德巍立直視，不交一語，遣薙髮不從，遂遇害，其後給事中尹三聘奏偉時清望奇思，宜得卹典，詔贈禮部尙書，諡忠靖。

傅作霖，字潤生，湖南武陵人。尤亢爽有志略，喜功名，中舉人。張獻忠陷湖南北，鈞索士紳，作霖走桃源，結鄉兵抗賊，應堵允錫之召，超授監紀推官，奉檄聯絡常、澧鄉團，言於何騰蛟曰：「東南兵勢之重，無如楚者，上遠處閩海，威令不能及，恐此諸軍益驕，不惟唯公所用，誠迎上駐蹕長沙，鼓勵諸軍，東下武昌，以圖

陪京？西取荊州，以出襄鄧，誠千載一時也。」騰蛟遂詣闕迎勅，唐王召見，作霖敷奏詳切，請上必出楚。唐王大悅，擢作霖職方司主事，監楚兵赴贛扈迎。而諸將如郝永忠，張先壁移兵茶衝，雖稱扈迎，皆次且不行。且鄭芝龍亦不肯讓唐王出福建一步，作霖計劃竟不能實現。

後監劉承允軍，承允傾心結之，舉軍聽其節制。作霖遂亦欲借承允而成就其救國志願。桂王卽位，加作霖監軍御史，俄晉太僕寺卿。又召承允入衛，作霖陛見，超擢兵部右侍郎。王至武岡，改左侍郎行尙書事。承允驕恣日甚，閣部大臣皆惡之，掛冠去者頗有其人，承允亦不把那些大臣放在眼中，甚至連作霖也看不起了。清兵攻武岡，作霖勸承允背城一戰，以死報國。承允假意答應，而自赴石羊渡軍中，密使通款，遂舉軍降。作霖倉卒從桂王逃走，不十里，扈從諸臣怪其平日與承允太爲款洽，有罵之者，作霖自媿爲承允所騙，想自殺，已而嘆道：「吾旣不惜一死，何忍恥死草中，不與逆賊面折也。」居數日，承允遣使邀作霖出，作霖見之大罵道：「吾爲汝受不令之名，豈附汝求富貴者，將不惜身名，買汝一死戰耳。今若此，吾且與狗彘交，見汝面目正令我慚恨。况汝敢衣胡虜衣至我前耶？」因嚼舌出血噴承允面，揮拳擊之，不中，以頭撞其胸，承允走。孔有德再三使承允勸其降，一見卽哭罵不絕聲，承允每噤不能言而退。有德聞而壯之，見問傳尙書欲何爲？作霖直視曰：「欲死爾！」羈月餘，終不肯雜髮，乃害之。一說作霖聞承允見清兵至，不戰而儀降，勃然大怒，罵曰：「吾始以汝爲人，今乃汝乃狗彘也。汝迎勅至此，挾天子作威福，惟所欲爲，富貴已極，一旦有事，束手無策，致天子蒙塵，罪已不容於死矣。且汝擁兵十萬，糜餉十年，平日誇口天下莫當，今不謀戰守，先儀迎降，真狗彘不如也。」承允不顧，命人遠迎清兵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大罵，時偏沅巡撫傅上瑞已投順，與承再三婉勸之，作霖唾其面，遂遇害。

。作霖妾鄭氏有殊色，甚得寵眷，既爲清兵所執，求與夫一面，不許，遂從馬下躍入橋下水中而死。作霖性伉直忠果，而競於自見，下急不能爲物下。起書生游軍旅間，不諳大體，聞於知人，卒爲承允所賣，論者惜之。

吳炳，字石渠，宜興人，萬曆進士，歷官至江西督學。工爲詞曲，自號繁花主人，所作傳奇有綠牡丹，畫中人、蕩妒羹，西園記、情郵記五種，而蕩妒羹，情郵記則更爲優美。江西陷，從建昌單騎入闕陛見。時福建舉行鄉試，卽擢炳布政使，充提調官。閩陷，走廣西，謁桂王於武岡，擢吏部尙書，不三日，卽拜東閣大學士，入直。武岡陷，不降，械送衡州湘山寺，不食而死，明史有傳。清廷予諡忠節。然王夫之爲炳作傳，則言炳與劉承允同降，至衡州，有德恆召與飲食，炳旣衰老，又南人不習北味，執酥茶、燒豚、炙牛、不敢辭，強飽餐之，遂病痢而死。又言炳素諧柔，好聲色，在苜無風骨，俯仰惟承允意云云。皆係誤信金堡等之言，以醜詞誣毀仗義死節之士，儀徵劉毓崧跋永曆實錄已爲辯白。

蕭曠，字逸然，湖北漢陽人。以武舉授黎靖中軍都司，屬劉承允部下。從征峒苗有功，歷陞至副總兵，旋代承允行參將事守靖州。武岡陷，桂王南奔至靖州，曠迎蹕具備勤敏。桂王悅，召見，諭令解黎靖職守扈從入廣西。曠奏言臣職在守土，自當以死謝國恩，扈蹕非臣職也。臣以死捍靖，追兵至，當殺臣而後能進，則大駕達柳州矣。』王旣行，曠督標兵乘城修守具，召部民至庭，涕泣勸慰，勉以死守。已而劉承允馳書召曠，曠大罵，焚其書。清兵俄大至，兵民驚潰，曠獨率家丁十餘人登城射之。敵乘郭門入，曠短兵巷戰，力盡遂死。曠雖武人，而志慕文雅，頗讀書，知大義，爲劉承允部屬而不能附其意。見承允驕悍，意欲自遠，故請守黎靖以避之。嘗言『我受朝廷命爲劉公屬，固難與劉公所愛私人比。』故承允降清，其部隊無不降者，而曠獨卓然不屈。

章曠，字子野，別號鐵山，江蘇華亭人。與兄簡、曉以文章氣節名於雲間。簡與李待問、陳子龍起義守松江，城陷，不屈死。見第四章。曠爲人倜儻不矜小節，志意高邁，神智機警。崇禎九年，試試第一。十年，賜進士出身。授河陽知州，勤於吏治，摧強豪，與文教，楚人士執卷就門者無虛日。崇禎十六年，李自成陷承天，州人紛起迎賊，曠號召忠義，城守。以奇計縛首迎賊者數十人，磔之。賊掠騎至，曠乘城擊却之，賊亦乘，民兵驚潰，迎賊者之黨將縛曠以獻，賊謂其胆落必走小路，伏而遮之，而不知曠攜印山大路去矣。曠既得出，詣北撫王揚基，請兵復河，願以身先之，痛哭轅門下，不聽，乃單舸歸華亭，鬻田宅，夫人出所織布千匹助之，得數千金，走漢河間收兵。崇禎十七年春，接賊三戰，復河陽州。安殘黎，儲芻糧，募死士，何騰蛟上其功，擢僉事，巡察江北。後爲人所讒，罷江北之守禦。入何騰蛟軍，至衡州開東鹽輸長沙，以資軍實，歲餉兵十萬餘金，騰蛟賴以不匱。自請監馬進忠，王允成軍，從胥隸十餘人，輕舟東下，幣葛衫，與諸將相見，流涕握手，推心盡慮，與謀興復，諸將皆爲感動。時將竄兵驕，不知節制；王進才，郝永忠尤以新附猜忌，大掠巴湘間。曠既得諸將心，申約束，斬筮如法，諸軍乃斂手聽命，居人行旅稍集，遂修湘陰城，陸立大荆，新繕二戍；水立磊骨營。與岳州清兵相持，大小數十戰。唐王擢爲僉都御史，巡撫江北，然僅擁虛名，無寸土一民可憑藉，使都將王儲募水師二千人；騰蛟又分裨將覃裕春，滿大壯等五千人隸之。清順治三年秋七月，清兵大舉從間道窺湘陰。曠偵知之，率裨將覃裕春以二千人禦之於流溪。伏草屋中，穴牆壁爲孔，交發鎗礮。清騎數千，圍之數十匝，自辰至酉，被擊殺人馬各千餘，乃退走。裕春兵出追之，滿大壯，陳友功爲兩翼，夾追，殺傷殆盡。自江南用兵以來，與清兵合賊而得勝者，自曠流溪之戰始。九月，左夢庚部將楊么導清兵泛洞湖來寇沅江，曠檄馬進忠與戰，又大敗之。湖

南守禦經年不陷者，章曠之力爲多。

桂王卽位，加曠兵部右侍郎。孔有德寇湖南，湖南兵將內部又交訐，掠奪四出，糧道阻絕，馬進忠西走湖北，王進才，王允成旦夕思遁。曠率滿大壯孤軍禦戰，不勝，走長沙，騰蛟已走，曠率潰兵南行，轉戰三百里，大壯戰死。曠入衡州。執騰蛟手泣曰：「長沙不潰，曠猶得嬰城死戰，今湖南瓦裂，何以謝百姓兩年來剜髓供輸也！」四月，清兵復陷衡山，曠退守祁陽，檄召潰兵，圍復衡州，桂王特勅拜之爲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尙書，督恢復諸軍，而諸軍已爭潰，不可合矣。騰蛟走全州，曠獨率親兵千餘屯白牙市，牽制敵人南下之路。時桂王在武岡，邊援兵不出，曠知事不可爲，慷慨悲憤，不粒食，唯噉瓜果，時引滿取醉，因臥病不起。將死，召門生部將出酒相飲爲別，命小胥拊拍板，從枕上悲歌，令座客和之，聲益哀厲。板闕，和者歇，曠亦無聲，視之逝矣。時年三十有六。桂王後贈太子太保，華亭伯，諡文毅。

曠門下士之著者爲李興瑋，其傳見前。次鄭愛古，楊錫億，蕭爲龍等。愛古字于道，江夏人。鄉試出曠門，爲監紀推官，於曠極所盡力。後官僉都御史，以招撫降清左良玉部將馬蛟龍，不如議，憂恚成病卒。錫億字文起，德安人，以文章受知章曠。嘗以不肯從李自成，全家遭難。從傅上瑞軍有功，擢兵部職方主事。上瑞降清，錫億仍赴章曠軍於湘陰，已而長沙潰，曠南奔，錫億與相失，遂入南嶽老龍池，痛哭爲僧，後不知所終。爲龍武昌人，敦篤有志義，官職方司主事。章曠死，爲龍爲葬之于石期站，未幾，已亦卒。

第十三章 金聲桓李成棟反正與失敗

江西反正，主動人是金聲桓、王得仁。聲桓字虎符，陝西榆林人，起羣盜，號一斗粟，擁衆萬餘，降於左良玉，爲四十八營之長。得仁陝西米脂人，爲李闖部將，入金軍，良玉子夢庚降清，左軍部將皆降。聲桓自請取江西以獻，不費清廷斗粟一兵。孤軍傳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縣，數千里地拱手歸之新朝。自以爲功高無比，而清僅授以副總兵，提督江西軍務事，而清巡撫章于天、巡按董學成，貪黷驕恣，日從諸將索珍寶奇貨，遇金王無禮。二人大怒，通款桂林，清順治五年正月廿五日，遂舉兵反清，迎宏光閩臣姜曰廣於家，以資號召。桂王封聲桓豫國公，得仁建武侯。聲桓部衆約三萬人，王得仁衆五六萬，馬數萬匹，甲械皆精好。江右人士習誇大，四出呼召，閩楚南畿皆震動。得仁統兵攻九江，不移時破之。幕客胡以甯之從兄胡澹詣軍門說之曰：「若能乘破竹之勢，以清兵旗號服色順流而下，揚言章撫院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君，其將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幟，播年號，祭告陵寢，騰檄山東，中原必聞風響應，大河南北，西及山陝，其誰得爲清有也？」得仁以其言爲是，遣使以澹謀告聲桓，坐客皆曰：「此上策也，若西取武漢，連結邯鄲，與湖南何騰蛟鼎足相投，此爲中策。萬一不然，攻破城邑，所過不留，重爲流寇，此爲下策。若待永曆六師堂堂正正而後北伐，清兵猝至，嬰城自守，則爲無策矣。」而聲桓所委兵部侍郎黃人龍，則言昔者甯王宸濠反於江西，以不備贛州，故爲贛州巡撫王守仁所擒，今高進庫亦左良玉部將在贛，恐其蹈我之後，宜先伐贛州，以除後顧之憂云云。聲桓從之，忌王得仁用兵之速，脅與偕軍伐贛。高進庫本無鬥志，惡聲桓以屬禮下符檄諭降，守不肯下。兩軍相持七十餘日。

清廷命譚秦、和洛輝自江甯引兵二十萬，水陸俱進，聲討聲桓。連陷九江、星子、鄱陽、進薄南昌；而令別將由婺源、青嵐諸道，薄西山。遂合兵圍南昌。聲桓聞之，急撤兵回救，至南昌，中伏，大敗於七里街，乃入城。

拒守。

初王得仁擬急下贛州，俟南昌清兵解圍奪贛，而後出奇兵絕其餉道。而聲桓家在南昌不謀得仁，卽退師。得仁兵見之亦退。得仁引兵二萬，直趨九江，仍欲斷清兵餉道，金聲桓日發九檄召之，得仁不得已，亦撤兵入南昌共守。（或言檄召得仁者爲姜曰廣，然姜因與聲桓意見不合，久已謝病不問事，見東山國語永歷實錄）清兵素畏得仁勇名，慮其夜襲，時時夜驚曰，「王雞毛來也！」蓋得仁生而顯二毛，故雞毛之稱，聞於南北。然見城兵不出，乃掘濠溝，築土城，東自王家渡屬瀘城，西自雞籠山及生米，盡驅所撈丁壯老弱掘濠負土，婦女亦荷畚鍤，爲濠深二丈，廣如之。遠近伐山木，撤屋取其棟枋梁椳，大柯長幹作排柵，以爲溝緣。又掘墳墓，斲棺傾屍，取墓材以爲濠。時方溽暑，晝夜督工不少輟，上隰旁蒸，死者無慮十餘萬。死卽棄屍溝中，臭聞數十里，蠅鳥日盤飛蔽天。又役俘虜爲浮橋於章江。自東及西，廣袤七里，上起文家坊，下至揚子洲，凡爲三橋。章江故深險，所造三橋上直磯，中當迴湫，下當駛湍。皆沒水置石，下楛爲基，度及沙面而且丈餘之土，乃更累木疊石，與水面平，而後續船慢板，加土重棧橋爲橋，死者又數十萬。會天旱水涸，功亦竟就。和洛輝於永和門東二里，築高台十餘丈，城中一舉一動瞭如指掌。軍中掠婦女無數，死亡自盡相繼，其不死者則連所擄掠財貨，連橋自昌邑吳城下至儀揚千里不斷。河淮南北曉悍不逞之徒，趁火打劫，糜所欲以去又不可勝數。真算得是南昌空前浩劫！

城中兵屢欲出戰，而聲桓與曰廣謀，命吳宗周詣桂王行在，朱謀列諸何騰蛟求援，以期內外夾擊。城中糧日少，曰廣欲出百姓保鄉村就食，而盡城中積貯以贖兵，議未定。忽來一僧，自稱摩訶般若，大士所遣，驅金王盡

出糧散貧民，外運糧至，則清兵皆邀截而去。城中米每石至六百金，尙不可得，有擁數千金而餓死者。倉庫樹皮木根皆盡，遂殺人而食。然王得仁火器精且多，清兵攻城，屢爲所困，相持共八閱月，姜曰廣初以無糧而圍居，圍急復出與聲桓分壘而守，十月刺血拜表乞援於桂。桂王命李錦出吉安，李成棟出廣嶺以救之，而錦則遲遲不進，成棟則敗於贛州。順治六年正月，清以紅夷大礮攻城，聲聞百里，山谷皆震。十九日午城破，金聲桓中二矢赴池水死。王得仁突圍至德勝門，塞不能前，三出三入，擊殺數百人，被執支解。裨將宋光奎被執不屈見殺，陳芳。黃人龍皆被殺亂軍中。姜曰廣死於僕家池。

桂王聞之震悼，輟朝致祭，贈聲桓榆林王，諡忠武；得仁贈延國公諡武烈。姜曰廣贈進賢伯，諡文忠。金王二人初爲土匪，繼爲軍閥，又繼爲漢奸，爲賣國賊，他們的反正，也非真激於什麼國家民族的觀念，不過因清廷封授爵位不能滿意，及與上司不睦激而出此罷了。雖事敗一死，尙能晚蓋，但陷江西百萬生靈於塗炭之中，我們難道就可以輕輕饒過了他們嗎？惟姜曰廣以隱居之身，無故被金聲桓牽入漩渦，殉身孤城，無名無義。頗爲可憫，特爲敘述於下。

姜曰廣，字居之，一字燕及，江西南昌人。萬曆進士，文望豐采，爲東南之冠。爲人清介矯峻，嘗語所知云：「我此方腔子自未及第時至今未磨一角。」天啓時，授翰林編修，充冊封正使，偕給事中王夢尹封朝鮮國王，奉別旨便閱海上情形，按毛文龍功次虛實。曰廣詢鮮人，覈海師，備得要領。使還上言：「文龍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民至十餘萬，不可不謂之豪傑，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奴決勝負於郊原，不獨臣不敢信，文龍亦不敢自信；若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用間，乘敵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龍之能也。朝廷知文龍以用

文龍，則不致失文龍，而莫盡其能，亦不致孤倚文龍以因而覆之矣。疏入，報聞，然朝廷終不能以此待文龍，後卒如曰廣言，以致於敗。

曰廣在講筵，見時事日非，每諫崇禎帝勿過於任性，勿用左右小人。上頗謂聞臣曰：「曰廣言激切，大見不平，朕知其爲人，每優容之。出典南京鄉試，門多名士，如楊廷麟、楊廷樞、陳子龍、徐汧數十人，皆以文章氣節著。升國子祭酒，分丁丑會試，所錄如熊開元、丘瑜亦才名卓當世。倦倦力行，啓迪不衰，江西呼爲姜夫子云。後忤溫體仁，謝病歸里，家居與門人萬元吉、楊廷麟等深相結納。每以北都逼塞外，清人時時入寇，恐不可保，思固江左爲後圖。嘗與史可法等疏請皇太子監國南都，以固國本，且望祖陵，收東南人心，以備緩急，疏上留中。聞北京陷，崇禎登，曰廣集諸生尊經閣，痛哭流涕，歎陳大義，欲自殺，諸人勸以社稷爲重，力阻乃已。福王立，以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史可法，高弘圖爲南中三賢相，天下翕然望之。曾以翻逆案一事，力爭於朝，爲馬士英所排斥，致仕歸，遇士英於殿門，罵而唾之，士英爲色沮。

南都不守，曰廣與楊廷麟，萬元吉等起兵江右。金聲桓兵逼南昌，曰廣避居於浯湖里，陰結義勇，思間道入閩粵，未及行，而聲桓反正。以不知朝廷所在，無所稟承號令，乃迎曰廣爲盟主。事聞，勅加曰廣少師統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賜尙方劍，便宜行事，督師恢復京湖閩浙。時撫州王蓋八起義兵滿萬，贛州閻、王、朱諸賊歸義効命，衆亦數萬；吉安劉季鏞所號召西連鄆耒郴桂，所在咸聽命於曰廣。曰廣欲輯舍之，爲聲桓聲援，而聲桓以反正功自大，僭爲上公，亦賜便宜行事，故不肯服從。曰廣又欲迅援九江，扼安慶，窺南京，行湖漕所謂上策，而聲桓亦不聽，又欲分一軍扼上流之勝以遏敵軍，聲桓曰今初舉事兵力未全，宜合不宜分。曰廣曰如此則非愚

之所知矣。遂稱疾不視事。桂王召曰：「廣陸見，又爲聲桓所留。南昌將破，曰：『彼（聲桓）專事贛州，使上流得爲之備，天也！』」城陷曰：「廣爲亂兵所擒，得肘印，僞稱已爲鐵樹宮道士，乘間投水。家屬三十餘人亦從死。其絕命歌云；

有君美好且宜通，志軼唐虞爭比隆，智辯羣臣驚莫及，宵旰不遑急治功。逢天瘁怒日多故，奸相踵至焚聖聰，因循變亂難救藥，賊氛直逼大明宮。臣甘婢腹死賊手，君死社稷獨正終，慷慨乘龍歸帝所，且天長氣化爲虹。龍髯難攀弓劍冷，楸松萬樹泣忠風，一盂麥飯無人薦，孤臣永念泣無窮。（其一）

哀哀吾父性方格，道遵先民事垂則，嚴性正氣快其儀，寒冬孤嶺松百尺，。施濟懇懇同吉凶，磨錯榮榮傳清白，慘於偶影驚鬼神，誠達體質貫金石，攻苦積學名不成，開修備德福弗獲，終身勤勤日惘惶，遭迓坎坷含辛藥。發憤於子望眼穿，大志竟賫入窀穸。窀穸之中恨不磨，貽祿不待亦何益。憶昔提攜繞膝時，倦倦忠孝是鞭策，國破躊躇且苟延，永念教言當促刺。至今百爾計無之，惟有一死少追責。（其二）

哀哀吾母稱至善，淑慎其身如戰戰，通曉大義本性生，發言暗自合經傳。初能孝養被□□（厚缺）病亦女乳至眩眩。代父教子備苦辛，苦辛傷心強自嚙。恩斯恩斯育子勞，息則譙訶塞則暗。恨昔因人漫遠遊，南珍養缺疏情戀。晚遠徒含風木悲，朝朝泣對大官膳。我今一笑入黃泉，喜得慈顏永相見！（其三）

哀哀四兄聖賢徒，心行直與先君符，端疑俯俯自洗濯，俯視流俗如負塗。憶昔提攜繞膝時，篝燈子夜共呶唔，明發常懷瀛庭訓，日征月邁爭步趨。兄德則豐命則塞，悌亂煩憂志不輸。精心戮力無已時，□□□□□□□。無先無後俱已失，天乎與養何弗渝。人誰不死弟亦死，弟有餘憾兄則無。（其四）

有子有子方襁褓，見我爭向泣嗚嗚。我年十歲便無父，汝今失怙早過吾。窮民逼產德門裏，茹荼未了又茹荼。汝來抱汝看汝笑，我心隱痛欲歔歔。母言汝幼全賴我，國破君亡我更孤。夜夜鐘聲疑禁裏，朝朝淚眼看飛鳥，匪我忍情恩不甚，名義千秋自潔如。我念作人全末路，汝恩生子在厥初，良田有收無晚歲，過河枉泣是枯魚。無父之子人易識，勗哉早克贖父書。（其五）

有孫有孫在童蒙，積能依依似阿翁，汝方一歲便無父，小叔零丁與汝同。汝今謹識趨庭訓，異日記取共磨礪。崇崖其阿多墜石，茂枝之下解芳藟，炎炎者滅隆隆絕，官裔誰家克有終，祖澤一經傳九世，罔因驟及墜素風。傷心阿翁教汝父，嘔肝徹舌苦歸空。汝父終危終愛汝，眩目願汝血淚紅，析薪是荷能克念，祖父瞑目幽冥中。（其六）

此六歌係仿杜甫同谷七歌，特更加詳細，首思君，次思父，三思母，四思兄，五思二子，六思無父之孫，可抵一部家傳讀。詩雖不甚佳，而中國人忠孝傳家之道，於此表現無餘。又有絕句二首云：

自古人誰不死亡，要知道臭與流芳，讀書九世才今日，莫謂偷生是吉祥！

要知善死原非死，况復衰年豈紀年？杯酒從容微笑去，此心朋暢亦何言！

揭重熙字祝萬，江西臨川人。早歲文思敏贍，中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嘗誘饑子洞土匪閩、王、朱三姓爲義勇軍以抗清，唐王聿鍵授以僉都御史，督江西福建義旅，重熙以便宜授諸渠帥節官，遂據撫州。金聲桓反正，與相呼應，出攻臨川、永豐、興國迭有收復，惜不能守。聲桓敗，重熙猶馳騁贛閩廣間，與曹大錡聲勢合，歷三載屢敗屢興。久之糧竭衆解，乃僞爲賈人，短褐芒屨，徒步數千里，謁桂王於桂林，痛哭陳事，王立授兵部尙書

，加太子太保，以廣兵數百人從，復鼓所部奮擊江圍間，牽製清兵。已復不振，棲武夷山自保。一日，以便服出相形勢，爲樵者所見遂見執。詣建甯，不屈。臨刑猶加綉幘。有遺筆云：「行年四十有七不爲天，官至大司馬不爲卑，文章政事粗有名於時不爲辱，耿耿者數載孤臣，竟無一當以報君父，後之志大而不才疏者其亦可以鑒矣。」曹大鎬著亦死。

傅鼎銓字維源，與揭重熙同里。博學喜吟詠，成進士，歷官侍讀。連結閩廣山岩，與重熙並舉義師，烽煙劍戟中，不廢吟詠。間關五載，事敗，被執於建寧，負械行吟，有曰「斷首玉碎，剖心山不移，爭留巾履在，聊作漢官儀」。逮至南昌獄，遇其生辰，有曰「率士遭陽九，問天問我辰，強年摻使節，遺體問先人。」答友黃師先詩曰：「痛墮龍湖躍劍津，心將百鍊血爲燐，蓋棺論定存遺稿，和淚詩成付史臣。他不可聞而况僕，烏猶求友矧伊人，死生不見交情切，毀譽安知我輩真。」臨刑作正命銘：「生不負學，死不降志，取義求仁，庶畢吾事。」請衣冠北向再拜，仍索肩輿赴市，挺立不可行刑，復呼小椅，端坐而受刃。

劉季鏞，字安世，江西吉水人。爲大學士劉同升之子。唐王時以貢授翰林院待詔，歸里，言安陷，季鏞走湖南謁桂王於武岡，改簡討，尋擢中允。與劉承允不合，觸其怒，有旨謫外。季鏞遂請終制。已乃奉勅復原銜，兼僉都御史，聯絡江楚義旅，墨經行事。季鏞志節清峻，高自標舉，故娶李元鼎女，元鼎降清，遂出其妻。起兵復鄧、茶陵、興甯、永興、常甯諸縣。以便宜鑄小印如梅大，輒授副總兵，職方主事以下文武吏及郡邑守令，頗不擇人而授，漸失物望，何騰蛟厭而裁制之。其後率標兵數百人，至黃埠司，民衆起圍之，季鏞兵潰敗，遂遇害。論者謂其年少喜功名，無持重意，故雖氣節可取，而結果死在自己民衆手裏，無名無義。其同時周鼎瀚，安福人

，也頗有氣節，而不諳大體，欲因緣就功名，爲蓋遇時所殺。又田闢，河南人，崇禎進士，起義軍至桂陽境，所部無紀律，爲民衆所厭苦，起了一個民變遂亦糊塗就死。三個人性格相似，遭遇亦大略相同云。

前面已說過江西爲文天祥故鄉，故江西人士慕文山遺烈，不肯屈節者，比肩相望。上面介紹的劉季鏞尙有二兄，一名伯欽，字安期，敦厚稱爲長者。仕至太僕少卿，以不剃髮，爲清吏所執，繫南昌獄，不屈，久之釋歸而卒。一名仲緯，字安禮，抗志不仕異族，隱於梅川。此外則廬陵甘永字方不，嘗從萬元吉軍，題授兵科事中，兵敗走死。安福周珣，字以進，文筆清放，氣致超雋，走行在，授行人，不就，退隱樂昌山中卒。同邑歐陽霖，字方然，官戶科給事中，車駕幸肇慶，曾請西出桂林，與杜永和廷爭，棄官歸里，閉戶食貧，不通人事。同邑陳嗣，字二止，甘貧砥節，自吉安陷，與妻子訣，寓食攸縣山寺，糲糲不給，或飲水以終日。周鼎瀚之弟鼎泗，字晴五，授中書舍人，亦未就官，退隱梅川以終。自劉伯欽至周鼎泗都是鄉舉出身。

廣東方面反正，主動是李成棟。成棟字廷玉，陝西寧夏人，亦羣盜出身，就淮鎮降，屢官至總兵官都督同知。宏光中領兵鎮徐州，清兵渡河，成棟南奔，南都陷遂降於清。屠嘉定，下吳淞，平定江南城守議師，他的功績最大。又隨清貝勒博洛攻福建，與修養甲乘虛入廣東，西侵破梧州平樂。清廷以養甲爲廣東總督，王芋爲巡撫，同成棟守廣東。成棟部將閻可義、杜永和、張月、楊大甫、馬寶、董方策等皆驍悍善戰，騎兵將二萬，步卒如之，懸軍東南，馳驟無所細。自負功勳，以清所授官職，未兼兩廣，意殊不平，又素與修養甲有隙，初破廣東時收兩廣信印不下五十顆，攻肇梧時殺明降臣丁魁楚於岑溪，得兩廣總制印藏之，不以與養甲。金聲桓王得仁以江西反正，遣人誘之，成棟心動。其愛妾某氏故爲松江妓，揣知其意，勸之尤力。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

蓋成棟率兵征廣，家眷悉在松江府城，故云然。妾曰：「我敢獨享富貴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遂引刀自刎，成棟抱屍大哭曰：「女子乎，是矣！」卽服梨園袍帶，冠進賢冠，四拜而殮之。四月初一日，出示諭兩廣文武，奉湖改裝，烏紗象簡，腰金象簡，滿堂爲之改觀。捕修養甲親標滿兵千餘人殺，脅養甲降。遣進士洪天擢、潘會璋、李綺等三人，齎表稱臣，將所轄廣東廣西兵馬錢糧、戶籍、土地，奉歸桂王，併請聖駕東歸肇慶，爲踰嶺策應地。滿朝驚喜不勝，然猶恐爲兵機詐謀，未敢深信。四月十五日，又有沈原渭者，再齎成棟速駕之奏章至，始知事果真，於是朝野歡呼相慶，彈冠求仕者滿地。桂王封成棟惠國公，總制江廣閩浙，養甲漢城侯兵部尙書，擢袁彭年都御史。廣西巡撫耿獻忠亦以成棟之召而歸明，俱位列九卿。九月，桂王至肇慶，特勅拜成棟大將軍大司馬，命有司築壇，親臨授鉞。成棟拜疏懇辭，又言：「事在人之爲之耳，豈在壇之登與否乎？」蓋刻頭受委，刻不去恨，必欲得嘗以慰泉下也。桂王不聽，成棟遂拜表辭闕，輕舸下廣州。桂王遣吏部侍郎吳鏡貞追勞之，兼視其師。成棟爲人樸訥剛忍，無矜意，無喜容，不脂韋，不多言，文武內外，尊敬而深畏之。嘗奏桂王曰：「南雄以下事，諸臣工任之，庾關以外事，臣獨有之。」時南昌被圍急，將出庚嶺以攻贛，而高進庫僞爲約降以緩其師。十月，南昌復告急，成棟悉衆廿萬復攻贛，攻具仗械盡行，多拘人夫舁以過嶺，士人不免，道死頗衆。日暮薄城下，將飢士困，而成棟氣驕，無敢言者。是夜城中鼓角齊鳴，突出兵，成棟兵潰散，棄械山積。成棟走信豐。清兵既拔南昌，鼓行援贛，直趨信豐。成棟兵再敗諸將欲拔營歸，成棟索酒痛飲，舉觥投地曰：「我舉千里之地，効忠迎主，天子且築壇欲以大將拜我，今出師無功，且胸縮以返，何面目見天子耶？」控馬引絃渡水，將突敵營，水漲，人馬俱沈。三日後，見其植立水中，始知其死。於是諸營皆潰，江西復爲清兵有，同時湖南亦陷。

，何騰蛟死節。訃聞，桂王震悼，輟朝，贈成棟太傅，謚夏王，謚忠烈，設壇於天甯寺，親臨祭之。收其遺卒令杜永和爲兩廣總督，嚴守庾嶺。時金聲桓，王得仁部下張、洪、曹、李四都之衆亦亡入閩粵山林間，出沒不測，爲清兵進攻之梗，清兵遂屯駐吉安，暫時不敢向前。成棟在幾個反覆將領中，人格固高於金聲桓、王得仁；才具也比王之仁爲優越，但他初爲滿清政府效馳驅時，幾有所向無敵之概，而歸朝以後，不過半年，身死軍覆，又變得這樣無用，深爲可怪。由是可見中國之屈服於異族，物質關係固多，而心理關係也不少，但看李成棟二十萬大軍，以小小之衝突，即潰於贛州城外，豈非是士無鬥志的緣故呢。

第十四章 肇慶朝政之概況

至於肇慶朝廷之事，亦可趁此一述。唐宋以來，政黨之爭，日趨激烈。凡從事黨爭者，分立門戶，蓄養羽翼，以爭取本黨的政治地位爲第一。衆社可覆，國家可亡，而黨的利益，決不可以犧牲，黨的意見亦決不能改正。結果偏見日深，是非之心日益泯滅，而橫恣決裂，不惜以國本爲賭注，而與敵黨一決雌雄。明中葉以後東林與奄黨之爭，在歷史上也算是最複雜最熱鬧的一幕，既促北京之傾覆，又兆南都之滅亡。直至肇慶朝廷，偏安一隅，情勢岌岌，而猶不能忘情於黨爭或勾結倭倖爲內援，或仗倚軍閥爲靠山，出主入奴，互相水火，只在私人權利上用功夫，不同政見上逞意氣，國事遂無振作之望。據明史朱天麟傳，當時黨派情形是這樣的：從李成棟自廣州來者：曹學、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等自誇有反正功，氣凌朝士，從廣西扈桂王至者：朱天麟、嚴起恆、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雷、洪士彭、雷德復、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自恃舊臣，祇曹學等嘗

仕事姓。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統、李用楫、堵允錫、王化澄、萬翔、程源、郭之奇，皆內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金堡，皆外結盟式相，內結李元。至於他們兩派的護身符，亦不妨在這裏略為介紹：馬吉翔，順天大興人，武進士出身，頗通文墨，善於諂媚，官廣東都指揮，事過唐王，又事桂王。當桂王播遷於武岡，靖柳，南宮暨車駕委頓於草莽之間，流離於苗峒峒之內，吉翔陸則扶輿，水則下水推船，步行數千里，往往通夕不眠，所以兩宮及桂王賞其忠忱，極為眷倚。遂漸得握大權。陳邦傳，浙江紹興人，亦武科出身，有口辯，工逢迎，以交結馬吉翔而封國公之爵，位於百僚之上，擅造退之權。李元允成棟養子，為錦衣指揮使，進封南陽伯。以其父反正之功，權勢亦極盛，朝中士大夫爭附之，而袁彭年等尤倚為腹心，好事者遂有「假山」之圖，「五虎」之號。蓋元允本姓賈，假者賈也。繪假山一座，下繪朝官數百，有以首戴之者，有以肩負之者，有以手托之者，有仰望者，有遠聽者，有指點話言者，有驚恐退避，兩手掩耳而走者，山嶽黑氣一道，直上冲天。「五虎」者虎頭為袁彭年。吏部丁時魁、戶部蒙正發，都是楚人與彭年同鄉，一為虎尾，一為虎脚。兵科給事中金堡，浙江仁和人，為虎牙，副憲劉湘客為李成棟同鄉為虎皮。彭年在廣州降清為廣東學道，曾出示云：「金錢垂辨，斯與朝之雅制；博帶峨冠，乃亡國之陋規」。及李成棟之思反正，彭年及其子元允頗有德惠，彭年遂矜為功勳第一，欲專朝權。因元允無謀，於是崇以禮貌，挑其喜怒，兩人之門前晨夕如市。彭年嘗論事桂王之前，語不遜，王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倘向者愚國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君臣之義安在？」王為變色，大惡之。彭年思攻去吉翔、邦傳，奪取完全的政權，而金堡居言路，有鋒氣，乃疏陳八事，勸嚴爾於陳邦傳十可斬，文安侯馬吉翔，司禮太監龐天壽，大學士嚴起恆，王化澄亦被牽涉。嚴王

二人乞去，天麟奏留之。五虎復劾諸人不已，甚至太后出爲調停，而五虎怒不解。桂王令羣臣共盟於太廟，以釋燎怨其狀王室，亦無濟。邦傳上疏云：「皇上三年幾次奔逃，流離顛沛之極，並無一位兩衙門官兵，其嘗辛苦，何今日卽次稍安，侍御濟銷，議論紛紛若是。如以臣爲爲無餉無兵，竊取勳爵，請卽道金堡爲臣監軍，觀臣十年糧草，十萬鐵騎。」又有「臣扈從上於艱危，乃有今日，不知金堡從何而來，乃與臣爲難」等語。朱天麟因擬旨云：「金堡辛苦何來，朕亦不知。」蓋杜甫詩有「辛苦賊中來」之句，堡自辰沅赴閩，曾與清吏戴國士通書問，且陳邦傳亦曾許堡官臨清時嘗降流賊受其職，故天麟謂其從賊中來，以譏之。於是丁時魁大怒，連夜約齊兩衙科道十六人，於翌日之晨，闕入丹墀，大言權臣箝制言官之口，將來唐宋節度使可虞。因喧呼而出云：「吾等不做官矣！」將公服袍帶，印綬等棄擲庭中，白衣叉手而出。桂王方坐後殿與侍臣論事，大驚，兩手交戰，茶傾於衣。急取還天麟所擬票，聽其辭職。而勅李元允各到十六位科道門，勸諭仍舊入本衙門辦事。旋王化澄亦被堡等所毆，碎冠裂服而去。桂王乃召何吾驥，黃士俊入輔。未幾，驥亦爲堡等所排，獨士俊、起恆在。堡等既連逐三相，愈爲專橫，每闕入閣中，授閣臣以意指，桂王不得已，建文華殿於正殿旁，令閣臣侍坐擬旨以避之。堡又連劾堵介錫、郭之奇、吳貞毓、萬翔、程源、廷臣無不受其指擊者。一月中章六十上。羣臣恨之刺骨。惟畏李元允不敢發。及順治七年春，桂王赴梧州，元允留肇慶，陳邦傳適遣兵入衛，貞毓、之奇、翔、源等乃糾諸給事中劾五虎把持朝政，罔上行私之罪。時袁彭年先以丁憂去，桂王亦謂其有反正之功，免議。下金堡等四虎於獄。打追賊堡受刑尤酷。瞿式相連上七疏以救，大學士嚴起泓亦跪於御舟之前涕泣爲解，而桂王不聽。以堡劾馬吉翔、龐天壽，每連及宮庭，太后等亦甚疾之故也。五虎之獄，是非至今未定。平心論之，馬吉翔固敘王之徒，陳邦

傅後亦成爲叛將，則金堡等之攻擊亦不能說他們不是；但袁彭年後偏於富妾之命，又復投降滿清，丁時魁亦降，名節盡皆掃地，則五虎份子原甚複雜，其招權納賄，把持朝綱之罪，也不能說不是真確的。且宰相受其毆辱，天子避其兇鋒，氣餒之張如此，也萬難叫人容恕。其中惟金堡才氣最佳，國之爲僧，（或謂其爲僧後品行愈卑，故黃宗炎斥其墜落於沿門托鉢之堂頭檀默齋目爲勢力和尙，但這是另外的問題）氣節亦復可取，但亦傷於偏激，如攻訐嚴起恆，吳貞毓，及何騰蛟，堵允錫，（允錫且因此憤懣而死）則亦未免太過於不顧大局，意氣用事。尤其不該者，凡他所不滿意的人雖以何堵之精忠大節，也會造上無數不好的謠言，凡同他相與的人，卽反覆小人亦隱加祖護，友人王夫之聽了他一面之詞，一部永曆實錄，是非顛倒，幾成『穢史』所以今所傳『五虎』罪狀，也許反對黨過甚其詞，不能一概相信。但『五虎』不能附於正人君子之林，則也是很明白的事。

至仕途之濫，則又如粵事記所描畫：下考貢之旨，村師巫童，緇衣黃冠，凡能操管書字者，悉投一呈，曰山東山西某府縣生員，必取極遠，以爲無證，曳裾就道，瀾漫如蟻。曾經出仕，僉曰迎鑾，遊手白丁，詭稱原任，六曹兩侍，旬日之間，駐列濟濟。……餘如菜傭屠夫，倡優書役，雖冠進賢冠，行行隊隊，若羞見人，至於章服補帶，多未合式。凡站立位次，稱呼禮貌，俱未之嫻，文武錯佩，大小倒置，滿朝皆無等威。新創朝廷，遂成墟市。其爭權奪利汲汲皇皇之狀況則又如盟式耜家書所云：以一隅之正統，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過抵一庶僚，其都堂不過抵一新職耳。所謂存禮之餘羊也。……其現在朝廷者，幹濟則平常，爭官則犀銳，部曹則想科道，科道則想督撫，畢智盡能，朝營暮度，無非爲一身功名之計，其意蓋謂世界不過此一刻，此一刻錯過，便不可得矣。其舉朝醉夢，頹廢懈怠之狀，又如明季南略及永曆實錄所記。時朝中專以粉飾太平爲務，大國姜壞已失敗而死

。而居然有偽造壤刺血乞救疏者。又有假造吳三桂暗與中朝通情疏，南京清吏送款的秘密消息。以爲四方好音日至，天下可以坐致昇平。長洲伯王皇親，新蓄奚童，蘇崑曲調，鸞殿紫釵，復隨時目。文武臣工，無夕不會，無會不戲，卜晝卜夜。桂王嫡母生母所謂慈聖慈甯兩宮，本亦賢德之人，但既總女人爲有女人的弱點，馬吉翔曲奉宮闈，得其歡心，凡馬等所欲爲之事，皆假太后之名以行之。桂王雖知其不可，而不敢違母意，每羣臣有言，則慈聖於簾中引羣臣涕泣，言予唯一死以殉社稷，不似爾等可去可降，以國家爲戲。羣臣竟莫能對。侯性母爲尼，勅賜號靜慧大師，紫袈裟，金鉢盂，出入宮庭，稱說外事。太后每信之，而陰壞國事云。

當金聲桓、李成棟反正之際，朋擁兩廣、雲貴、湖南、江西、四川七省之地。何騰蛟恢復全州、永州，余胤李甲春復寶慶諸將取衡州、常德，以失之地皆復。東南方面則鄭成功，張名振出沒沿海一帶，使清人寢饋難安。同時，降清大同總兵姜瓖反正於山陝；而回人半喇印、丁國棟亦踞蘭州作亂；天津婦人張氏自稱天啓皇后，與同黨王禮、張天保密謀起兵，中原亦復雲擾。明寶自桂王由武岡播遷梧州，本已日暮途窮，滅亡旦夕，這時候垂燼之火，竟成燎原之勢，把清廷給鬧得手忙腳亂，應付爲難。據說那時清主深恐寶位坐不安穩，已秘密準備一切，打算明兵一行殺近，就逃回他們關外老窠。無奈明室沒有一個統帥全局的人，可以指揮各路進取，而朝廷之上如此泄沓混亂，又如土所逃種種。所以清兵一動，仍復瓦解土崩了。

第十五章 何堵之死與湖南的淪陷

清兵一面進攻江西，一面又命鄭親王濟爾哈朗，順承郡王勒克德渾與孔有德進取湖南廣西。於順治五年春間

進入湖南。時堵允錫所部李赤心與何騰蛟所部馬進忠共爭常德，進忠驅居民出城，焚城中廬舍而走武岡，諸將亦多焚營而潰，湖南州縣爲之一空。赤心趨長沙，何騰蛟在衡州聞之大駭，將爲調解。至湘潭，清遣徐勇圍城，騰蛟被執不屈死。清師進破衡州，陷永州，克龍巖關。六年，堵允錫以感憤卒於潯州。七年，濟爾哈朗亦連破辰州寶慶，分兵下沅靖，復收湖南。

江西方面，尙可喜屯吉安將及一年，順治六年十二月，以明將耐忠等密行納款，導其兵由間道入贛嶺，遂克南雄。七年正月下韶關，桂王走梧州。二月，圍廣州，城中守禦甚嚴，清築長圍以困之，十一月副將范承恩以總督杜永和「草包」之譏，忿而降清爲內應，城陷，被屠戮者數十萬人。

孔有德下全州，十一月大舉攻榕江，胡一青迎戰失利，趙印選棄城走，桂林陷，留守大學士瞿式耜，總督張同儉死之，又陷平樂，總兵都督同知朱旻如死之。十二月陷肇慶，南陽侯李元允死之。桂王奔南甯。順治八年，濟爾哈朗班師，而以尙可喜，耿繼茂鎮守廣東，孔有德鎮守廣西。可喜旋克復高、廉、雷等府，遣總兵馬蛟麟克梧州，柳州，陳邦傳殺焦璉以潯州降清。有德復遣提督魏國安，總兵馬雄、全節，分三路遠取，敗趙市選、胡一青，克思恩，南甯，慶遠諸府，於是湖南、江西、兩廣復爲清有。桂王至此乃窮竄於土司之間。

茲先述湖南方面死事諸臣事跡如下：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天啓元年舉於鄉，崇禎中授南陽知縣。該縣地當四達之衝，盜賊出沒，騰蛟守禦有方，賊不能得志而去。後以耐土寇知名，遷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出爲懷來兵備僉事，關口北道，才具精敏，所在見稱。崇禎十六年多，拜右僉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撫湖廣。時湖北地喪失，止存武昌，左良玉大軍屯

於此，軍隊驕橫之甚，騰蛟刻意與良玉交歡，得以相安。

福王立，詔至，良玉駐漢陽，其部下有主不開認者，騰蛟道：「社稷興亡，繫此一舉，倘不開詔，吾以死殉之。」至漢陽方欲力爭，而良玉已聽其正紀官廬鼎之勸，開讀如禮了。八月，福王命加騰蛟兵部右侍郎兼撫湖廣，尋以故官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明年三月，南京有北來太子事，中外以爲真，朝臣皆曰偽，騰蛟力言不可殺。無何，良玉舉兵反，邀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士民爭匿其署中，騰蛟坐大門縱之入，良玉破垣舉火，避難者悉焚死。騰蛟急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剄，爲良玉部將擁去。良玉欲與同舟不從，乃置之別舟，以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陽門，乘間躍入江水，四人懼誅，亦赴水。騰蛟漂十餘里，至關壯繆廟前，有漁舟救之起。其家人懷印者亦偕至，相見大驚。免漁舟忽不見，金近謂騰蛟忠誠，得神佑，益歸心焉。騰蛟乃從甯州轉瀏陽，抵長沙，集諸將堵允錫、傅上瑞、嚴超恆、章曠、周大啓、吳晉錫等，痛哭盟誓，分士馬舟糧糗糧，各任其一。令允錫攝湖北巡撫，上瑞攝湖南巡撫，曠爲總督監軍，大啓提督學政，超恆故爲衡水道，卽督二郡軍食，晉錫以長沙推官攝郴桂道事。其時副將黃朝先，張先壁，劉承允等先後以兵至，兵勢漸振，布告出師，略曰：「悲哉今日，成何世界，行於禽獸矣。兵家五字，戰、死、守、走、降、今日戰守不成，走降非策，則惟有一死，語云：死士一萬，橫行天下，苦寒此七尺耳。卽否，往無不濟，復君父之大仇，雪人倫之大恥，昭臣子之大義，此七尺又何曾死？騰蛟不敏，標下死士尙三萬，願爲諸公前驅。……令與諸君約，從騰蛟言，富貴可久，妻子可保，報仇爲忠臣，全體爲孝子，不從騰蛟言，富貴朝露，妻子俘虜，爲叛臣，爲賊子惟所取。」而良玉已死。

清順治二年五月，清兵破南京。唐王聿鍵建號福州，王君南陽時，卽知騰蛟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斃於九宮山，其將劉仁、郝搖旂等以衆無主，議歸騰蛟。率四五萬人入湘陰，距長沙百餘里，城中人不知來意。懼甚。傅上璫請騰蛟出避，騰蛟曰：「死於左，死於賊，一也，何避焉。」長沙知府周二南請往偵之，以千人護行，賊謂其迎敵也，射殺之，從者盡死。城中益懼，士女悉竄。騰蛟與曠謀，遣都將黃大鵬等二人往撫，賊見止二騎，迎入演武場飲之以酒，二人不交一言，與痛飲。飲畢，賊問來意，答言督師以湘陰稍小，不足容大軍，請卽移長沙。因致騰蛟手書召之曰：「公等歸朝，誓永保富貴，」搖旂等大喜，與大鵬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宴飲盡歡，犒從官牛酒。搖旂等大悅，招其黨袁宗第、蘭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等皆來歸。驟增兵十餘萬，聲勢大振。未幾，自成姪李錦，高得功擁衆數十萬逼常德，騰蛟令允錫撫降之，置之荊州。騰蛟慮錦跋扈，知其畏母高氏，他日過其營，請見高氏再拜，執禮甚恭，高氏悅，戒其子毋忘何公。錦自是無異志。自成亂天下二十年，陷帝都，覆廟社，其衆數十萬悉歸騰蛟。初福王在位時，下令天下有能擒斬李自成者世襲國公，祿萬石，視徐達例，唐王將如福王令賞騰蛟，而部臣議不可。騰蛟上疏，但言元凶已除，稍洩神人之憤，宜告謝郊廟，亦卒不言已功。唐王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封定興伯，仍督師，而疑自成死不實。騰蛟言自成定死，身首已糜爛，不敢居功，因固辭封爵。不允。令規取江西及南都。

當是時，降卒既衆，騰蛟欲以舊軍參之，乃題授黃朝宣、張先壁爲總兵，與劉承允、李赤心（卽李錦唐王賜以此名。）郝永忠（卽郝搖旂）袁宗弟、王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開鎮湖南北，時所謂「十三鎮」。騰蛟銳意東下，拜表出師。明年正月，與監軍御史李膺品先赴湘陰，大會岳州。先壁還

迨，諸營亦觀望，獨李赤心自湖北至，爲清兵所敗而還，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由此損。時諸將皆驕且貪。終日以縱兵虐民爲事。黃朝宣尤甚，劫人而剝其皮，永忠效之，殺人無虛日；騰蛟不能制。唐王數議出關，爲鄭氏所阻，騰蛟屢請幸贛，協力取江西，王遣使徵兵，騰蛟發永忠精騎五千，永忠不肯前。五月始抵郴州。會清兵破汀州，聿鍵被執死，贛州亦失。騰蛟聞王死，大慟，厲兵保境如平時，已聞桂王立乃稍安。桂王尋以騰蛟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

王進才故守益陽，聞清兵漸逼，還長沙，順治四年春，進才揚言乏餉，大掠，並及湘陰。適清兵至長沙，進才走湖北，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長沙湘陰並失。盧鼎時守衡州，而先壁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壁遂挾騰蛟走祁陽，又間道走辰州。騰蛟脫，走還永州。甫至，鼎部將復大掠，鼎走道州，騰蛟與侍郎嚴起恆走白牙市。清兵遂下衡永。初騰蛟建十三鎮以衛長沙，至是皆自爲盜賊。劉承允挾桂王於武岡，跋扈不臣，且忘騰蛟提拔之恩，而忠反噬，騰蛟糾之，有言曰：「承允所爭者，不過蛙蟻小鬥，臣與天地抗盛衰之運；承允所愛者，不過蜂蟻虛名，臣與世界辦人禽之關。」云云。清兵破武岡，劉承允降，桂王走靖州。又走柳州。時常德寶慶已失，永州亦再失，桂林城中，止焦璉軍。騰蛟率印選一青入爲助，遣焦璉、忠鼎、印選、一青分扼興安、靈川、永甯、義甯諸川縣。清逼全州，騰蛟督五將合禦，清兵退。桂王加騰蛟太師，進爵爲侯，子孫世襲。清破全州至興安，永忠兵大潰，奔桂林，逼王西，縱兵大掠。騰蛟自永福至，清知桂林有變，直抵北門，騰蛟督焦璉、一青分三門拒守，清兵乃還。金聲桓李成棟反正，騰蛟乘勢取全州，復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甯侯趙印選攻永州，圍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戰。十一月朔克之。未幾監軍御史余鼐起職方主事，李甲春取寶

慶，諸將亦取衡州，馬進忠取常德，所失地皆復爲明有。騰蛟任事以來，所建功勳固多，而道一次可謂最爲顯赫。乃議遣兵長沙，而李赤心與馬進忠爭常德之事起。騰蛟檄進忠由益陽出長沙，期諸將舉會，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州。部下卒六千人懼忠貞營掩襲不謹行，止攜吏卒三十人往，將至，聞李軍已東趨長沙，追之至湘潭，湘潭乃是空城一座，騰蛟入居，清規清知其事，遣徐勇引軍取之。兵至城下，明兵乃覺，騰蛟乘馬欲登舟，爲追兵所執，大呼曰：「我何督師也，當明白死，奴輩勿得陵我。」因下馬步至城南佛庵。徐勇故騰蛟部將，率其士卒羅拜勸降，騰蛟大叱之。清帥遣人勸降至再三，騰蛟不應，唯舉手拍手呼「可惜」，兩掌皆碎。七日水漿不入口。清帥知其終不肯屈，乃殺之。桂王聞之哀悼，報朝，賜祭九壇，贈太師中湘王，諡文忠。設位於肇慶天宮寺，上親臨祭，舉哀失聲，百官皆痛哭。官其子文瑞爲僉都御史兵部侍郎。文瑞居桂林，廣西陷，亦遇害。騰蛟撫楚時，嘗對人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二語。平生大節，具見於此。以忠義激勸左帥，故兵士尙能安輯，又軫遺黎，收殘齒，皇皇終朝。常出行城市，竟日未得食，購餅啖與中，戒勿令有司知，恐爲具饌，夜則枕木石而睡，其刻勵如此。

初騰蛟家用寄居武岡，劉承允既不得逞志於騰蛟，降清時挾輿俱去。繼母孫氏，妻徐氏在繫。徐氏乘間致騰蛟書曰：「母近七旬，妻亦命婦，豈不能如王氏之抉喉而死，實冀望大兵來救。麾下諸大鎮，留盡著承允負心哉？救與不救，惟信到。」王氏者騰蛟小妻，黎平破，被清兵所獲，自刎，仆不能死，抉喉乃瞑，故徐氏言之。騰蛟答書云：「夫爲忠臣，妻爲節婦，死亦何恨。族屬無干婦女，旣入網羅，便是劫數。所不忍言者，王陵之母，千古傷心，趙苞之報，寸衷難謝耳。」桂王聞之，下詔褒慰，謂非卿不能有此難，非卿不能處此難。騰蛟捧詔涕

泣，謝表有云：「臣續易云，內難而能正其志，臣知所以自處矣。曾記唐李家存百口，陷於賊營，軍有有言及家者，展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郭子儀與僕困懷恩不善，塚墓被伐，上惜之。子儀曰：臣久在行間，不能禁軍士暴掠，今日之報，是其應得。臣才遠不及二臣，而捐軀報國之心，千載而下，可以相質。」已而徐氏果自盡，部郎中嚴煥爲之請卹，詔許坊葬。

始堵允錫率大軍襄湖北至湘，騰蛟拜疏言，「湖北千里一空，湖南重兵蟄集，已復之士，棄爲青燐白骨之場，而諸將狼戾狐疑，制臣不能輯之，臣又何能輯之？唯有孤掌鳴號，誓死報國而已。」未兩月，果陷於難。

楊進喜，陝西延安人。與馬進忠俱起，爲進忠前營副將，驍勇爲三軍冠。何騰蛟之赴湘潭，進喜隨進忠扈之。清兵猝至，進忠軍驚潰，喜方理髮，聞兵潰，大叫曰：「朝廷不惜高爵養我等何爲？況吾營連何公室而忍棄之乎？」約髮，不及戴兜牟，揮刀馳馬出求騰蛟，而不知其所在，單騎入城者七，手刃清兵數人，矢貫於顛而死。

吳學，湖南湘鄉人，以材勇雄於閭里，起里胥，從副將羅安邦剿天王寺土寇有功，授把總。張獻忠之亂，學收土兵保鄉曲。已而奉李乾德檄湘鄉縣，以功加游擊將軍。何騰蛟開府長沙，使學召募千餘人爲親軍，守湘陰，轉戰平江袁富間，擢副總兵。長沙陷，學收部卒屯湘邵間，返攻湘鄉，格鬥四五日，兵敗被擒，械至武昌，繫獄，令蓬髮不聽。清總督羅縉會文武吏羣鞠之，學至庭頓立大呼曰：「大明驅胡元，愛養天下垂三百年，爾等皆中土人，骨血從誰養？父母埋誰土？乃改頭換面，偃坐堂上，而械忠義士於階下耶？天地能容爾身，必不能容爾子孫，豈不聞洪武初盡誦胡元官吏妻女爲樂籍乎？」因大叫呼天，目皆盡裂，引頸觸柱，血流被面。遂驅赴

黃鶴磯殺之。武昌居民罷市往觀，皆嗚咽流涕，禁之不能止云。

堵允錫，字仲斌，號牧遊，江蘇宜興人。天啓進士，授兵部主事，晉員外郎，後授楚督學副使。又爲黃州兵馬監，允錫至性深摯，聞北都之變，號泣絕食者數日。黃州戒嚴，督匠造甲，作縫甲泣二首，有「泣血縫裳剪落聲，着肉着甲先着心，好向原頭裹裏尋」有馬革裹屍之志。又曰「生有骨，骨如鐵，生耐金革尖頭霜雪寒，不耐綺羅著身兒女熱。」南京陷，與何騰蛟在湖南倡義勤王，騰蛟專任湖南之事，允錫專任湖北之事，從此誓爲國家貢獻身體與生命，寄子書便是他的宣言，他的絕命書，書曰：

世界至此，國破家亡，吾再有何言？鞠躬盡瘁，危難待命，急則身受千封，暇則梁懸一索，苟無愧爲祖宗父母之身，斯已矣。遲速吉凶，吾已置之度外，吾兒可勿慮也。爲爾慮者，只有逃與匿兩字，逃要相機，匿要深晦，念三百年宗族邱墓，一旦淪亡，尙何忍言。吾兒若一筭臥月，終身晨豎，春秋不乏祀火，傳之子孫，永不出仕二姓，便我不失忠，爾不失孝矣。言至此，淚如雨下。爾母勸令勿戚，四十化離，差不惡也。一切家務，吾悉置不言，只爾自強爲善，守身弗辱，便瞑吾目。後晉難繼，書此絕詞，兒可牢記。

何騰蛟招撫李闖餘孽劉體仁，郝搖旗之衆，而命堵允錫招撫李錦與其母舅高得功，這也是一段極感人的故事。初，李錦與高率十餘萬之衆自川陝轉戰而來，剽掠荆南間。允錫乃集麾下謂曰：「覆亡無日矣。吾願隻身往，爲國家撫集其衆，事成，則宗社之靈，否則某授命之日也。」先遣監紀陳某，副將某往李軍將命，謂曰：「他人恐不違命，今本院即日親臨，約以某日相見。」遂匹馬率帳下執事由武陵澧水以達草坪，積骨縱橫，間舍蕩然，未至三百里，賊前哨遇，阻不使前，止空城中。踰刻窺見戈矛蔽天，烟塵塞野，從者以以無生理，相顧而泣。

允錫謂之曰：「君等當生還無恙，我死當收我骸而返。」頃之，賊徒猝至，掩之入營見李錦。允錫以大義諭之曰：「將軍輩有大用材，而陷於不義，亦當事者之過。但念國家三百年來，若祖宗世食其德，卒以烏合之衆，覆滅宋社，止博賊名，爲此何利？今若能悔過改行，協心同力，以建功業，某當與將軍等共之。……昔宋之南渡，楊么作亂，其黨王佐楊欽等亦于此地爲岳武穆所招，表授官爵，後隨武穆協力中原，遂爲中興名將。湖南一片地正英雄出世，展略揚聲之籍也，且赤眉當年思爲賊二字，名號不順，共尊劉盆子爲王，今順京新建，主聖臣賢，以此號召天下，何難比美南陽，光復舊宇……將軍千古得失之機，正視舉足間。安可執迷自誤哉。」錦見允錫開誠佈示，意欲定盟，忽其母（一說自成妻）高氏自屏後出，呼錦跪堂下誡之曰：「使爾輩賤前洗賊名者堵公之賜也，爾其始終勉之，勿生二心。」健素敬憚其母，卽叩首曰：「願遵慈命，誓當死報。」因與公醴酒誓盟，於是十餘萬衆，皆歸之政府節制。唐王聿錦聞之大喜，封高氏貞義夫人，賜珠冠綵幣，命有司建坊，題曰「淑替中興」。賜李錦名爲「赤心」，高得功爲「必正」。與郝搖旗等所有部屬均曰「忠貞營」。但土匪究竟是土匪，殺人放火，貪淫暴虐，久成第二天性，雖因一時失主無歸，勉受招撫，心裏還打着別的主意。他們的兵鎮守湖南湖北，反而糜爛地方，殺害良民，政府得不到他們的好處，先受到他們的害處。湖南人士因恨這類土匪軍隊，遂遷怒於何騰蛟，堵允錫，王夫之永曆實錄對二人極爲不滿，其原因小半是爲了誤信金堡等一面之詞，大半恐就是爲了這件事。

清順二年冬，允錫與騰蛟分道出師。允錫率忠貞營及楊國棟周師文之兵圍荊州，數日不下。有獻策者謂荆城夾蜀漢二江之門，水高於城者數丈，若二堤，則二江之水荆襄一帶望風歸附，恢復之機在此一舉，允錫不忍行此策，稽遲二日，而清救猝至，人民素苦掠奪，遂導清騎劫高李老營于草坪。忠貞十三部，連營互二百里，猝受抄

賤，彼此不相知聞，又不知清兵多寡，遽解圍，城中兵乘之，遂大敗。允錫乘馬墜兵勿退，萬騎陵乘，不可禁戰，允錫墜馬折右肱，幾死，還屯常德。過新化驛題詩二首云：

不眠燈火暗孤村，風雨蕭蕭雜夜魂，鬼定有知號漢關，家於何處弔荒原，三更烏化千年血，萬里人悲一豆恩，南望諸陵迷野渡，鍾山腸斷可憐猿。

短策回瞻城曲陰，劍聲猶吼不平心，孤軍雨裏烏聲碎，亂水渡邊馬影深，南北試看誰世界，死生此刻辨人禽，倒翻廿一總前史，正氣千秋歌到今。

桂王立，升允錫兵部侍郎，總督恢則軍務。常德陷，率馬進忠、王進才、牛萬才、張光祚等駐紮永順二土司界上。采薇茹炭，淹及半載，憤恢復之無期，刺血書二祖列宗之牌位，頓哭欲自殺。諸將感動，三軍皆哭，聲震山谷，踴躍而出。允錫親御甲冑督陣，率姪正明，血戰三日，遂復常德，辰州，俘獲甚多。事聞，諸將各陞敘有差。於是乘勝南下江漢，軍心復振。順治五年正月，過天門山作詩云：

終朝馬背隨風雨，盡日刀尖度死生，全副骨峯貧已赤，一雙眼角老難青，才淹賢賦非傷主，學竊春秋未解兵，四十八年心事左，只因多難獨精神。

清師駐楚，遣使以書召之，允錫峻拒，時有倡和儀者，允錫上疏痛陳其不可，上絕口勿談款和疏。後復規復衡州，郴州，所至郡邑皆下。江西金王反正，允錫與何騰蛟定謀，合圍江漢，進圍中原，朝廷陸之爲兵部尚書，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惜江西不久復陷，騰蛟又死湘潭，允錫亦屢敗，姪正明死永興，家國亦遇害。復與曹志建衝突，允錫幾爲所害。至麻慶隆見，陸加總督直省軍務兼理糧餉，特賜龍旂尚方劍，便宜行事。拜少傅兼太子太

師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勅忠貞、忠武、忠開各營皆聽節制，復出督師。時孫可望要求封王，廷臣以非舊制不許，允錫上疏請權宜從事。免於清人之外，又樹一大敵。時朝士奉李成棟養子元允爲傀儡，復有所謂「五虎」者光跋扈，門戶水火，終日紛紛。允錫每被彼輩掣肘，發憤成病，卒於潯州。道疏曰：

臣受命以來，罪大孽重，不復自諒，擬再吞餘燼，少收桑榆，不料清請兵則一營不發，若曰堵閣臣而有兵，則豐其羽翼也。索餉則一毫不與，若曰堵閣臣而有餉，則資其號召也。致臣如窮山獨夫，坐視疆場孔亟。昨西上橫邑，感癘太重，一病不起，遂快羣腹。臣但恨以萬死不死之身，不能爲皇上畢命疆場，而死於枕席，是爲恨也。臣死之後，願爲厲鬼以殺賊。伏乞皇上，簡任老成，用圖恢復，如國家大事，有李元允劉湘客，袁彭年，金優、丁時魁、蒙正發五人，作皇上心腹股肱，成敗可虞。祖宗有靈，實鑒臨之。臣死矣，不勝餘憾。

拜疏訖，又南向拜父母曰：「兒死不獲還邱隴矣。」復懸在三國拜君親師訖，自題十語云：「有明堵子，生而精敏，遭家不造，誠身事親；遭時多艱，誠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兒進臣，而今而後，浩然蒼旻。」允錫文筆清超，在軍中所爲詩曰馬革吟，今佚。桂王贈太傅潯國公，諡文忠。

惠延年，陝西西安人。少客湖南，有拳勇，習騎射，應募爲曹志建裨將。志建駐鎮峽關，倨怠不親軍旅。延年恆率兵出。堵允錫復道州、甯遠、江華、郴、桂、圍永州下之，延年功爲最。屢擢總兵官，都督同知。堵允錫敗於清兵，棄衡州南奔時，與忠貞營相失，以數千騎退入龍虎關，暫依保昌侯曹志建營。志建素驕橫，縱兵掠永郴界下，又坐視友軍之敗不肯赴援，屢爲允錫所訶責，老羞成怒，暗恨允錫，見其敗相投，遂欲害之。延年時在

永州，知志建之意，以書投允錫曰：「延年謂相公不迫及忠貞營，則當入行在；乃聞尙留此間，延年甚感之，祈留意圖維，勿忽。」書達，允錫已至道州，志建乘夜殺其標將王一賓，部卒三千人，欲劫允錫入關。延年密遣人導之達何圖復營。允錫遂至肇慶而君。志建遷怒於何，令延年攻之，延年故緩其攻，經六閱月，而猶不下。志建誘執圖復，徵得延年縱放允錫狀，又忿欲殺延年。延年嘆曰：「我縱堵公，正所以全彼，而彼乃欲殺我，匹夫終不足與成事，我行吾志耳。」清大舉攻鎮峽關，延年死戰，自辰達未，斬首數千。清兵已退走，延年曰：「吾不及今日死，爲忠鬼以報國，而死於匹夫手乎！」單騎追敵，深入，遂遇害。初有人勸志建降清以免禍，延年曰：「吾以名義開聲於曹公而以叛終之，願令彼罵我爲反虜乎？有死而已。」延年死，志建遂不能成軍，以至于亡。延年死於七月，早允錫三月。

何圖復，廣西富川人。父廷相，萬曆進士，官御史，圖復入資爲太學生。粵楚亂，結誓自保。嘗曹志建之劫允錫，惠延年遣人導入其營，圖復爲齋送赴行在。志建圍其營，連兵八閱月不解。桂王遣御史余鵬起（王夫之永曆寶錄作錦衣衛指揮吳繼嗣疑本二人同行）諭志建罷兵。志建陽爲奉詔，命召圖復出關過，鵬起於志建本爲中表弟乃入關復誓，指天誓曰，力保無他，願雙方擇兵，共圖報國。圖服信以爲真，入關見志建，志建厚禮之，請以爲郴桂道，盡移其家守關，一夕盡殺之，破其營，殺戮無遺。土匪軍人其殘暴大率類此。志建雖非土匪出身，觀此則也已匪化了罷。余鵬起爲所賣憤恨而卒。」

第十六章 瞿張之死與廣西的淪陷

擢式相，字在田，別號稼軒，江蘇常熟人。萬曆進士，歷官吏科給事中。多所建白：如速楊鶴、王化貞之誅，白楊漣左光斗結毒之謗；追論故相魏廣深、顧秉謙、馮銓、黃立極之罪，等等。未幾又陳時務七事，言起廢不可不覈，陞遷不可不漸，會推不可不慎，諡典宜嚴，刑章宜飭，論人宜審，附瑞者宜區分。式相矯矯立名，建言多當帝意，然搏擊權豪大臣，多畏其口。以爭溫體仁入閣，下法司劄職，歸里，築室虞山下，曰東皋，蒔花藥，讀書其中。體仁復使人咬常熟奸臣張從孺，式相與謙益結爲死友，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擊之聞鼓。疏達，帝下法司按問。江南巡撫張國維，巡按路振飛交章白其寃，不聽。比兩人就獄，則體仁已去位，獄稍解。謙益坐劄籍，式相贖徒，言官疏薦不納。

福王立南京，起式相應天府丞，擢右都御史，旋巡撫廣西。時楚寇初退，粵士稍安，式相綏撫有方，人士避亂者依爲樂土。唐王立於福州，靖江王亨嘉謀僭立，欲式相推戴。式相不肯，亨嘉怒，檄之坐巖下，欲加害。式相神色閒閒定，稱脫大義，令其解兵。賊衆沮畏，猶繫千舟中下府江。式相密與兩廣總制丁魁楚相結，與焦璉擒亨嘉斬之。事聞，唐王加兵部侍郎，唐王殉國。式相與魁楚等推立桂王。順治四年，清兵襲平樂，分兵趨桂林，桂王將走全州，式相極陳桂林形勢請留言：「忽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乃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勢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誠不知皇上之何以爲國也？皇上在粵而粵存，去粵而粵危。我退一步，則敵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敵來亦速一日。今日勿避出楚則出楚也易，今日若輕棄粵則更入粵也難。海內幅員止毛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小，而就西粵以圖中原則一隅大，若棄而去之俾成殘軀，繼他日微幸復之，而本根已不足恃矣。」流入不省，式相入見，跪曳上袖，涕泣請留，而內侍王坤搖惑兩宮皇太后。后促上行。

甚急。式相乃自清講留守，王進式相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賜劍，使宜從事。清李成棟合陽朔平樂之衆，與黎獻號召之猛賊土賊不下數萬屯於文昌門，式相篤焦璉等守城，式相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稍雨城壞，吏士無人色，式相指揮自如，故人無叛志。援兵索餉而譁，式相括庫不足，妻部捐簪珥佐之。而援兵與焦璉兵主客不和，譟而去，城幾破者數矣。式相取太監龐天壽所鑄西洋大銃礮從城頭施放，擊斃敵軍官人數，敵勢稍却。又大開城門，奮勇衝殺，督標副將馬之驥又從隔江大施礮銃助威，清兵大敗，奪回衣甲器械銃礮馬匹無算。第二日又分股而來，馬之驥於梁木嶺邀擊之，清兵迎戰數合又大潰，彌山布野，追二十里而返，所獲器械又無算。俄聞陳邦彥等起兵廣州，成棟回師援救，桂林遂獲全。焦璉乘勢提兵復陽朔平樂，陳邦傳亦由潯州復梧州，桂王聞捷，封式相臨桂伯，璉新與伯，其他守禦有功者進秩有差。其後桂王遷桂林，式相守城等事，散見前文，不贅。順治五年南安侯郝永忠駐桂林，惡城外團練兵，阻其劫掠，盡破水東十八村殺戮無算。與式相力爲難。式相再三調劑，永忠乃駐興安。清師前師至靈川，永忠戰敗，奔入桂林，請王卽夕西走。式相力持不可，言「播遷不已，國勢愈危，兵氣愈難奮振，民心皇皇，何以爲國。」反駁數百言，王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相爲泣下沾衣。大學士嚴起恆曰：「明日當更議之。」甫夜半，桂王已行。郝永忠復欲挾式相俱去，式相怒曰：「吾奉令守桂，桂吾死土也！」永忠乃縱部隊焚掠，播殺太常卿黃太元，並掠及式相家。諸物搜掠一空，所得不滿意，將式相牽曳梓潼，白刃加頸者數千次，肩背腰背，無不重傷。事竣式相疏陳其罪，怨桂王之法過於倉卒，致有此變。又言「皇上雖素精於武備，然欲備桂林難終，無非守此身軀，以避敵鋒。守此身軀，以謝天下，若不克如願，臣惟有以身殉國爾。」云云。以獲殉卽桂林志願，定於此後。式相坐落城口，檄焦璉撤卒樂歸守桂林。

清兵乘虛直抵北門，式相奉賜劍督陣巷戰，斬殺數百人，旋何騰蛟亦至，共相拒守，桂王第二次復獲瓦全。遣使慰三宮起居於南甯，錫王初以爲式相於永忠部隊焚掠時，已及於難，至此始知其無恙，爲之感動淚下。

李成棟反正，欲迎桂王至廣東，式相則欲王返桂林，疏言「東粵已定，出梅嶺者唯成棟一軍，請詔而下，無煩上自往。今日大勢在楚，楚師不下三十餘萬，鎮時四十餘營，號令莫一，易成疑沮，非天子彈壓，則進無寸功，而退有百患。上誠真如華桂林爲出楚計：北圖岳鄂，東援南昌，西收荆澧，事猶可爲，若遠卽海濱，而舉江楚大計，一委之騰蛟，騰蛟雖忠略有餘，而無注之憂，不能不爲之慮也。」疏入，桂王猶豫不決，而桂王左右貪廣東富庶，使內監說慈聖太谷謂東粵安而西粵危，且惠幸可收新附者之心，王遂赴肇慶。

未幾騰蛟，聲桓、成棟相繼敗，國勢大危，而朝中士大夫植黨相角，式相不能禁。七年，南雄破，王懼走梧州，諸大臣訐所謂「五虎」者如丁時魁、金堡等下獄，式相七疏論救，胡執恭之擅封孫可望，式相疏請斬之，皆不納。清兵逼近桂林，式相檄關國公趙選印出戰，不肯行，再促之，則已盡空逃，衛國公胡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綏甯伯蒲櫻，甯武伯馬養麟亦逃去，寧遠伯王永祚則出降。城中無一兵，式相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戚良助請式相上馬速走，式相堅不聽，叱退之。總督張同敞自雲川回，過式相署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相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焉往，子無留守責，盍去諸？」同敞曰：「我知先生之必死，故不死於陣而就先生。」因呼酒與飲，式相素不能飲，是夕連釀數大白，神采愈清澈。四顧無人，惟一老兵不去，命呼中軍徐高以勅書劍印付之，令星馳付與桂王。是夕兩人張燈相向坐至天曉。次日清兵入府執之，見孔有德，有德舉手曰：「誰是關部先生？」式相曰：「某是也，城既陷，惟求一死。」有德曰：「吾斷不殺忠臣，何必求死。關部勿自苦，我

掌兵馬，閣部掌錢糧，一如前朝可也。」式耜曰：「吾天朝大臣，豈爲爾供職耶？」有德曰：「我先聖之裔，勢會所迫，以至今日，閣部何太執？」張同敞大罵曰：「爾毛文龍家奴耳，曾爲提溺器，人所共知，奈何辱先聖？」有德怒，令左右箠楚交下，式耜曰：「此宮詹司馬張同敞也，來與我共死，不可辱。」有德乃舍之。式耜請死，有德遣官護居別室，命薙髮，不可；命爲僧，亦不可，曰：「爲僧者薙髮之漸也，髮短令長，吾不爲也。」幽囚四十餘日，兩人隔室賦詩相倡和，凡四十餘首，臨刑，有德謂曰：「吾全二公節，無怨否？」式耜曰：「善」植立受刃，同敞亦死。時爲清順治七年閏十一月十七日。被囚時，其詩集名浩氣吟，清初尙有流傳，今則不易讀到。式耜乃天主教友，受洗於大西洋教士艾儒略之手，洗名多賦。其詩亦富有基督教精神與純與儒教出發者異。其詩曰：

藉草爲茵枕土眠，更長寂寂夜如年，蘇卿節節惟思漢；信國丹心止告天。九死如飴還惜苦，三生有石只隨緣，殘燈一室羣魔繞，甯識孤臣夢坦然。

已拚薄命付危疆，生死關頭豈待商，二祖江山人盡擲，四年精血我偏傷。羞將顏面尋吾主，利取忠魂落異鄉，不有江陵與鐵漢，腐儒誰爲剖心腸。

正襟危坐待天光，兩鬢依然勁似霜，頭緩須臾階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須知榜辱神無變，旋與衣冠語益莊，莫笑老夫輕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

年年索賦養邊臣，曾見登碑有一人，上爵滿門皆紫綬，荒村無處不青燐；僅存皮骨民堪憫，樂爾妻孥國已貧，試問怡堂今在否，空存留守自捐身。

遊臣死節尋常事，恨死猶銜負國傷，擁主已成千古罪，留京翻失一兩疆，罵名此日知難免，厲鬼他年詎敢忘，幸有頰毛留旦夕，魂兮早赴祖茔旁。

拘幽士室豈求生，求死無門慮轉清，勸勉煩君多苦語，癡愚嘆我太無情。高歌每羨騎箕句，灑淚偏爲滴雨聲，四大人拚同泡影，英魂到底護皇明。

嚴譴數載盡臣心，坐看神州已陸沈，天命豈同人事改，孫謀爭及祖謀深，二陵風雨時來繞，歷代衣冠何處尋，衰病餘生刀俎寄，還欣短髮尙蕭森。

年逾六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不愁，劫沌千年彈指去，綱常萬古一身留，欲堅道力憑魔力，何事存囚學楚囚，了却人間生死事，黃冠莫擬故鄉遊。（漫賦八章）

又有五律數首，見卷後佐罪惟錄，特引如次：若論成仁事，臨危止一端，聖賢原節取，世路已驚看。死豈求名，吾當立命觀，乾坤留此夕，魂魄也教安。（自警）志節無同異，形骸豈有離，餘生今已久，訣死亦何悲，正氣遙相接，忠魂刻共隨，詩篇留血淚，千載有人知。（和別山）成仁看瀕分，惟子最予欽，矢節經營久，臨危志氣沈，骨堅神亦助，譏老崇難侵，造化真由我，須教後視今。（贈別山）臨刑作絕命詞曰：『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

張同敞，號別山，湖北江陵人。明中葉張居正之孫。少超雋，尙忠義，爲諸生有文名，工詩歌，悲壯開朗，不爲近今之調。善行草及八分書。崇禎三年，上方崇綜核，追錄居正功，復其廢，同敞意在科舉，還回未就，久之，乃應詔出，補中書舍人。十五年奉勅戒諭楚蜀宗藩，未復命而北京陷，同敞哭踊絕食者數日，自以爲世受國

恩而受先帝恩尤重，遂冠白網巾，衣布素，撤音樂，以未及繳還之朝參牙牌，懸之度閣，每旦必行敬禮。爲帝服三年之喪，故福王時，未曾入仕。唐王時改錦衣衛指揮，旋事桂王。王命翟式相兼督楚師，式相奏薦同敵忠勇負宿望，乃以少詹事兼兵部右侍郎，督師復楚，同敵資兼文武，每戰躍馬前驅，卽戰敗，常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往往取勝。至性過人，局度恢宏，每鼓厲諸將，輒流涕被面，諸將翕然欽服之。在行間時，身無餘衣，廚無兼肉，尤爲諸武人所重。被執見孔有德因詆其爲毛家奴，有德命壯士曳而仆地，捶之，一臂折，一目突出。同敵大呼曰：「叛國賊速殺我，國士不可辱也。」有德知不可屈，命曳出與式相同繫。遣降官彭而述，王三元來勸降，式相曰：「四世受國恩，爲朝廷大臣。但祈一死，心無降議。」同敵曰：「先生奈何與此戴犬豕頭人語，迅雷豈爲蝮虫設耶？」

居數旬，有德復召置酒與飲，鋪氈於地，命坐，同敵植立不揖，以足蹴肉饋之曰：「此犬豕食，何污吾目。」有德令置榻食案，同敵不肯就坐，曰：「囚首短衣，豈飲食時耶？」有德命取衫巾與之，同敵正冠襟，向有德揖稱謝。有德曰：「汝固不揖我，而今何揖也？」同敵曰：「麾下惠我以冠服，我將服之以死，上見先皇帝於天，下見先人於九原，麾下真善我死者，我知己也，故揖謝耳。」乃就坐，舉酒屬式相曰：「先生且強飲，座中孰爲異種之人，皆我中國文武衣冠吏士，一念之差，遂成犬奴，使孔參戎一轉念，庸知不可同爲社稷死乎？」有德目攝之，明日遂遇害。同敵有一著作四十餘卷，以兵燹亡失。止臨難時絕命詞數十章，傳至桂王處，王讀而悲之，賜名御覽傷心吟。有囚中草，自序云：「被刑一月餘，兩臂俱折，忽於此日左臂復能微動，左臂不可仰矣。歷三日，書得三詩，右臂痛不可忍，此其爲絕筆乎？」詩曰：

一月悲歌待此時，成仁取義有誰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後詩。破碎河山休葬骨，顛連君父未舒眉。

魂兮嬾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

又傳作霖死武岡之難，同儕在梧州遙哭以詩曰：

抗節於今有幾人，磔殘尙爾夢全身，應知同學談忠孝，決不偷生負鬼神；視死如歸懷世友，有恩未報痛孤臣，恥將丹面分青史，與爾幽冥好共鄰。

此詩見查繼佐東山國語粵語。桂林城陷，靖江王亨歆與世子以有留守責未逃，被執咸見戮。亨歆厚重不佻，溫恭好禮，嘗守桂林時，外當胡清之衝，內值驕兵之變，宮殿鞠爲茂草，行李齋爲盜資，桂王駐蹕桂林，盡捐私產以充御餉。瞿式耜屢稱其賢，有請優賢王之封疏，請桂王改兩字之封爲一字。見罪惟錄及瞿忠宣公全集。光祿少卿汪暉投水殉節，見明史瞿式耜傳附。惜其事跡莫得而詳。

朱旻如，字宗臣，廣西臨桂人。中武舉，除把總，候選歸里。爲進焦璉左營將，題授游擊將軍。粵楚亂，璉益召募，旻如散家財萬金，號召丁壯，成一軍，馬仗精好，爲璉一軍最，璉甚倚之。從璉復平樂陽朔，賊甘棠渡，大榕江皆有斬獲，以功歷副總兵官都督僉事。璉下攻全州，留旻如守平樂，輯兵政，民得安堵。以與何騰蛟誤會解兵，閒居久之。騰蛟敗沒，焦璉復奏旻如職，使統舊部守平樂。時諸將卒多喜虐民侮吏，而旻如獨以謙有節制聞。加總兵官，桂鎮西將軍印。孔有德攻廣西，遣馬蛟麟開道攻平樂，璉方援曹志建於賀縣，城中兵少，戰不勝，敵乘城入。旻如乃入署中殺妻子，南向拜，焚勳段印，易進賢冠，大絳袍，手劍，端坐署中。清兵入署，望見旻如如塑神像，鄂胎不敢進。旻如大呼曰：「身是鎮西將軍朱旻如也，狗奴何怯不前殺我！」清兵自堂下射之，中頰，旻如復呼曰「狗奴不濟事！」遂拔劍自刎而死。

周震，官中書舍人，居全州，慷慨尙氣節。武岡失，全州危，震邀文武將吏盟於神，誓死拒守。條城守事宜上之留守翟式耜，式耜卽題爲御史監全州軍。無何，郝永忠，盧鼎自全州撤兵還桂林。守全諸將議舉城降，震力爭不可。衆怒殺之，全州遂失。

焦璉，字瑞庭，陝西人。以行伍起家，積功至參將。陳邦傳爲平蠻將軍，璉以副總兵銜協守桂林。桂王加璉總兵官都督同知。清兵兩次大舉攻桂林，璉拒守之功第一，桂王加璉太子少師左都督，封新興伯。又隨何騰蛟圍全州下之，攻永州拔之，晉新興侯。又晉宣國公。璉爲人敢戰恥走，身爲士卒先，而與諸將交，謙讓不競，諸將皆安之。惡陳邦傳之姦懦，而陰戒部曲不得與爭，曹志建尤暴戾，日譏諸將相軋拮，獨敬愛璉與相交好。自唐王以來，武臣或假便宜，因之驕橫，往往廷參監司，鞭笞守令，璉遇文吏不失中朝舊制。州縣省觀詣署報謁。有所徵會，以咨移手本行事，尤欽束部兵，於民無所擾。恂恂如文吏，言笑和煦，而時聞寇警，則屏食馳赴，不畏危險。願以糧餉不給，兵不滿萬，故不能成大功。孫可望要脅朝廷封秦王，脅諸將降附。璉移書諸將，請公疏攻朝士之私王可望者；又責可望削號歸命，不從則奉天子討之。方振旅待命，會清兵入廣西，平樂陷，璉乃東南走，渡昭江，屯平潯間。陳邦傳自肇慶迴，將降，僞遣使約璉合兵保潯南，密發兵夜襲其營，璉敗死，邦傳以其首降於清。

第十七章 桂王受脅孫可望及抗節諸臣

清順治六年姜瓖，李建泰皆敗，山陝之明兵悉解散，丁國棟等亦平。四川自道張獻忠大屠戮後，百姓存者百

無一二，清以饋餉難繼，撤兵。桂王使楊喬然爲巡撫，大學士呂大器爲總督。川中諸將分地自守，雅川曹助，嘉定楊展，遵義王祥，重慶袁紹，涪江，雲陽則李占春、于大海，其餘趙榮貴、朱化龍、侯天錫、馬應試分屯龍安、茂州、永甯、蘆衝等處，譚誼兄弟據巫山萬縣。呂大器徒擁空名不能制。有楚宗朱容藩思據蜀爲亂，幸不久即平。惟諸將互相攻伐，半敗於張獻忠餘孽孫可望之手，半爲清吳三桂所破。桂王既失江西、湖南、兩廣之地并失川北，窮竄土司之間，狼狽殊甚，惟孫可望李定國皆降，勢力又略恢復。

先是，張獻忠死，其義子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人，及白文選、馮雙禮等擁衆川南，各數萬，惟可望爲長。襲重慶，陷遵義，入貴州。又入雲南定土司沙定洲之亂，併黔國公沐天波累世寶號，雲南十八府悉歸其支配。又兼併奇能奇之，兵襲貴州羅鎮皮箬，雲南鎮將王祥斬其兵，又脅展馬進忠。張先壁之衆。遣楊畏勿求桂王封已爲秦王繼張獻忠之後。羣臣懇惠封之者十之五，有謂不以王封可望，則可望不肯內附，必拊南順之憂，有謂今不以王封子可望，難禁可望之自望；有謂可望舉全滇土地，十萬甲兵以歸我，功在可王；有謂漢高帝嘗以一齊封韓信，漢文帝嘗以王假尉佗，而卒得二人之用，今何妨以王號假之，其他議論大略類此。獨大學士嚴起恆等不以爲然，金堡亦上疏力論不可。紛爭兩月未定。時陳邦傳駐南寧，因聞可望有不允封號卽兵殺出南寧等語，恐先受兵，乃遣心腹胡允恭私鑄「秦王之寶」金印一顆，僞造勅書，封可望爲秦王。朝中知其事，士論大譁，交章參劾。清順治八年，桂王已盡失兩廣，地勢窮窮，無路可走，廷臣有勸至肇慶依李元允者，有議入安南避難者，有議泛海依鄭成功者，而清兵漸迫，內侍等主張赴黔，乃封可望秦王，求其庇護。可望遣都將賀九儀率兵五千往迎桂王，殺大學士嚴起恆，給事中劉堯珍，吳霖等二十餘人。將桂王帶至貴州安隆所（改名安龍府）以居之。

地在萬山之中，羣蠻雜處，荒陋鄙俗，百物俱無，茅茨土庫，隨處者止五十人。可望使人監之，所有供奉皆造冊呈報，內開「皇帝一員，月支米若干，太子一口，宮眷八口，月支米若干」聞者莫不怪嘆。而可望自居貴州省城，大造宮殿，設立文武百官，九卿科道，改印文爲八品，盡易其舊。立太廟，定朝儀，出入皆建葆習月旗，孔雀扇，曲柄纓蓋，乘金龍步輦，名其親兵曰扈衛。擬改國號曰後明，日夕謀篡位，方於宣爲翰林院編修，極其諂諛。爲可望擬國史，稱張獻忠爲太祖，作太祖本紀，比獻忠爲湯武，崇禎爲桀紂。可望曰亦不必如此之甚，于宣曰古來史書皆如此，否則無以紀開創之勳。于宣又爲製天子鹵簿，九奏萬舞之樂，作爲侍歌，紀功頌德。又殺大學士吳貞毓以下十八人，以其密謀迎李定國入衛也。桂王至此，命懸一絲，日夜憂憤，無復生人意趣矣。

李定國進湖南，破桂林，逼孔有德自殺。潰馬雄、全節之軍於梧州，分兵攻辰州，殺總兵徐勇，收復廣西、湖南。而劉文秀、白文選山遊義出重慶，圍吳三桂於成都，將其趕回漢中。川南、川東、川西亦重入明之版圖。清順治九年，清廷命敬謹親王尼堪爲定遠大將軍，偕貝勒屯齊進征楚粵；命洪承疇經略湖貴、兩廣。命辰泰爲寧南靖寇大將軍鎮荊州。定國兵敗，屯柳州，孫可望帥師退之，次於寶慶，遇清屯齊之軍，（因尼堪中伏死，代爲大將）交戰大敗，回貴州，盡殺明宗室。定國自湖南敗後，懼可望之襲其後，益思拓地自固，乃與馬寶率步騎四萬攻廣東，圍肇慶，陷平樂、高州、廉州、雷州，又陷高明，圍新會，與清索倫勁騎大戰數場，究以實力不敵，走南甯，廣東得而復失。而劉文秀自四川出兵，分犯岳州、武昌、亦敗，回至貴陽，可望使之守雲南。

茲參考呂大器等傳，以見四川之事，嚴起恆等傳以見肇慶朝廷之事，楊畏知等傳，以見孫可望要求封王及橫暴之事，吳毓貞等傳，以見安隆之事。

呂大器，字儼若，遂寧人。崇禎進士。授行人，擢吏部稽勳主事。後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討定叛變多起，西陲賴以安。大器雖負才略，性剛躁，然善避事，見天下多故，懼當軍旅之任，欲不出，且投揭吏科，言己好酒色財必不可用。帝嚴旨切責，且命有司察奏，始至朝，命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旋代侯恂爲湖廣總督，與左良玉不和，廷議改大器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北京陷，南都議立新君，大器主錢謙益、雷縉祚言立潯王，議未定，而馬士英已擁立福王。大器以異議絀自危，乃上疏勸士英，言其一擁兵入朝，亂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阮大誠中樞，其子以銅臭爲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陣，授總戎，嫺嫺越其杰，田仰，湯文聰，先朝罪人，盡登膺仕，亂名器。夫吳姓、鄧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錯方諒直，終爲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誠、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惹，終爲宗社無窮之禍。疏入，以和衷體國答之。夫幾，劉澤清入朝，勸大器續祚懷異日，大器遂乞休去。明年唐王召爲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道梗，久之始至，而汀州已失。奔廣東與丁魁楚等擁立桂王，以原官兼掌兵部事。久之，遣少傅，盡督西南諸軍，代王應熊之位；賜劍，便宜從事。至涪州，與將軍李占春深相結納，他將楊展、于大海、胡雲鳳、袁紹、武大定、譚弘、譚詣、譚文以下，皆受大器約束。

朱容藩者，本楚藩通城王派下一庶人。居家無賴，不齒於王府，逃入左良玉軍，假稱郡王，引兵害人，營中諸將皆惡之。嘗入在楚之流賊中，至桂王行在，言賊中情形甚悉。內閣丁魁楚素庸陋，信其舌辨，薦之朝，掌宗人府事，得參大政。四川程源喜談兵，一日，與容藩談川事，曰，川中賊勢雖盛，而諸將兵不下數十萬，吾兩人各請總各督之職，公督東北，我督西南，賊不足平也。容藩喜，具疏請之。朝廷加源太常寺少卿，經理三省，而

改容藩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東兵馬。由辰州入永順司，至施州衛，得王光與兵馬二萬人，自稱楚王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復移檄李大春、余大海，使其歸附。破清兵於忠州。容藩意得，遂自稱監國，鑄副元帥金印佩之，改忠州爲大定府，號府門爲承運門，稱所居爲行宮，設祭酒科道鴻臚寺等官，擅行封拜，以王光與、李占春等爲侯伯，以張京爲兵部尙書，程正典爲四川總督，朱運久爲胡廣巡撫。其後與袁紹大起衝突，退至夔州，臨江有天子城，容藩改爲天子城，以爲已讖，領部衆數千居之。時桂王播遷武岡、靖州，干戈阻道，朝廷文告，久不通川中，容藩乘機煽惑川東一帶，將士多爲所愚，競往歸之。四川巡按錢邦苜，於容藩，程源入川之際，一路賣官送筭，賊私盈萬，先已疏劾；此次又爲流言容藩包藏禍心，謀窺神器，陽尊朝廷，陰行僭僞，意欲待羽翼既成，便欲盤踞四川，以爲公孫子陽、王建、孟知祥之事。……邦苜乃封疏稿檄文，達書於堵允錫，期合共討。允錫時駐施州衛，得書，卽入川會容藩，正色責之。川中文武始知容藩名號之僞，一一解散。呂大器至符州，李占春迎見，適容藩有牌至，期諸將會師，上列楚王世子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之銜，大器笑曰：「副元帥非親王太子不敢稱，且天子在上，何國可監，此人反叛明矣。」乃檄李占春、余大海、胡雲鳳討容藩斬之，川東之難悉平。大器至思南得疾，次勻都而卒，桂王諡爲文肅。

范文光，內江人。天啓舉人。崇禎中歷官工部主事，南京戶部員外郎，告歸。十七年，張獻忠亂蜀，文光備印州舉人劉道貞，蘆山舉人程翔鳳，雅州諸生傅元修，洪其仁等舉義兵奉饒國將軍朱平瀾爲蜀王，推黎州參將曹勛爲副總兵統諸將，而文光以副使爲監軍，道貞等授官有差。攻雅州，取而居之。獻忠死，文光保境如故。桂王命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川南。川北總督李德乾殺楊展，文光惡之，遂入山不視事。清兵陷嘉定，文光賦詩一章，

仰藥死。龍巖人天顏，兵敗被執亦死之。

王錫袞，祿豐人。天啓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嘗勸崇禎帝罷東廠。又以時事日急，勸帝召還故侍郎陳子壯，顧錫疇，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乞免黃道周永成。尋解部務，直隸筵。十六年以憂歸。唐王立，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桂王立，命以原銜赴闕，不至。阿迷土司沙定洲夫婦以詭計襲黔國公沐天波，而據雲南省城，執錫袞至，假其名義上疏桂王，言定洲忠勇，請代沐天波鎮雲南。疏既行，以稿示之，錫袞大恨，日訴上帝祈死，數日竟卒。

嚴起恆，字秋治，浙江山陰人。崇禎進士，就館試，詩文中格。周延儒方秉政，人索四百金，乃得遷，客歲以告，起恆笑不應，遂不得與選。授刑部主事，寬廉精審，爲秋曹最。澹定守職，閉門謝交游，清流時局，兩無所附，以是棲遲郎署，六載不得遷。稍改員外郎，都御史傅永淳獨推重之，時畿例選銓曹，永淳力主用起恆，公揭已出，遣客勸令一謁執政，起恆伴謝絕，益閉戶不與外人相見，遂不得調。已乃陞廣州知府，南海寶貨充斥，起恆食淡衣粗，以廉聞天下。其姻家王思任與客遊羅浮，過廣州，起恆公宴之外，無私見。思任旅費竭，就起恆求僱力數輩，起恆謝無有，思任其窘，但知起恆清貧自守，不以爲怪，反而更加敬重。總督沈猶龍聞之，乃齎金幣，遣舟車送思任歸，猶龍每笑謂客云：「都御史爲知府料鹽遊客耶？」嶺外傳爲佳話。

遷右參議，分巡下江防道。斯黃淪陷，何騰蛟爲題改上湖南。時張獻忠初去楚，鄒縣皆廢，寔因緣攝署，漁獵遺黎，起恆一意休息，以清剛彈壓，賊莫敢逞。何騰蛟開督府於長沙，軍食不給，創徵義餉，每畝隘額派者五倍以上，猶不足，則預徵至兩年。起恆嚴鼓鑄以紓民困，會計精密，一錢不入私，數月，得數百萬緡，輸騰蛟

，請緩預徵一年，民力稍蘇。仍以其餘，修永、衡城橋、立上公、熊罷二關，禁戢游兵，民恃以安。復出錢二千緡，爲文場費，奏請用御史楊喬然開闢試士，湖南北復有弦誦聲，皆起恆力也。起恆清慎端和，不爲掣閹辦奔，而驕帥悍兵，服其德望，郝永忠、盧鼎、黃朝宣、張先璧、曹志建，恣行無所憚，拯登監司，如其牙校，然皆欽手受起恆約束如部將。旋晉戶部侍郎督理錢法軍餉。

桂王至桂林，召見，擢戶部尙書，同盟式相守桂林，諸將倚之爲重。王在象柳，召入，改吏兵二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力辭，乃入直扈從南甯，制命票擬，皆出其手。李成棟反正，迎王東出，而盟式相則欲王出楚，起恆力贊式相之言。然王卒不聽。金玉反正，江楚改觀，明焰復張，四方觀望歛助，求仕者滿闕下，爭持督撫簡委空銜求勒卹，或冀內補，又勸鎮請封爵晉秩者，禁金帛香藥，賂行在關部大僚，起恆峻拒，纖芥不納。時爲之語曰：「嚴公瞑目，不開氈毳，」云云。

何騰蛟被害湘潭，楚師四十餘萬失其所主洶洶擾亂，騷衡、永、寶、郴之間，欲南奔。永州舉人劉惟贊徒步詣行在疏言：

今日所恃爲一線之計者唯楚而已。東援江，西保黔蜀，則建炎阜口之敗，不害爲南宋之中興。往者孤倚一騰蛟，其勢已危，今騰蛟且已矣。馬進忠等北兵也，胡一青、曹志建等南兵也，高必正等新附之兵也，情勢必不相得而疑。而諸帥之所共爲尊信者自輔臣起恆外，四顧更無甚人。且近日之所以瓦解者以民困兵毒，迎敵爲禦導，故敵猝至而不知。大湖南北，黃童白叟所信爲必能輯兵而安己者，自輔臣起恆而外，抑無其人。民之向背，兵之合離，國之存亡，唯在起恆之一出而已。首輔式相，清節重望，入直輪扁，固其雅量所宜，則

陛下可勿以起恆出而股肱無人爲憂矣。如以臣言出草茅，不足與聞國計，陛下誠遣一使徧察江楚黔粵將帥兵民，有一不謂臣言爲允者，臣請尸兩觀之誅。若因循不果，勢必一營一督，簡任非人，連雞駭散，民怨兵疑，更無可爲之勢矣。……

疏入，下廷議。楚諸將先見騰蛟陷皆驚退，及聞起恆出督師，咸踴躍更起，胡一青復下衡州，馬進忠、王進才固守寶慶，曹志建蒐軍治芻糧，將自柳州入南贛。然馬言翔畏何吾驥之逼，思留起恆以制吾驥，喉部覆敦留之，起恆不果出，諸將意沮，湖南復陷。

何吾驥謝病去，黃士俊守閩銜，無所短長，起恆稍得行意，請上親政蒞藩，節園用，清封賞，整勵楚將，接應江西餘旅，慎恩紀立威信，凡七八月間，內外仗以粗安。五虎攬權，鹹起恆就誑爲邪黨，及五虎下獄，起恆跪桂王舟次，泣奏諫臣非今所宜誦，嚴刑非今所宜用，請貸金堡等，王不聽。而吳鏡貞等轉惡起恆，給事中雷德復劾其二十餘罪，比之彭蠡，起恆力求罷，王執留之不得，放舟竟去。桂林破，從王奔洧甯，而王化澄黨日夜煽構，容有勸起恆必去者，起恆法然「吾留此，卽免禍豈復能有所効？願今日亦安往哉？非裴公午橋，文饒平泉時也，患難君臣所相報者唯一死爾。伏草間求活，吾固不能，國一日未亡，吾一日不能舍上而去，死於秦，死於敵，唯天所命耳。」力阻孫可望王封。胡執恭權僞秦王事露，密告可望曰：「嚴學士必不肯撰勅冊，此我密請之上，自內發者，嚴學士固不知。」可望以此怨起恆甚。遣其將賀九儀，張勝等率兵迎王，至南甯，取吳科都給事中吳晉腰斬之，以爲金堡而不知堡久去官，官雖退而人則非矣。又直上起恆舟，怒目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起恆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自有隆恩，若專聞此事，是挾封，非迎主也。」九儀怒，揮銅椎擊中起恆腦，墜水

死。是日，擊殺禮科給中吳霖、劉堯珍、張載述以下二十餘人，追殺兵部尚書楊鼎和於峴崙關，皆以阻封畿故，時爲順治八年二月。王聞痛哭，裹善酒者起起恆屍不得，流十餘里泊沙諸間，虎負之登崖，遂葬之南甯江岸。

起恆相四年，隨上播遷，上屢欲加恩，固辭不受，唯以兩宮徽號進太子少傅，賜玉帶不服，以犀角帶二品服色終。署中無長物，故衣敝輿，食不兼味，異人言開誠盡辭，羣心悅服。至其不可，則未嘗以一字丐人恩澤，雖怨背不恤也。尤善理財，在肇慶請桂王親征，立「親征庫」，不旬日，得四萬金，精甲名馬盈數百，俄爲夏國祥所忌，以中皆取庫金入內，事遂不行，內外交困，籌量撓阻，起恆遇害國，亦以亡。

朱天麟，字游初，崑山人。崇禎進士，授饒州推官，有惠政，考選入都，貧不能行賂，擬授都曹。帝御經筵，講官並爲稱屈，及臨軒親試，乃改翰林編修。南都破，走福州，唐王擢少詹事，署國子監事，見鄭芝龍跋扈，乞假至廣東。聞汀州變，又走廣西入安平土州。桂王居武岡，以禮部侍郎召，天麟疏請王自將倡率諸鎮，毋失事機，辭不至。明年，王在南甯，擢禮部尚書，尋拜東閣大學士，天麟請親率士兵略江右，不聽。潯州鎮將陳邦傳請世居廣西如黔國公故事，天麟執不允，邦傳怒，以慶國公印，尙方劍擲天麟舟，要以必得，天麟仍不允。李成棟奉王居肇慶，天麟謂機可乘，勸王亟頒親征詔，規取中原，王優詔答之。

因擬諭譏金堡，其黨大譁，天麟遂辭位，王慰留再三，不可。陞辭時，叩頭而泣，王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天麟遂移居清遠。五虎失敗，王乃再召天麟。天麟疏言：「年來百爾播事，盡壞實爭。昔宋高宗航海，猶有退步，今則何地可退？當奮然自將，文武諸臣，盡捐甲冑，臣亦抽嗣丁，擇土豪，募水手，經略嶺北湖南，爲六軍倡，若徒責票擬，以爲主持政本，今政本安在乎？」清兵日益逼，孫可望請王赴雲南，起恆持可望王封，天麟

及王化澄獨謂宜許，又勸王從可望請，幸滇，言：「元允屢敗之餘，衆不滿千，棲依海濱，其不足恃，明矣。雲南山川隱阻，雄師百萬，北通川陝，南控荆楚，亟移蹕，以堅可望推戴之心，以慰中外臣民之望。」羣臣以屢起復被殺，皆以爲不可。天麟乃奉命經略左右兩江土司，以爲勤王之助。清兵偪南甯，王倉皇出走，天麟扶病從之，明年四月抵廣南，王已先駐安隆，天麟病劇，不能入覲，卒於西坂村。予祭葬，謚文靖。

張孝起，吳江人。舉於鄉，授廉州推官。清兵逼海濱，舉兵謀恢復，戰敗被獲，妻妾俱投海死。孝起被擒，羈軍中。李成棟反正，始得脫去。桂王以爲吏科給事中，清貞介直，不與流俗伍。王至梧州，以孝起代五虎之一的丁時魁掌吏科印，俄與廷臣共劾去劉湘客等，遂爲其黨所嫉。高必正乃湘客同鄉，尤嫉之，怒罵於朝，王爲解乃已。久之擢孝起右僉都史，巡撫高、雷、廉瓊四府，城破，走避龍門島，島破，被執，不食七日死。

楊畏知，寶鷄人。崇禎中歷官雲南副使。討平土司吾必奎之亂，駐於楚雄。而土司沙定洲又亂，連陷諸郡，獨不能下楚雄。唐王聞畏知功績，授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以巡撫吳兆元爲總督。孫可望至雲南，畏知拒戰而敗，投水不死，踣而罵。可望以其爲同鄉甚重之，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視之曰：「給我」可望曰：「不信，當折矢相誓。」畏知曰：「果爾，當從我三事：一不得仍用僞西年號；二不得殺人；三不得焚廬舍，淫婦女。」可望皆許諾，乃與楚雄，略定諸大理郡，迤西八府免屠戮，畏知力也。及可望盤踞雲南，以干支紀年，錄與朝通寶，畏知憤甚，有所忤，輒抵掌謾罵，可望數欲殺之。李定國，劉文秀爲保護乃免。可望聞桂王立於肇慶，李錦，李成棟等並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輔。乃遣畏知及兵部中丞蘇起勳等進可望表，請王封金堡等堅持不可。乃封之爲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

皆列候。遣大理卿趙昱爲使，加畏知兵尙書，顧彝兵部侍郎同行。時堵允錫曾賜空勅得便宜行事，昱乃矯命改封可望平遠王，易勅書以往，而陳邦傳先已以「秦王之寶」金印。命胡執恭齋以往，可望大喜，肅就臣禮，先五拜叩頭，舞蹈稱臣，後率義兄弟三人，並三軍士卒，各呼萬歲，後又升座受義兄弟及三軍慶賀。禮畢，正欲撰表奏覆，而畏知等至，可望駭且怒曰：「我已受封秦王矣。」畏知曰：「此僞也。」執恭曰：「彼亦僞也，所封實景國公，勅印故在。」可望更怒，辭勅使，下畏知及執恭獄，而遣使至梧州（時桂王奔梧州）問故，廷臣始知矯詔事。馬吉翔請封可望激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大學士嚴起恆不肯，而郇公高必正入朝，召使者面責，又致書可望，詞義嚴正，使者唯唯退。可望不得封，益怒。其年九月，親率兵至貴州。十一月，清破廣州桂林。桂王走南甯，事急，遣編修某封可望翼王，可望仍不受。畏知曰：「秦翼等爾，假何如真！」可望不聽，李定國等勸可望遣畏知終其事。畏知至王所，痛哭自劾，又密奏可望奸詭難測，宜防之。遂留爲東閣大學士與吳毓貞同輔政。可望聞之怒，召之貴陽，而責之。畏知大憤，除頭上進賢冠，撞可望，遂被殺。

李如月，東莞人。官御史，陳邦傳既殺焦璉降清，孔有德頗輕之，令從已居桂林，李定國陷桂，執邦傳及其子送至貴陽，孫可望令剝皮支解。如月劾可望不請朝旨，擅殺勳鎮，罪同莽操；而請加邦傳惡諡，以懲不忠。桂王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諭以諡本衷忠無惡證理，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意將以解可望意，可望聞之大怒，遣人至王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使跪，如月向闕叩頭，大呼太祖高皇帝，極口大罵。可望怒甚，使人剝其皮，斷手足，實草皮內，縫之，懸通衢示衆。

饒邦苞，字開少，丹徒人。入閩事唐王，極見信任，擢監察御史。魯王派陳謙入閩，邦苞密奏，譏爲魯濟心

願，且與鄭芝龍至交，不急除，恐有內變，故唐王殺謙。事桂王，官至四川巡按，兩次勅朱容藩僭逆，又嘗致書於雲南召孫可望歸明。以自己始祖錢鑑爲比，但言可望與其祖有不同者四端。可望謀篡位，而以吳毓貞錢邦苞爲憾。邦苞時已不仕，隱於貴州之蒲村，躬耕自給。可望欲召之入朝，授以僞官。凡逼召十有三次，邦苞峻拒，甚至封刃以脅，邦苞亦不爲動。最後命餘慶令鄭秉浩，促之就道，威嚇萬端，邦苞乃祝髮爲僧，自號大錯和尚，作偈曰：

一杖橫担日月行，山奔海立問前程，任他霹靂眉邊過，談笑依然不轉睛。

其門下弟子爭披雍者凡十一人，因改其所居爲大錯庵，與諸弟子共事楚修。可望仍命任傑等以書婉勸，邦苞答以詩曰：「破衲蒲團伴此身，相逢誰不訊孤臣，也知官爵多榮顯，只恐田橫笑煞人！」方于宣錄其詩以呈，可望命鄭秉浩械繫至貴陽，欲謀加害，邦苞途中口占三詩，有「精忠大節千秋在，桎梏原來是幻身。」「虛空四大終須壞，忠孝原來是法身。」等句，會有安隆十八忠臣之變，人情洶洶，可望遂拘囚之而不敢害。著有甲甲紀變錄一卷，今傳於世，又有他山字學，等業不詳。」

鄭之珖，四川廣安州人。崇禎舉人，授廣東高州府推官，粵東素富饒，而高州又瀕海，去京師遠，官其地者，多貪墨不檢，之珖清約，不妄取，於刑獄尤甚，士民愛戴。爲通州知府。事唐王爲工部主事，陞員外。福建陷，士民大半投降，之珖削髮爲僧，賣藥於廣東新會縣，有司及土人逼脅萬端，終不易志。及李成棟歸明，乃蓄髮赴行在，改授戶部員外。後與試貴州，適孫可望入黔，盡脅諸文武，授以官爵，改鑄印章，有不從者，輒殺之。之珖乃棄官，攜妻子隱於涓水之陽，自號酸爛道者。以居官廉潔，行李蕭然，躬耕自給，或至併食，恬如也。與

錢邦芑所居相去不遠，每得村酒一壺，必相招共飲，醉則悲歌不輟。及邦芑祝髮，之琬暗之曰：「昔吾遇閩難爲僧，公遇賊亦爲僧，天厄我輩，固如此乎？」自是放情詩酒，不復以人世爲意。病，語妻湯氏曰：「我若不起，大鎮和尚必來，後事惟彼可託。」及卒，邦芑與其友等葬之，私諡真確先生。所著有明書二十卷，文集六卷，詩集七卷，紀難二卷，其他雜著尙多，遺孀俱佚。

吳貞毓，字元聲，宜興人，崇禎進士，事唐王爲吏部文選主事。唐王敗，擁立桂王，進郎中。肇慶，拜戶部尙書。桂王播遷潯州，南寧，貞毓並從。勅參五虎而去之，以貞毓爲主動，故金堡憾之尤甚。與嚴起恆共阻孫可望秦王之封，可望殺起恆，貞毓亦在殺例，以奉使在外獲免。及還，進東閣大學士代起恆之位。可望迎桂王入安隆，將謀禪代，馬吉翔等附之，惡貞毓不附已，令其黨冷孟鉉、吳象元、方祚享交章彈劾。又遣門生郭璘說主事胡士瑋擁戴秦王，士瑋怒，厲聲叱退之。他日，又遣璘求郎中古其品、袁舜禪受同以獻可望，其品怒拒，吉翔諂於可望，杖殺其品。於是士瑋與給事中徐樞、員外郎林青陽、蔡績，主事張鶴，連章發吉翔之奸。吉翔求救於太后乃免。

可望逆謀日急，桂王憂懼不知所計，私與內監張福錄、全爲國謀，欲召李定國入衛，福錄等商之胡上瑞等，上瑞等又商之貞毓。貞毓曰：「主上憂危，正我輩報國之秋，諸君中誰能充此使者？」林青陽請行，乃令伴乞假歸葬，而使員外郎蔣乾昌撰予定國敕，主事朱東巨書之，福錄等持人用寶，青陽於廣靈，問道馳至定國所，定國接勅感泣，許以迎王。明年夏，青陽久未還，王將擇使往促，貞毓以翰林孔目周官對。都督鄭允元曰：「吉翔屢夕在側，假他事出之，庶有濟。」王乃令吉翔奉使祭先王及王太后陵於梧州南寧，而遣周官詣定國。吉翔在道，

微知青陽密勅事，遣人至定國處偵之。主事劉騰新者不知吉翔未與其事，竟以實告。吉翔驚駭，啓報可望，可望大怒，但疑吉翔與謀，遣其將鄭國赴南甯遠之事。

士瑞等知事洩，倉皇勸吉翔等表裏爲奸。而鄭國已械吉翔至安隆與諸臣而質。貞統謝不知，國怒，挾貞統直入王所居文華殿，迫脅索生謀者。王懼，不敢正言，謂必外人假勸實爲之。國努目而出，至朝彥械貞統並與謀之十七人，並入宮擒張福錄、金爲國、劉衡以出，翌日，國具嚴刑拷訊，惟貞統以大臣免刑，餘皆夾數夾，笞數百，諸人痛苦難禁，惟呼二祖列宗具大罵。蔡綱厲聲曰：「我輩枉取刑辱，取紙筆來，待我招供。」持筆告天云：「皇天后土，二祖列宗，今日蔡綱供招與謀密勅之事，以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寫出。國復問曰：「主上知否？」綱恐累及桂王，大聲曰：「未曾奏明。」乃復收緊，報可望。可望請王親裁，王不勝悲憤，下廷議。而可望黨羽衆多，一齊作主，充以「資寶矯詔，欺君誤國」八字字定張鶴、張福錄、金爲國凌遲；蔣乾昌、徐極、楊鐘、（一作楊忠）趙廣禹、蔡綱、鄭元允、（一作允元）周允吉、李順、胡士瑞、朱議展、李開元、（一作開元）朱東旦、任斗樞、易士佳斬罪。桂王因貞統爲大臣，力言於可望始得改賜絞。

十八人縛赴法場，俱神色不變，望闕叩頭云：「臣子一念，今日盡矣，無以報國，雖死有餘責耳。」各賦詩見志，吳貞統詩云：

九世承恩愧未酬，憂時惆悵乏良謀，躬逢多難惟依漢，夢繞高堂亦報劉，忠孝兩窮嗟百折，匡扶有願願同儕。

蔣乾昌詩云：

劉文秀聯合，以孫可望所造宮殿居之。可望聞明志兵敗，料定國必至安隆，疾召白文選帶兵數百至安隆迎駕至貴陽，以處自己肘腋之下，文選已輸心於明，遷延二日，定國竟桂主以去。可望大怒，引大兵攻滇，渡盤江，滇中震動，但部下兵將皆不直其所爲，不戰而潰。可望逃回貴陽，守將馮雙禮亦變，截其子女玉帛以降於滇，可望率數十騎走湖南長沙，降於清督師洪承疇。清廷封爲義王，後從清帝出獵，被射死。見列朝通志廣陽雜記。

清廷以孫李皆百戰之餘，地險兵悍，不敢進攻，乃以四川巡撫李國英駐保甯，守川北，洪承疇駐長沙，守湖南；尚可喜等分駐肇慶廣州，移南廣總督駐梧州，守南粵；都統阿爾津，卓羅駐梧州守湖北。姑以雲貴及川東南爲桂王繼明正朔之地。及孫李交爭，可望降附，盡圖山川迂曲，及諸將情形，兵食多寡告，獻取雲南策。於是吳三桂等皆請乘機大舉，清廷乃爲三路進兵之計；一、貝子洛托爲甯南靖寇大將軍，與洪承疇由湖南進；二、平西王吳三桂領平西大將軍，同都統墨爾根，李國翰由漢中四川進；三、都督卓布泰爲征南將軍，同提督綠國安由廣西進。三路同以順治十五年（公元一六五八）春，向貴州進發。二月，承疇洛托會師常德，四月，由靖沅，鎮遠抵貴陽，守將馬進忠遁去。三桂以是春發漢中，徇重慶，克遵義，進抵水西蘭州各土司，會明太子太保兼吏兵部尙書督師文安之，督鄖陽十三家之兵，及譚洪、譚誼、譚文等以舟師襲重慶，以圖牽掣。三桂回軍救援，而譚洪、譚誼殺譚文，諸將不服，安定欲討洪誼，二人懼，率所部降於清，諸鎮遂散。七月，三桂復屯遵義，而廣西卓布泰之師，亦歷南丹、那地、獨山諸州，會於貴陽，於是川黔皆爲清所囊括。清廷復命信郡王鐸卮爲安遠大將軍，總統三路，九月抵貴州平越府，乃大會諸路將帥於府屬之楊老堡，戒期入滇。

李定國自敗孫可望還滇後，自以爲無他患，武備盡弛。且馬吉翔諂定國得其意，且以大學士入閣辦事。吉翔

既挾定國之權以要上，又假上之寵以勸定國，內外大權皆入其手。國事毫無整刷振作之處，反有宴安自大之態，故光祿少卿高勳及郎官金簡諫云：「今內難雖除，外憂方大，伺我者頓刃待兩虎之斃，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疑燕新之上，能旦夕安耶？二王（指定國與劉文秀）老於兵事，胡澁泄如此。」定國聞之，反甚不平，訴於桂王之前，王擬杖二臣以悅其意，及三路收兵至，定國始媿謝二臣，倉皇遣諸將分道迎敵。時劉文秀已死，乃以白文選營西路之軍，守七星關，而進窺遵義；馮雙禮營中路之軍，扼貴陽之雞公背；張先壁當東路之軍，扼南盤江之黃草壩，而自守北盤江鐵索橋居中策應。三桂先在遵義，厚養鄉導，默織於心，知七星關峭岸阻江天險，乃于水西苗獠地方安營，次晨忽由天生橋進烏撒軍民府，扼七星關大路，文選大驚，卽棄七星關，焚可渡橋走密益州，思奔雲南額家口。卓布泰得泗城土司岑繼祿爲鄉導，由間道入安隆，取下沈明所沈船以濟，定國聞之，以兵三萬，倍道趨威於炎遮河，清兵拒戰不利。詰朝大戰，風北來，礮火及茅葦，野燎焰天，乘勞薄明營，定國走保北盤江，廣西兵遂由普安州入。而歸尼中路之軍，亦潰馮雙禮於鷄公背。清師至北盤江，定國於鐵索橋西走，清搭浮橋以濟。三路大軍，畢會於普安，順治十六年正月初一日，遂入雲南省城。諸將若肯投降，皆可不次封賞，惟李定國一人不赦。劉文秀之子及馬維新，馬寶等皆爲所惑，先後舉兵降。定國奉桂王及宮眷於十五日棄雲南，走永昌府。白文選中道飛奔大營，定國留文選駐守玉龍關，因爲此地是永昌的要道。

二月朔，驛厄復令諸將進追，敗白文選於大理之玉龍關，追至瀾滄江，十五日，李定國命總兵斬統武以兵四千奉桂王及宮眷大營奔騰越州。三桂紮筏渡怒江，江不甚寬，水勢甚惡，過江三十里有磨盤山，坎陡箐深，屈曲僅容單馬。定國度浦兵累勝窮追，必不戒。自率精兵六千當道而伏，以竇名望爲初伏，高文貴爲二伏，王璽爲三

伏，每伏兵二千，約俟清兵至山巔，號砲起，首尾橫突截攻，必無一騎返，清師自渡瀾滄江，怒江，遂北數百里，無一夫守拒，謂定國定已遠竄，上山已萬二千人，非降官盧桂生來泄其計，則前驅而入二伏。諸帥急退，傳令舍騎而步，以礮發其伏，伏兵被礮死林箐中者三之一，出而糜門而死者三之一。定國坐山巔，聞信礮失序，駭甚，忽飛礮落其前，擊地上塵土全起滿面，乃奔。寶名望，王璽皆戰死。清兵亦亡都統以下十餘人，表精銳數千。清兵追至騰越州西百二十里，爲雲南迤西盡界，卽三宣六慰緬甸。三十日，振旅班師，閏三月十一日，三桂抵姚安府。二十三日，旋師昏明。明廷官吏自大學士張佐辰以下百五七九人，及臣淮國公馬寶，敍國公馬維興等，各地土司等先後歸降。捷奏京師，清帝詔以雲、貴、川、廣、湖五省蕩平，宣示中外。

至於桂王由新統武護送，其兵皆孫可望之衆，中途統武率兵竄去。桂王與從臣等入緬關，造次蠻莫。緬王他格利遣舟迎至赫徑。與緬都阿瓦隔岸相對。初由蠻莫渡江，以舟不足用，從者只六百人，岷王子以下九百餘人皆陸行，期會於緬，一路多爲緬人所掠，多自殺，或流落他國，惟岷王子八十餘人至赫徑。構草房十大間，以爲王及宮眷之居。以竹爲城。諸大臣自草房以居猶攜棋牌雙陸各尋伴侶以爲遣悶消愁之計。緬婦每日來貿易，諸大臣皆短衣跣足，混入市中與緬婦貿易，或據地攤坐笑談。緬人曰：「天朝大臣，如此規矩，安得不亡。」其實人皆流離顛沛之中，維持所謂體統與威儀者，原自不易，易地皆然，緬人以此爲嗤，亦未免多事吧。且各官資斧告絕，窮乏不堪，大臣有三數日不能舉火者。緬人或進稻穀，馬吉翔據爲己物，私給其所贖之人，都督同知彭凱不平，罵於朝，吉翔嗾其衆毆之，損一足。桂桂碎「皇帝之寶」以散各臣窘迫之狀況可想。

李定國自文選與御駕相失。文選入木邦，定國據孟良，皆謀假道迎蹕，而緬人不允。清順治十七年，文選乃

移書孟良，求與定國同盟攻緬。定國悉衆而西，兩軍共至錫箔河上，邀擊緬兵，大破之。因議乘勝以舟師薄阿瓦，遣人於上游造船，爲緬人所燒，而暑疫復作，移軍擺舌以避瘴癘。緬人以數受定國文選軍之蹂躪，皆不悅，緬王弟莽猛白弒兄自立，而桂王之末路遂近。初清廷將桂王逼進緬甸，本欲度外置之，議撤兵節餉，而三桂思擅兵權，必欲俘獲桂王以爲功，遂有渠魁不剪，三患二難之疏，乃命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赴滇會剿並勅印於各土司，收以爲用。順治十八年九月，滿漢土司及降卒七萬五千，汲炊餘丁十萬，由大理騰越出邊分路行軍，會合於木邦。嚴檄緬人，將桂王獻出。緬酋使人告桂王云：「我王初立，怕你們立心不好，請去吃呪水。」又勸諸臣徒手而出，不許攜寸兵。諸臣旣渡河，則以兵圍而執之，殺忠臣松滋王，文臣鄧居詔，武臣馬吉翔以下四十二人，惟黔國公沐天波出袖中流星椎殺數十人，緬人將其擒捉，用板鋸解而死。緬人復以兵圍桂王所居。王與后將自縊，鄧凱勸曰：「太后年老，將誰爲依。」王乃含悲而止。緬兵入宮，搜取財幣，貴人宮女，及各官妻孥自縊死者甚衆。桂王與太后等二十五人俱任於一小房，啼悲，命如朝露。緬人又假意安慰云：「我王實無他意，因爾各營在外，殺害地方，遂恨入骨，呪水之變，乃衆民之所爲也。」蓋恐王等自殺，而欲留以獻三桂也。桂王自知不免，以書達三桂曰：

將軍新朝之勳臣，亦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封藩外疆，烈皇帝於將軍，可謂厚矣。國家不造，闖賊肆惡，覆我京城，滅我先帝，戮我人民，將軍志興楚國，飲泣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衷，固未泯也。奈何遂憑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名，陰作新朝之佐；逆賊旣誅，而南方土宇，非復光朝有矣。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立南陽，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滅，隆武被誅，僕於此時，幾不樂生；猶假爲

社稷計乎？諸臣強之再三，謬承光緒，楚地盡失，粵東偕亡，驚竄流連，不可復數，猶賴李定國迎我貴州，接我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提師入滇，覆我巢穴。由是僕渡荒漠，聊借緬人，固我圍耳。山遙水長，言笑誰歡？祇益悲矣！既失河山，苟幸微息，亦自息矣。乃將軍不避險阻，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之身，何其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要功乎？既毀我室，又取我子，讀鷓鴣之章，能不慘惻然心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卽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卽不念先帝，獨不念列祖列宗乎？卽不念列祖列宗，獨不念已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爲智，適成其愚；自以爲厚，適成其薄；千載而下，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爲何如人也！僕今日兵衰力弱，登登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如必欲僕首領，願雖粉身碎骨，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爲福，或以還方寸土，仍存三恪，非敢奢望；苟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聖朝，縱有億萬之衆，與當付於將軍矣。

書達，三桂置之不理，駐兵脫舊坡，進逼阿瓦。是日，緬相錫真持貝葉緬文降於三桂，有「願送駕出城，但祈來兵退紮錫坡。」蓋恐三桂兵襲其城之故。逾日，二三緬官見桂王云：「此地不便，請移別處。」數兵將桂王連杭子抬去，太后等悲聲震天。行約二百步，乃有轎三乘至，太后等上轎，大小男女，毫未收帶，步約五里，渡河到岸，暗黑不識何地，二更到營，始知已入吳三桂手。王危坐達旦，天明，三桂標下各官相繼入見。或拜或叩首而退。少頃三桂進見，初甚倨傲，見上長揖，王問爲誰，三桂噤不敢對，再問之，遂伏地不能起；及問之數四，始稱名應詔。王切責良久，三桂誠曰伏地若死人。桂王再後始言曰：「今亦已矣，朕本北京人，欲遣見十二陵

以死，爾能任之乎？」對曰：「臣能任之。」王命之去，三桂王不能起，左右挾之出，則色如死灰，汗流浹背，自此不敢再見。遂挾之返雲南。

先是白文選扼錫箔江，三桂分兵攻之，文選敗，爲也將張國用所却降清。定國在景線，聯絡邊疆，景遠時國欲攻緬甸以索桂王，及聞三桂已挾王返滇，又謀邀擊於途。不遇，憤懣嘔血，遂病。三桂將桂王至雲南，入城時，百姓觀之，無不泣下沾襟。桂王面如滿目，鬚長過臍，日角龍顏，顧盼不凡。八旗將士見之，皆跪地呼萬歲。曰：「此真主也，我等雖有主，今知其安在，不如奉此，以成不世之功。」遂割辮而起，欲圍推戴，事泄，三桂大驚，誅爲首者四十餘人，出桂王及皇太子以弓弦絞殺於市。太子年十二，臨難大罵曰：「吳三桂逆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乃至此耶？」是日，黑霧四塞，烈風大作，飄屋瓦，朕空如鳥，滿漢兵數十萬皆震悼悲號，一般民衆之如喪考妣，更不必問。雖天變之適逢，亦人心之難味也。時爲清康熙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按在位凡十五年。八旗將士，百戰成功，乃密謀擁戴俘獲之桂王起事，其事甚奇，所以清朝乾隆帝於此點再三辯論，斥爲明室遺臣無稽之謠言，然羣衆心理本不可以常情論。且此事當時各野史皆載之，故可信其爲真實。

桂王爲人，自奉甚約，衣無文繡，食不兼味；宮費有餘，以助兵餉。嘗遇元旦，對后王氏言曰：「我夫婦莫言歲旦之樂，當念二祖列宗在天幽含淚之苦。」每遇盛寒午夜，猶與后同觀本章，時極冷，袍衣單薄，持絮被擁之。且夙擾痰疾，遇寒尤甚，桂王若不爲意，孳孳以中興爲念，每當朝退，臨太祖閣瞻拜，俯伏而泣曰：「兒孫彈丸墨守，何時能光復舊物也。」遂告太廟，祭畢，顧本定國等揮涕而言曰：「朕乃無福之人也。想汝等如此辛勞，平定無期，疆土日蹙，朕不知將來爲何如主乎。」明遺臣金鍾素皇明末遺錄，記桂王入緬事甚詳。有自跋一

篇，今卽借取以爲桂王之傳後論。金之言曰：「我永曆皇上以行慈之主，登極於傾覆之秋，內遇跋扈持之元兇，外當引寇殺君之巨逆，事極難矣。然使江楚川廣之版圖不陷，則財賦兵甲，猶足經綸；孫關王陳之叛亂不生，則事勢人，心尙堪戰守，更得文臣如瞿式耜，何騰蛟，文臣如焦璉、李定國數人，膏膺臥薪，陳師勦旅，博收智勇異能之士，以誅亂討逆，則天下事尙可爲，上比跡於少康光武，下而晉宋東南之業，可坐定也。奈何孫可望以獻賊餘孽，始而脅請王封，繼之盤踞要害，所以未遂弑逆如莽操者，以定國兵威，有以制之耳。卒之刼魏稱兵奔逃叛亂，而半壁山河，復隨可望而陷，迨湖南兩廣陸地沈，而滇黔一隅，土瘠民貧，賦稅不足以養兵，堂奧不足以禦寇，矧苗蠻雜處，人心易合亦易離，雖聖主敷恩，忠臣盡瘁，一木固難支大厦矣。若夫倉皇入緬，本無定策，浪冀有成之保聚，竟等車祀之孤注，且自棄戈甲，徒手陷險，致李定國等外兵不得入，入而一河之阻，聲息不通，迺難諸臣，相繼殞命，卽晉王孤軍百戰，豈能收虞淵捧日之功哉！」

文安之，夷陵人。天啓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除南京司業。崇禎中，遷祭酒，爲薛國觀以構，削籍歸，久之言官交薦，未及召而京師陷，福王時起爲詹事，唐王復召拜禮部尙書，安之方轉側兵戈間，皆不赴；桂王以瞿式耜薦與王錫袞並拜東閣大學士亦不赴。至清順治六年，乃謁王於梧州。安定數雅操，素淡官情，遭國變，絕意用世，至是，見國勢愈危，慨然思起扶之，乃就職。時嚴起恆爲首輔，王化澄，朱天麟次之，起恆讓安之而自處其下。孫可望再遣使乞封秦王，安之持不與。桂林破，王奔南甯，清勢日逼，雲南又爲孫可望所據，不可往。安定念川中諸鎮兵尙強，欲結之共獎王室，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桂王從之。加安定之太子太保，兼吏官二部尙書，總督川湖諸處軍務，賜劍便宜從事，進諸將王光舉、郝永忠、劉體仁、袁崇弟、李來亨，王友進、塔天寶

、馬雲翔、郝珍、李復榮、譚弘、譚諳、譚文、黨守素等公侯爵，即令安之齎敕印行。孫可望聞又惡之，又素衝前阻封議，遣兵伺於都勻，遂止安之，追奪光興等敕印，留數月，乃令入湖廣。安之途客仙鄉無所歸，復赴貴州，將謁王於安隆，可望坐以罪，戍之畢節衛。可望圖篡位，自設內閣六部等官，以安之爲東閣大學士，安之不爲用。久之，走川東依劉體仁以居。遂爲所謂十三家之主。清兵三路攻滇，桂王奔永昌，安之率體仁弟，及李來亨（李赤心養子）等十六營由水道襲重慶，而譚弘、譚諳殺譚文，安之欲討弘諳，弘諳率所部降於清，四川之兵遂不復振。時桂王已入緬甸，明士盡失，安之亦不久鬱鬱而死。

季來亨，以降附功授總兵官都督同知，旋又封侯爵。清順治八年，高必正率黨守素、賀錦及來亨自黔走蜀，爲孫可望所遮殺，獨來亨力戰得脫。率數部數萬自黔東北走入鄂西亂山，故稱『鄂陽十三家』，與王光興連碧相犄角。巴巫之間，萬嶺插天，中有僻壤曰九蓮坪，來亨據之，大起營舍。建帥府其上，稍招居民，與士卒雜處。光興屯江南，郝永忠，劉體淳屯其西。嘗迎大學士文安之，侍讀黃燦督理其軍。李定國遣使監道四出，聯絡諸故將，來亨等亦遣使至定國所相結納，定國報饋殷勤，請桂王下令晉三人爵皆上公，勢力稍振。屯耕山田，歲收麥粟草約供糧食衣服，亦私遣入市鹽鐵荆西，居民或與往來市販。來亨等亦不奪掠，唯截長江邀抄清官吏及遠商，間四出剽殺商漳房竹及粵東鄙，清蜀守將不能禦。居數年，定國敗，清人宣桂王凶問以招來亨等，來亨等不應，會諸帥求宗室輔立之。答清人書有『當日鄖陽一舉，至今淚滴九原』之語，又以其兄先曾戰死，託於兄弟之仇不反兵之義，且云『皆舉動，台下獨不聞乎？誠非以德服人，而以力服，心悅則未矣，不佞首陽餓夫，甘老此地』云云。而王光興意變，密遣人詣清乞降。清遂分兵二路，楚兵自夷陵入，蜀兵自夔門入，大舉攻西山。來亨退據

出碧，使部卒薙髮雜負販中，入清兵營，盡得其虛實，乃自碧發兵下攻。清兵方迎戰，忽營中有揭明幟大呼而起者，火焰四發，清兵大亂，來亨縱兵猛擊，清兵殺傷以萬計。而自壘門入者之蜀兵，亦爲郝永忠所取，楚蜀震動。清乃遣兵數萬，分從楚蜀逼諸碧，立壘圍困之。盡起楚蜀丁夫，輓糧赴軍，爲持久計。來亨屢下碧索戰，皆堅壁不應。來亨給養軍費來源斷絕，日益窘迫。明年春，蜀兵攻劉體濬，郝永忠皆下之，來亨糧亦絕。而清兵督輓運，丁夫死者積崖谷，益峻法毆里民三千里外詣軍負輓，披篋笠，緣絕巖峭壁，蟻行延綿，彌望不絕，來亨知不能久存，會諸將飲，大哭，分道散逃。來亨母已老，其中表舅有爲清將者曾招降，來亨初不應，至是乃遣書以其母託之，遂舉火焚碧，與妻子親信投火中死。其部屬凡三萬餘人散入秦蜀山中，不知所終，清破其碧，就俘執者百五十人而已。時爲清康熙三年（公元一六六四）自十三家敗，中原無寸土一民復爲明有，惟鄭氏尙雄踞台灣耳。

郭之奇，字菽子，廣東東莞人，崇禎進士，授河南某縣知縣。改翰林院簡討，漸陞侍講。南都陷歸里，同蘇觀生擁立唐王聿錡於廣州。廣東二次淪陷，而山陔海澨，仍爲明守，如恩平王興守之守文村，直到順治十六年始被清人攻破。之奇就曾與王興共過很久的事。後入朝中，曾與吳毓貞，等排斥五虎而去之，拜大學士兼禮部尙書。雲南已陷，之奇與楊祥等避入交趾。清以兵力壓迫交趾將諸人獻出，之奇遂賦絕命詩云。

十載艱虞爲主恩，居夸避世兩堪論，一聲平地氛塵滿，幾疊幽山霧雨翻，曉澗哀泉添熱血，莊煙衰草送歸魂，到頭苦節今方盡，莫向西瀛淚痕。

成仁取義憶前賢，異代同心着幾鞭，血比荑弘新化碧，魂歸望帝久爲閔。曾無尺寸酬高厚，唯有孤丹照簡編

鈞裕，凡得二百九十餘人與浙東甬上可以媲美云。

初桂王之將入緬甸，昆明諸生薛大觀歎息曰：「不能背城一戰，君主同死社稷，願欲走蠻邦以若活，不重可羞耶？」顧其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軀爲天下明大義，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汝有母在。」時其母適在旁，願之翰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孝，吾兩人獨不能節義耶？」其侍女方抱幼子，問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大觀曰：「爾能死甚善。」於是五人偕赴城北黑龍潭，次曰，諸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緊抱如故。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千里，亦同日赴水死。桂王過沅江，有那嵩能，世爲土司知府，循職守法，無過。與子謙迎桂王，供奉甚謹。設宴悉用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後李定國號召諸土司，嵩卽起兵應之，旣而城破，登樓自焚，闔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戰死者。

李定國，字甯宇，陝西榆人。本農家子，十歲時，爲張獻忠所掠，喜其狀貌氣度異乎常人，遂養以爲子，獻忠養四子，孫可望爲長，定國次之，劇文秀艾能奇又次之。皆冒姓張。定國旣長，軀幹洪偉，眉目修闊，舉動有儀度。於羣盜中獨以寬慈著，不輕殺戮，喜接文士，凡過讀書被俘者，每曲全之。故不合獻忠意，精銳皆屬孫可望，願以其餘三部奉其約束。

獻忠破四川，猜忍狂暴，日務屠戮，可望定國皆重足立。及獻忠僭號大西，建僞都於成都，分遣可望、定國、文秀、能奇攻貴州，因雲南適有土司沙定洲作亂，可望遂滇而有之。俄而張獻忠死，可望遂自爲三人主，且因事杖定國於演武場，孫李之嫌隙在此。定國每語其下云「我等倡亂，原以圖自全計，初非妄度天命，不意明室

因是覆亡，以今觀之，卽當翼贊朝廷，覆蓋前過，無爲後人所譏。』可望脅制桂王，定國極不以爲然，特以兄事可望，久，不得不虛與委蛇。及可望至黔，命定國守雲南，定國終日操演兵馬，製造盔甲，一年鍊就精兵三萬人。順治九年，乃致書可望，欲出楚立功，以報朝廷，可望不能止，乃有回路進兵之舉。命馮鑾、馬進忠與定國偕，實際欲置之。定國泣語二人曰，『某志在扶明，非徒假借名義，倘彼此嫌疑，將軍其何以自立？』二人感其義，曰：『我二人願執鞭以從。』五月，由鎮遠下偏橋，一戰而克復沅州。至靖州，清將張國柱合許魏二將之兵迎戰，急擊大破之，斬馘五千餘，國柱棄馬走。兩日夜馳下武岡，清續順公沈永忠棄寶慶走。又假旗帶甲，倍道疾進，敗清兵於全州，孔有德遣其將孫龍、李蝦拒守嚴關。定國大敗之，斬孫龍，李蝦頭中箭死，遂直薄桂林。有德大驚，自將迎敵，大戰於大榕江。定國善用象陣，兩軍旣接，清兵以有德軍令嚴殊死戰，象奔道。定國斬御象者，嚴鼓進兵，象復衝突，適天大雷雨，明兵大呼動地，肉薄無前。清兵大敗，棄甲斷營，逼於谿谷，有德閉桂林城不敢出。見明兵聲勢甚盛，知不敵，乃回府，運火藥於室內，囑家人曰：『事急則舉火。』次日，大雨，城破，有德殺妾數人，自縊，縱火焚府。一子七歲，逃遁不遠，爲定國所得。並於桂林擒獲叛將陳邦，傳及其子曾禹，解至貴州誅之。七月，收平樂，梧州。馬雄，線國安走廣東，遂復柳州，南甯。八月，舉兵出楚，復永州，遂下衡州；出馬寶軍於連陽；收曹志建故部於賀縣；遣馬進忠、馮鑾、禮北取長沙；召張光翠出甯鄉，遂復常德。進忠略地岳州，所至披靡，別遣軍攻永新，安福下。遂圍吉安。兵出凡七月，復郡十六，州二，闢地將三千里，軍聲大振。

定國至衡州，下今所司蕪除桂王之父所居之宮，爲迎鑾地。桂王以十月十九日誕生，定國率紳吏將佐耆民詣

邸宮班朝拜賀。節屆冬至，復趨宮行禮，郡吏設可望位於學宮，將導羣官往拜，定國大言曰：「文武官非秦王選授，既拜聖上，不當復拜秦王。」先是，定國平定粵楚，孫可望愈爲嫉忌，姑疏詩封定國爲西甯王，馮雙禮與國侯，定國以其出於可望所請，辭不受。及可望聞定國不拜秦王之說，怒而且懼，以書召之，不至。遂自帥兵出湖南，欲奪定國兵柄。

清庭見楚粵皆陷，命敬謹親王尼堪率三貝勒，八固山額直大舉向湖南。時定國屯衡州，馬進忠，馮雙禮屯長沙，前軍下岳州。定國知清師至，與進忠雙禮謀，令棄長沙誘敵渡湘江，進忠雙禮是伏白果布，待敵過衡山乃纔出敵後反蹙之。定國夾蒸水拒之，待馬馮兩路躡兵至，前後夾擊，敵膏盡殲。議定，進忠雙禮即退出長沙。時孫可望已至武岡，聞悉其謀，不欲定國成功，且思借清兵力量，除此心腹之患。密令雙禮徑退寶慶，馬進忠見雙禮退，不知所爲，亦隨之而西。可望并不許二人報知定國以兩路退軍之事，以陷定國於絕地。十一月清兵薄衡州，定國夾蒸水而陣。接戰，自晡達晨，戰數十合，直清兵數千級，定國軍亦頗有殺傷。尼堪者索以驍勇驕橫聞，是日頭戴七寶金盔，揭金頂交龍繡纛，率鐵騎二十餘，登蒸水旁小山，窺察定國軍形勢。僧進香茗，方坐而啜飲間，明伏兵從山後竹篠間湧出，揮大刀向尼堪極力一劈，自頂至踵，分爲兩片，從騎亦無一得脫者。但山下清兵尙不知主帥已死，猶拚命奮鬥，明將馬寶中箭受傷，定國待進忠雙禮久不至，甚疑。俄而偵騎返自白果市，言二將已走湘鄉。定國大驚。遂收兵走邵陽，敵亦不敢追，湖南復陷。

定國既屯寶慶，偵知清兵放牧湘東岸，將問道往奪其馬。將發，孫可望遣人馳召定國返武岡會議，三日夜間，書七至，定國不得已西行往見之。至紫陽渡，劉文秀之子，密遣人走報定國言可望俟其至即收殺之，萬不可往。

。定國見書，憤慨而嘆曰：「本欲共圖恢復，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因引兵東走，縛筏爲橋渡湘水。渡畢而斷其橋，可望追兵趨永州，遂自永明走平樂，下梧州，進圍肇慶，欲取廣東與東南鄭成功等合，迎拒自閩浙回南京。不意肇慶城小而堅，清將許某又死守不下，圍三月不克，帥漸老，援兵又大至。定國乃退自平樂，屯永安州。

孫可望追定國不及，清兵復逼，遂相拒於寶慶。妒定國有殺二王功，且亦謂謂易與，欲獨戰以成大功。不意大敗，精銳盡喪，退歸貴陽，從此不敢更隴北出。因媿成恨，忌定國愈甚，但又稍思羈縻之，遣使持劉文秀書勸定國，令修和好如初，定國亦姑應之。十一年冬，定國陷高廉、雷三府，又猝陷高明，進圍新會，尚可喜，耿繼茂急請滿兵會剿。清廷命都統朱瑪喇爲靖南將軍，率江甯駐防兵赴援。定國故置其上騎，用步卒進。清以騎兵衝來，明步卒分向左右，放象陣出，象蹴踏奔騰，無堅不摧。敵騎見此龐然大物，大駭返奔，明軍奮擊，死傷遍野，獲器械無算，所得輜重盡以犒軍。十二月復大戰，尚可喜結營山巔，伏兵江隘，與朱瑪喇合兵敗定國於珊瑚。定國復悉衆據峽口，列象陣及西洋大礮拒戰，別駐勁卒於左山以爲衝突計。戰既合，朱瑪喇以索倫鉄騎先奪左山，耿尙張左右翼直攻峽口，礮暗不鳴，羣象以敵軍自陣後襲來，一時驚散。定國以兵四千自山巔馳下，橫截清兵，而衆寡不敵，敗，走戰且走，又敗於興業境，盛於橫江，焚橋而去。耿尙二王以書招之，定國答書凜凜，有云：「大王中國舊人，倘同心相與其獵中原，得地分王，遙護共主也。」乃引殘兵歸甯甯。

桂王在安隆爲可望所逼，遣贛青陽齋血詔詣定國軍求其救護，定國奉詔，伏地慟哭不能起，遣使貢上服御物，並奏臣誓死先爲陛逆臣，然後再議恢復云云。事泄，可望大怒，遂有十八先生之獄。情詳見前，不再贅述。

順治十二年，定國遵前密勅至安隆，入宮，桂王尙以爲可望所遣，令勳衛下階以迎，定國俯伏謝曰：「臣非從秦王來。」王喜，賜繡褥命坐，語及可望跋扈狀，欷歔不勝。定國密誓必誅可望以效命。可望所鑄「盡忠報國」四字示廷臣，咸噴噴嘆爲忠臣。可望密令白文選移駕至黔，闔宮慟哭不肯成行，文選亦爲之下，爲善詞報可望。定國必無他志，復故作遲延，定國遂率王及宮眷入雲南。守將劉文秀表面上尙與可望心腹王尙禮等議戰守，而陰出見定國曰：「吾輩久知秦王爲蓋卓，但恐誅卓之後，又有曹瞞爾。」定國折箭爲誓，文秀卽迎桂王入城，定國躬爲王御輿而入。桂王前密勅召定國入衛時，已許以晉王封號，至此實封之，又封文秀爲蜀王，王尙禮爲保國公，艾能奇之子承業爲鎮國將軍，餘各進秩有差。錢糧歸有司，兵馬權歸定國。更定各隘居守。可望以妻子在滇，隱忍未發，遣白文選入滇議和，文選至，王封之爲眾國公。又命可望舊將張虎送可望家屬至黔，以釋其意。可望既得家屬，無內顧憂，遂有大舉攻滇之舉。錢邦芑初見可望都將惟白文選忠誠可託，每私語之曰：「忠義美名也，叛逆惡號也，孺子且辨之，丈夫可陷身不義乎？」文選感其言與私誓必盡忠於明，邦芑此時爲可望拘於大興寺，令人說文選勸馬寶、馬進忠、馬維興三人，至相當時機卽行反正。可望封白文選爲證遠招討郡王，總統兵馬，以馬寶爲先鋒，以清順治十四年（公元一六五七）八月一日合兵十四萬入滇。九月初至交水，列三十六營。李定國、劉文秀僅有二三萬衆，恐勢不敵，欲走交趾，又欲由沅江東取土司以安身，踟躕兩日，終不能決。而白文選率所部兵，連夜拔營，逃至距交水三十里之曲靖，引數騎走雲南，言與諸將皆有約宜速進兵可獲勝，城中始出兵迎敵。可望見文選率所部逃去，知人心不服，欲退兵，馬寶等恐謀泄不肯。至十八日，可望見定國等對列三營，知雲南兵馬盡出，城中空虛，乃使張勝馬寶選鉄騎七千連夜由小路襲雲南，寶又泄其謀，且命定國明日速決。

戰，遲則無及。定國本與可望約二十一日會戰，十八日晚得馬寶書大驚，十九日天未明，披霧而出，列陣相向。途接賊，初定國軍小却，定國文秀皆懼欲退，白文選謂張勝已往襲雲南，退必無路。自引所部精騎五千直冲之。至馬維興營與合兵抄出可望陣後，所向披靡，連破數營。可望在高阜望見，大驚曰：「維興諸營俱叛矣」。諸將見之，各無鬥志，而兵士則爭解甲，大呼「迎晉王」，可望遂大敗。定國命白文選追可望，自率兵回救雲南，得馬寶之助擒張勝。可望之黨在滇城欲內應者皆自殺。又討殺其黨王士奇，關有才於永昌。於是川黔之難悉平。乃下詔大赦，封白文選爲鞏昌王。馮雙禮自貴州來，封慶陽王，馬進忠漢陽王。又傳諭定國曰：「王之功非小，至於三軍衆將，當應犒勞，奈府庫空乏，今將宮中一年費用，全攜至軍，稍備羊酒。王可與大小三軍，聊舉一觴，以見朕一點慰望之心，俟平定之日，敕功陞賞。孫可望今雖敗去，正計窮力竭之時，須防彼他志。」又謂其臣李國英曰：「此賊我朝之禍本也，當日勸我母子於安龍府，欲置朕於死地。今又被他紊亂國政，殺害百姓，勢蹙他投，實爲心腹之患。」後可望引滿清軍隊來攻雲南，頗覆明祚，果如其言云。

定國最後磨盤山一戰，若非盧桂生泄其計，則滿清精銳，必盡喪盡並鳥道之間，而吳三桂亦可成擒。蹶反敗爲勝再取雲南及黔桂一時或不必要，而桂王後來必無雲南見弑之禍，李定國亦不至憤懣致死，若能設法由越南出海與鄭成功合併，戡定南洋諸島，則海外扶餘，又未嘗不可成一局面，後之續史者能不切齒於漢奸之誤國，而扼腕於定國奇功之不成哉。

定國在緬遭病疫，人馬死者大半，而必尙不死，在長綫聯絡暹羅，古刺，崇邁諸國，及諸土司欲共討緬甸，索還桂王。及聞三桂挾王返滇，諸國之師，皆失望而退，定國又謀邀擊三桂於途，不遇，憤懣嘔血，作表焚告上

帝，自陳反正輔明，出於誠心；若國祚告終，孤臣回天無力，則乞賜早死，毋久害此平民云云。及聞桂王訃音，稿素發哀，披髮徒跣，號踊搶地，吐血數升，歷七日竟死。時在猛臘。定國雖不讀書，而慷慨知大義，有蜀人金公趾者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動曰：「孔明不敢望，關、張、姜伯約，不敢不勉。」及受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至其對於明室之功，則恢復粵楚，兩殲名王，一定南王孔有德，敬讓親王尼堪，馳聘粵東，迭克嚴城，又護安隆之蹕，定孫可望之難，支撐明祚於存亡絕續之交者五六年，雖何騰蛟、堵允錫、瞿式耜亦有所不及。西南半壁，得定國爲之結束，雖亡而亦有光。明遺老客溪樵隱（或云卽箸也是錄之鄧凱）著求野錄，於定國頗多不滿之詞，而於定國之死，用綱目體，大書「晉王李定國薨」又云「晉王李定國所葬地，至今春草不生，蠻人過之，輒跪拜而去。」於定國亦若深悼惜而景仰之者，可見是非之在人心，終難昧云。

第十九章 張煌言之事功及其被執

西南之事已畢，當更敘述東南之事。

前文曾說過，明朝的文天祥不止史可法一位，現來介紹一位氣節文采足與文山媲美文可以說真正文文山第二的大臣——張煌言。

張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浙江寧波鄞縣人。生而神骨清削勁挺，儻邁自慕，常著綠衫，又好爲呼盧之戲。後乃折節讀書，淡泊自奉。崇禎帝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研習文字之餘，更習弓矢，於賦性義後試之。諸生一

學張璠，無一能中者。煌言三發三中。十五年鄉試中舉人。江南之議舉事，饒蕭樂使煌言迎魯王於天台。王至紹興，賜以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入典制誥，出露軍旗。江干之潰，煌言泛海入舟山，道逢寧本將軍張名振，屬王入閩，煌言從之。既至，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頗詔之嫌，於魯王雖修爲公之敬，而不樂爲用。煌言勸名振還石浦，招散亡，以謀再舉，乃偕還。以石浦之軍與舟山黃斌卿相與時角。明年以舟師應吳勝兆，遭風不克，僅得命而還。後於上虞之卒圍，結爲山寨，以爲遊擊隊根據地。魯王得舟山，召煌言以所部入衛，加兵部右侍郎，饒官如故。清提督田雄、總兵張杰、梅道王爾祿並以書招之，峻詞以却。舟山陷，扈魯王次廈門。極推鄭成功之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真純臣也。」成功聞之，亦曰：「侍郎始終爲魯，豈與吾異趣哉？」故二人所奉雖不同，而私交甚密。

清順治九年、十年，張名振入長江，煌言皆參與其間，這兩次進兵與上游均有宿約，惜皆失期不至。名振卒，以所部付煌言。十二年成功貽書於煌言，謀爲大舉。第二年煌言軍於天台。是年冬，軍於閩之泰川。十四年（六五七）清遷舟山之民，煌言還舟山。時魯王已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桂王，滇中遣使加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同年七月，鄭成功以師會煌言北行，推之爲監軍，泊舟羊山，又遭颶風之禍，碎舟百餘。復遣軍舟山泊舟。明年五月，成功復與煌言會於天台。煌言主張先取崇明，庶進退有所依據，不聽。煌言遂請所部爲前軍向瓜州。時清軍於金焦間以鉄鎖橫江名爲漢江龍。兩岸皆設西洋大礮，鉤秤如雷，舟多應聲而沒。煌言令善泅者斷鐵鎖而別造一部奪木城以奪其大礮。居然以十七舟攻潰木城，擒操江都御史朱衣祚。明日，成功兵至，城中清兵出不利，提督管效忠逃，克瓜州。

成功欲直趨江甯，煌言請先取鎮江。成功恐江甯來援。煌言謂以舟師先擣觀音門，則彼將自守不暇，何能分

援他郡。成功卽請煌言西上，至儀真，吏民假版圖迎進。次六合，聞成功已拔鎮江，卽令輕舟數十，徑抵蕪湖，身爲殿。自浦口轉戰而前，七日掠江浦，入之。蕪湖降。煌言乃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遏上流之援；一軍拔和州以圖采石；一軍入甯國以逼東道休歛諸城，於是大江南北相率來歸，計下：徽、州、甯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爲三州；當塗、蕪湖、繁昌、宣城、甯國、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巢、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二十四縣。煌言初至時，軍不滿千，滿不滿百，但以大義感召人心。而軍行所至，秋毫無犯，父老爭出，持牛酒犒師，扶杖炷香，望見衣冠，涕泗交下，以爲十五年來未見。溯江小艇，數果蔬來貿易者如織。張載以舡板援之而上，江濱因呼爲「舡板張公之軍」。煌言所至城邑，入謁文廟，坐明倫堂，故老赴見者角巾抗禮，接慰懇至，守僉則青衣待罪，考其政績而去留之。江楚魯衛豪傑多詣軍門，受其約束，請歸舉旗相應。方思直取九江，而成功南京敗書聞，煌言在甯國得報，急返蕪湖，思博學上游，與瓜鎮爲犄角之勢。而成功遣吳師，並棄瓜鎮，上游兵遂潰。清江督郎廷佐嘗招煌言，此時復以香檳降，爲無出處三策，略云：

……大君子幡然改節，自齊鑿天子特達之知，嶽嶽烈烈，際會非常，開國奇勳，共襄大業，此其上也。如白志濟孤忠，願甘恬退，優然山中宰相，祖宗盛業，朝夕相依，骨肉至親，歡然團聚，出處旣成，忠孝兩全，此其次也。其或不然，卽於來歸之日，祝髮陳詞，懷代請作盛世散人，西窗一燈，逍遙物外，邇避名勝，以銀年，既又來也。願強於自坐危舟，魂驚惡浪，慮不成慮，出不成出，既已非奉，亦復非忠，昔人有首陽，西人明者自暗，前者人暗者自明，某以局外之觀，略陳鄙意，冀採聽與否，惟大君子裁酌已耳。

這封信所說的話何嘗不媿：勳聽。若是一個意志不堅的人，我想一定要落了他的圈套的。煌言却付之一笑，答書道：

夫搢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爲變色，而貞士則不然，其所持者不經地義；所聞者國恨君讎；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故每匪雪自甘，磨薪彌厲，而卒以成功，古今以來，何可勝計。若僕者將略原非所長，祇以讀書知大義，痛憤國變，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巍巍此志，濟則順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遂不惜憑履風濤，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餘一紀矣。同仇漸廣，晚節彌堅，練兵海宇，祇爲乘時。此何時也：兩越失守，三楚露布，以及八閩羽書，奚啻雷霆飛翰。僕因起而匡挾帝室，克復神州，此忠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卽不然，謝良平竹帛，捨黃綺衣冠，一死靡他，豈諛浮說足以動其心哉？……雖然執事圖我明勳奮之奇，遼左死難之孤也，念祖宗之恩深，當何如怨憤，思父母之思難，如何如勳念，稍一轉移，當不失爲中興人物，執事諒非情薄者，敢附數行以問。

清兵水陸二路遙截煌言，戰艦數百，已渡安慶。煌言恐衆寡不敵，勒軍指繁昌，欲以艤艦徑趨鄱陽，回旌再取四郡。進至銅陵，遇清師大戰，明師潰散，與麾下數百人致無爲州，焚舟登岸，歷桐城，入霍山界，以書通於陽山賊帥褚良輔，求屯，良輔已受清招撫，不約。走英山，爲追躡所及，將士困疲，紛竄山谷。煌言身畔僅餘一童一卒，幸得一土人爲導。改商服，晝匿舍，夜則行。嘗失其履，拾道旁遺鳥著之而穿，一夜奔七十里，足傷，血流如注。又瘡作，勉強支持而行。由樅陽出江，渡黃溢，抵東流之張灘，陸行建德祈門山中；至休甯，買棹入嚴陵，恐浙人識之，復改東陽義烏而出天台。計步行二千餘里，歷時二十七日。初煌言奔竄山中，海上不復知其

所在，有人傳他已抗節死安慶了；又傳他已殞身英霍山寨中了；有說已出家做了和尚了。父老多北向以泣。及聞其至，婦孺皆舉手加額，盡疑以迎。人謂煌言此次逃出重圍，比之文天祥空坑之逃，其險且十倍；而其復歸海上，則又不啻郭子儀之再至河中云。

煌言遂駐節天台，樹蠶鳴角，故鄉漸集。成功聞其還，亦喜，遣兵來助。清爲遷界之議，恐海上餉絕，見天台海上有長亭鄉者多田而苦潮，乃募諸義民築塘以捍之，開田無數。明年，移師林門，壽軍於桃渚。時清兵兩道入海討成功，皆失利。而成功以喪敗之餘，雖有小捷，不足自振，思取台灣以自保。煌言遣幕客羅子木以書挽之，詞頗殷切，且曰：「普天之下，止思明（卽廈門）一塊乾淨土，四海所屬望，萬代所瞻仰，何異桐江一絲，繫漢九鼎。今使守禦單弱，紅夷內丐，乘虛窺伺，進退失據，生旣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又曰「有明之倚重殿下，以能雪恥報仇也。區區台灣，何預神州赤縣，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膽於火輪，宿將摧肢體於沙漠也哉。」又見沿海居民不願內遷，清雖以兵脅之，猶遲延不發，頓足歎曰：「棄此十萬，衆而爭紅夷乎？」復以書招成功，謂可乘此時機以取閩南，居民必爲應，成功復不聽。

滇中事急，煌言復遣子木入台，苦口責成功以出師，而成功得台灣未久，恐荷蘭人復來爭取，不敢遠出。煌言乃遣職方郎中吳鎮挾帛書問道入鄒陽山中，欲說十三家之軍使之撓楚以救滇，而十三家已棄敵不敢出。清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滇中遂陷，成功亦卒於台。煌言哭曰：「中已矣，吾無望矣！」復還軍林門。會閩南諸遺老以成功已死，謀復奉魯王監國，貽書來商，煌言喜，即以書約故尙書盧若騰以下，勸以大舉。又以書約成功子樞，勸以亞子錦囊三矢之業，於是煌言厲兵束裝，以待閩中之訊。是年浙督趙廷臣，與政府所遣安撫使各以書招之。

煌言復趙奇則云：「行將迎楚昭於雲夢，奉齊襄於菖城。」答某總鎮之招則云「兩間自有正氣，萬古自有綱常，忠臣義士，惟獨行其是而已。區區此志，百折彌堅，不過確守人倫，卽是深明天道。」因招降者都以天道爲言，故有此說。其答安撫使書，略云：

……不佞所以百抄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之靡甯，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蕘糧糈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爲惕然。况復重之以遷徙，訖之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旣以保兵惠民爲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卽以濱海之賦畀我。在貴朝旣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玉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還故土，不佞卽當夕挂高帆，不重因此一方也。

閩中消息旣杳，鄭經復不肯離台，煌言悒悒日甚。及魯王薨，煌言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部下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更何所待乎？」清康熙三年（公元一六六四）散軍居天台南田之懸巖。巖在海中，荒瘠無人，山南有汶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爲峭壁，煌言結茅於此，從者惟故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及將卒數人，舟子一人。

浙江提督張杰懼煌言終必爲患，期必得之而後已。募得其從前部下小軍官一人使居普陀山爲僧以伺之。煌言使故將卒數人棹小舟至普陀山籬米，因其爲故卒，且已出家，不會防忌。不意這個假和尚，竟拔刀來要捉他們，把一個趕在海裏淹死了，殺死了幾個，捉住了一個。那人到官，對官說道：你們別妄想擒捉張司馬，他是捉不

住的。他養了一對很靈慧的猴子，可以窺察動靜，若有什麼陌生的船到島上去，還在十里以外那一隻猴子便會在樹頂上叫，讓主人好快作準備。他是捉不住的，我勸你們死了這條心罷。於是張杰與那個故校商量，帶了一批人於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入，暗中捉住煌言，並子木，冠玉及舟子。時爲七月十七日。十九日送至甯波，素衣朱履，乘輿而行，兩旁觀者如堵。張杰款以客酒，舉酒以邀之道：「遲公久矣。」煌言回答「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事，速死而已！」

數日後，張杰派差官護送他到杭州，煌言出城門，回首再拜，嘆道：「某不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年來之望。」舟中，夜半篷下，有唱蘇武牧羊曲者，煌言披衣起曰：「汝亦有心人也，雖然，吾志定，爾無慮。」叩舷和之，聲朗朗然，歌羅，酌酒慰勞之。叩其姓名，則爲防卒史丙。渡錢塘江，舟中拾一箋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煌言笑曰：「此王炎午後身也！」至杭州，總督趙廷臣素慕其義，待如上賓。煌言拱手曰：「昨蒙尺一下及，賦性拘執，不知悔悟。」以手指心曰：「煌言止有此耳。」無他言。廷臣爲淚下。進酥茶及旱麵，搖手言從不知此味。就獄，絕飲食，守者哀哭以求，復進如故。詠吟談笑如無事者。廷臣特許其故時部曲之投降者皆來慰問，有官吏願見者亦勿禁。煌言終日南面坐，拱手不起，見者以爲天神。杭人爭賂守者入見，或求其背亦應之。浙督爲疏以聞於清廷，有謂宜解京以斬之者，有謂宜拘留本處者，又謂宜優待以招徠後來者。久不決，後乃覆云：「解北恐途中不測，拘留慮禍根不除，不如殺之。」九月初七日赴市，遙見鳳凰山一帶曰：「大好山色！」挺立受刑。自清順治二年倡義以來到此際恰恰滿足二十載，死時年四十五。有絕命詞曰：「我年四十五，恰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子木冠玉三人亦同殉。

煌言被拘時，作放歌自遣，歌曰：

吁嗟乎滄海揚塵兮日月盲，神州沉陸兮陵谷崩。藐孤軍之兀立兮，呼癸呼庚。余憫此於遺兮，遂息機而寢兵，方壺圓嶠兮，聊稅駕以埋名，豈神龍魚服兮，罹彼豫且之罾。余生則中華兮，死則大明。寸丹爲重兮，七尺爲輕。維彼文山兮亦耦於燕京，黃冠放鄉兮，非余心之所嚮。欲慷慨自裁兮，既束縛而嚴刑；學謝公以絕食兮，奈羣隊之相併。等鴻毛於一擲兮，何難談笑而委形？憶唐臣之嘲齒兮，視鼎鑊其猶冰。念先人之淺土兮，忠孝無成；繫嗣子之牢籠兮，痛宗祀之云傾。已矣夫，荷瓊謝玉兮亦有時而凋零。余之浩氣兮化爲風霆，余之精魂兮變爲日星，尙足留綱常於萬禩兮，垂節義於千齡。夫何

兮孰爲國祚，孰爲家聲。歌以言志兮，肯浮雲乎箕子之貞。若以擬夫正氣兮，或無愧言乎光生。

又有七律三首「擲檢一旅」云云，或以爲絕命詞，前人已辨其非，東山國語云煌言繫於杭州日欲遊西湖，當事急具資舫遊兩湖間，賦詩三首，曰國亡家破云云可證。詩曰：

擲檢一旅尙圖存，吞炭吞旌可共論。敢望臣靡興夏祀，祇憑帝眷答湯孫。衣冠猶帶雲霞色，旌旆仍懸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

義幟橫橫二十年，詎知閨位在于闐，桐江空繫嚴光艇，震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遺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竄千秋青史傳。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吾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何必盡幽夷！

罪爲錄尙載其經，雷波故里五古一首，詞一首。又「何事孤臣竟息機」一首，見於罪惟錄，明季南略等書；「不堪百折橫孤臣」七律一首見於南略，今暫不錄。

煌言初航海時，倉卒不得攜眷以行。清吏囚以入告。清順治帝暫時不抄沒他的家，但令煌言之父以書諭曉其子來降：煌言復書曰：「願大人有見如李通，弗爲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其父亦潛寄語云：「汝弗以我爲慮也。」順治九年，張父以天年終。大吏又強煌言夫人及子以書招之，煌言得書，不視而付之火。至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始抄沒其家，繫夫人董氏及其子萬祺於鎮江獄。防以久而疏，煌言陰遣人引其子出，其子曰：「萬不能偕行，我獨往，毋必死。」敬拜其人，謝勿出。煌言在海上，有勸其納妾者，曰：「吾妻子如是，何忍？倡蕩以來未嘗一近女色，且死生成敗殊未料，多累何爲？」馬信以陳木叔女奉煌言，謝曰：「忠臣之裔，不可辱，且室人董氏爲我陷獄，義不再娶。」厚贈而遣之。有僧濟齋，募化飯煌言妻子於獄，凡十餘年。煌言死，妻子亦戮於市。復有僧闕石者，夜潛收煌言屍葬之，問同石後授纘其墓東靜室，見東山園語，但全祖望則云：「公之未死也，嘗賦詩欲葬湖上岳忠武王于忠肅公二墓之間，於是鄞人故御史紀五昌捐金金令公甥朱相玉購公首，而杭人張文嘉、沈橫書等殮之。有朱錫九、錫蘭、錫旂、錫昌兄弟者豫爲公買地徑紀之，而鄞人萬斯大等葬之南屏之陰，從公志也。姚江黃公宗義爲之銘，子木等三人附焉。至今七十餘年，每逢春秋佳日，游人多以炙鷄梨酒酌公墓下者，而吾鄉亦以公忌日祭之。」（見鮑琦亭集卷九鄞張公神道碑銘）其言當然更爲可靠。

煌言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著述甚富。惟順治三年以前所作皆無存。蒙難後世傳有奇零草，水槎集，采薇吟，北征紀略。等書凡八卷。煌言既愛防守卒史丙之義，遂日呼與語，曰得載其集。有宜與人徐堯章者欲從丙購之，

丙曰：「公之真跡，吾日夕焚香拜之，不可以付君。」堯章乃抄錄以歸。

羅子木，名綸，以字行。漂陽人，初煌言之在江上，子木挾策來謁。以其年少而負奇氣，有清何李尊之目，欲留之幕中，以父老辭。及煌言到蕪湖，子木族父蕙章故在成功電中，乃引入其營。成功於江甯之敗後，即欲引歸。子木乘小艇追之，曰：「公何以費十年力，事天下望？」成功不答。子木大慟曰：「公兵勢尙強，奈何以小與挫志？彼賊勝而惰，輕帆復進，南都必破，失此事機，後欲再振，其可得乎？」持成功手，頓足號慟不已。成功默然，竟令左右扶去。子木因奉父泛海，卷煌言軍。途遇清兵格鬥，子木墜水，得救起，而其父則被縛去。子木展臂圓首，思出奇計以救父，逾時不前音問，嘔血幾死。煌言勉以立功卽爲報仇。煌言移桃化山，賓佐多散，子木朝夕款語，不去左右。被執後，當道功款宴，問子木曰：「海上知我名否？」曰：「但識張司馬，何知常進功？」他有問，大笑不答。同煌言死，夥妓王居敬，字畏齋，一字采薇，黃巖人。煌言被執，以計得脫。後爲僧，名超遜，願言煌言遺事，葉振名，字介縉，山陰人。少讀書多迂行，行六，人呼爲「六廝氣」嘗渡海訪煌言，留其軍中。論取人當以操守爲先，煌言曰：「軍中須才智，道學何預軍事？」振名曰：「思道學不真耳。真道學必善用兵。且昔烈皇帝尙才，劉宗周尙守。其後國被君亡，未見才者之效；諸殉節者，悉有守清節士，豈非明懸？」煌言作留侯，李陵論，誠切時輩；又欲作陶潛論以斥道遊泉石，無意當世者。名振曰：「人心胥溺，幸二三遺民，高尚其事，留此面目。公倫出，無激使往乎？」煌言乃止。煌言死於杭州，振名攜雙鷄斗酒，獨登越舌口哭祭，爲文六千五百餘言。至於那個假裝和尙賣主求榮的故校，則以功授千戶，一日，奉清師命巡海島，猝遇煌言舊部，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一把將他擒去。下文不必細說，任他本人雖感覺不甚痛快，却可以使當時一般人舒暢

地吐口氣，那却是一定的了。

至煌言一生志事，論者甚多。全祖望曰：「嗚呼，吾鄉死事諸公，公爲最後，而所成亦最偉。然世人但知夸公忠誠，而于更服公之經略。故涉歷山海之間，且耕且屯，而民樂輸賦；招撫江北三十餘城，而布不易肆。小住維城，而彼藩之利，傳之無窮，惟其深仁，以成遺愛，斯在古人中，諸葛孔明渭南之師不過爾爾。諸葛有荊益之憑藉，所以得成三分之業，而公無所資，終於資志以死，則天也！」又遺老黃宗羲爲他撰墓誌銘，有一段話說得更好：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承慷慨從容，非以一身較遲速。有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未死，吾力一絲未盡，終不可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可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之移山，精衛之填海，常人藐爲說鈴，聖人指爲血路，是以知其不可爲而不爲，卽非從容。嘗聞有以公與文山相提並論者，皆吹冷燄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之據。止憑此一絲未死之人心，爲之鼓盪，而形勢昭然，人心不測。一旦昭然者不足制，而不測者亦從之轉移，惟爾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肯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從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戎航海，甲辰被執，三渡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之經營，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以虛喝中原，是公之所處難也。……

第二十章 鄭成功與台灣始末

鄭成功，福建泉州南安縣人。爲鄭芝龍之子。芝龍爲海盜時，娶日本平戶士族田川氏女，生成功，至七歲始

歸中國。成功初名森，年十五補南安縣學生員，試高等，食餼。弘光時入南京太學，時年二十一，聞錢謙益名，贊爲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丰采掩映，奕奕耀人，傲儻有志。唐王立閩中，芝龍使森入朝，王奇其貌，與語大悅，其言曰：「恨朕無女妻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因賜國姓，名成功，命爲御營中軍都督，偕同副馬福尉，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稱之爲「國姓」。日本初不肯送田川氏至中國，見芝龍貴，乃送至。

芝龍既懷貳心，因命成功侍帝左右以察其動靜，成功頗不樂其父所爲。遇事奮衛，頗有幹蠱意。嘗入侍，見王有憂容，泣奏曰：「陛下鬱鬱，得毋以臣父有異心乎？臣受厚恩，義無反顧，願以死捍陛下矣。」王幸延平，成功條陳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搭國事宜，王覽之嘆曰：「真駢角也！」命以忠孝伯掛招討大將軍印。尋以母病，辭王歸安平，王曰：「有事之秋，卿何忍舍朕去？」成功泣曰：「臣七歲別母，忽爾危難，爲子者心何安，以報陛下之日長，故敢請也。」王不得已，許之。鄭芝龍既決意降清，成功痛哭以諫不從，乃率所部遁金門。芝龍招之同行，成功復書曰：「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父不聽兒言，倘有不測，兒只有精索而已。」芝龍嗤其狂悖，然猶歎曰：「他日爲清患者，必成功也。」

芝龍被清員勸挾以北去，其家。以爲既已投降，當可免於暴行，乃清兵至安，大肆淫掠，成功母被辱，自縊而死。成功憤父降敵，痛母慘死，遂詣孔廟焚儒服，拜曰：「成功昔爲孺子，今爲孤臣，向背居留，各行其是。讎讎偕衣，祈先師昭鑒。」長揖而去，偕陳輝、張迺等九十餘人，乘二艦入海，樹一殺父報國一旗，收兵南澳，得數千人，泊舟鼓浪澳，設高皇帝神位盟從事恢復事業。時廈門梧州爲鄭彩、鄭聯所據。廈門卽中左所，梧州卽金門，隸同安，爲兩島。七月攻海澄，不克，八月與鄭鳴遠合攻泉州，敗清提督趙國祚於桃北山，圍泉州。五年

，清副將王進自漳來援，成功解圍去。三月，攻同安，守將棄城走，遂入之，復攻泉州。九月，清總督陳錦率修國器、李率泰來援，成功乃退。清兵下同安屠之。

時道阻未通，不知桂王卽位事，從故大學士曾櫻議，仍稱隆武四年。願歷，用文淵閣印鈐之。時魯王自浙敗退，鄭彩迎之南來，往復諸島間。魯臣錢蕭樂奏願暨國二年歷，與成功願歷並行，海上遂有二朔。及清李成棟下廣州，唐王聿錫被執死，林察航海亦依成功，始知桂王之立，成功以手加額曰：「吾有君矣」。遣中書舍人江子燦、黃志高奉表航海，至肇慶行在。十月，詔封成功威遠侯，自是遂奉求曆正朔。縱兵攻掠海上諸城邑，清人不能制。

清順治七年，又併鄭聯，鄭彩之軍，兼有廈門梧州兩島，威震海上。乃招安銅山、南澳、閩安諸島，悉聽約束。分軍爲五：以林察爲左軍，周瑞爲右軍，張名振爲前軍，周鶴芝爲後軍，而自爲中軍，以馮澄世、紀舉國、諸生蔡鳴雷等爲參謀，以圖進取。清兵入桂林，羅式躬、張同儼殉難，桂王出奔南甯，詔成功率舟師由鹿門入援。成功使桂父錦衣衛鄭芝莞守廈門，黃大振守海壇，自率諸鎮南下勤王。攻下惠州，敗清援師，進次平海衛，但廈門軍弱，馮鄭鴻遠回師，助芝莞堅守。未至，而廈門已爲清總兵馬得功所襲。唐王大學士曾櫻流寓廈門，自縱。成功聞警，亟自平海旋師，復收廈門。而清將馬得功則已爲鴻遠所縱，逃去已五日。乃大會文武，議廈門功罪，賞罰諸將各有差。芝莞一聞清至，卽席捲珍寶，棄城下船，以失機論，罪當斬。芝莞方欲辯，而成功已冠帶，出隆武帝所賜尙方劍斬之。懸首示衆，存「本藩鐵面無私，爾勳臣鎮將，各宜努力」之語，三軍股栗。又恨鴻遠私縱得則，飭諸將不許赴鴻遠衙署。鴻遠見成功能行其法，亦遂以所部付之，謝幕歸隱白沙，築寨名曰華角，修

園亭，種花木，高吟度曲，品笙自娛。芝龍在京屢寓書，使勸成功歸清，否則家屬見屠，鴻遠以「養病退閒，無與人事，大姪在堅，勸之無益」爲覆。後清攻白沙，鴻遠移居金門，以終養。

五月，入漳州南溪，敗清鎮將王邦俊。提督楊名高。自福州步騎來救，迎戰於小盈嶺，名高大敗，乘勝徇漳浦，守將楊世臣，陳光策降。九月，清陳錦下舟山，定西侯張名振奉魯王南奔，謀取海壇駐師，致書勸成功會師迎駕。魯王亦與成功書曰：「余與公宗盟也，平居則歌行葦之章，際難合賦鴟鵂之什，公其無吝偏師，拯此同患。中因成功受賜國姓，於魯主亦如兄弟行，故書云云。成功乃以資千金，紉緞百端，使兵科給事中徐孚遠迎魯王至金門安插諸宗室，各令得所，從官亦月致餼祿。

九年二月，成功取海澄，守將郝文興以城降，清將陳錦來援，大敗，奔回泉州。六月，成功取詔安，南靖、平和、遂圍漳州，兵至二十餘萬。同知張著，推官石璋堅守不下。金衢總兵馬逢知來救，成功故縱之入城，數日出戰而敗。明師晝夜爲道攻城，距漳州三十里有鎮門，兩山巔岸，築斷激水灌城，復刊棚守之。城中升米銀數兩，草木之實俱盡，噉弩掘鼠。人相食。外攻益急，逢知慮內變，令所部兵難守埤堵，隨壞隨築。民餓死者相枕籍，其存者氣息僅屬，雖悲哭不能下一淚。而陳錦又爲奴所刺以其首奔成功，全閩大震。圍城八閱月，清帥浙江固山額真金礦，等與楊名高等合兵直抵漳城北。以騎兵從大路迎擊，而分遣步兵從長泰間道爲兩翼夾擊之。明師久敵堅城，遂敗，解圍去。入海澄固守。漳州人民七十餘萬，及圍解，存者僅二三百人。門巷洞開，落落如遊墟墓間，饑鼠飢鳥，白晝踰几上。守道周亮工收內外骸骨焚瘞一大穴，碑曰「同歸所」。

十年。五月，金礦率衆攻海澄，城懷，成功親當矢石，督衆力戰，清失利退，益西兵進薄，短將皆陷爲平地。

士卒無可容身，掘地爲窩以藏，終不能下。忽一夕，礮營空礮聲，成功呼曰：是將臨城矣。勦兵待斧以待，令曰：一敵至方破。清兵渡漳，明兵迎面斫之，隨斫隨落，漳爲之滿。天將明，清兵始退，而地自火藥發，死者又無算，礮走還漳州。六月，行朝封成功漳國公。十二月張名振大破清兵於崇明，次年正月入鎮江，登金山題詩，已見名振傳，不贅。

鄭芝龍奉清廷命以書招成功降，有「如未投誠，先獻晉王監國」之語，成功乃送王於粵中避之。芝龍復以清命遣李德同鄭、賈二使齎海澄公敕印招成功，清總督劉清素致成功書，略言「今天意所在，不待智者而決，川湖之捷屢奏，兩粵之叛盡歸，足下以子然一旅，孤懸海外，縱使榕檣走惡，亦無分茅割地之實際；將謂臨島而守，終恃依山傍海之游魂。今固山開鎮於漳濱，江南勁旅，北地滿兵，絡繹奔赴，餘波一日不靖，全師一日不班。……想是下此中之生聚教訓，萬不得以斯待久，以勞待逸，以不足待有餘。……若能毅然來歸，翺然號漳，召族黨滿山而諭之，各化其心，以下立命安身之局，既不棄令親萬里衝衝之苦，亦以慰尊公欲斷之腸，上而朝廷之德意，下而不佞之苦心，可謂不相負矣。然更有爲足下思者，將懼投誠而孤注，何妨擁衛其子弟以歸，倘懷赴闕爲畏途，何妨清命於桑土以守。……」成功以未有地方安插地方爲辭，不受勅印。尋大擾福、泉、興、漳四郡。秋八月，清復遣使召成功，使葉阿二使備芝龍第四子名渡者齎四府安插兵將救命入閩，然清使以成功不獲變請爲無誠意，不肯期詔。成功遂作書報父，言「清益地方，原爲安插數十萬兵將，不意地方增加，四府竟成糞餅？欲效前贖吾父故智。……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無曖昧，若能信兒言，則於吾父爲孝；不信兒言，則於吾君爲忠。……吾父已入彀中，得全至今，幸也。萬一不幸，惟有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耳，他何言哉！」

？又與弟渡齊云：「弟之多方規諫，總以痛哭，可謂無所不至矣，而兄忠貞自待，不特利害不足動吾心，自斧鉞亦可能移吾志，何則，決之已早，而籌之已熟矣。惟吾弟善事父母，勿以兄的念」云云。清廷大怒，遂圍禁芝龍於高懸，流芝豹於甯古塔，芝豹本在廈門，見芝莞被殺，又以黨於成功領將施郎即（降清後改名琅）內不自安，故挈芝龍妻顏氏投清，不意竟落圈套。

十一月，成功送林雲，璿齋奏請行在，會李定國會師。時定國方攻廣州。十二月，成功取漳州。泉州諸邑累風潰。遂分所部爲七十二鎮，立儲賢館，儲才館，察言司，賓客司，印局，軍器局，設官分理庶事。凡便宜封拜，輒朝服望永曆帝所在稽首焚香，於是沿海士民翕然稱之，稱其軍爲「恢復之師」。又改廈門爲思明州。林察、周瑞等率海師援粵，將與李定國會攻廣州，舟次虎門，定國已敗。梧州亦失，乃還，成功責其遲滯失策，各令載罪同功。五月，拜張名振爲元帥，統二十四鎮入長江，復取舟山。清總督劉清濬復致書成功仍以利害爲言，「且曰：『足下所云不知有父久矣』此言一出，不但傷天性之恩，且貽後世之刺。尊公身爲明季重臣，國亡而擇主，非背因而事仇也。足下前無顧命，今無其主。何得滅不可易之親，而從不必然之儀也？古之求忠臣於孝子者幾無拔矣。至今猶屢執三省相弁之說，胡爲乎來哉？今天下中外，帖然七載，足下身獨海甸，猶欲抬揀之，以大一統之局，誰敢取臣服之版圖而輕議之？且後來無此廟算，無此邊籌也。……但念朝廷加恩一番，尊公經營一番，不佞來此區區一番，天下事尚可瓦全，勿爲玉碎。……不佞言至此，力已竭矣，他日見尊公於班聯之間，亦可告無罪矣。至適止之事，則有固山並諸木人，成敗之局，則關乎足下一門父子兄弟；不佞雖膺，豈肯盡任其咎乎？惟是下裁之？」成功覽書笑曰：「彼以勁旅挾我，吾豈懼一固山哉！」竟不報。清廷命鄭親王濟慶爲定遠大將軍

，赴閩示威，成功賈安平鎮、漳州、惠安、南安、同安諸城，斂兵回廈門以避其銳氣。

十三年（公元一六五六）正月，清兵襲揭陽，守將蘇茂，黃梧以疏忽而敗。清復進窺廈門，初戰清師小却。是夜狂風大作，滿漢兵苦頓播眩暈，俄又大雨淋漓，斷旋壞踪之聲震盪魂魄。被風飄至金廈兩島者，成功皆斷其右手縱之歸。清又攻金門白沙寨，欲取鄭鴻遠之積蓄，又爲鄭部所敗。成功追論揭陽失敗之罪，殺蘇茂，削黃梧鎧甲五百，命之海澄。梧懷恨，遂挾蘇茂之弟明降清。清以前封成功海澄公之市授梧，梧薦施琅爲副將，而陳璘寇五策，清發鄭氏諸先塚，誅求親黨，設五商及遷海等事。

時成功方擬進兵，剋期解纜，聞海澄變，諸將皆失色，成功奮然曰：「吾欲圖大，豈以證邑阻事？有不行者斬！」遂揚帆下閩安鎮，進圍福州。但清用周亮工之策出其不意攻其東南，成功乃退。而舟山又於是時復陷。

成功攻羅源復攻甯德。芝龍再遣家人謝表謁清帥，請勸令成功降。巡撫佟儂復致書成功，苦心勸諭。謝表齋書見成功於甯德曰：「天下已定，徒勞無益。」成功叱曰：「小子焉敢鼓唇舌！」表悚然不敢復言。乃遣表歸，致書其父曰：

嗟嗟！曾不思往見勅之時，好言不聽，自投虎口，毋怪其有今日也。吾父禍福存亡，兒料之熟矣，前言已盡。但謝表日夜跪哭，謂無可回復，不得不因前言而申明之。蓋自古治天下，惟德可以服人。三代無論矣。漢光武恢闊大度，推誠資融；唐太宗於尉遲敬德，朝爲仇敵，一見而待以腹心，宋太祖時趙王俶全家來朝，二月遣還，羣臣乞留，章疏封固賜之，皆有豁達規模，故英雄樂爲之用。若專尚詐力，縱可服人，而人未必服。

，况詐力之必不能行乎？自入閩以來，喪人馬，費錢糧，百姓塗炭，赤地千里，已驗於往時。茲世子傾國來已三載，殊無奇謀異策：一弄於白沙，而船隻覆沒；再弄兵於銅山，而全軍殲滅；楊帆所到，而閩安便得；羅源殿後，而格商授首，（按成功大將甘輝曾殺清梅勅京章阿克襄，格商乃譯音之異）此果有損耶？益耶？不待析而明矣。且姜瓖、金聲桓、海時行豈非薙髮之人哉？大丈夫磊磊落落，光明正大，皎如日月，肯效詐偽之所爲，苟就機局，取笑當時，試思損無數之兵馬，費無積之錢糧，死億萬之生靈，區區爭頭上數莖之髮，不爲失策，且亦量之不廣也。誠能略其小而計其大，益地足食，插我弁衆，罷兵息民，彼無詐，我無疑，如此，則奉清朝正朔無非爲生民地也，爲吾父屈也。文官聽部選，錢糧照前約，又非徒爲民主計，爲吾父屈也。將兵安插得宜，則清朝無南顧之憂，海外別有一天地，兒效巢、山、鳳光、段游山林，高尚其志耳！兒志已堅，而言尤實，母煩再役，乞赦不孝之罪焉。

十四年（公元一六五七）成功攻溫州，取天台、太平、海門衛，而閩安爲清所襲。成功用法嚴，其下常懼誅，故不免有叛去者。清每貴顯降人以招島上。島上人多動心。然成功對諸將每平等待遇，第宅供帳，與已無異，立功則賞予優渥，兵亦懸厚賞以招降人。台州守將馬信，甯波鎮將張弘德降時，成功各予白銀五千兩，蟒衣玉帶一，信母妻各白金五百兩，珠冠霞帔各一。故諸將多至死不貳。又成功亦常得反正者之力。

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成功欲大舉取南京，遣楊廷世、劉九皋泛海從龍門間道以達行在，謁旨會澳、黔、粵、楚之師，出洞庭，會江南。桂王下羣臣議。兵部左侍郎冷孟鉉曰：「成功執大義，拒父命，遠隔海嶺，貢問不絕，實有桓文尊周之義，宜晉封秩，以鼓懷義之心。祖制，外臣無封王例，今援推之際，豈可守經！况成功係

先帝賜姓，以郡王爵之，亦與祖制無違。俟平江南，則晉封一字王可耳。乃封成功延平王，以六部郎中各一員隨師紀錄，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手詔令進師江南，伸大義於天下。遣漳平伯周金湯，太監劉國柱齎印冊航海至廈門。成功於是設長史、審理、典寶、典儀、典膳諸官。成功部將如甘輝等亦封伯爵。張煌言則晉兵部尚書。（據張忠烈公年譜）

是年七月，成功煌言會師大舉北上。成功部隊爲甲士十七萬人，以五萬爲水戰之士，五萬爲騎射之士，五萬爲步隊之士，以萬人往來策應。別有「鐵人」萬人，力皆能舉五百斤，披鎧，畫以朱碧彪文，留兩目，執斫馬大刀立陣前秋馬足，望之如神。揚帆北上，平陽，瑞安望風降。進次羊山，颶風大作，碎巨艦數十，漂沒士卒八千人，成功三子及義陽王皆溺死。乃回師丹山修理舟楫。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成功徵聞清兵三路取雲南之信，約煌言大舉北上，以爲牽掣。請煌言引兵爲之先導。六月十三日，泊焦山，爲壇沙上，祭天，旗蓋袍服俱用紅，望之如火，十四日祭地及山河江海諸神色俱墨，望之如墨十五日先以吉服祭太祖高皇帝，次以縞素祭崇禎，隆武，望之如雪。焚帛舉哀，三軍皆哭，聲震百里，清鎮江知府某，倚城遙觀，亦爲雪梯，左右秋歎，不能仰視。明兵遠避潭家洲，破金焦間鐵鎖之所謂「滾江龍」者，陷瓜州，進攻鎮江，適與清兵大感。

先是鎮江告急於南京，南京發洪承疇麾下羅將軍鐵騎千人赴援。其兵鐵甲如雪，大言曰，這此海賊，不殺君殺。時蘇宿四郡兵方畏。明師如虎，見京軍欲居前隊，喜甚。常州王總鎮，無錫守備張科，江陰守備施某，羅將軍，管提督等兵共九隊，凡萬五千人。而騎兵居半。京兵驕蹇，急欲與明兵戰，而海舟忽上忽下，清兵駐南則移泊之於北，駐北則移泊於南，若畏而避之者。清兵隨舟而走，三日夜不得息，露立江邊，其疲，時既酷暑，又逆

日步雨，雨後蒸熱，重甲尤不可忍。聚立如林，不敢出聲，馬亦張口喘息。及交戰，明兵分爲五隊，第一隊五色旗，第二隊，蜈蚣旗，第三隊狼烟，第四隊倭銃，第五隊大刀。每隊皆有「滾被」二人，如箭至，即張被遮，箭過，捲被，持刀滾進，以斫人馬之足。又有圍牌二人，亦用以遮箭。另有一人敲鼓，鼓聲緩，則兵行亦緩，急則兵行亦急。然多步卒，清兵甚輕之，以爲用衝突法可取勝，然明軍以圍牌自蔽，屹然不動。其靜如山。望見背後黑烟冉冉起，方欲再衝，而明兵疾走如飛，突薄清兵，其兵三人爲一伍，一兵執圍牌，蔽二人，一功斫馬一兵砍人，一刀輒能揮鐵甲兵馬爲兩段——蓋一刀皆用鐵匠百人換次打成故鋒利特甚。然管效忠立於次隊，已約後退者必斬之，故清兵亦不敢退。良久，明陣中一將舉白旗一揮，兵即兩開，如退避狀，有走不及者，即伏於地。清兵以爲其將遁，可以乘勢衝擊，馳馬突前，不意明陣忽放火炮，擊死千餘人，餘軍驚潰。明兵截前五隊騎兵圍之大殺，羅將軍部下白先鋒，郎廷佐部下王先鋒皆設於陣。管效忠多備戰馬，一馬斃則易一馬，凡斃三馬，管忠三躍而逃，鄭將見其勇健絕倫，欲生擒之，故反得免。

清兵退保銀山，成功命陳魁統鐵人迫其柵。鐵人渾身皆鐵，止露二足，射其身不入，射中其足，則拔矢更戰，遂奪銀山。明日，清軍復分五路，三疊壓其壘而軍，成功令發大礮，夾以鉦鼓聲，江水騰沸，屋瓦皆振。清兵下馬殊死戰，薄午，明師益奮，管效忠身衝其陣，陣勢忽變，被圍，效忠，尙執旗官手中取旗，負之而逃，清兵見之，皆退走，遂大潰。效忠部卒四千止存百四十人；常州州王鎮兵三百人存三十七，黃謙五百，止存八十。效忠走南京，嘆曰：「我自滿洲入中國，身經十七戰，未有此死戰也。」鎮江遂降。

甘輝進計云：「南都完固，不可驟攻，今據孤州，則山東之師不下；守北固，則兩淮之路不通；扼蕪湖而江

楚之援不至；且分兵定其屬縣，手足既斷，腹心自潰，此長策也。」參軍播庚鍾馮澄世亦言未可驟進。成功謂兵貴神速，若自老其師，援兵四集，首尾受敵，我勢豈不自孤？乃留周全斌守鎮江，而悉師薄南京，從儀鳳門登陴，列八十三營圍城。總督郎廷佐詐爲欲降而緩其師，甘輝等皆謂爲不可信，宜急攻，張煌言亦自蕪湖移書諫之，而成功以累勝而驕，軍士皆漁獵飲博爲樂，樵薪四散，無復部伍。崇明守將梁化鳳以騎兵四千至。有福建人林某。入海已十六年，爲管甲吏，以在儀真淫掠，被笞二十，銜恨，夜縋入城，名廷佐云：二十三日爲成功生日，諸將卸甲飲酒，乘其不備，攻之可破。其處假營，某處實營，一一詳報。梁化鳳在旁聞其語，不告廷佐，令部下秘密掘開神策門，半夜引精騎，直衝前屯余浙之營，所擒。新明日，成功復諸圍營，欲更決戰。初清兵小却郎廷佐急調勁騎自小東門出大營之後以入之。明師動搖，但望見山上成功麾蓋不動，不敢退。良久，成功見形勢不佳，乃命潘辰鎮立已蓋下代指揮，已則至江邊催水軍。先是海舟泊江邊，距城二十餘里，廷佐令軍士詭爲百姓，載柴酒米肉，日與海舟貿易，初猶不使近，後漸暱不疑。知火藥所在，密以硝磺實酒瓶中，近舟發之，焚其四舟，成功大驚放舟南下。——說梁化鳳遣人焚其戰艦五百，成功乃收餘舟去。此說較近情理，因成功必不致自棄其軍也——岸上明兵敗走二十里，至江岸邊覓舟，則舟已開，鐵人及勇銳多投江死。事後清人檢其屍，得四千五百人，長髮者千五百人，其甲重四十斤云。是役甘輝被擒，潘庚鍾、萬禮、張英、林勝、藍衍、陣魁、副將魏標、林世用、洪復咸陣亡。成功至鎮江，殘軍皆至，請罪。成功大慟曰：「是吾欺敵，非爾等之罪也。」遂棄瓜州、鎮江，出海而去。張煌言亦爲清征貴州之凱旋軍所敗，由徽甯山中出錢唐海入。成功過崇明尙欲拔之，而梁化鳳恰回，蓋力守禦，不得下，乃返廈門。哭甘輝而後入，曰：「我從甘輝言，何至於於此！」修表遣使從龍門開道

廷廷行在，請貶王爵，仍用昭討大將軍印，立忠臣廟，祀死難諸臣，以甘輝爲首。

順治十七年（公元一六六一）五月，清廷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攻金廈兩島。以粵東降將爲嚮導。大戰於海中。明將水陸兩軍，成功執旗劍顧問左右曰：「流平否？」曰：「流平矣。」曰：「流平則潮轉，潮轉則風隨之。」令舉礮起旋，俄東風大盛，成功手自舉旗，引巨艦橫擊之，風吼濤立，一海皆動，軍士踏浪如飛，北人亦請冰性，賊艤顛仆，嘔逆不成軍。遂大敗，備屍滿海。有滿洲精卒數百人，乘舟登嶼，成功折箭招之，乃降。其出洞安撫高者，以朔將陳鵬與有密約，乘舟登嶼，國賊所部無助，然部將陳鵬不知其謀，見事急，偃旗散陣，陳鵬亦出，不得已亦出，清兵退於嶼，十死六七。成功收殺鵬，以錢代其贖，自是曉成功之世，無敢再言取兩島者。

成功亦以紅粉之散，實力耗損太甚，又以廈門羸弱，謀向外發展。適台灣荷蘭人施季何斌來說台灣可取狀。循沿海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橫絕大海，得其地立以立國，取其財足以餉兵，士番受東夷凌侮，欲反讎久矣。以公感臨之，如狼逐羣羊也。云云。又出地圖指示，成功嘆曰：「是亦海外之扶餘也。」集諸將儀之。諸將有言荷蘭夾板船多，敵火難近，鹿耳門水淺不可渡，惟馬信，楊朝棟贊其議，乃留其子經（一作錦）守金廈，自引百艦至鹿耳門。門外灘有淺沙數十里，荷人又沈舟塞港口，海舟不能近岸，成功至時，海潮湖漲丈餘，遂登岸。斬荷人所築安平與赤崁之交。赤崁先下。圍安平九閱月，荷人死者千六百餘人，水原又斷。荷人乃降而去。台灣先雖未入中國版圖，然久已成爲中國殖民地。且芝龍從前亦曾移民數萬於此開墾，故稱爲鄭氏故土，爲荷蘭佔據三十七年，至是乃爲成功所得。時順治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也。

成功於是改赤嵌城爲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興農業，修兵備，定法制，建學校。又按地之肥瘠，分田爲三等，給諸鎮兵爲耕屯之法。清廷知成功終不可致，聽叛將黃梧言，誅其父芝龍，鄭氏之在北者無少長皆棄市。又爲遷界之議，從沿海居民至內地三十里，禁漁舟商船出海。成功聞之嘆曰：「使吾徇諸將意，不自斷東征得一塊土，英雄無用武之地矣。沿海編戶上下數萬里，田廬邱墓無主，寡婦孤兒，望哭天末，惟以吾之故。今當移我殘民，開闢東土，養精蓄銳，閉境息民，待天下之清未晚也。」乃招漳、泉、惠、潮、流民至島上墾殖。清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成功有疾，以子經與其弟乳婢姦生一子，怒甚欲斬之。並謂妻董氏教子無方欲駢斬。金廈諸將謂爲亂命拒之，益恚，病遂革。猶日強起，登將台，持千里鏡望澎湖諸島。五月初八日，登臺罷，冠帶清太祖額出，坐胡牀進酒讀，至第三帙，喟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也！」以兩手掩面而逝。自起兵以來縱橫海上者凡十七年，卒年三十有九。是年魯王亦薨。

鄭經雖不爲成功所喜，但也是個英傑。當成功之卒，台灣無主，人心洶洶，諸將舉成功弟鄭襲護理國事以安之。襲遂思奪位，命曹從龍矯成功遺命數世子罪狀，自爲東都王，分兵守險。經聞大駭，整師而東，遣人布告台灣，謂「世子親率六師，抵台奔喪」而諸將黃昭，蕭拱宸不肯讓步，經遂以奇兵襲台而有之，斬黃蕭二人，乃得嗣位。

旋以事殺其伯父秦，秦子讀緒及部將蔡鳴雷、蔡協吉、陳輝、楊宮等先後投清。荷蘭人亦修台灣之怨，願爲先鋒，於是清帝決意用兵。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命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領投降諸軍合荷蘭夾板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分道進攻，經議分兵禦之。大將周全斌曰：「海澄之師猝未敢前，惟泉

州會合紅夷夾板而來，其勢甚銳，破之，則各港氣奪，不戰自退矣。』經乃出眷口與流寓之諸宗寶紳民寄棧各嶼，而列舟師於大嶺，以爲全斌援。戰於金門島沙，時荷蘭夾板十餘舟，踞崎如山，泉州之船三百，箕張而下。全斌以艤艘二十往來奮擊，剽疾如馬，荷蘭瞭無一中者。叛降之軍雲翔而不敢進。逼叛將楊富落水，攻馬得功亦逼之投海死。戰大捷。惟守高崎陳昇降清，清兵各路大集，經衆寡不敵，退守銅山，而金廈兩島遂入清手。清亦不敢窮追。次年，鄭將亦績有降者，經恐台灣亦有變，悉衆東徙。過澎湖設沒重鎮守之，改東都爲東甯；天興，萬年，二縣爲州，分諸耕屯荒地，造亭之館以處宗室遺老之相從者，度曲徵歌，示無西意，以與民休息。

四年，清水師提督施琅與降將周全斌進攻台灣，遇颶風，不克而歸。乃命大臣明珠，蔡毓榮入閩，與耿繼茂遣使齎詔招撫。經開讀明珠函而不肯開詔，謂使者曰：「本藩念生靈荼苦，遠避海外，苟能做鮮朝事例，不削髮，稱臣納貢，盡事大之義則可耳。」答明珠書大略此意。其後使者往返數次，大略皆以堅執朝鮮不薙髮例而無成議。答李率奏書略云：「屢歲思明之役，不佞深憫民生疾苦，暴露兵革，連年不休，故遂全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甯，於版圖之外，別立乾坤，自以爲休兵息民，可相安於無事矣。不謂閣下猶有意督過之。……所引夷齊、田橫等語，夷齊千古高義，未易齒冷，卽如田橫不過齊之一匹夫耳，猶知守義不屈；而况不佞世愛國恩，恭承先王之訓乎？倘

以東甯不受羈縻，則海外列國如日本、琉球、呂宋、廣南、近接浙粵，豈盡服屬？……至於休兵息民，以免生靈塗炭，此仁人之言，敢不佩服。蓑衣冠吾所自有，爵祿亦吾所自有，而重厚祿，永世襲封之語，其可以動海外

孤臣之心哉。」又復耿繼茂書略曰：「……東甯偏隅，遠在海外，與版圖渺不相涉。雖夷落部曲，山與爲鄰，正如張仲堅遠絕扶餘，以中土讓太原公子，閣下亦曾知其意乎？所云貫朝寬無比，遠者不問，以耳目聞見之事論之，如方國、孫可望豈非謁貴朝者，今皆何在？往事可鑑，足爲寒心。閣下倘能以延攬英雄，休兵息民爲念，卽靜飭部曲，慰安邊陲，羊陸故事，敢不勉承。若夫驕傷之事，一彼一此，勝負之數，自有天在。得失難易，閣下自知之，毋庸贅也。」清廷知招撫無功，而台灣險遠，遂亦暫時置之度外。經乃以其間興販貨物，從容治理，而台灣日以昌盛。

十二年（一六七三）吳三桂反，耿精忠據閩以應之。告援鄭氏，許以漳泉二府爲贈。漳率兵奉水磨正朔而西。精忠中悔不欲踐約，徑怒，攻同安，閩中固多鄭氏舊部曲，海澄、潮州守將皆以城降。精忠懼與之議和。十四年，鄭將劉國軒入潮，與何祐、劉進忠徇屬邑之未下者，清平南王尚可喜率兵十萬，悉銳來攻，戰於岳母山，祐率精卒直貫清騎兵，出其左右，國軒繼之，大敗清師，追奔四十餘里，斬首二萬有奇，俘虜七千，輜箱死者道山谷，皆時劉國軒、何祐之名將於海澄。

次年，尚可喜亦降於三桂。鄭經得惠州，遂奄有南閩，時粵勢盛一時。旋以取汀州故，精忠憤甚復降於清，導清師攻粵，戰年餘，鄭師失利，所得潮、惠、汀、漳、泉、興、邵七府一時俱潰。經乃以國事委之陳璘。十七年，國軒復出，連下沿海州堡十數處，破清四路合圍之師殺三萬人，馬萬匹，連殺上將，鄭氏之勢復盛。然以耿精忠仇經甚，宣言與此賊俱殲，死不惧。戰甚力，鄭師以此而挫。而吳三桂亦已死於湖南，清欲復張，鄭軍連戰不捷，棄海澄，棄廈門，復入台灣。十八年，清貝子賴塔與經書曰：

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台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荆榛，且瞻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不聽田橫士道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曠已灰之焰，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入貢亦可也。以台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市之日本，於世無患，於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灰。爲足下圖之。

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爲五市公所，清方不可，議遂擱置。而經自兵敗東歸，謀傾抑鬱，且近醇酒婦人，遂於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正月卒於台灣，年三十九，嗣位凡十九年。

經長子克壘爲乳婢所出，禮賢下士，謹法令，物與歸之，而羣小懼其明察，共蓄於其間。黃氏，逼其自殺，以次子克趨爾爲延平王。幼弱不能落舉，諸務皆決於侍衛馮錫範，人心益離。清總督施琅擊奏，鄭經死，子少國亂，時不可失，水師提督施琅習海道，可用。二十二年，施琅遂以兵發銅山，窺澎湖。劉國軒率師進敵，初戰失利，施琅目中箭，幾死。數日，琅復分兵爲三路，每路復分三隊，不列大陣，惟約以五艘攻其一艘，人自爲戰。酣戰竟日，聲聞數百里。鄭師大敗，大將死者六七人，大小戰艦被焚者三百餘艘，兵士死者萬餘。國軒僅以身免。清師乘勝逼臺灣，至鹿耳門，膠淺不得入，泊海中十有二日，忽大霧，潮高丈餘，舟浮而過。台人駭曰：「先王得台灣，鹿耳門張，今復然，天也。」七月，遣使齎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五，籍土地戶口府庫軍實諸軍門降。魯監國世子桓及其餘宗室亦皆降。自成功初起迄克燦，奉永曆正朔三十七年而明朝始亡。若以清始祖福臨入關之日算起至於此時，明人的抵抗，前後恰爲四十載。（一六四四—一六八三）

茲將鄭氏活動期內死國人士附錄於此：

曾櫻，字仲含，江西峽江人。萬曆進士，天啓中爲常州知府，持躬廉潔，爲政愷悌公平，不畏強禦。屯田御史索賄不遂，欲劾其屬吏，令櫻具姓名以報，櫻不應。御史以危言恐之，答曰：「僚屬無可糾者，止知府無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罪。按亟加慰留，乃起視事。任滿，入覲，士民耆老罷市祀祠，送至京口者數萬人。崇貞十六年爲登萊防撫，禦滿洲來犯之兵，頗得其道，滿兵竟不敢攻而去。唐王立，鄭芝龍與布舊，薦之，起工部尙書，拜大學士。櫻忠款懇至，言語委密，處孤君驕臣之間，調護上下，使無疑忤，王倚爲心腹。嘗建議請唐王幸贛州，並力出江西湖南，卒不決而敗。櫻遂至廈門依鄭成功。順治八年，清兵攻廈門，城將陷，家人促之登舟，櫻曰：「此一塊清淨土，吾死所也。」自縊死。其門人陳泰、阮文錫、謀收遺骸，泰痛哭曰：「有吾在，無庸子，子出而不返，則老父倚闕而望；吾孤身，死則死耳。子効力於親，吾効力於師，不亦可乎？」泰乃荷荷負櫻屍走三十里，付其家人殮之，歸，不食，三日卒。文錫後爲僧，名超全，論者比之鄭所南，謝皋羽云。

甘輝者爲鄭成功部下勇將。當成功從江東入攻長泰，與清將王邦俊遇。清副將王進，大名人，號「老虎」亦以撻門聞於軍，思與輝獨自擲門，一決雌雄。乃奮刀傳矢，兩馬相當。輝揮刀以砍，進則於馬上側身讓之；進灣弓以射，輝則撥落之。自辰至午，縱橫跌宕，觀者竦踊，以爲神亭之技。迨兩家兵至，始解。然輝並非神勇而已，道謀亦高。順治十三年成功罪源、甯德、清道梅勒京章阿克襄往援，成功令甘輝斷後，自率師回夏。阿克襄偵知成功已去，麾兵追之，甘輝與戰終日，勝負本分。馬信曰：「藩主命公殿後，非言戰也，公何過勞。」輝曰：「彼追，則不得不禦耳。」信曰：「素信公善戰，明日觀公退敵。」翌日，阿克襄整隊出，則見敵人運糧者紛紛入船

，揮騎近橋，鄭將魏進功，陳謙且戰且退，引之過橋，甘輝出不意，橫刺之，阿克裏墜馬，斬其首，勸兵轉戰，清兵棄馬匹輜重器輟無算。輝回營，信曰：「今日始知公之真勇略也。」成功薄南京以兩次不用甘輝言而敗。最後之決戰，鄭師大潰，輝且戰且走，左右皆盡，所擊殺亦數十百人，馬蹶被執，至城中，見余新方屈膝乞命，輝怒，以足蹴之曰：「吾甘國公，志不可易。」清責以招降成功，輝曰：「國姓父不能奪，乃仗輝哉！且輝亦安能勸國姓也。惟祈速死。」戟手罵不已，遂與新俱被殺。

又有余自信者，爲清將武某所擒。士僧美儀容，布甲跣足，解入城中時，猶攜刀乘馬，武押之而行。哈哈木問曰：「汝將乎？」曰：「然。」又問：「願爲官否？」曰：「不願，止求速死足矣。」遂殺之。

成功得台灣之年，以郭義、蔡祿守銅山，祿通於清，成功聞而欲除之，二人遂欲劫忠匡伯張進同叛。進伴爲許諾，而稱病不出，部將呂簇入請，進泣曰：「進海濱一匹夫耳，受先帝恩，位至伯爵，藩主委以土地之寄，失守已不容誅，尙何面目屈膝他人乎？」簇曰：「何不圖之？」進曰：「二賊用意深久，險阻必周，謀洩則爲禍益慘。」曰：「然則坐以待斃乎？」進曰：「惟爾義俠可託，吾火藥環布臥室，請二賊入議事，擲火與之偕亡耳！」義，祿行至府門，心忽動，辭不入。進嘆曰：「計不成矣，天也，我盡我心而已。」遂冠帶揮左右出，投火於藥炸自而死。進在銅山威惠頗著，及死，人甚惜之。

台灣之降，明宗室留靖王術桂嘆曰：「其治歸報高皇之日也。」謂宮眷曰：「此地已破，更無他處可往，吾以身殉，若等可自爲計。」夫人袁氏，王氏，及侍姬三，對曰：「願從死，請子尺帛。」王乃具冠服，設賓禮於庭，北面再拜二祖列宗，捨所居爲佛寺。其宮眷皆冠笄先縊，王則以留靖王質持付克煖，登帛自絕，面無變容。

殉亡先後，宗室遺臣渡鹿耳依鄭氏者凡八百餘，而南洋羣島中明之遺民涉侮棲蘇門答臘者凡二千餘人。今日南洋華僑多明遺民子孫，僑胞最熱於祖國之愛，血統關係當居其大半。這止指南洋一隅而言，至遺民之布於中國全國者，則近代吳江陳去病有明遺民之撰，以地爲綱，首北都、次南畿、再次青、齊、燕、代、秦、隴、汴、洛、而後川蜀、荆楚、閩、粵、滇、黔以迄海外。其人數當極可觀。

遺老中學者如黃宗羲、顧炎武、李容（二曲）、孫奇逢（夏峰）、王夫之、朱之瑜、（舜水）傅山（青主），抗志不仕，隱居著述，氣卽文章，彭彭在人目，且闡民族之大義，留典型於百代，其鼓勵激揚之功，亦偉大無比。史家如呂留良、戴名世、萬斯同、陸世儀（桴亭）、全祖望，有以史事橫死者，有入世稍遲，已不爲遺老之列者，但提三守之管，朝夕孜孜，表彰民族奮鬥精神，維護中國文化之孤詣苦心，則後先同澆。因此，清荷政府雖以雷震萬鈞之力，飛鉗羅織之能，壓迫謀動，無所不用其極，而民族意識仍能潛流於國士血管之中，且磅礴結，愈積愈厚，至孫中山先生革命運動告成，漢族重光，河山復舊，而殘明烈士鮮血之所灌溉，遺民心魂之所鑿培，乃結成鮮豔芬芳之奇葩蔚，爲國史之光。

南 明 忠 烈 傳

每冊實價國幣二元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月初版

撰述者 蘇 雪 林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社：重慶磁器街
四十七號

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

分支社：全國各縣市
各南洋等地

78

44571